增訂三版

# 政治經濟學講話

蘇聯・A・李昂吉葉夫著

張仲實譯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

# 第三版序言

在一個月半內，居然銷售了兩版，這證明本書的確是受讀者很歡迎的！

現在第三版的內容，與第二版的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只是把頁數重新編過吧了。

譯者

# 再版序言

本書不上一個月，居然再版，這是譯者深引以爲榮幸的！

第一版曾刪掉了幾小節（詳見第一版譯者序言），後來接到好多讀者來信，都認爲有加入的必要。現在就趁這第二版的機會，遵命補譯出來。其中除第一章諸小節及第十章描寫日本農村生活的一段補在原來地位外，第六章俄國農民的失掉土地一小節內所引聶克拉索夫的一首詩和第十章農村的人口過剩一小節內描寫俄國農村人口過剩的一段，因加入原來地位，更動太大，時間來不及，只好附在末尾，這是深引以爲遺憾的！

同時要聲明的，就是爲了適合於中國讀者，把頭一小節的題目回憶一下被推翻了的搾取制度改爲引言；並把內中一段的語氣稍微改動了一點，如把「我國」改爲蘇聯之類。

其次，本書出版後，曾蒙魏子良先生「介紹」過。魏先生在「介紹」中，指責拙譯關於幾個名詞譯的不當，筆者曾草文答辯。關於這幾個名詞的譯法，和魏先生的「介紹」態度問

題，覺得都很重要，因此，把這篇拙文和魏先生的原文也都附錄在書尾，對與不對，請讀者去批判吧。

有許多朋友，當面或來函指出第一版中的好多排錯的字，使第二版得以更正，至爲欣感。這裏敬致誠摯的謝意！

最後，讀者諸君讀後，有何高見，也希望能惠賜善意的指教！

譯者

# 譯者序言

本書是根據最新版本（第二版）譯的。依照蘇聯出版界的習慣，凡書再版，必定要大加增訂一翻，往往像一本新書一樣。同樣，本書與第一版的內容，幾乎完全不同，不但增加的新材料很多，而且寫的方法也完全改變了。

直到現在，我國出版界在通俗而簡明的政治經濟學讀物方面還留下了一個很大的空白。在過去，拉皮杜斯的政治經濟學教程一書，算是頂刮刮的，很受讀者歡迎。該書第一、第四、第六、第七諸版，國內都有譯本出現；第八版且有兩種譯本（一爲陶達先生譯；一爲拙譯，商務出版）。但是拉氏的那部著作，也有兩個大缺點：一是內容艱深，文字生硬，初攻政治經濟學的人，讀去很吃力；二是份量太大，依第八版而說，全部譯出來（不論陶譯或拙譯，現在都僅譯了上冊），約在六十萬字以上。這樣厚的書，在現今一切突變式的發展的條件之下，誰能從頭到尾把牠一字一句看完呢？所以，老實地說，拉氏的政治經濟學教程，實

在不適於初攻經濟學者之用。

本書却沒有上面所說的那兩個缺點。相反的，牠有下述的幾個優點：第一，材料豐富，每一問題，都引舉許許多多事實來作證明，絕不空談；第二，寫法新穎，每一問題，並不是公式化的說教，而是用講故事的方式，先說明種種事實，然後從這些事實中得一結論，因此內容生動有趣；第三，注重現實問題，每一問題所舉的例子，都是目前活的事實；同時，關於現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現實問題，如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啦，一九二九年所爆發的世界經濟恐慌啦，以及眼前的特種經濟蕭條啦等，都有專章詳細說到，這是其他各書所少見的；第四，份量不大，但內容却很有系統，從原始社會說起直到資本主義滅亡爲止，舉凡政治經濟學上的重要問題，都扼要而簡明地說到，且有一章，專講政治經濟學的對象與方法問題。全書大約有二十六萬多字，可以一氣讀完。所以，就這幾點說來，本書實在很適合於作政治經濟學的入門讀物。因此，本書的出版，也許可以塡補上邊所說國內出版界的那個很大的空白吧。同時，年來國內著作界對於通俗化一個問題，也非常注意，就寫作方法說來，本書也有好多可供參考的地方。

本書的作者，李昂吉葉也夫(A. Leontiev)，曾作過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可惜譯者沒有聽過他的訓誨！他在蘇聯學術界也相當有名，但不是「極有名」。本書算是他的主要著作。此外，他和他的夫人赫梅尼茨佳亞女士(E. L. Khmelnitskaya)合著了一本過渡經濟概論，不甚風行，不過這是他們初期的著作吧了。他的夫人似乎比他更活躍些，她曾任過蘇聯兩個權威雜誌——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和世界經濟情報（已停刊）的編輯委員。

第一章開頭一小節「回憶一下被推翻了的榨取制度！」係就蘇聯讀者而講的。所謂「被推翻了的榨取制度」，不用說是指被蘇聯「十月革命」所推翻的資本主義制度而言；「回憶一下」，係叫現在蘇聯的讀者把被推翻了的過去的資本主義制度回想一下；內容是講烏拉爾的一個農奴，在革命前他的祖先和他本人在地主辦的鐵礦中曾經怎樣受壓迫，生活如何困苦，現在他怎樣做了該礦的經理，他們的兒子怎樣入高等專門學校，學做工程師。所以，這一節就中國讀者說來，有點牛頭不對馬嘴，因此把它刪掉了。其次第一章第四節最後「普羅獨裁制是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經過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走上無階級的社會」，「普羅獨裁制是社會主義的領導力量」三小節，因措辭太「那個」，不得不省略。此外，第六章第一

節及第十章第二節有兩處，因引證太煩瑣，也刪去了。前後所刪去的字數，共總不上四千。其餘都是逐字逐句譯的。不過在譯本書的時候，記者適事務繁忙，對於字句，沒有充分工夫去推敲，而錯誤之處，亦在所難免，尙希讀者惠賜善意的指教。

最後，本書所引的材料，係到一九三五年爲止。關於最近一年來世界經濟狀況如何？它有沒有新的發展趨勢？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額，是否都一律恢復到一九二九年的水平？這些都是讀者讀了本書後亟欲要解答的問題。因此，特將瓦爾加氏的一文附錄在這裏，以供參考，想來讀者諸位一定是歡迎的吧。

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晨

# 目次

第三版序言……一
第二版序言……三
譯者序言……五
第一章　什麼是政治經濟學？它研究的是什麼……一——三六
一・資本主義時代社會階層間的對立……五
二・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九
三・政治經濟學……一七
四・兩個世界的鬥爭……二七
第二章　有階層以前的社會……三七——六〇

一・誰是我們的祖先……一二七
二・原始共產主義……四一
第三章　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榨取方式……六一——一〇一
一・蓄奴制度……六一
二・封建制度（農奴制度）……七六
第四章　商品生產……一〇三——一三〇
一・什麼是商品生產……一〇三
二・商品……一一一
三・交換與價值形態的發展……一二二
四・價值在商品生產中的作用……一三〇
五・單純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一四五

第五章　貨幣……一五一——一六四
第六章　資本主義的榨取……一六五——二九八
一・資本的原始積蓄……一六八
二・資本與剩餘價值……一九四
三・關於工作日的鬥爭……二一九
四・由手工業轉向資本主義工廠……二三一
五・僱工的奴隸制……二四四
第七章　工資……二九九
第八章　資本的積蓄與勞苦大衆的赤貧化……三一九

一・再生產和資本的積蓄……二七九
二・資本主義積蓄的普遍法則……二九三
三・資本主義積蓄的歷史趨勢……三一六
第九章　資本家之間對於剩餘價值的分割……三三三—三五二
一・平均利潤……三三三
二・商業資本與商業利潤……三三三
三・放款資本與利息……三三七
第十章　地租與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三五三—四〇三
一・地租……三五三
二・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三六八
第十一章　再生產與經濟危機……四〇三—四五二

一・再生產與資本主義下的銷路……四〇三
二・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與其基礎……四一九
三・資產階級是怎樣解釋經濟危機的？……四三七
四・經濟危機的意義……四六六

第十二章　帝國主義及其基本特徵……四五二——五一一

一・生產的集中與獨佔……四五七
二・銀行的新作用與金融資本……四八一
三・資本的輸出……四九三
四・資本家團體間對世界的分割……四九八
五・大列強間對世界的分割及重分世界的鬥爭……五〇五

第十三章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五一一——五五八

一・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滅亡的時代……五二一
二・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律和社會主義在一國的勝利……五三〇
三・評反伊理奇的帝國主義論……五四〇
第十四章　資本主義的總危機……五五九——五九四
一・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開始……五五九
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特徵……五七三
三・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三個時期……五八六
第十五章　世界經濟危機與特種蕭條……五九五——六四〇
附錄一　一九三六年世界經濟狀況的鳥瞰（瓦爾加）……六四一——六五二
附錄二　第一版刪去兩節補譯……六五三——六五四
附錄三　關於幾個名詞的譯法及其他……六五五——六七四

# 第一章　什末是政治經濟學？它研究的是什末？

## 引言

不久以前，蘇聯的報紙上曾載有一篇文章，描寫住在烏拉爾一個工人村落裏的薩莫洛夫姓的家庭狀況。祖父彼得·華西里維赤·薩莫洛夫已有一百多歲了。他來到烏拉爾，還在農奴制度的時候。地主石列梅吉葉夫伯爵在烏拉爾開辦了一所鐵礦，從庫爾省（在南俄——譯者）驅逐他的農奴到那裏來作工。這位祖父，雖然年事已經很高，但是把農奴制度還記的很清楚。他常常講述地主如何出賣他的農奴的故事，常常想起當局的恣意橫暴。農奴每天從清早起到黃昏止，都是在棍棒下面作工。

彼得·華西里維赤的兒子，伊凡·彼得諾維赤，已經沒有見過農奴制度了。因之，他關於資本主義的烏拉爾的一切動人心魂的事，却記得清清楚楚。他在那個鐵礦裏整整作了四十年的工，這個鐵礦後來曾經歸一家股份公司所有。他關於礦工初次沒有組織的行動，都還記的很清楚。他常常講述關於一九〇五年英勇搏鬥以及頭幾個多數派在工人住區活動的故事。

他的兒子，帕威·伊凡諾維赤，幼小的時候，就開始在鐵礦裏作工。現在帕威·伊凡諾維赤·薩莫洛夫是該礦的經理。在歐戰的前夜，他加入多數派。一九一四年，被徵入伍。後來就在內戰的前線上，並担任過黨的及經濟的工作。

在偉大的五年計劃諸年間，古老的工業區的烏拉爾，又煥然一新了。薩莫洛夫姓所住的村落，已經無從辨認了。鐵礦用最新的技術，加以擴充和改造。帕威·伊凡諾維赤已有幾個小孩子了。大兒子和偉大的十月革命同年，即生於一九一七年，現在已經在中學畢業，就要進大學了；他將來會成爲礦業工程師的。他自有生以來，沒有見過地主，資本家，憲兵，沙皇軍官，僅在書本，電影，戲院，乃至老人所講的故事中知道一些吧了。

薩莫洛夫姓的家庭，乃是現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社會制度新陳代謝的一個活證人。地主的，農奴的制度，被資本主義取而代之，但是榨取還是依然有的。唯有「十月革命」才給一切勞苦大衆開闢了一個新的幸福的生活。

現在新社會在一個國度裏已經勝利了。牠的領土，雖然廣漠無際，佔着六分之一的地面，但是資本主義的榨取和壓迫制度，還是在其餘六分之五的地面上統治着。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帝俄也是由資本主義統治着。蘇聯每個年長的工人和集體農民，都會活生生地記起資本家和地主統治的時期。那是個勤勞大衆窮困和迫壓的時期。

俄國詩人聶克拉索夫，曾以巨大的力量，描寫俄國農民在地主壓迫下的痛苦情形。他在誰在俄國生活的很好一首詩裏面，曾講七個農夫有一天如何集會商量尋求光明的故事：

緊迫省，
受苦縣，
荒蕪鎮，
鄰近各村有七個人員：
襤褸，被衣，
赤脚，受寒，
無屋，挨餓，
以及荒歉。

他們走了好多路，徒勞無益的去尋求：

無傷省
完整鎮
富有村。

在榨取者的國度裏，要找到聽不到被壓迫大衆呻吟的這樣一種角隅，那是徒勞無益的。帝俄時代的紡織工業大中心，伊凡諾夫是烏拉狄米省裏一個毫無市政可言的城市。十幾萬勞工住在汚穢悽慘的城郊，此種地方都取有特別意味的街名：如爛泥窩，垃圾街，螺旋路，飢餓巷。

農人自進入工廠作工後，便把荒歉村改名爲飢餓鄉了。所以，有一首著名的民歌說：

工人很痛心地問，
木犁和機器究竟是那個沉重？

萬惡的榨取制度，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已經澈底而永遠地消滅了。牠的工人和集體農民，對於自己的前途都很高興而安心。他們曉得，擺在他們面前的路是很廣泛的。凡願勞力的人，在那裏總會找到工作，可以生活，前進。惟有依附於榨取制度的食客，寄生者，騙

子，才大倒其霉的。

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面，便不然了。在世界上頂富的國家裏，千千萬萬的人們在餓着肚子，沒有工做。即使還有工做的，他們對前途惶恐不安，人家隨時可把他們逐出廠門以外。

## 一　資本主義時代社會階層的對立

你試拿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來看，不論這個國家是先進的也罷，或是落後的也罷，首先看到的，那便是各社會階層間的對立。一面是少數富翁，住在富麗堂皇的高樓大廈中，馬路寬廣，樹林葱綠；一面是勞苦大衆，住在污穢卑陋的茅舍或草棚裏，街道陬隘，空氣惡劣，他們把自己無限的收入交給了富翁。

**富貧交織的都會**

紐約是美國最大的一個都會。鉅大的財富聚集在那裏。千百所的摩天樓，很驕傲地矗立着，高插雲際。無數的富麗汽車，在中央的各馬路上湧流着。一切娛樂場，大百貨商店，都擠滿着人衆。

然而紐約同時又是個貧困得可怕的城市。一九三五年四月間，它有六十七萬戶居民，需

要慈善機關的賑濟。以人數計算，計有二百七十餘萬口，約佔紐約全體居民三分之一以上。

這些飢寒交迫的居民當中，只有一半，曾經有一點點極可憐的津貼。

美國一個雜誌，曾將大財主格羅莉·莫根·溫德比夫人的支出作了個統計。每年她一個獨養子的費用，竟達四萬零一百六十美元。這個數目當中，計住屋和別莊費用八千五百二十元，飲食費用六千美元，傭僕費用九千四百二十美元，小孩個人警備費用（怕綁票）三千六百美元，等等。旅行，購買珍物，購置不動產，奇癖等項費用，還沒有算在裏面。

同時，美國有二百二十八萬年屆入學年齡的兒童，因爲家貧，無力入學受教育。那個雜誌並說，美國一個中等富翁每年的收入，等於六千八百戶失業者的費用。

一根火柴分作四支

在地主的波蘭，農民大衆生活的貧困與黑暗，更難以筆述。飢荒是他們的家常便飯。一九三五年初，波蘭出版了一本描寫農民生活的書。革命的死敵，布爾喬亞的教授克里威茨基，在該書序言中，也不得不說出下面兩句巧辯的話：「現在農民是燒木片照燈，而且僅在吃晚飯時才燃燒的，其餘時間，認爲浪費，多不燃燒。爲節省起見，一根火柴，分成兩支，甚至四支用。用燧石取火之事，又一天天多起來。

農人大半業已不穿皮鞋，而改穿蒿草或樹皮作成的草鞋。馬鈴薯用淡水燒煮，因爲他們是沒有錢買鹽的。」

在蘇聯，窮鄉僻壤，都點着「伊里奇」牌燈泡；而在布爾喬亞的波蘭，農民點的則是小木片。

失業的雲曼女士是爲了什麼槍斃的？

不論在紐約和倫敦，或在柏林和華沙所出版的報紙，都登載着人們因長久失業和貧病交困而自殺的種種消息。飢民常常發生騷動。

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日，柏林法院把一個失業的女子雲曼判處死刑，罪名是「她殺死了自己的三個兒子」。雲曼女士的孩子是餓死的。雖然法院調查明白，在小孩死前兩個禮拜多的光景，母親曾經向貧人賑濟所領了最後一次的津貼，可是母親終於被認爲是「兇犯」。其理由是小孩死前的數天，母親未曾回家。據雲曼的口供，她不忍看見自己兒子慢慢餓死的慘狀，所以沒有回家。

柏林是個很大的都會。裏面約住着四百五十萬人，幾十萬戶是在餓着肚子或處在飢餓線上。僅有少數寄生富翁，生活比較愜意。在柏林居住的富漢，財產在百萬馬克以上的有二百

人；在二十五萬馬克以上的有一萬人，在五萬至二十五萬馬克之間的有五萬人。

## 貧民施粥廠和狗飯館

在倫敦有專爲救濟貧人辦的施粥廠。從天未明起，施粥廠的門口，就排着一長串的隊伍。到一定時間，施粥廠開放，每個失業者可領得一碗「慈善」湯。這一碗淡薄而無味的湯，便是數千人的唯一食物。

可是在倫敦，還有別一種「飯館」。有一家報紙，載着下列一段消息：

「倫敦新開了一家狗飯館。老闆爲赫伯特·斯科特太太，她在德西街老早就有一所「美麗籠」，也是專爲狗開的。新館的飯菜，爲各種湯、魚、肉、青菜、及粥類。該館老闆曉得狗的主人，信用良好，所以狗自己可以到該館去吃食。有幾個狗，並且要將食物送到家裏去。」

看罷，布爾喬亞的狗，都比數萬貧人的生活好得多！狗吃的都是富於滋養的食物，而且可以任意選擇。

英國現在共計有四百五十二個百萬富翁。以收入的多寡（一九三三年的材料）說，這些富翁，可分爲下列諸類：每年收入二十四萬至三十萬盧布的有一百五十五個；三十萬至四十五萬盧布的有一百七十六個；四十五萬至六十萬的有四十二個；在六十萬以上的有七十九

個。

## 兩個陣營

根據上述的材料，我們可以說，在資本主義之下，社會分成了兩個營壘，兩個對立的階層——富翁階層與窮光蛋階層。這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中一眼就可以看出的。

富翁（布爾喬亞）掌握着一切財富和全部政權。工廠、作坊、礦井、土地、銀行、鐵道，都是握在他們手中，統治權屬於布爾喬亞。一切無權無利之事，一切貧困和苦重勞動，都是集合在窮光蛋方面。

貧富的對立，這便是每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最重要的區別。××××××××××××××××。這兩個社會層級間的鴻溝，越弄越深，越弄越大。隨着××矛盾的生長，勞苦大衆的憤怒也一天天增長，他們鬥爭的意志也一天天堅定，他們革命的意識也一天天增長，對自身力量和自己完全戰勝資本主義的信心也一天天鞏固起來了。

## 二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布爾喬亞佔有了勞工大衆的全部勞動果實。爲什麼他們能把他人勞動所創造的放在自己的荷包裏呢？

## 何謂生產

在搾取制度下面，有一羣人「不勞而食」，其原因何在呢？要明白這點，先要來看看社會中的生產是怎樣組織的。每個勞動者，心裏都很明白，什麼是生產。爲了生存下去，人們需要衣、食、住；這些東西，不是從天上落掉下來的，也不是在地上原形原樣生成的。每個勞動者都知道，建造一所房屋，在田地裏栽種粮食，在工廠作坊裏製造一切必需品，都要耗費若干勞動。

地的下面藏有煤層，鐵砂，石油。人們要用自己的勞動，才能把這些有用的東西取出，拿到地面上；此後在製鐵廠裏，鐵砂才會熔煉爲鐵，用鐵方可製出各色各樣的用品，由火車頭起，到一柄刀或一棵針爲止。

## 生產力

在今日，生產主要的是在大工廠作坊裏用精美的機器進行的。不過在古時候，人類的勞動，是另一種方式。像現代這樣精美的機器，古時是沒有的。在太古的時候，石頭和粗棒，乃是人類使用的唯一武器。從那個時候起，不知已

有若干年了。尤其在最近一百五十年來，技術的發展，更爲速快。

一百五十年前，人們還不知道蒸汽機。電氣的應用，也只是五十年來的事。鐵道只是在近一百年來才發展起來的。汽車的流行，還只是近十餘年間的事；耕田機的應用更是最近才出現了。年齡大一點的人，還會記得飛機初次出現的時期，這是世界大戰以前不久的事。無綫電的流行，已經是在世界大戰以後了。

凡補助生產而有益社會的一切，構成社會的生產力。人類本身，勞動階級本身，乃是頂重要的生產力。他們用自己的勞動，從地下汲取無限的財富，創造威力宏大的精美機器，——人的溫順助手。隨着機器的發展和技術的增長，人的才能、技巧、學識，也都增加了。沒有飛機，不會有飛行家；沒有汽車，不會有汽車駕駛員。所以，隨着社會的發展而變化的，不只是生產手段：機器、原料、廠屋、田地；而人的勞動力本身也是變化的。人，不僅藉精美機器之助，學習工作，而且事前也還要學習製造機器哩。

## 生產關係

人們不是單獨勞動的，而是共同勞動的。不論本領多大的人，假使他單獨一個不論在煤礦裏，在鐵礦裏，或在任何工廠作坊裏，能有什麼作爲呢？假定

沒有數千數萬人的聯合工作，這種企業能夠發生嗎？單獨一人的勞動，不但在大工廠裏是不可能的；就是用瘦馬耕田的一個孤單農民，若沒有別人給他供給一切必需用物，他也是不能夠生存的。獨自一個工作的手工業者，若沒有他人勞動所製造的工具和原料，就一點也不能動作了。

生產是社會的，不過它的構造，各不相同。

在蘇聯，是一種社會制度，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又是別一種社會制度。在蘇聯，勞苦大衆在工廠中，在作坊中，以及在全國內，都佔着支配地位。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勞苦大衆則被命定作强迫勞動，處於無權無利的隸屬地位；工廠、作坊、鐵道、土地、銀行等，都爲布爾喬亞所有。布爾喬亞掌握着一切生產手段，這使他們得以搾取勞工的膏血，壓迫和奴役勞苦大衆。布爾喬亞與勞苦大衆間的關係，搾取者與被搾取者間的關係，決定了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全部制度。

在生產行程中，人與人之間，一個社會階層與一個社會階層之間，確立了一定的關係。這種關係便叫做生產關係。勞資間的關係，更可作爲生產關係的榜樣。蘇聯的生產關係，跟

資本主義國家的完全不同。凡社會生產的結構，都取決於在它裏面佔支配地位的生產關係。

社會中的生產關係是什麼決定的呢？它們是依靠什麼而轉移的呢？加爾告訴我們，生產關係是依靠社會物質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而轉移的。在各種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上，有着各種不同的生產力水平。

生產關係是隨着生產力的發展而同時發生變化的。加爾在僱傭勞動與資本一書中曾說：

「社會生產關係是隨着物質生產手段——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改變而革新的。」

例如在原始時代，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是非常低的。勞動工具，還不大發展；人類還不會與自然界作鬥爭。原始部落打獵所得的東西，僅夠養活本部落，並無剩餘可言。所以，那時並沒有社會階層之分，並沒有某一社會階層靠別一社會階層生活之事。社會之劃分爲各種階層，只是在生產力更高一級的發展階段上才出現的。



生產關係是隨着生產力的發展而變化的。但是這一變化是怎樣發生的呢？

可否說，只要技術一發展，生產關係就會變成更完善的了？

這種觀點是大錯而特錯的。生產力的發展是準備舊生產關係被新社會秩序

取而代之的條件，但是舊制度從不會隨便倒塌的。

只有社會主義才開放了生產力無限發展的大道。在從前各種社會秩序之下，生產力只能在一定時期才能在該社會制度框子裏面有所發展。例如資本主義根本改造了舊的勞動方法，它引起了大機器生產的出現與發展。可是生產力的發展，早已感覺資本主義的框子太狹隘了；資本主義制度早已成了一種障礙，它阻止着那今日所有的減輕人類勞動和改善人類生活的巨大可能性，得以充分利用。不過資本主義並不會隨隨便便地把自己的地位讓給社會主義的。要除去垂死的生產關係，只有社會革命才行。

現今世界上，唯有蘇聯丟掉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桎梏。它生產力的蓬勃發展，實在是歷史上空前所未有。不久以前，蘇聯還是一個落後國家；可是它在偉大的五年計劃諸年間，竟走完了其他國家數十年所走的道路。現在蘇聯已成了最强盛最先進的一個工業國了。不久以前，它的農村，還是使用「木犁和木片」來耕田鋤地，現在它已成了農業技術最先進規模最巨大的國家了。

在世界大戰期間，一個有名的資本家，名叫拉布順斯基的，在莫斯科舊西蒙諾夫鎮，辦

了一所半手工業式的汽車修理場，取名阿莫廠。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該廠曾加以改造。名爲改造，實則等於創辦，現在該廠已成爲一所年可出汽車數萬輛的新式巨廠。當「改造」竣工時，一般人都亂哄哄地說：這無異給褲子釘上了扣子。把革命前帝俄時代的生產力跟現在蘇聯所有的生產力作比較，正如把舊的阿莫廠跟改造後取名爲斯達林的新廠作比較一樣。

**何謂社會階層**

要進行生產，須要有地基、廠屋、機器、原料，總之，須要有生產手段。不過生產手段，若無活的人類勞動，若無活的勞力，便是一種死東西了。只有把勞力應用於生產手段時，才會有生產過程。各種社會階層在社會中的地位與意義，便是由他們對生產手段的關係來決定的。

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生產手段是握在布爾喬亞手中。勞工大衆是沒有生產手段的。這是勞工大衆受布爾喬亞搾取的基礎。

社會階層和社會階層的差別，不是資本主義造成的。在資本主義以前，在地主農奴制度時代（封建制度時代）及其以前，就已經有了社會階層存在的事實了。不過資本主義創造了新的社會階層，而代替了舊的。資本主義創造了新的階層壓迫和新的社會鬥爭方法。伊理奇

說道：

「所謂社會階層者，卽社會上種種人類大集團之謂，這種人類大集團是以他們在歷史上特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的地位，以及對生產手段的關係（大半業已鞏固和範鑄於法律了），在社會勞動組織中的作用，與夫他們取得社會財富的方法和握有這一社會財富的份量等等來區別的。同時社會階層是這樣一種人類大集團，就是其中一集團，可以佔有他一集團的勞動，這是由於他們在一定的社會經濟結構中地位不同之故。」（註）

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乃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兩個基本社會階層。其相互關係，其鬥爭，便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命運。不過除勞資外，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裏還有着別的，夾在中間的階層。在好多國家裏，這種中間層級是爲數很衆的。

中小農民，手工業者，這就是中間階層。這一階層，叫做小資產階級。他們有自己的田地，工具，這是他們跟資產階級有血緣的地方；同時，他們又是勞動者，這又是他們跟無產階級有血緣的地方。資本主義必然要使中間層級赤貧化。他們在資本主義之下天天被冲洗

（註）見伊氏全集第二卷偉大的發端一文。

着。個別份子躍入榨取者隊伍，而大多數則赤貧化，落入窮光蛋的隊伍。所以，勞苦大衆在其反資鬥爭中，有着廣大的勞動農民可作同盟者。

## 三　政治經濟學

馬列主義是普羅大衆的學說

普羅列塔利亞特在其鬥爭中是以馬恩列斯諸氏的偉大學說爲南針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偉大導師和領袖曾經鍛鍊了有力的武器。他們創造了並發揚了普羅大衆的××學說。馬列的學說乃是資本主義時代勞工大衆在其鬥爭中的南針。在普羅革命勝利以後，馬列的學說，又給勞工大衆指示出了進一步鬥爭的路徑，進一步爭取××主義勝利的路徑，約瑟夫在聯共第十七次大會上說道：

「蘇聯勝利是必然的，因爲牠是在馬恩列的旗幟之下工作的。」

在加爾未出世以前，人們都無力說明那社會循着發展的法則。在他們看來，社會史是一條密密相接的偶然性鎖鏈，在這個鎖鏈裏面，找不出任何特定的聯繫。加爾頭一個指出說，社會的發展與自然的發展一樣，是依着一定的內在法則而進行的。不過人類社會發展的法

則，與自然法則不同，它們並不是跟人們的意志與行動無關的，反之，而是通過巨大的人衆的行動來實現的。加爾主義曾經發現資本主義制度因其固有的內在矛盾的原故，必然要走向自身的滅亡。資本主義的發展定要達××××革命的勝利，達至普羅獨裁的確立。

加爾主義教訓我們，資本主義並不會自動滅亡，而是勞苦大衆反對布爾喬亞的殘酷鬥爭的結果。孟塞維克派的理論說什末社會是循着一定的方向發展的，因此勞工大衆應當束手靜待社會主義的自動的到來，以代替資本主義云云，這是對加爾主義最卑劣的曲解。原因是社會發展的法則並不是自動實現的。牠們唯有應用××鬥爭的手段才能給自己開闢一條大道。

馬列主義乃是勞苦大衆的戰鬥理論。未來的勝利是屬於勞苦大衆的，惟有勞苦大衆才能大胆地揭穿社會的發展的法則。因爲這些法則證實了他們勝利的必然性。

在資本主義的曙光時代，布爾喬亞曾是個年壯力强的階層。他們曾幹過反對衰老的封建制度的很堅決的鬥爭。當時他們的學者曾誠摯地力謀洞悉人類社會發展的秘密。這些學者，在這一方面有價值的發見和探討很不少。不過，他們的階級的偏狹性却防礙了他們發現社會發展的眞正法則。他們不能夠發現社會的發展既使布爾喬亞掌握了政權，爲什末又要使他滅

亡。他們認爲布爾喬亞的制度乃是萬世永存的天然的社會秩序。

布爾喬亞的戰勝封建主，曾使一種榨取方式代替了別種榨取方式。對勞苦大衆的榨取一天天在增加而加强了。不過，同時，勞苦大衆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也一天天增長了。加爾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道：

「科學的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已經敲了喪鍾。目前的問題，並不是在某一學說正確不正確，而是在它對資本是有利還是有害，是便利還是不便利，跟治安的考慮是否一致。公正無私的研究，已讓位於僱傭的文人的爭鬥，不偏不袒的科學的探討已被無恥而惡毒的辯護取而代之了。」

××的理論，乃是勞苦大衆手中反對資本主義的一個最有力的武器。自加爾主義登上舞台以後，反對它便成了布爾喬亞的「學術」的基本任務。不認識社會發展的法則，而無情的去「指責」勞苦大衆的戰鬥理論，這便是現在布爾喬亞對他們的「科學」所樹立的目標。因此，伊理奇曾說：

「在加爾以後，談某種其他非加爾的政治經濟學，只是愚弄市民吧了。」

布爾喬亞往往自己也承認，他們並不知道社會循着發展的那些法則。譬如英國一家很有

勢力的布爾喬亞的報紙，在這次經濟危機期間曾說：

「我們關於電子運動速度所知道的，比關於貨幣運動速度所知道的要多得多。我們在宇宙體系中關於地球環繞太陽所知道的，比關於工業週期所知道的要多得多。我們關於目不能見的非常遼遠的天體運動的預言，要比關於經濟危機終結的預言準確得多。」

不知來日如何的布爾喬亞的陣營裏，其狼狽的情形，竟有這樣的厲害。

馬列主義教我們怎樣去揭開一切外幕掩蔽下面的窮苦大衆反抗他們的壓迫者的××鬥爭。馬列主義教訓我們，勞苦大衆的堅決的××鬥爭，推翻布爾喬亞的政權，建立自己的獨裁制乃是走上××××的唯一道路。普羅獨裁學說，乃是馬列主義中最主要者。

加爾和恩格斯二氏的學說，奠基於上世紀中葉。在數十年間，二氏曾經百折不回地指導勞苦大衆解除資本壓迫的鬥爭。他們很天才地把這一鬥爭的經驗概括了起來。加爾逝世於一八八三年，恩格斯則逝世於一八九五年。在恩格斯逝世前兩年，烏拉狄米爾·伊理奇·烏利雅洛夫夫（列寧）來到了彼得堡——當時帝俄的首都。伊理奇他很快地就成了勞工運動的領袖和指導者。這已經是一個新的時代——帝國主義時代了，這時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矛盾

已經尖銳到了極度。××××的革命，已經在敲着門。伊理奇在其各種著作中，把馬恩的學說作了進一步的發揮，而應用於帝國主義和普羅××的新時代。

馬、恩、列的學說，在蘇聯民衆的天才領袖——偉大的約瑟夫的各項著作中，基於蘇聯新社會建設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體系鬥爭的宏大經驗，而更得了進一步的發揚。

**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什麼？**

資本主義是怎樣構造的？勞苦大衆被少數資本家奴役的全部機構是怎樣構造的？要知道這一點，須要自覺而積極地去參加現今那瀰漫着全世界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巨大鬥爭。

資本主義的發展，定要走上新社會制度的勝利。加爾在細密地研究資本主義體系以後，在發現它的發展和死亡法則以後，便得了這一句結論。加爾的目的，就在發見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法則，給勞苦大衆在其謀自身解放的鬥爭中指出一條道路。伊理奇說的好：

「從它們的發生、發展與沒落上來研究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的生產關係，這便是馬克思經濟學說的內容。」

由此可知，政治經濟學有着多末巨大的意義。這一門科學乃是馬昂列斯全部學說中頂重

要的一部份。

馬列的政治經濟學，透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部底蘊——暴力壓迫與搾取。它發現了各種社會階層間相互關係的眞正本質，布爾喬亞的學者力謀把這一本質，弄得模糊起來。馬列的政治經濟學，作了普羅革命和普羅獨裁制學說的牢固基礎。

資本主義法則是永久的嗎？

資產階級的學者，竭力想用種種方式，來「證明」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關係的萬世不滅。他們所抱的目的，是一目了然的。他們想說服勞工，以爲推翻資本主義是談不到的一回事。他們說，資本主義的滅亡，亦卽人類的滅亡。據他們的信仰，假使人類社會將來還存在下去的話，那末它將來也只有基於資本主義的制度才能存在。所以，他們的志向，是想把資本主義的法則，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關係，描寫爲永久的法則，描寫爲牢固不破的關係。「過去是如此，將來亦是如此」。——資產階級的走狗說。

馬列政治經濟學粉碎了這種反革命的痴想。馬列的學說曾表明：資本主義關係在舊制度的廢墟上怎樣發生，怎樣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內在的日益劇烈的矛盾的發展怎樣要使它走向

滅亡，走向普羅社會革命的勝利。

人類的歷史證明，人生活在地球上，沒有資本主義者，曾有好幾千年。這是說，那政治經濟學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所發現的法則，並非是永久不變的。反之，這種法則只是隨着資本主義的發生與發展而發生的；自然，它們也是隨着產生它們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消滅而滅亡的。政治經濟學的任務，不能單單以研究資本主義制度爲限，它並且也要研究從前社會發展的諸階段。

**政治經濟學與社會主義建設**

現在在蘇聯，社會主義已取資本主義而代之。在社會主義之下，社會中的生產關係，跟在資本主義之下完全不同。政治經濟學要不要研究這一關係呢？無條件地要研究的。伊理奇說，政治經濟學乃是「研究歷史上發展起來的種種社會生產結構的一種科學」（註一）。馬克思的知友昂格斯也說：「政治經濟學，就廣義說來，乃是研究支配人類社會中物質生活資料生產和交換法則的一種科學。」（註二）

（註一）見伊氏全集第二卷，三七一頁。

（註二）見昂氏反杜林論政治經濟學一章。

這就是說，政治經濟學不僅要研究資本主義，而且要研究資本主義以前的諸時代和將來代替它的制度（這制度在蘇聯已經實現了）。

這是否說，政治經濟學要對各種不同的社會生產結構規定一種相同的法則呢？不是的。反之，每一社會生產結構都有着牠特有的法則。

在社會主義於六分之一的地面上業已獲勝的今日，顯然的，研究社會主義和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經濟制度有着莫大的實踐意義。

政治經濟學，不但可使我們清清楚楚地明瞭資本主義制度發展與滅亡的法則，而且可使我們清清楚楚地明瞭在其廢墟上所發生的社會主義新制度的法則。

理論與實踐

理論不是死板的信條，而是行動的南針。理論對於革命鬥爭有着莫大的意義。伊里奇常常着重地說：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註）

約瑟夫也說：

（註）見伊氏幹什麼一書。

「大家都知道，理論假若它眞正是理論的話，可給實踐者一個南針，看清前途，相信工作，相信我們事業的勝利。凡此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上都有着——而且不能不有着巨大的意義。」（註一）

所以，約瑟夫又說：

「務須要使理論工作，不但要趕上實踐，而且要超過實踐，把我們的實踐者，在其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武裝起來。」（註二）

馬列政治經濟學，不僅顯明地照耀出了資本主義世界破滅的圖景，而且很顯明地照耀出了蘇聯勝利的社會主義世界的圖景。

政治經濟學是種戰鬥的科學

資產階級最感興趣的，是把民衆掩蔽起來，叫他們不要知道資本主義的必然滅亡和社會主義的勝利。他們爲了這個目的，養了一大批御用的學者。馬伊里奇的話說，資產階級的學者，是「資本階級的學術僕役」，他們替資本主義辯護，各方掩飾壓迫和奴隸制度。

（註一）見約氏著蘇聯農業政策問題一文。

（註二）同上註。

政治經濟學乃是勞苦大衆反對資本主義的一把頂厲害的武器。政治經濟學，連其他一切科學——尤其是研究人類社會和其發展的科學一樣，是一種戰鬥的科學。

現今有好多勞苦大衆的敵人，想把政治經濟學加以曲解，使其適應於保護他們的利益。例如蘇聯少數派餘孽魯賓（一九三一年三月間，魯氏因少數派「聯盟局」事件，曾被法庭拘訊），即效忠於資產階級，有好多年未曾發覺。他執行勞苦大衆敵人的命令，竭力設法叫蘇聯民衆不要注意現代資本主義的迫切問題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問題，而去注意種種抽象的脫離實際生活的謬說。他把加爾的學說，加以曲解，閹去它的革命內容，以期適合於他反革命的目的。他在生產關係跟生產力之間强劃了一條鴻溝，把生產關係變爲一種唯心論的（即與物質現實脫離，而僅在頭腦中幻想的）空空洞洞的東西。他竭力塗抹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使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的矛盾。他竭力抹殺勞工大衆被資產階級榨取的事實。總之，關於各項基本問題，他都以少數派的理論代替了馬克思主義，他當時工作的方式是很祕密的。

不可調和地與一切反正確理論的派別作鬥爭，乃是研究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最重要的目

的。

## 四　兩個世界的鬥爭

兩個世界——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世界及其無情的鬥爭，這便是現今政治經濟學的注意中心。

兩個世界與兩個體系

蘇聯很順利地在四年內完成了第一次五年計劃。現在蘇聯又在順利地實現規模更其巨大的第二次五年計劃——建設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五年計劃。

在第一次五年計劃諸年間，蘇聯業已奠立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社會主義工業，曾經巨大地發展。創辦了數十種新式的蘇聯從前未有的生產。尤其是重工業——整個國民經濟的命脈，增長的更快。

同時，在第一次五年計劃諸年間，蘇聯並實現了以社會主義方式改造農業的巨大任務。在鄉村裏，集體農場制度業已完全勝利，它給千百萬農民大衆開闢了一條走向富裕的高尚生活的路徑。集體化的農民大衆，已成了蘇維埃政權的牢固基礎，而資本主義的最後柱石——

富農，業已擊潰無餘了。

可以說，社會主義在蘇聯業已澈底而無法挽回地勝利了。

勞工大衆曾經巨大地增加。廣大勞動羣衆的物質生活，都曾經改善。現在蘇聯已變成了一個先進文化的國家。全國普遍教育業已實施，千百萬文盲業已消滅。在各級學校受教育的兒童和成年人有好幾百萬。在創辦社會主義勞動紀律上，也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一般民衆參加各項建設的積極性，都有着莫大的增長。

總之，「五年計劃完成的結果，在人類歷史上首次在事實上向全世界千千萬萬的勞動大衆證明了一國是可以建設社會主義的。」（註）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大致如此。在這個時期，資本主義國家裏却發生了空前未有的破壞與衰落。從一九二九年秋季起，經濟恐慌的驚濤駭浪，瀰漫了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這次經濟恐慌，就其性質的尖銳，爲時的長久，以及勞苦大衆所受的苦痛講，都是資本主義史上過去歷次經濟恐慌所沒有的。

（註）見蘇聯黨的十七次大會決議案。

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恐慌，不論在工業方面或在農業方面，都帶來了莫大的破毀。因爲銷路缺乏的原故，生產步步減縮，好多企業關門倒閉，千百萬工人陷於失業。在農村中，耕地縮小，大批農民破產。巨額貨品，白白地毀滅了。在巴西，把咖啡一袋一袋的丟在海裏；在美國，把小麥當做燃料去燒火車頭，把牛奶倒在河裏，把魚丟在海裏，把牲畜毀掉，把種好的田地弄壞，爲的減少投入市場的棉花和粮食。現在經濟恐慌雖已渡過衰落的最低點，因靠殘酷榨取工人、加緊掠奪農民及加緊掠奪殖民地的原故，各國工業狀況雖略有改善；但是怎樣厲害的經濟繁榮是談不到的，因爲資本主義已處在它的衰落時代，已處在它的崩潰時代了。資產階級想用加强榨取工人大衆，準備重分世界大戰，及進攻蘇聯的方法，來尋求打破經濟恐慌的出路。各國資產階級都漸漸採用法西斯蒂的統治方法，想以流血恐怖主義的手段來强迫工人服從。

在蘇聯，「工農大衆都覺着前途光明，他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依他們所費的勞動質量與數量以轉移吧了。蘇聯的勞苦大衆，業已沒有失業、貧困、飢餓之虞。每個工人，每個集體農民，都看到自己的前途光明愈快，一天天要求提高自己的知識和文化了。」

（約瑟夫語）

但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勞苦大衆遭受了空前未有的困苦。在經濟恐慌期間，失業工人年年增加，竟達幾千萬駭人聽聞的數目。這次世界經濟恐慌，使失業工人嘗盡人間痛苦，使大批勞苦大衆陷於飢寒交迫之境，此種飢民連其家屬算上，其數目要超過世界上最大的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人口。

在衰落最低點業已渡過的現在，各國勞苦大衆的生活狀況不但沒有改善，反之，而且更加惡化了。各國工業生產的若干增加，主要地是靠榨取在業工人，靠加强他們的勞動而來的。

總之，「在這種經濟恐慌和軍事政治大震盪的驚濤駭浪中，蘇聯正好像一座孤島，屹然獨立，繼續進行它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保持和平的鬥爭。假使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經濟恐慌還在逞兇肆虐的話，那末在蘇聯不論工業方面或農業方面都在欣欣向榮。假使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瘋狂地準備重分世界和勢力範圍大戰的話，那末在蘇聯仍繼續着進行爭取和平和反對戰爭威脅的有系統的頑强的奮鬥，並且萬不能說蘇聯在這一方面的努力是沒有絲毫勝利的。」（約瑟夫語）

是資本主義呢還是社會主義？

在蘇聯內戰告終進而從事經濟建設的時候，伊理奇曾說：「現在我們主要的是用經濟政策來影響國際革命的」。現在資本主義各國的勞工大衆，不是呻吟在經濟危機壓迫之下，便是呻吟在法西斯主義羈絆之下，他們把××看做世界勞苦大衆的××主義祖國。蘇聯的勝利，便可××資本主義各國的工人的鬥爭。××主義在蘇聯的全世界史上的勝利，乃是世界社會革命的一個頂大的因素。

資本家及其走狗已經開始憂慮資本主義制度的命運了。蘇聯經濟建設突飛猛進與其他各國資本主義腐蝕間的基本差異是十二分明瞭的了。誰的前途光明呢？是××主義呢還是資本主義？這個問題一天天擺在資本家的走狗的面前了。

兩個體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鬥爭，已經成了現代的中心了。兩個不同的相反的世界在互相對立着。××是勞動的世界，工人權力的世界，××主義的世界；其餘各國則爲「資產階級，角逐利潤，失業及飢寒交迫的世界」。××的旗上寫的是：「不作工者不得食」；資產階級的旗上寫的是「做工者不得食」。顯然，全世界覺悟的工人都視蘇聯爲他們的××××祖國了。

是資本主義呢還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已經隨着蘇聯的發生而全盤提出來了。是資本主義呢還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隨着蘇聯的勝利和資本主義的解體而一天比一天尖銳了。

普羅獨裁是走上社會主義之路

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裏，政權都是操在資產階級的手裏。不論那一國家的形式如何，牠的背後所隱藏的不可免地總是布爾喬亞的獨裁。布爾喬亞國家的目的，則是保護資本主義的榨取，保護布爾喬亞的工廠私有產和地主富農的土地私有產。

在蘇聯，國家權柄是操在勞工大衆手中，他們聯合農民大衆正在建設新社會。「十月革命」確立了普羅獨裁制。不過勞苦大衆並不是爲了國家權柄本身而力謀握有牠。國家政權在勞苦大衆手中，不過是建設新社會的一個手段。伊理奇說道：

「它的目的是在創辦××主義，消滅社會的分成各種階層，使社會的一切成員都成爲勞動者，剷除一切人榨取人的基礎。這個目的是不能一下子實現的，它需要很長久的一個過渡時期，由資本主義轉向××主義。——而且因爲改造生產是一件很艱難的事，因爲需要一個時期來改變生活的各方面，因爲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謀利的巨大的習慣力量是非在長久而頑强的鬥爭中不能克服的。所以，加

爾也說要有個普羅獨裁的整個時期，這個時期乃是由資本主義走向××主義的一個過渡時期。」

由資本主義轉向××主義，是不能一下實現的。不可免地要有一個十分長久的過渡時期。在這個過渡時期，國家權力是握在建設××主義的勞工大衆手中。

布爾喬亞獨裁是壓制絕對大多數人民，以服從區區少數懶漢和寄生者的利益。普羅獨裁，則是壓制少數榨取者的反抗，以服從全體勞苦大衆的利益。普羅大衆利用自己的獨裁，去消滅一切人對人的榨取。

勞苦階級在取得政權以後，便成了統治階級：它管理一切社會化的生產，壓服榨取者的反抗，指揮中間的動搖的集團和階層。它堅決地領導其餘勞苦大衆——尤其是貧苦和中等農民——走上光明大道。

普羅階層自做了統治階層以後，便着手創辦沒有支配階層與被支配階層的這種制度，因爲那時一切階層與階層的差別都沒有了。

經過不可調和的××鬥爭走上無階級的社會

社會主義時代，是消滅社會的階層劃分，消滅社會對立和社會鬥爭，消滅榨取者與被榨取者劃分的時代。不過，無階級的××××社會的道路，須要經

過一個猛烈的××鬥爭的時期。

伊理奇毫不厭倦地側重說，普羅獨裁乃是跟榨取者——跟從前支配階級的一切殘餘作長久而頑强的鬥爭的一個時期。在「十月革命」後第二年他說道：

「社會主義就是階層的消滅。普羅獨裁爲了這一消滅，要竭力之所及做去。不過一下子要消滅階層是不可能的。」

他又說：

「在普羅獨裁時代，階層還是存存的，不過每個階層都改變外觀了，它們的相互關係也改變了。在普羅獨裁時代，社會階層鬥爭並沒有消滅，不過採取另一種方式吧了。」

在普羅獨裁之下，社會階層鬥爭採取了新的方式，而更加頑强。這是不足奇怪的，因爲從前的支配階層拼死命要想給自己挽回業已失掉的地位。榨取者不惜應用任何手段，不惜以反對絕大多數勞動者利益的犯罪行爲，來阻止自己的統治的告終。伊理奇說得好：

「消滅社會階層，乃是一件長久、艱難而頑强的社會鬥爭的事情，這一鬥爭在推翻資本的權力以後，在破壞布爾喬亞的國家以後，在確立普羅獨裁制以後，還沒有消滅，而只是它改換了它方式，在

許多關係上更加猛烈吧了。」

蘇聯經濟建設的全部行程，很光輝地證實了伊理奇的這一論則。××××的建設，在勞苦大衆從未停止的猛烈的反對舊榨取制度的行程中，已經獲得了巨大的勝利。蘇聯對布爾喬亞的各種隊伍已經取得了極大而決定的勝利。不過他們的反抗也越發强烈了。富農，奸商，一切屬於榨取階層的「舊人」，自在公開的搏鬥中一敗塗地後，又鑽入蘇聯各企業和機關，想用搗亂、盜竊等手段來摧毀蘇聯强大的社會基址。所以，蘇聯勞苦大衆的警戒心還是必要的，各方設法鞏固普羅獨裁還是必要的。約瑟夫說道：「强而有力的普羅獨裁，這就是現在蘇聯所需要以剷除垂死階層最後殘餘而攻擊他們盜竊陰謀的東西」。

現在蘇聯正在建設的無階層的社會，是不會自動產生的。是要爭取牠的。因此，必須要積極地去克服在到社會主義之路上所遇見的巨大困難，必須要粉碎榨取制度的一切殘餘的反抗，須要動員千百萬社會主義建設者大衆的能力與積極精神。

普羅獨裁的社會主義的領導力量

普羅獨裁，乃是實行建設無階層的××主義社會的一種力量。普羅獨裁乃是建設××主義的社會中的一種領導力量。所以，普羅獨裁，乃是政治經濟學

在研究由資本主義轉向××主義，在研究××主義時所注意的中心。

# 第二章　有階級以前的社會

## 一　誰是我們的祖先

美國的猿猴案件

十餘年以前，在美國一個小小的達頓城裏，曾發生了一件轟動一時的審判案子。有一個年青教師，斯哥布，被人控告，說他犯了重罪，因爲他向學生講解說，人類是由猿猴進化而來的。嚴厲的起訴書說道：要是人類是由猿猴進化而來的，那末上帝在那裏呢？聖經上明明說道，上帝按照自己的模形創造了人類，這話怎樣解釋呢？

人們控告斯哥布，說他犯了反對宗教罪。反對宗教却不是小事。資產階級最感興趣的是勞動大衆能盲目地信奉牧師們所說的故事，謂上帝在六日之內創造了天地，第七日是休息的云云。宗教的麻醉是搾取階級維持自己統治地位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宗教主張：勞苦大衆

應當溫順的忍受壓迫和搾取。要是對於上帝的信仰動搖了，那末第二步搾取階級統治地位牢固不破的信仰也要動搖了。所以，資產階級不惜鬧這樣一種案件，如達頓案件者。

其實那位青年教師，只不過把幾十年以前科學所鐵般確定的學理重述一下罷了。

**勞動創造了人**

人類是由猿猴進化而來的。這對於人類沒有絲毫侮辱之處。只有那些想引用「高貴出身」以證明自己應當竊權奪位之人，才會反對這一眞理。昔時的貴族就是以「種貴」自傲的。

學者們認爲，自地球上首次出現生物以來，大概已有一萬萬年的樣子。幾十萬萬年以前，在極熱的地方曾有過一種極發展的類人猿。他們成羣地居住在樹上。

這些類人猿在樹上的生活，使他們的兩手漸漸地担任了別的工作，跟脚不同。在地上行動的時候，他們多少可以直走起來。再經數十萬年，我們祖先的兩手，更日益改進，從最簡單的動作，慢慢地進而從事更複雜的動作。昂格斯說：

「所以，手不僅是勞動的器官，而且它也是勞動的產物。」（註）

（註）見昂氏著：勞動在猿進化爲人的過程中的作用第三頁。

人類的勞動僅在製造工具的時候，才開始的，雖然這工具是極簡單的。動物也會捉拿食物，其中有好多是用前爪拿食物的，猴子也會丟擲石塊和棍棒。但是，「不論那一種猴子的手却不能製造工具，即使是極粗略的也吧。」（註）

我們祖先的兩手，經過長期的改良與練習，漸漸學會了製造石刀和類似的簡單工具。這是猿猴轉化爲人類的一個決定步驟。

這頭一步開始後，接着還走了幾大步。兩手動作的專門化和直立行走，曾使我們祖先的身體機構起了種種變化。勞動擴大了眼界，並創造了適當的共同動作的必要。發音分明的語言也有必要了。語言器官的相適應的發展，便漸漸地滿足了這一需要。

同時，猿猴的腦筋受勞動以及節語的影響也漸漸地改進，而變爲人的腦筋。跟腦筋的發展同時並進的，感覺器官也發展了。

所以，勞動在猿猴變爲人類的過程中，曾經演了決定的作用。攀樹的成羣結隊的類人猿，變爲原始人羣以前，曾經過了幾十萬年。原人社會跟猿猴羣不同的特徵，仍是勞動。

（註）同上

動物只會被動地適應自然環境。猴羣把牠們所棲住的樹林食盡後，便移居於別一樹林。要是猴羣走到孤島的盡頭，無處可移，那只有餓死了。

人類利用勞動之助，可以積極地作用於自然界。人造的工具，可使自身的天然器官伸長。他們所製造的漁獵工具，可使兩手的力量增加好幾倍！

人類的生長地爲炎熱地方。因爲炎熱地方，植物繁多，費去少許勞動，即可溫飽。比方亞洲南部各島，有一種麵包樹林，人們採取樹心，磨碎即成粉末。在此等地方，人們到樹林裏去採取糧食，好像我們到樹林裏去採薪一樣。

勞動活動的發展，使人們得從熱帶移居於較溫暖的地帶。後來又由溫帶移居於較寒冷的地方，這樣以來，便造成了種種新的要求：如需要衣服和房屋，以防禦寒冷和潮濕。這些新的需要引起了新的勞動範圍，使人的能力更加進步了。

所以，昂格斯說，「勞動創造了人類本身」（註），那是完全正確的。

（註）見昂氏著：勞動在猿進化爲人過程中的作用第一頁。

## 二　原始共產主義

我們的目的是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

俄國「十月革命」在人類歷史上開放了一個新紀元。其目標是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在社會主義之下，人剝削人的事情，就完全消滅了。自一九三三年起，蘇聯所實施的第二次五年計劃，其任務就是要建立沒有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

斯達林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間蘇聯全國集體農場突擊隊第一次大會上演說道：

「各民族歷史上，有過不少次的革命。這些革命跟『十月革命』不同的地方，是在它們都是千篇一律的革命；一種搾取勞動大衆的方式被別種搾取方式取而代之，不過搾取本身仍是存在的，一種搾取者和壓迫者被別種搾取者和壓迫者取而代之，但是搾取者和壓迫者本人仍是存在的。祇有『十月革命』，它的目的是在消滅一切榨取，肅清所有的搾取者和壓迫者。」

所以蘇聯的目的，是在建設一個沒有階層和階層區別的社會。社會階層是永遠存在的嗎？有沒有這樣一個時期，那時人類社會未曾分劃爲各種不同的階層，未曾劃分爲搾取者和

被搾取者？這個問題是很有興趣的一個問題。

社會階層是永遠存在的嗎？

資產階級的走狗，千方百計想證明，社會劃分爲各種不同的階層是不可避免的。他們認爲搾取者和被搾取者的存在，彷彿乃是任何社會存在的永久而必要的條件。他們說教似地宣傳，彷彿：

上天布置極賢明，
死者後嗣不同羣：
一羣應受他人養，
別羣理須養活人。

在古羅馬時代，當被剝削者起來反對統治者的時候，有位統治階級的辯護士出而大事辯護。他把社會比作人體的構造，說人體有兩手，可以執行任何工作；有胃，可以消化食物；正如社會上，有一部份人須肩負任何的勞動：有一部份人，應消費別人勞動的果實。老實說，後來替搾取階級的統治辯護的人們，他們的反對消滅人對人的搾取，跟這個卑劣的說法

實在相差不遠。

原來鐵般的事實明證，人類在好幾千年間，並不知道有階層的區分，有統治和被統治的區別。

是共同生活呢還是離羣索居

也許在太古時代，人們離羣索居，沒有階級之分吧？

有部很著名的小說，它寫於二百年以前，但是現在不論青年或成年人讀起來，都覺得非常有趣。那部小說，是敍述一個英國水手名叫魯濱遜的奇異事績。他乘了一隻船，駛到很遠的海洋裏，不幸失事，其餘人都藏在魚腹，獨魯濱遜一人，被神救活，達到海岸，登上一個沒有人跡的孤島。他獨出心裁，在一個人孤居的惡劣環境下，居然建設了自己的生活。他漸漸地學會了採取食物的種種方法：開墾土地，進行播種，獵捕山羊，採集果實。他給自己造屋，縫衣，並製造碗碟。

他過了好幾年完全孤立的生活。在天氣清朗的一日，他碰到了一個助手和僕人——星期五，他是本地土人，曾被魯濱遜從死中救活，後來他就做了魯濱遜的忠實奴僕。

這部小說，是以藝術的方式描述關於人類過去的一種觀念。這一觀念說，在太古時代，

人類是孤居的。人們在獨居生活中，學會了跟自然環境鬥爭的方法。後來强者和能者征服了弱者和落後者。於是產生了統治者和奴隸。當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候，該階級的代表就是這樣描寫人類社會的發生的。

不過，小說中所描寫的有趣故事，並不能作爲科學的說明。事實上，人類發展的襁褓時期，並沒有跟魯濱遜的生活，有相同之處。

人類的祖先——類人猿，是羣居的。原人也是羣居的。只有在共同生活之下，才能跟動物界分離。只有互相扶助，人們才能在低度的發展階段上跟强有力的自然界作鬥爭。不論勞動的發展也好，或語言的發展也好，要是沒有人類的共同生活，那是不可能的。

從什麼地方我們可以知道原始人類的生活？

在寫魯濱遜漂流記的那個時候，人們都以爲想像一個人飄流在荒島上所做的事情，便可推知原始人類的生活。但是後來因科學的進步，發現了很多可靠的材料，於是人們才知道了人類生活最初時期的大概情形。

有一門科學，叫做地質學，它是研究地質構造的。在調查有益礦物層，如煤、煤油、金、鐵等上，它異常重要。這門科學，能正確地決定地殼某層形成的年代。這些地層之中有

許多非常古老；它們自誕生以來有好幾十萬年之久了。

正是在這些古老的地層中，掘出了原始人類的骨骸。根據這些骨骸可以判斷出，這些人距離他們的祖先——類人猿並不很遠。並且還掘出了由猿變爲人的過渡模樣——半猿半人模樣。

有些地方曾掘出了比較晚近的人類骸骨。同人的骨骸在一起的，還有那時人類所用的工具和食具。

我們第二個重要的知識來源便是研究野蠻部落的生活。現在地球上還有好多地方，科學家還沒有到過。這不僅是那不能攀緣的山嶺或北極的冰地，就是人們可以居住的地方，亦然。比如一九三五年初，報紙上有這樣一段消息說，在新基尼亞島（澳大利亞）上探險家曾深入一個四面高山屏蔽的廣濶地方，發見一種土人，這種土人，世上從來是不曉得的。

幾百年以前，這種沒有調查過的地方更多。有些旅行家在野蠻人中間，居住好幾年，研究他們的生活。繼着這些大胆的旅行家之後而來的，便是歐洲列强的軍隊，他們用鎗砲宣揚「西歐的文明」，掠奪屠殺野蠻人，或把他們趕到深山、大湖和荒漠之區，把他們的土地變

爲自己的殖民地。在探險家所研究過的部落中間，沒有一個是處在人類發展的最低階段上的。不過關於他們生活的記載，却是研究曙期人類社會生活的寶貴材料。

最後，我們研究原始社會的寶貴材料爲語言：有許多字是由遠古傳來的。再則，民歌：如寓言，物語，歌謠等，在未成文之前，業已口傳了幾百年之久。

**原始人類是怎樣生活的？**

人類自跟動物界分離後，在自然界的威力面前有一個長久時期，仍舊非常輭弱而束手無策。起初人類還是半動物，遇見了兇猛的動物，他們便攀至樹上避難。

原人在其生長地——在氣候炎熱的地方，以果實，核仁，樹根爲食料。所以，尋拾果實，是那時人類主要的工作。在這一階段上，人們是羣居的，正如他們的祖先一樣。每羣人數不多，不過三五十人，他們不分男女性別，統通從事尋拾果實，塊根，野麥，捕捉鳥獸。工具是由石頭和木頭做成的。以棍棒掘地，或以手捉拿小獸。棒的一端，用石片削成尖形。此外，還使用有其他石頭和獸骨製成的簡單工具。那時無所謂婚姻，實行雜交。這種情形，曾爲時很久。

火的發現，和漁獵的採用，才結束了「人類的這一時期」。火的發現，在原始人類的歷史上有着很大的意義。「它（火）首先給了人類以支配一定的自然力的權力，而且從此使人類完全脫離動物界了。」（恩格斯語）

不過，人類學會摩擦取火，曾經過了好幾千年。

自會用火後，人類增加了新的食物。用火可以燒煮魚類，蝦蟹，以及種種水產動物。同時，植物食料的範圍也擴大了。有時獵捕更大的動物。在這一發展階段上，人類已散居於較寒冷的地帶，尤其是江河海洋沿岸。這時業已學習造屋。初期的住所，是由樹枝架成的巢屋。弓和箭的發明，更前進了一大步。自此打獵可以獲得更多的獵品。因之，打獵的作用一天天提高。但是，打獵需要有若干的分工。婦孺們不從事打獵，她們的任務是尋拾植物食料，並加以製作。打獵的成績，是不經常的，常依機會而定。尋拾植物食料，仍舊佔着主要的地位。所以在這一時期，婦女在勞動過程中起着極大的作用，而佔居於重要的地位。

澳洲土人初次看見英國僑民攜着牛負着東西走，便以爲這種牝牛是僑民的妻。原來澳洲土人出外打獵，總是婦女肩負東西，正像牝牛一樣：她背負着家用什物，一部分武器，以及

小孩，男子則輕快地走着，手裏拿的只是武器。在旅行的時候，男子是獲取食物的。

## 氏族公社

馴養動物和耕種土地，乃是原始人類生活上的一大進步。畜牧業和農業，即由此開端。同時勞動工具也隨之而改進了。最初的工具，人類是按照自己身體各器官的模型和式樣製造的。此種工具加長並增强了這些器官。比如鈍器是照拳頭的模型造成的，利器是照指甲或牙齒的模型造成的。最初的碗係照手掬的形式製成的，鈎係照彎曲的手指造成的。受着實際需要的影響，工具日益改良。比如棒可作各種不同的用途，重擊則用短棒，掘地則用鶴嘴器，打獵則用尖棒等。此時人類業已學習製造石斧，陶業也出現了。並用火和石斧，來挖木造舟。

在這一階段上，部落業已取原始「霍德」（羣）的地位而代之。每一部落，曾分爲各個氏族。隨着人口的增加，每一氏族又分爲好幾個附屬氏族，附屬氏族的人員，則由血緣的關係連結着。他們共同勞動，共同消費他們共同勞動所得的果實。在這種低度的人類社會發展階段上，還沒有什末不平等現象存在的餘地：打獵，牧畜，或原始耕種所得的產品，僅夠人們簡單的生活之用，尚無剩餘可言。

所有民族，在其發展的初期，都經過這種氏族公社的生活。不久以前，地球上有些遼遠的偏僻角落，還沒有受到文明國家的影響，此等地方的野蠻人中間，還完完全全地保存着這種原始公社，沒有觸動過。大約一千年或一千五百年以前，現代歐洲各民族的祖先還是過着氏族制度的生活。勞動在其主要的部分上，還都帶着共同的性質。馬克思曾經說，這種原始公社裏的共同勞動，是基於下列兩種情形：第一是由於生產工具爲公社所有；第二是由於各人還沒有脫離親族的羈絆，這羈絆把他跟氏族聯結起來，正像各個蜜蜂跟蜂巢的關係一樣。

人類用原始的勞動工具，單獨工作，往往是無力的。凡研究過部落和氏族生活的遊歷家，他們所記述的，都是集體打獵，集體捕魚。

有位遊歷家說道，南美土人用石斧伐樹，其二天所伐的樹木，還不及用鐵斧一點鐘所伐的多。但是伐盡樹木，空出地面，留作耕種却是常有的事。此等土人並將所伐的樹木燒掉，以肥沃土壤。他們起初是用尖棒耕耘土地的，後來則改用最原始的鶴嘴器。有好幾個人，排成一隊，同時拿尖棒插入地下掘起土塊，然後再把這土塊揉碎。土地歸全氏族公有，共同應用的勞動工具，也歸全氏族公有。許多氏族，同居於一處，有時一所院子內可容納七百餘人。

勞動生產品是如何分配的？

這樣，勞動既是共同的，則粗糙的生產工具，也歸集體所有，因而勞動的成果也歸公共享用。

有位旅行家，關於印第安人伊洛魁部落的生活，描述如下：

「某房人員由打獵，捕魚，或種地所得的東西，都放在公共貯藏室裏，全房人員都以此來生活。每房有幾個爐灶，普通是每四間設有一灶。爐灶放在走廊下，沒有煙囪。每房事務由主婦管理。各灶燒好每日的普通菜飯後，便把主婦請來，由她按照需要，把食料分配給各家。」

資產階級的作家，對於人類散佈極惡劣的謠言，說只有私有財產，才能迫使人們不得不去勞動。有些研究原始民族生活的遊歷家，列舉好多例子，證明這種說法是荒謬絕倫的。有位旅行家關於澳大利亞土人說道：

「黑巴爾部落的習俗，所有男子除病者外，都要從事尋求物食。要是某一男子偷懶，躲在住所，那末他要受別人的恥笑與侮辱。自清早起，男女老幼，都要離開住所，出外覓取食物。經過充分的時間後，男女攜帶獲得品，至附近的穴內燃起薪柴，燒烤野禽。待長者把食物公公平平地分給各人後，男女老幼便和睦地吃。吃完之後，女的把殘餘的帶回住所，男的又繼續去打獵了。」

有許多打獵的部落，在私有產發生後，還把全族人員共分獵獲品的習慣保持了好久。

原始的沒有階級的社會

原始共產社會，便是如此。在這種制度之下，社會還沒有分成各種層級。各種民族和各種部落，都有過這一制度的各種不同的特點，不過即使有這些特點，但各民族發展的最初一階段，在大體上都顯露了十足相似的社會結構。

資產階級的學者，害怕實行共產主義，消滅私有財產，竭力想曲解事實，彷彿沒有私有財產，人類社會的存在和人類一般生活就根本成爲不可能似的。

人類社會的眞實歷史，曾經明確地推翻了資本家走狗的這一謬說。事實上，人類曾經生活了幾千年，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私有財產。

氏族制度，是一種簡單的，同時又是十分堅固的組織。在原始共產時代，還沒有一點國家的徵候。國家的出現是後來的事情，那時業已產生了私有財產，社會業已分爲階層了。

「這個時候（原始共產時代）國家還是沒有的，共同關係還在保持着，社會自身有秩序，守紀律，勞動全賴習慣、傳統的力量，及老者或婦女所享的權威或敬仰來支配。那時婦女的地位，跟男子完全平等，有時甚至還要高些，特殊的專門家那時是沒有的。」（註一）

在原始共產社會裏，有好多事業是公共的。土地是公有的，經濟也是共公經營的。所發生的一切糾紛和紛爭，都很容易共同和解。沒有極富的人，也沒有窮光蛋。老者，病人，以及戰爭或打獵時的殘廢者，都是由氏族來扶養的。

「凡與純粹的印第安人接觸過的白人，對於這種野蠻人的莊嚴，高尚，公正，及勇敢，無不稱贊，由此可知，這種社會會產生了怎樣的男女。」（註二）

這樣我們看到社會的分爲剝削階層和被剝削階層，並不是每個社會永久而不可避免的特質。相反的，人類社會曾經有一個很長久的時期，不知道有階層，也不曉得有剝削。

**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崩潰**

昂格斯說：「氏族制度沒有統治與壓迫之事，這件事實表現出了氏族制度的偉大，同時也表現出了它的狹隘。」（註三）

原始共產社會是跟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中的一定水平相適應的。但是生產

（註一）見伊理奇：論國家，全集第十四卷，第三六六頁。

（註二）見昂格斯：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註三）見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力的發展，不是停滯在一個地方。它是向前發展的，不過那時發展的速度是很慢的罷了。人口日益增加而繁密，勞動工具日益改良而進步，人類的知識與才能也一天天增加了。同時，舊有的原始社會形態也隨之而發生動搖了。

家畜的馴養，曾從各原始社會的部落中分出了專從事牧畜的部落。這是第一步巨大的社會勞動分工。此時各公社已各有各不相同的生產品。遊牧部落則出現了畜牧業的生產品：毛、肉、皮等等。因之，各部落間互相交易的基礎也造成了。最初是由各氏族中的長者，進行交易；主要的交易品爲牲畜。交易起初是發生於各部落相遇的地方：而且起初不是公社中個人與個人之間，而是公社與公社之間進行交易。

年長者掌握了交換以後，便很快地養成一種習慣，把交換的物品視爲自己個人的私產了。於是牲畜也就逐漸變成了私產。

同時，原始栽培植物的方法，也漸漸地改進，而成爲比較完善的耕種田地的方法。開始出現了由牲畜拖曳的耕具。從前耕田，非十幾個人共同勞動不可，此時有一個人即可耕種一塊土地了。這樣，勞動工具的改進創造了個人經濟的可能性。於是土地的公有讓位於私有

了。

打獵武器的變爲私有，比較更早。打獵武器起初爲簡單的棍棒，後來逐漸改進而日趨複雜。但是比較複雜的武器，須有更多技巧和智慧，才能運用。打獵者自己對戈矛或弓箭的應用，須要諳熟。於是隨着人類勞動工具的進一步的發展，打獵武器也就由公有而變爲私有了。

## 社會階級的發生

於是原始共產主義受生產力發展的影響而崩潰了。代之而出現的則是階層社會。自從發現熔煉鐵砂和發明文字後，原始社會時期就由此告終，而文化時期也就從此開始了。馬昂兩氏在宣言一書中曾說，從這個時期起，人類社會的全部歷史便是社會階層鬥爭的歷史。

社會階層是如何產生的呢？社會階層的出現是跟社會發展的全部行程有密切關係的。

在最初一階段上，一人的勞動所提供的生產品僅夠養活他自己之用。在這種條件之下，人剝削人的事情，還是不可能的。戰敗的敵人，不是收容於自己的氏族以內，便是把他殺死。在這一階段上，甚至還碰到有人吃人的事件。

牧畜業的發展，尤其農業的發達，使人類勞動的生產率更急劇提高。「家族的增加，不及牲畜來的快。」（註）要照管牲畜，處處需要人。此時對戰爭中所劫奪來的俘虜，就另眼相待，將他們變成了奴隸。奴隸勞動所生產的生產品，要多於他本人可憐的生活所需要者。所餘下的便歸奴主所有了。昂格斯說得好：

「第一次社會的大分工產生了第一次社會的劃分爲兩大階級——統治者和奴隸，搾者者和被搾取者。」（註）

隨着人類學會了一切新的勞動方法與勞動種類，而勞動的分工更加發展了。人們學習製造裝飾品，各色各樣的勞動工具，以及各式的武器等等。這一切也漸漸地使手工業跟農業分離開來了。因而交換發展的基礎，也大加擴充了。這就是第二次社會的大分工。

因土地，牲畜及勞動工具私有權的產生，跟着也造成了一種產生不平等現象的基礎。昂格斯又說：

「除自由人與奴隸的劃分外，同時，也出現了富貧的區別——即新的勞動分工所造成的新的社會

（註）見昂格斯：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七三頁。

階層的劃分。」（註一）

這樣，我們看到，社會的劃分爲諸階層，只是在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上才產生的。人類生活了好幾千年，不知道有什麼階層的差別，後來在社會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上才產生了階層。社會自劃分爲種種對立的階層以後，便循着自己發展的一定道路前進，這一道路又是在準備着沒有階層的社會，不過這個沒有階層的社會是在別一個基礎上，是在無比的高度發展階段上罷了。昂格斯說：

「社會階層消滅了，它們必然的要消滅，正像它們過去必然的要產生一樣。」（註二）

**原始共產主義的殘餘**

自從原始共產主義崩潰以來，已有好幾千年了。然而這一制度的許多殘餘，還在活生生的存在着呢！

帝俄時代的農民公社，卽是一個很好的證據。那時俄國鄉村土地爲農民全「社」公共使用，常常重新分配。封建地主和沙皇政府，則長期保護農民公社，以免崩壞。

（註一）見昂格斯：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註二）同上註第一九三頁。

這對他們是有利的。因爲在公社保存之下，便於搾取農民，徵收捐稅等等。自一九〇五年革命後，沙皇政府才開始破壞公社制度的殘餘：它竭力想造成一種殷實的富農，作爲自己的支柱。

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也還保存着土地公有的若干殘餘，牧放牲畜的公共草場，卽其一例。

在那些發展遲緩的國家裏，公社制度的殘餘，尤其厲害。此等國家，自確立階級統治和產生國家後，曾經過了好幾千年，但在鄉村裏還往往保存着公社的制度。印度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馬克斯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有一段話，敍述十九世紀中葉印度所保存的制度，茲錄於左：

「印度各地還有着各種不同的公社形態。在公社裏面，行着最簡單的共同耕地方式，並且生產品是由各社員互分的，同時每家還獨立從事紡紗織布等等，視爲家庭副業。除這種從事同樣勞動的人衆外，我們看到，還有「社長」，他一身兼辦調解糾紛，維持秩序，徵收稅捐等事宜；有司賬員，管理土地，農具及一切登記事項；有三等官吏，掌理查辦犯人，保護外來旅客，並引導他們遊歷各村等事

宜；有看守員，看守本社邊界，防禦鄰社侵害；有水務監視員，管理公共水井，分配灌田所需之水；有婆羅門教主，司理宗教事宜；有教師，在沙地上，教育公社兒童讀書識字；有陰陽先生，預告播種收刈日期，及各項農務一般利與不利的日子；有鐵匠和木匠，製造和修理一切農具；有陶器匠，製造全村所用的碗碟；有理髮匠；有洗衣匠，洗滌一切衣服；有銀匠，有的且有詩人。這種詩人在有的公社裏兼做銀匠，在有的公社裏則兼做教師。上述這些人，都由公社供養。要是人口增加，那末依照老式便在未開墾的土地上重組一個新的公社。」

原始民族與資本主義

在十九世紀，地球上，還有不少的廣大地域，住着原始部落。這些地方被資本主義列强一個一個侵佔了。原始部落則被剿滅殆盡。

有位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把劫奪殖民地的方法，簡單的三言兩語，表示如下：「起初是傳教士，然後爲商人，最後便是軍艦大砲了。」實際上，通常頭一個宣揚資本主義「文化」以騙人的偵探，總是假仁假義的傳教士。他們似乎是爲拯救土人的「靈魂」而來的。跟着他們的足跡而來的，則是貪慾的「商人」，他們用欺騙、麻醉、及公開掠奪的方法，以低廉的劣貨，「搾取」土人的寶貴生產品（象牙，柔皮，棉花，咖啡等等）。這種

「貿易」開始後，經過相當時期，便出現了武裝力量，砲和刺刀，在新的殖民地領土上，耀武揚威，使它們隸屬於西班牙的，葡萄牙的，比利時的，或英國的國王。對於國王的新臣民課以無限的捐稅。水兵，陸軍，及其他搜括者，把梅毒等病，閃電似地傳佈於殖民地。大量投入殖民地的唯一工業品，那便是酒。病與酒曾使好多民族好像遭受大災難似的，很快地死亡殆盡。資本主義賜給落後的，還未脫離原始狀態的人民的「恩典」，便是如此。

從家長制到社會主義

俄國資本主義對極北各地原始民族的手段，也不是例外。這些地方，跟別的地方一樣，給了蘇聯當局以苦重的遺產。

但是社會主義革命，對於落後民族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帝俄時代的官僚，奸商，富農，——總而言之，一切剝削者，都被鐵的掃帚一掃而空了。開放了一條由死滅走上新生的廣大道路，各種落後的民族都併合於社會主義了。他們首次在蘇聯發見了自己的祖國。

蘇聯開發北極的巨大工作，跟牠日常幫助這些邊遠地方的土著人民是分不開的。近年來牠光榮的北極水手和飛行英雄，與夫勇敢的地下富源調查者，在在給北極貫輸了新的生活。

在北極圈內發生了種種工業企業，創辦了大規模的國營獵獸場。當地居民——獵戶，畜鹿者——都加入集體農場。這樣，在普羅獨裁制幫助之下，他們都由原始的社會形態直接轉向最高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了。在半年長期如黑夜的地方，已建立了經常的航空交通。遼遠偏鄙的要地都設立了無線電台。

同時，在極偏鄙的地方，都開辦了醫院和學校。從前沒有文字的各民族，都創造了字母。年青的納西人和伏古拉人，奧斯恰克人和亞留達人，都到蘇聯各大中心來求學了。總之，蘇聯的民族政策，已使社會主義之光普照北極。

# 第三章　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榨取方式

## 一　蓄奴制度

剩餘生產品那是社會分爲階層的基礎

隨着原始共產制的崩潰而出現了好幾羣人，這幾羣人，打個比方，可說是不種而穫。出現了幾羣人，他們全靠榨取他人的勞動來生活了。不過要辦到這，須要一個工作者的勞動所出的生產品，多於他本人的生存所需要者。我們業已看到，隨着農業、畜牧業、及家庭手工業的發展，勞動生產率的增加，已使這種條件具備了。

現在一個工作者的勞動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是創造維持他本人生存所需要的生產品。這是他的必要的勞動。但是現在除這項必要的勞動外，那位工作者還要耗費多餘的勞動。這多餘勞動的果實便落在榨取者的手中。凡是沒有多餘勞動的地方，也就沒有奴主、封建主、

及資本家立脚的餘地。

勞動生產率的增加，使社會得以飛躍的向前進展。不過這種勞動生產率增加的果實，完全落在搾取階級手中。只有在榨取制度消滅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才是給全社會服務的。

在分成階層的社會裏，從勞動者身上搾取剩餘生產品，有着種種方法。搾取剩餘生產品的方法，便是區別階級搾取形態的方法。在過去歷史上，共有三種搾取制度的形態，卽奴隸制度，封建制度，資本主義是。

## 奴隸與奴主

奴隸制度是搾取制度的頭一個形態。「奴主與奴隸是社會分爲層級的頭一個大劃分。」（伊理奇語）蓄奴制度在古代：在古東方各國，在希臘，在羅馬，盛行了好幾百年。

在奴隸制度之下，被搾取者爲其主人的私有產。奴隸的屬於自己主人所有，正如房屋、土地、牲畜等等的屬於他所有一樣。奴隸可說是他主人所有的一件物品；主人可以隨便打死奴隸，並不賠命。奴主視奴隸爲其財產的一部分；主人財富的多寡，則看奴隸的數目有多少。

什麼迫使奴隸去勞動呢？是鞭笞。奴隸勞動，這是公開的强制勞動，在那時是赤裸裸

的，老實不客氣的强迫奴隸去給主人工作。

奴隸往往脚帶着鎖鏈工作，爲的不要叫他們偷逃了。在當時的帆船上，奴隸用鐵鏈繫着。在奴隸工作時不用鐵鏈束縛的地方，則由監工拿着皮鞭在旁邊監視着。

隨着階級統治的發生，國家也發生了。國家是一種暴力機關，它是爲了制服被搾取者大衆而設立的。

在奴隸制度時代，各式各樣的國家，如君主政體，如共和制等，就已經出現了。不論國家的形態如何，它總是奴主統治的機關。奴隸一般不算作社會的一員。

在支配階級看來，奴隸制度乃是任何人類社會的自然而然的基礎。古代偉大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他是奴主階級的代表者）曾說：

「不論怎樣，我們很顯明的可以看出，一種人就其天性說是自由的，而別一種人則是奴隸；他們作奴隸是理之當然。」

同樣，現在資本階級的老實走狗也相信，一種人就其天性說應握有巨額財富，別一種人應給他們工作，工人作爲被搾取者是理之當然。

## 奴隸制的發生

奴隸制度是發生在原始共產主義的廢墟上。在氏族公社的範圍內面，生產力逐漸發展，生長，而衝破了這種範圍。

自有社會的初步分工後，便創造了交換發展的基礎。當時各氏族都生產着同一的生產品，交換的東西很少。隨着勞動分工的發展，光景也就一天比一天不同了。出現了種種生產品，用作交換的東西。

社團公有產讓位於私有產了。在氏族內部，漸漸不平等起來。比較富裕的家庭，成了一族的顯要人士。大宗財富聚集在他們的手裏，權力也集中在他們的手裏了。在戰爭期間，顯要氏族則充作指揮。他們把在戰爭中奪得的俘虜，作爲奴隸。於是顯要氏族便成了蓄奴者。

在古代希臘，顯要人士多住在雅典及其近郊。當時雅典的海上貿易，極爲發達。海上貿易曾成了顯貴人士發財致富的來源。大宗錢幣，集中在他們的手中。顯要富漢，把自己的錢，以高利借於地主。

當時希臘的田野，處處插着標誌，上書：「本地已以若干錢幣，押於某某人。」若債款不能按期償還時，則地卽歸債主所有。此時農民只要允許作佃農，卽以爲滿足。在此種情形

之下，他僅得收成的六分之一，其餘六分之五則交給新地主了。

假使債戶無力償還債務的話，便把自己的子女賣作奴隸。後來隨着蓄奴制度的發展，債戶本人也變成奴隸了。

從家庭經濟到大生產

起初奴隸制僅帶着偶然的性質。奴隸也不很多。主人跟他們在一塊兒工作。後來奴隸才漸漸成了工作時的助手或家中傭僕，例如厨子、馬夫、侍役等。此時，交換還不發達。凡生產的，差不多全爲家中所消費。所以當時的生產主要地還是自然品的。

再往後發展，情形便根本不同了。熔鐵術的發現，使生產起了一番革命。用鐵不僅可以製刀劍，而且可以製犂。手工業自有了鐵後，就能製作各種用品。耕種大塊地也有可能了。於是農業不僅可以出產糧食菜蔬，而且可以出產酒及油了。紡織、鐵業、及其他手工業，一天比一天精巧起來。手工業已不是農業的單純點綴品。手工業跟農業逐漸分離開來。交換也日益擴大。在古代的時候，交換業已包括了好幾個國家。尤其各國間的貿易，一天比一天發達。

於是顯貴與平民之分，慢慢失掉意義了。好多顯貴氏族，家破人亡。別方面，平民氏族當中也出現了在戰爭中或在貿易中發財的人士。昂格斯在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一書中說道：

「在前面的一個發展階段上，剛剛偶然發生的奴隸制度，現在竟成了社會體系中的一個主要構成部分了；奴隸已不是簡單的助手，現在把他們幾十幾十的趕到田野或手工場裏去作工了。」

大規模的奴隸生產

於是發生了大規模的蓄奴經濟。現在富有的奴主，往往有奴隸幾百以至幾千，在田野裏工作、造成了規模宏大的蓄奴莊園。在古代羅馬，此種莊園叫做「拉蒂芬」(Latifundium)

在廣漠無邊的田野裏，一大羣奴隸，從日初作到日落。技術非常之低，通常一塊肥沃田地的收成不過三四來斗。甚至當時的大建築物，也是巨量奴隸的筋肉勞動造成的。他們作工用的是極簡單的器具，奴主並不想設法減輕勞動。除農業生產外，手工業、交通、貿易上也大量的應用奴隸勞動。

那時希臘極盛行大規模的手工場。奴隸是按專門技能分別的。其中有好多的技能，極爲

優良。不過生產仍是小規模的，勞動工具還不大發達。

海上運輸，對希臘有莫大的意義。其貿易大半是在海上的。當時希臘已有很大的船舶，用的槳有五十隻的，有一百隻的，有一百二十隻的。司槳的通常都是奴隸。

「說話的工具」

在這個時期，對奴隸的搾取業已採取了特別殘酷的方式。對奴隸的待遇，比對待牲畜還壞。在不斷混戰和債戶亦多破產而變爲奴隸的條件下，奴隸的確比牲畜還便宜。例如，在古羅馬，一匹駿馬約值現在的貨幣四百盧布，而戰爭失敗後的俘虜有時只賣幾個盧布。

當時羅馬把勞動工具分爲三種：一爲啞吧工具，一切器具都屬於此項以內；二爲半啞吧工具，卽牲畜；三爲說話的工具，這就是奴隸的稱呼。在奴主社會的眼光中，奴隸跟一柄斧或一匹牛的區別，只是他會說話罷了。在其餘關係上，奴隸連牲畜或勞動工具一樣，同爲主人的私有產。

在金礦中，對奴隸的榨取，尤爲殘酷。古羅馬時代有一個學者，把這一工作敍述如下：「這兒對病人、老人、以及對孱弱的婦女，沒有絲毫謙讓和憐憫的餘地。誰都要工作，稍有

違抗，卽加以鞭笞。只有死亡，才可使他們的痛苦和貧困告終。」

爲什麼在採金時，對奴隸勞動的榨取沒有限度？這是很明白的：不論金子採了多少，奴主總是能夠找到用處的。金子是人人心愛的裝飾品。尤其頂主要的，是金子容易跟當時人們所曉得的任何物品去交換。

但是別的生產品——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品，便不是這樣。比如古代的商業，甚至在最繁盛的當兒，都沒有包羅萬象的性質。生產品的大部分並不是出賣了，而是在大奴主經濟的內部消費了。

所以，奴隸勞動是完全不生產地耗費了。支配階級，花天酒地，縱慾享樂，其奢侈浪費，達到極度。數千奴隸的辛苦勞動，只供奴主們滿足他們的奇想怪癖而消耗掉了。

蓄奴社會的技術

在蓄奴制度之下，勞動是以非常低下的技術爲基礎的。甚至大規模的建築，也是用耗費無數人的筋力造成的。在埃及曾建造了巨大的皇陵——金字塔，其中赫奧普一塔，高達一百三十七公尺，造於紀元前三千年，十九萬人整整搬運了三個月的石頭。在古希臘，據亞歷士多德的敍述，當時所用的器具有下述各種：

斧、轆轤、軸、車輪、秤、滑車、舵、用銅或鐵製的小齒輪等。

奴隸，對提高勞動生產率一事，自然不感興趣；加以他沒有別的表示反抗的方法，往往故意把勞動工具毀壞，以洩憤怒。所以，給奴隸用的只是頂粗糙、頂拙笨而難損壞的器具。同時，奴主對提高勞動生產率一事，也不大有興趣；因爲反正有着大量的勞力可以給他白白服務的。總而言之，在蓄奴制度下面，技術發展的程度是很低的。

奴隸制度曾經成了社會發展的障礙？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某一階段上，蓄奴制度是前進了一步。從前是把軍事俘虜殺掉了，現在讓他們活下，當作奴隸。其次，奴隸制度創造了農業和手工業間更廣大分工的可能性，並且創造了大生產。自原始共產社會崩潰後，奴隸制度乃成了幾百幾千人共同勞動的基礎。共同勞動，即使用的仍舊是簡單工具，但總比個人的勞動生產率要高些。

在蓄奴社會裏，尤其在古代希臘和古代羅馬，科學和藝術的發展，都曾達至頂點。這是用無數奴隸的白骨造成的文化。

不過蓄奴制度很快就碰到它發展的界限。奴隸制度竟成了人類往前發展的障礙物。

蓄奴國家，不斷進行混戰。這一混戰提供了新而又新的大批奴隸；不過它同時也摧毀了蓄奴制度本身的基礎。它使自由的小農破產了，這種小農長年累月地出征作戰，無暇經營事業。它使商業也零落了。總之，蓄奴制度摧毀了自身的基礎。

古希臘和古羅馬的衰落

在古希臘，當蓄奴制度極倡盛的時期，雅典一處，自由民僅有九萬，而奴隸則有三十六萬五千，無權利的居民——外人和開釋的奴隸，有四萬五千。財富漸漸地聚集在少數人手裏；大批自由民則漸漸地赤貧化了。勞動乃是奴隸的義務。在自由民中間，認爲勞動是可恥的一回事，加以他的工作，又很少成績。在此種條件之下，自由民中的窮人，漸漸的像石沉海底那樣的沒落了。排斥自由民勞動的奴隸制度，遂使雅典趨於滅亡。

希臘被羅馬征服，蓄奴的羅馬當時曾造成了一個廣袤的帝國。羅馬軍隊差不多征服了那時所知曉的整個天下。不過在羅馬，蓄奴制度，連從前在希臘一樣，也終於走上了衰落的道路。

當時一個羅馬作家，把混戰期間羅馬的狀況描寫道：

「富者握有大部分未分的土地。……而且他們是用奴隸來耕田種地，牧養牲畜的，因爲自由人都徵去入伍了。……這樣一來，有權有勢的人掌握了一切財富，全國到處都是一羣一羣的奴隸在作工。由於貧困、苛捐、及兵役種種原故，自由民一天比一天減少了。而在和平時期，自由民也只有賦閑，無工作可言，因爲富者握有一切土地，他們可用奴隸來代替自由人耕田了。」

羅馬人使被征服的土地，荒蕪零落。當地居民，一半變爲奴隸。無窮盡的稅捐，官吏的橫暴，大批軍隊的供養，在在使經濟破產了。羅馬國家成了一副壓榨屬民膏血的機器。

羅馬雖稱霸天下，但是這一稱霸的終極結果是：「全國民不聊生，各地交通梗塞，工藝衰落，人口減少，都市沒落，農業倒退至低下的程度。」(註)

大蓄奴生產，已無收入可言。市場業已消滅。不論是農業也罷，或是手工業也罷，技術差不多未有變化。尤其小經濟衰落得更厲害。

大批破產和沒有業務的自由人，都集中在城市裏；由奴主的國家，靠榨取奴隸的勞動來養活他們。在古羅馬，此種人叫做無產者。上世紀有一個著作家說得很對，他說羅馬的無產

(註)見昂格斯：家族、私有產及國家的起源。

階級跟現代的無產階級完全相反；在資本主義時代，全社會靠榨取無產階級以生活，而在古羅馬時代，無產者則靠社會以生活。

於是乎蓄奴制度壽終正寢了。他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

「奴隸制在經濟上，已無可能，自由的勞動在精神上又極輕視……要打破這種地位，非根本革命不可了。」（註）

奴隸的暴動與蓄奴制的消滅

蓄奴社會的歷史是一部奴隸大衆不斷反抗他們主人的歷史。這一鬥爭，在蓄奴經濟衰落的時候，尤爲劇烈。奴隸的暴動，與破產的小農的鬥爭，野蠻人的進襲羅馬，相互交織在一起。

在無數次的奴隸暴動中，特別有名的是斯巴達領導的一次（紀元前七三——七〇年）。現今凡爲消滅榨取制度而鬥爭的人，都取斯巴達的名字作爲紀念，卽係此故。例如，一九一七年德國革命者創辦了個獨立的組織，便取名「斯巴達協會」。在蘇聯，有許多工廠和集體農場，也取名爲斯巴達。

（註）見馬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

斯巴達暴動，始自七十四個角鬥士（斯巴達亦在內）的逃走。在羅馬時代，凡在馬戲院與野獸角鬥的奴隸，叫做角鬥士（Gladiator）。爲了奴主的取樂，角鬥士須忠心的悲慘的死去。有一次有一個角鬥士逃走了，大批奴隸隨聲加入。斯巴達集合了約一萬左右的人，率領着羣衆，衝破了派來勦滅他們的軍隊。這一勝利，更引起了大批奴隸投入暴動者的陣營。兵士也大批的加入暴動。奴主的政府驚惶失措，特派了十個精銳軍團前往鎭壓，於是暴動才開始失敗。而且主要的還是由於暴動者陣營裏面意見的不一致。當時斯巴達的軍士，曾分爲兩派，結果兩派都失敗。斯巴達在作戰時受傷陣亡。失敗的奴隸，遭受了非人的苦刑。

斯巴達的暴動雖然失敗了，可是每個奴隸的心中仍長久紀念着他不忘。在此後百餘年間，奴隸的暴動，屢屢此起彼伏。奴主以非常殘酷的手段，鎭壓這一運動。一二兩世紀左右，奴隸的暴動，更加厲害。此種暴動根本摧毀了過去羅馬的威力。

奴隸曾經十二分地痛惡他們的壓迫者。可是他們沒有清楚明瞭的目的。他們幻想恢復過去舊的家長制度。他們不能夠創立堅固的組織，來領導鬥爭。奴隸的暴動，震撼了蓄奴社會的基礎，可是它們却不能消滅一般的榨取。後來北部（日耳曼）野蠻人的侵入，才滅亡了羅

馬帝國，同時也消滅了以奴隸爲基礎的社會。

「奴隸的革命消滅了奴主，廢止了蓄奴的搾取勞動者的方式。可是代之而起的却是農奴主和農奴的搾取勞動者的方式。一種搾取者被別一搾取者取而代之了。」（註）

資本主義時代的蓄奴經濟

自古代世界滅亡後，在社會上爲支配體系的蓄奴制度也隨之而消逝了。不過在下一時代，仍往往遇見奴隸制度的殘餘。

在資本主義的曙期，又出現了大規模的奴隸制度。自發見美洲大陸後，歐洲人便把奴隸制度輸入到那裏去。被奴役的印第安人，因强迫勞動之故，很快地相繼死亡。他們的暴動，被殘酷地壓服。當時有一個無恥的「賢良」的殖民者曾說了一句老實話：「所謂優良的印第安人，便是死的印第安人。」此後：又把非洲黑奴開始運入美洲。此事曾經造成了一種特殊的販賣黑奴的强盜事業。投機的冒險家，在非洲從事獵取黑人。用暴力和欺騙的方法，把獵得的黑人，誘上船舶，載運至美洲。好多黑人在途中，因不堪壓迫而死掉了。留下未死的，則被賣給美洲的種植園和礦廠內，從事奴隸的勞動。

（註）見約瑟夫：集體農民第一次大會演。

黑奴貿易，乃是當時歐洲人利益最厚的一門生意。英國在這一點上獲利尤多。利物浦這個大都會，就專是靠販賣黑人貿易而發達起來的。在十七世紀下半年，由英國船舶每年運入美洲的黑奴約在兩萬左右。自黑奴屢次發生暴動和其身價騰漲後，販賣黑奴貿易，無利可圖，於是英國才在一八〇六年下令禁止。

在美國，自奴隸勞動的生產品市場，尤其棉花市場擴大後，對黑奴的榨取，更加野蠻。在棉花種植場裏，一個健康人，平均作上七年工作，就非進入墳墓不可。黑人屢屢發生暴動。別一方面，北方各州，工業發達，沒有奴隸制度，因此頗感受南方各州奴隸勞動競爭的苦痛。於是在一八六一年，爆發了南北戰爭，結果北方勝利，奴隸制度才宣告廢止。不過黑人直到現在，在美國還依舊是被奴役被蹂踏的民族，遭受着種種民族的壓抑。

現代資本主義各國與奴隸制奴隸貿易

在資本主義列強的殖民地裏，奴隸制度在形式上雖然廢止，但是在事實上直到現在還十分盛行着。帝國主義者用直接强制的方法迫使土著居民去工作。在市場上，公開地買賣奴隸。在報章上，關於奴隸身價因經濟恐慌而暴跌的消息，屢見不鮮。奴隸制度廣泛地流行於中國。在日本，破產的小農，把自己的女兒，賣給紗

廠數年，在那裏當作奴婢作工。

## 二　封建制度(農奴制度)

封建制的發生

封建制度是發生在蓄奴制度的廢墟上。奴隸制曾使古代世界走入山窮水盡之地。只有社會革命才使社會跳出了這種困難的境地。

奴隸的革命把威震四方的羅馬帝國蛀蝕得外强中乾，到五世紀末，羅馬帝國終於滅亡了，她的廣袤領土，被日耳曼部落所侵佔。

古代日耳曼人，這不但是今日德意志人的祖先，而且是西歐其他各國，如英、法、意、西班牙、挪威、瑞典、丹麥等地大部分居民的祖先。當時日耳曼人的發展程度，比羅馬人爲低。他們還盛行着氏族制度。他們跟羅馬作戰作了幾百年。因此之故，他們的軍事組織有着特殊的意義。軍事長官及其軍隊便是每一部落的領袖。

大規模的蓄奴經濟，在羅馬滅亡以前，卽已衰落。在其地位上則發生了小農生產，此等農民，以各種不同的程度，依附於大地主。其中有些農民，私有着不大的一塊地。

蓄奴社會的崩潰，與生產力的衰落是有關係的。城市衰落，商業停頓。各國與各地間的經濟聯繫，幾乎完全斷絕。

日耳曼人征服羅馬以後，約侵佔了它領土的三分之二。此項土地，起初曾作爲各個氏族的公共財產。但隨後日耳曼各軍事長官卽改制稱王，將民衆財產奪爲己有，把土地起初分給自己的侍從終身享用，隨後又改爲世世承襲。領得土地者，則有服兵役的義務。土地照舊是由小農耕種，不過現在他們私人是依附於新的主人罷了。這樣賜予的采邑，便叫做封地。在這一基礎上所形成的榨取制度，叫做封建制度。封建主把農民所耕種的土地的最高權，奪在自己手中。農民耕種此塊土地，須向封主担負種種義務。

「沒有無主之地」

在封建制度時代，有一句諺語，說「沒有無主之地」。在羅馬滅亡後數百年間，所有土地都落在封建領主手中。獨立的農民，感受連年混戰和土匪刼掠的痛苦，無法聊生，不得不投歸某一封建主，請其「保護」。

封主爲其領地範圍以內的至尊無上者。他們自設法庭，隨意制裁。大封主自己養有保衞團，襲擊鄰地，刼掠行人。他們在其領地以內，可隨意封閉行路，或設立關卡徵收稅捐。

教主也不落後於民間封主。「教會王公」——主教和副主教——都握有廣大的采地。尤其在俄國，在封建時代，正教寺院會是最大的地主。在寺院的土地上，有好幾千農民在工作，遭受着殘酷的榨取。

## 封建的階梯

封建社會裏，土地的最高權，屬於國王或皇帝所有。這是一國內的最大封建主。所以，俄皇愛叫自己爲「頭等地主」或「頭等貴族」。國王可將土地「賞與」最高顯宦，也可以把它收回。

大封建主是不大喜歡這樣幹的，他們不斷的反對國王權力。大封建主是把土地分給各貴族。國王則憑藉貴族來反對最高顯宦，以鞏固自己的飄搖不定的權力。

凡取得土地的，對其主人首先有服兵役的義務。據說在古代俄羅斯，國王或王公一有召令，貴族卽須「騎着馬兒，攜着武器，隨帶若干護衞」，前來候命。

這一封建階梯的基礎則爲農民大衆。農民要服從一切：既要服從自己的地主，更要服從更大的封建主，以至於國王。國王和貴族，牧師和王公及其一切食客，是全靠農民的勞動來養活的。

地主在其世襲財產內是個完全的統治者。他是自己臣民的上天和皇帝。俄國大詩人聶克拉索夫有一首詩，借用一個地主懷舊的口吻，描寫當年農奴時代地主氣焰薰灼的情形，茲引於左：

當年你在大地中，
好像太陽高懸在天空；
你的鄉村樸素謙恭，
你的森林繁茂蔥綠，
你的廣闊田野無垠無窮！
你去鄉村巡遊，
農人呆跪在地上，
動也不敢一動……
我要愛誰就愛誰，
我要斬誰誰的性命就送終。

法律與我無用，
拳頭是我的急先鋒。

現在法西斯蒂竭力使封建制度理想化。他們想把封建的中世紀，描寫爲光輝四射的樂園。他們夢想封建關係——支配與隸屬關係的恢復。他們相信這一關係是特別適合於隸屬者的。

此種說法，完全是一種赤裸裸的造謠。事實上，封建制度，是對於勞動和被榨取大衆的一種嚴重壓迫。

農民的農奴化

農民個人依存於地主，乃是封建制度的基礎。這一依存的性質與形態，隨着封建制度的發展而變化。

封建制度的發展，使對農民的壓迫和榨取也隨之而增長了。在封建制度的初期，於某種條件之下，農民還能夠由這個地主投到別個地主。隨後這一轉移權遭受了很大的限制，到最後甚至廢除了。農民固着於土地，不能移動，而土地則爲地主所有。

昔時俄國有一句諺語說：「好呀，猶莉節日，就給你來吧！」這句諺語是隨着農民的農

奴化而發生的。本來在一個長久的期間，農民於每年一定的日子——「猶莉節」，可以由這個地主投到別個地主。但是到十六世紀，這個習慣由戈東洛夫皇帝下令取消了。

假使在封建制度之初，土地和農民的賜與是以服兵役爲條件的話，那末經過一個時期，情形就完全變了。土地的分給，漸漸地作了統治者的奇癖怪行。在十八世紀，荒淫無度的俄國女皇，把成千成萬的農民同土地在一起，賜給她的情人。比方，伊莉薩伯女皇單給拉蘇莫夫斯基伯爵一人就贈了十一萬五千名農民和他們的土地；葉卡鐵林娜二世女皇給奧爾洛夫伯爵贈了四萬五千農民，給蒲蒂金公爵贈了兩萬一千，給魯莽柴夫伯爵贈了兩萬，給蘇波夫公爵贈了一萬三千。葉卡鐵林娜在位三十五年，共計賜贈的農民有八十五萬，這些農民主要地都是在烏克蘭，那時烏克蘭已被俄國征服了。葉卡鐵林娜的太子巴威爾在位四年，給地主賜贈的農民達二十萬。

「受過洗禮的財產」

十九世紀一個俄國作家曾經熱烈地稱呼奴隸農民爲「受過洗禮的財產」。事實上，農民的的確確是地主的財產。地主可以買賣他們。約瑟夫在蘇聯集體農民第一次大會上的演說中說：

「在奴隸制度之下，『法律』允許奴主可以隨意殺死奴隸。在農奴制度之下，『法律』允許農奴主『只可』出賣農奴。」

可以說，農奴主享有法律上的莫大權利。在當時的報紙上，出賣農奴的廣告，司空見慣。茲引一七九七年莫斯科公報所登載的此項廣告中的一種於下，藉作證明：

「茲願出賣家庭匠工，計裁縫二人，鞋匠一名，鐘表匠一名，廚子一名，車匠一名，輪匠一名，彫刻匠一名，鍍金匠一名，馬夫二名，行爲均佳。願購者，請駕臨五十一號第四弄第三部地主本人處看人議價。本處並出賣跑馬三匹，壯馬一匹，閹馬一匹，獵狗五十隻。」

總之，地主可以出賣自己的農奴，或者把農奴在賭博時賭輸，或者拿農奴換馬換狗。在俄國，在農奴制度存在的最後數十年，農奴和其他財產一樣，還可質押於銀行。只要將農民名單開出，即可質押。這樣一來，不但可用活的農奴名義，且可用名單上所開的死掉的農奴名義押得款項。戈果理的小說死靈魂（註），把這描寫得很詳細，極饒興趣，不妨買來一看。

（註）此書已有魯迅先生中文譯本。

伊理奇曾把農奴的依存關係，叫做「農奴的奴隸制」，這是有充分理由的。農奴完全依存於地主。農奴的生死權，完全操在地主手裏。

「農奴的奴隸制」

在西歐，封建主對其隸屬的農民享有廣泛的權利。這些權利當中都是非常侮辱的。例如「初夜權」：凡農民的女兒出嫁，第一夜則由其封建領主伴宿。又如「死手權」，凡農民死後所遺留的財產，封建主須享有一定的部分，其多寡依環境而轉移。所以，甚至農民在死後，封建的依存關係還是不能停止的！

在俄國，地主對其農奴的酷刑，尤爲出色。葉卡鐵林娜女皇時代，地主薩特威哈夫人，更是兇暴中的兇暴。她在莫斯科、柯斯特羅姆、伏洛戈德等省，都有田產，共有農奴六百多。前後她共拷死了一百三十九個農奴。

但是封建制度跟蓄奴制度比較是否前進了一步呢？要答覆這個問題，先要看看在封建制度之下生產是怎樣組織的。

封建莊園

封建主把自己的土地分爲兩部分：一部分是自耕的莊園；一部分則分給農民耕種。農民是被「分與」土地的，所以這種地也叫做「分與地」。農民至死

都要固着於地，不能離開。

當時不論是領主的莊園也好，或是農民的經營也好，都帶着自給自足的性質。封建主的莊園所出產的，係供養封建主、及其家庭和侍從。農民則辛辛苦苦地耕種自己的地段，其唯一的目的是養活自己的家庭。所以，在封建制度時代，係以天然品生產，卽非爲交換的生產爲主。後來交換的發達，方給了封建制度以解體的影響。

在封建制度初期（九世紀初），最大的地主，首推佛郎克國王，他以其領土廣袤，又稱加爾大帝。他有着非常廣大的田產。他下給管理人員的訓令，曾經保存下來，由這些訓令中，便可以明瞭地窺出當時經濟組織的情形來。

加爾令其管理人員，須嚴密監視各項用品的製造，如麵粉、蜂蜜、蜂蠟、酒、油、乾酪、麥芽、醋等等。他在訓令中說：「朕願每個管理人員，在本人管轄之下，須有各種善良工匠，如鐵匠、鞋匠、木匠、裁縫、炮匠、漁夫、獵夫、皂匠、酒工、廚子等，及善製獵獸網、漁網、打鳥網之人，與夫其他服務人員。此項人員愈多愈好，不勝列舉。」

瞧吧，喜好武功，並沒有妨礙加爾大帝做一個精敏的經濟家。在他的莊園裏，出產着各

種各樣的物品。他的莊園是一個閉關的自給自足的整體，一切消費，都是由本園的出產——附庸農民和工匠的勞動來滿足的。

不但在封建制度的初期，封建主的莊園是這樣一種閉關的自給自足的整體；就是後來此種經濟組織也還繼續盛行了很久。前邊所引的那位俄國詩人普克拉索夫，有一首詩描寫地主的幸福道：

自己的吐綬鷄兒肥胖胖，
自己的葡萄酒兒味芳醇，
自己的俳優，音樂響徹天。
傭僕前呼後擁，好像一所營盤！
五個廚子，兩個麵包師，
兩個鐵匠，兩個裝飾人員，
十七個吹鼓手，
二十二個狩獵者，

應有盡有無不齊全。

## 力役與年貢

封建的榨取有兩種基本的方式：力役與年貢。這也是封建地主掠取農民勞動的兩個方式。

所謂力役者，即農民每年須在其地主田產裏工作若干日之謂。比方，農民在地主的田地裏，每週作三四天；而在自己的田地裏每週就只有三兩天的工作工夫了。力役一加重，農民的經濟便不可免地要趨於衰落。尤其在力役制之下，頂苦的是，農民在領主的田裏作工，須在農忙的時候。他收割了地主的田禾，而把自身的田禾只好荒棄了。

農民且須用自己的農具，而且往往用自己的耕畜，在地主的田裏去作工。甚至在大規模的莊園裏，在力役制之下，也不設備農具。比如在剛剛說過的加爾大帝的莊園裏，共只有兩隻木犁，兩柄鐮刀，及兩只鶴嘴鋤。

在此種條件之下，農業技術，自然是很低的。差不多在一百年間，勞動工具，沒有什麼變化。

十八世紀末葉，一個俄國的作家，拉吉謝夫，把農奴的生活，有個很明確的描寫。他說他有一次在星期日遇見了一個農民，在火燒般的太陽下揮汗耕地，他便問：「你這樣辛苦，難道每週其餘幾天還不夠工作吧？」那個農民答說，每週他要給地主作六天的工夫。

在這樣殘酷的榨取之下，農奴貧窮的情形是很可怕的。據拉吉謝夫的描寫，當時俄國農民的草屋，都沒有窗戶，好像一只黑洞，火爐沒有烟囪。吃飯的盆裏，很少看見過白菜湯，麵包四分之三是用麩皮製成的。

第二個榨取方式爲年貢。有的農民，僅在自己的田裏工作，但他須把自己出產的一定數目交給地主，如糧食、肉類、牛奶、雞鴨等。年貢往往是爲數很多的，農民給自己家庭留下的則爲數很少。

聶克拉索夫有一首詩描寫農奴主榨取的情形道：

工作時是你獨自一人，
但到工作一經告成，

却要分成三份：

給上帝，沙皇，和主人。

當時是以自然經濟爲主，所以年貢也是自然品。後來隨着交換和貨幣關係的發展，地主才往往令年貢全部或局部用貨幣交納。因此農民常常又落在收集商的鐵爪之下了。他爲了交納年貢，迫不得已，把自己的生產品，以特別低廉的價格出賣於收集商。

有的地主，對於一部分農人的榨取，把力役與納貢兩者並用。地主的田，須要多少農奴耕作，則命多少農民從事力役，其餘的則交納年貢。

封建生產的基本特點

現在我們把封建的生產可以作個總結了。這一生產，有下述四個特點：

第一，是以自然經濟爲主。地主的莊園是一個閉關自守的整體。其與外界的聯繫很少，農民經濟也帶着自然性質。交換業已逐漸發展，而爲封建制度崩潰的前兆。

第二，是直接生產者——農民，被分派有生產手段（土地在內）。而且他是固着於土地

的。這種農民固着於土地的情形，曾使地主得以獲得充足的勞動者。伊理奇說：

「無地無馬的光棍農民，乃是不適於農奴榨取的對象。」（註一）

第三，是農民在人格上依附於地主。伊理奇說：

「要是地主對於農民的人格沒有直接支配權力的話，那末他就不能迫使分有土地而有自營事業的人來替自己工作了。」（註二）

地主是用直接的「超經濟的强制」方法來榨取農民的剩餘勞動的。農民在人格上依附於地主的方式，是隨着封建制度發展階段的不同而變化的。不過封建制度存在一天，則個人依存的事實本身，總是不會變更的。

第四，「這種經濟體系的條件與結果，便是技術的幼稚和拙笨，因爲經濟的經營，是由貧病交迫，人格依存，及智力愚鈍的小農來進行的。」（註三）

（註一）見氏著十九世紀末葉俄國的土地問題，全集第十二卷二二七頁。

（註二）見氏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

（註三）同上註。

## 封建的榨取方式

封建（農奴）制度是以人對人的赤裸裸榨取爲基礎的。農奴的勞動分爲必要與剩餘兩種。必要勞動者，卽農民爲養活自己和其家庭所化費的勞動；剩餘勞動者，卽農民爲了封建地主的利益而化費的勞動。在力役制之下，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是以時間和空間來劃分的。比如，農民在自己的田裏作工三天，在地主的田裏作工三天，這裏搾取的情形是一目了然的。每週有一半的工夫，農民是給「他人」化費了。就是納貢的辦法，其榨取的情形，也十分顯然。在這一辦法之下，農民須把自己勞動生產品的一定數目，交給地主。

是的，對農奴的榨取，的確非常殘酷。可是封建制度比蓄奴制度比較起來，却是社會發展的更高一級。農奴跟奴隸不同的，就是他「可以化去一部分工夫，在自己的田裏工作，所謂在某種程度上他可以屬於自己本人」（註）。這給社會開闢了一條長足發展的路徑，那路徑在蓄奴制度時代是不能夠有的。

（註）見伊理奇：國家論一文，全集第二十九卷三七一頁。

中世紀的城市與手工業

在加爾大帝的莊園裏，有各種各樣的農奴匠工，從事製造本莊園所必需的一切手工業品。這是封建制度初期的事情。但是後來手工業大加發展，一個手工業者能夠供應不只一個封建主的消費。這遂使手工業從封建的莊園裏分化出來，而手工業者開始向城市聚集了。這種開釋的農奴，把自己薪資的若干，以納貢的方式，交給封建主。

古代社會的滅亡，曾引起了城市的衰落；其中許多處曾經完全破壞，僅成一堆瓦礫。羅馬帝國滅亡時代有一個人寫道：

「羅達王和阿格杜夫王一樣，佔領一城，毀滅一城，他下令拆去城牆，把城市本身，叫做鄉鎮。」

到中世紀，城市才逐漸復興起來。那時的城市，很少與現代的相似。每城居民只有五六千至一萬，四周圍以高牆，防禦外侮。最初，城市僅與小小的一個區域有聯繫，它爲該區的中心，城內手工業者供應該區居民的需要。

起初手工業者是以做定貨爲主。農民往往攜帶自己的原料，如皮革和家中所織布匹來，定做衣服或皮鞋；手工業者則用這種原料照樣作成。至於工作報酬，手工業者起初係抽取若

干自然品——農產品。手工業者的勞動工具，非常簡單，屬於生產者本人所有。其生產品不拿到市場上去出賣。伊理奇說：

「因此自然而然的，手工業的特徵，便是拙笨、零散、狹小，與小規模的家長農業相彷彿。」（註一）

不過交換漸次發達起來了：起初手工業者，以試驗的方式，把定貨者偶然留下的製品或於做定貨之餘所製作的東西，出賣於人，於是生產品直接由生產者手中落至消費者手中。市場還不很大；商品主要的是拿到集市上去售賣。但是這裏手工業者的生產品已變爲商品；凡不是爲自己消費而是爲了出賣於市場而製造的生產品，都叫商品。伊理奇說：

「以商品方式，製造工業生產品，乃奠立了工業與農業分離及其間相互交換的初步基礎。」（註二）

當手工業以做定貨爲主的時候，各手工業者間的競爭，還很薄弱。但到了爲市場而生產的時候，局面就改變了，競爭一天比一天利害起來。逃亡的農民，源源流入城市。「在整個中世紀，農奴不斷地逃入城市。」（註三）

（註一）見氏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全集第三卷二五六頁。
（註二）同上註，二五七頁。
（註三）同上註。

小生產者害怕失掉了他獨占的地位。他努力設法不許競爭者染指他的生產。中世紀的手工業者組織——行會，便是爲了這一目的而設立的。行會熱心地保護自己的特權。未加入行會的任何人，不能從事該業。而加入行會，則有種種的爲難。

在俄國，沒有過行會。不過手工業者反對他人染指本業的鬥爭，還是有的。伊理奇在其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中，關於這一事實，舉有好多例子。

比如，尼悉尼哥洛德省伯斯伏得村有一行手工業，專製鐵器，該村居民嚴密保藏本行的秘法，不讓鄰村農民知道。他們曾經規定，凡將本行技能傳授鄰村者，就要受懲戒。他們同其他鄉村居民，不相往來。

加魯省的農奴羊皮匠，遊行別省製皮。但是各地地主們叫自己所屬的人們，從事此業，徵收巨額貢稅，而銳敏地監視羊皮匠，不許他方來者染指。

交換的發展與農奴主榨取的增長

當天然經濟，卽爲了自身需要而生產、而不是爲了交換而生產的經濟尙佔優勢的時候，封建榨取的框子比較窄狹。在早期封建主義時代，「封建主的肚子立下了對農民榨取的限度。」（馬克思語）封建主收取農民的若干生產品，

作爲己用。這種封建的貢物，大部分爲封建主本人及其保衞團所消費，僅有一小部分，用以換取武器及某種外來的貨品。

但是交換的發展，使封建地主的貪慾，大爲之增加。現在不但從農民身上榨取貢物，以供養地主及其侍從；而且貢物中用以換取他物的部分，也一天天增加。隨着時代車輪的進展，物與物的交換，使地主榨取農民的機會更加多了。交換的生長，終於毀壞了舊的基礎。

地主爲了增加自己的收入，竭力加强對其農奴的榨取。海外貿易，日益發達。商人日漸供給地主所需要的一切洋貨。貨幣逐漸獲得了很大的意義。

地主爲要弄得更多的金錢，盡量榨取自己農民的勞動。他們奪回農奴的土地，縮減農奴的分與地，以擴充自己的田地，這些田地仍是强迫那些農民來替自己耕種的。

力役一天比一天苦重，它奪佔了農民每週時間的大部分。農民因土地減少，苦役增加，

## 資本主義生產的發生

奄奄待斃。他們自身的經濟日漸衰落了。

在中世紀末期，封建農奴制度的腹內發生了資本主義。最古的資本形態爲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隨着舊的自然經濟的崩潰，商人日益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商業資本給地主供給各種奢侈品，圖賺厚利。因此，那地主榨自農奴的貢物中的一部分，便落在商人——商業資本代表者的荷包裏了。隨着商業的發展，高利盤剝之事也日益倡盛起來。大地主、國王、政府，都一天天需要現款。窮天極地的奢侈浪費，連年不斷的混戰，在在消耗了巨額款項。這種情形，便造成了高利貸資本倡盛的基礎。高利貸者，則以高利率把錢借給地主，而奪去了那農奴的强迫勞動所供給的貢物的大部分。

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侵入於封建社會的生活之中，不停止地摧毀着這一社會的基礎。隨着商業的發展，地主爲了增加自己收入，極力加緊對農奴的榨取。因之，這種過度的榨取也毀壞了農奴制度的基礎——農民經濟。農民日益赤貧化，變成了飢寒交迫，無力給自己的地主提供最高收入的窮光蛋。同時，高利貸資本用自己的密網羅織了農奴經濟，從其身上吸取膏血。農奴經濟的解體，便準備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發生。

商業資本，起初僅經營商業，買賣手工業者和農奴所提供的生產品以及從遠地輸入來的生產品。不過，隨着商業的發展，這些供給來源也一天天感覺不夠。小規模的手工業生產，只可供給有限的生產品，此項生產品只能夠滿足本地市場的需要。當商業一經發展而包括了

更窵遠的市場的時候，生產便有大加擴充之必要了。

但要擴充生產，非有資本不可。這兒小規模的商品生產是無濟於事的，其可能性被狹隘的範圍所限制。於是由小規模的生產轉向資本主義的生產。這資本主義的生產此後遂摧毀了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榨取形態，而代以最後一個的人榨取人的形態——資本主義榨取形態。

## 農奴的鬥爭

封建主義時代，這是個被壓迫的農民猛烈反對封建地主的時代。農民的鬥爭，在封建統治的末期採取了更尖銳的方式，那時對農奴的榨取曾經達到了最高度。每個國家的歷史，有着無數次的農民暴動。

英國於十四世紀末葉，大規模的農民暴動曾蔓延於全國各地。武裝齊備的農民，以泰洛(Watt Tailor)爲首，竄擾全國，行至一地，毀壞一地的地主莊園和廟宇，且一度攻入倫敦。當時暴動者的口號是：「在亞當耕地，夏娃織布的時候，誰人是貴族呢？」這幾句話充分表現出了農民對貴族特權的憎惡。後來泰洛被叛徒刺死。羣衆自喪失領袖後，便相信國王和封建主的諾言，相繼解散。此後，英國政府就藉口「清鄉」，實行屠殺農民。

法國亦於十四世紀末期，全國一半爲農民暴動的浪潮所瀰漫。正在生長的城市資產階

級，起初曾贊助農民的運動，但在緊要關頭就背叛了。

德國於十六世紀，全國也捲入於「農民戰爭」之中，這一戰爭曾得到城市下層階級的支持。暴動者的首領爲托瑪斯·蒙柴。農民的要求，便是取消可惡的農奴榨取。

在俄國，十七世紀拉辛和十八世紀蒲加切夫兩人所領導的農民暴動，其規模更大了。

拉辛之亂，起於頓河流域的窮人，此等窮人，不堪農奴制的束縛，相繼逃亡。起初，拉辛領導他們，襲擊沿伏爾加河走的商隊，將商人和政府官吏一概殺死；各地窮人，都紛紛加入。一六七〇年，拉辛殺死沙皇的使臣，並制裁各地教會牧師。這遂作了公開內戰的信號。農民暴動的火焰，包括了很大的區域，攻陷了阿斯特拉罕，察利津及其他好多城市。在攻陷各地，沙皇和地主的政權，全被摧毀了，農奴制宣佈廢止了，貴族和富商的財產，被貧人瓜分了。這一運動的綱領，便是消滅農奴制度和夢想平等。沙皇政府曾調遣大批軍隊，前往鎮壓。後來一部分富有的哥薩克上層份子背叛，致使拉辛失敗。參加暴動的農民，大批大批的被屠殺了，有的斬頭，有的焚燒，有的肢解爲四段。拉辛本人，則用木籠運往莫斯科，在紅場肢解爲四段。

在拉辛暴動失敗後越一百年，俄國東部又發生了更廣大的農民暴動，領導者爲蒲加切夫。蒲氏爲頓河的哥薩克，曾逃至烏拉爾，遂在該地起事，當地貧民紛紛加入。蒲氏的口號是「萬世自由」。在其宣言中曾主張一切土地，「不交贖款，也不納貢稅」，全歸農民所有。暴動的農民，曾攻陷了好多城市，並圍攻奧林堡城很久。烏拉爾一帶和伏爾加河流域貧農，都投效蒲加切夫。受沙皇壓迫的各民族：巴什吉爾人、韃靼人、加爾麥克人等，都羣起暴動，加入蒲加切夫的隊伍。整村整村的農民，燒毀貴族的莊園，分掉地主的財產，投奔蒲加切夫。烏拉爾各廠作工的農奴工人，也大批的加入暴動。此等工人在暴動中曾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蒲加切夫佔領卡桑以後，便打算向莫斯科推進。政府和地主們，恐惶萬狀。莫斯科省的農民，渴望蒲加切夫到來，準備響應。但當時莫斯科發生飢荒，蒲加切夫聞此消息，遂改變計劃，轉向南進。一七七五年八月間，政府軍在薩拉托夫附近堵截蒲加切夫，才獲成功。暴動隊伍當中，有一哥薩克隊長背叛，致使蒲氏被俘，押運至莫斯科波洛特場處死。

俄皇政府，以及地主資本家的御用學者，曾經各方詆毀農民暴動，說牠們是「强盜」打劫，「殺人放火」。當時俄國偉大的詩人普希金，曾寫了一部蒲加切夫史，俄皇尼古拉一世

曾命改名爲蒲加切夫亂史，並加以嚴密的檢查。不過在可憐的農民大衆的心中，拉辛與蒲加切夫兩次的暴動，永未消逝。鄉間出現了好多歌謠和童話，述說農民起來反對貴族地主政府的情形。一九〇五年，辛比爾斯克省省長雅什威公爵，關於當地農民運動情形曾祕密呈報政府，其中特別指出謂「該地農民關於當年拉辛和蒲加切夫殺人放火之事，仍追念不已」。

農奴的暴動，震撼了並摧毀了封建制度。新興的資產階級利用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更加速了農奴制度的解體，並以資本主義的榨取代替了農奴的榨取。在資產階級的革命中，農民乃作了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的基本隊伍。斯太林在蘇聯集體農民第一次大會上的演說中，曾謂：

「奴隸的革命，曾消滅了奴主，廢止了奴主的搾取勞動者的方式。不過代之而出現的，則是農奴主的搾取勞動者的方式。一種搾取者，被別種榨取者取而代之。在奴隸制度之下，『法律』允許奴主可以隨便打死奴隸。在農奴制度之下，『法律』則允許農奴主『僅只』出賣農奴罷了。

農奴的革命，消滅了農奴主，廢止了農奴主的搾取方式。不過代之而出現的，則是資本家和地主，是資本主義和地主的搾取勞動者的方式。一種搾取者又被別種搾取者取而代之。在農奴制度之

下，『法律』允許出賣農奴，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法律』『僅只』允許勞動者捱受失業貧困，家破人亡罷了。

唯有我國的十月革命，才不是拿這種搾取者代替別種搾取者，才不是拿這種搾取方式代替別種榨取方式，而剷除了一切的榨取方法，剷除了一切榨取者，一切富翁和壓迫者，不論是舊的或新的。」

資本主義時代的農奴制殘餘

資本主義的榨取代替了農奴的榨取。資產階級的革命，推翻了封建地主的政權，開拓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田野。可是在資產階級執政的資本主義國家裏，仍遺留下了好多從前封建榨取方式的殘餘。

資產階級自從封建主手中奪得政權後，便很快地感覺到了新興的勞工階級方面的威脅。所以，他們甯願跟昨日的敵人——封建主妥協。在大多數國家裏，他們整個兒的保存下了地主階級的土地私有權。地主對農民的搾取仍在繼續着，只是採取了一些別種方式罷了。

在落後的國家裏，農奴制度的殘餘，尤其厲害。在此等國家裏，資產階級自始就十分怯懦，不敢進行反對封建主的鬥爭。他們跟封建主攜手修好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裏，資本主義的壓迫和農奴制的壓迫更是混在一起的。

在帝俄時代，「農村中，還有着畸形怪狀不堪忍受的農奴制殘餘，再加以小地主的橫暴氣焰，此種殘餘，更加厲害了。」（註）

唯有社會主義的革命，才用鐵的掃帚把農村的地主寄生者一掃而光。所以普羅革命的頭一步，就連根剷除了封建制度的一切殘餘。

（註）見斯太林：列寧主義問題論，列寧主義的基礎一文，三七頁。

# 第四章　商品生產

資本主義的生產，有兩個頂重要的特徵。第一，在資本主義之下是以生產商品爲主；第二，不僅人類勞動的生產品，而且人的勞動力本身也都變成了商品。

資本主義若沒有商品生產，那就不可思議了。相反的，商品生產，在資本主義發生和發展以前，老早就存在着。不過只是在資本統治之下，商品生產才獲得了普遍的性質罷了。

所以，要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應當先來研究商品生產及其特徵和法則。

## 一　什麼是商品生產

計劃的渴慕

現今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計劃』二字，極爲時髦。勞苦大衆都喜聽蘇聯計劃經濟的巨大勝利。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空前成就陪襯之下，充滿着崩潰、貧困、飢荒的資本主義現實，在廣大民衆的眼中，更加顯得醜惡了。

好多資產階級的政治家都想淆亂黑白，似乎這些毛病，其罪不在資本主義，而是在缺乏計劃；蘇聯的勝利，正是因爲經濟有計劃之故云云。這些人們，曾到蘇聯來考察，研究它的計劃是在怎樣製定的。他們見了蘇聯出國的公民，也慇勤詢問，蘇聯是怎樣在編造計劃的。

怎樣來回答這些人呢？要告訴他們，計劃經濟的頭一個基本而決定的條件，便是普羅獨裁制。在蘇聯，普羅獨裁乃是一切財富的最高主人。一切工廠與作坊，煤井與鐵礦，鐵道與電廠，都屬於蘇維埃國家所有。蘇聯的土地爲全民的公產。大部分土地，都是歸集體農場永久使用的。

蘇聯的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勞工與集體農民都視業務爲其切身的共同事業。蘇聯各工廠營業的目的，都是在滿足工農大衆的需要，謀社會主義祖國的富强。

所以，蘇聯的經濟是按照計劃經營的。這就是蘇聯五年計劃以及每年計劃成功的祕訣。然而這一切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都是沒有的。我們知道，在資本主義國家裏，一切工廠與作坊，都歸資本家所有。每所工廠都是生產商品，拿到市場上去售賣的。但是無人告訴資本家，他的工廠應製造那一種商品，而且應該製造若干。廠主擴充生產，減縮生產，以至完全停辦，

都是隨所欲爲的。資本家招工設廠，並不是爲了滿足勞動大衆的需要，而是爲了發財致富。

資本主義的計劃，那是鏡花水月。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在區區少數人控制了生產手段，是在資產階級搾取勞工大衆。一切工廠與作坊既爲各個老闆所有，而且每個老闆的目的都只是在追求自身的利益，那末任何總的計劃就無從談起了。凡認眞講資本主義計劃方法的人，不是有意騙人，便是狗屁不通，兩者之中，不論是那個，都是欺騙勞苦大衆的。因爲計劃的施行，只有在推翻資本主義確立普羅獨裁制以後，方有可能；他們的願望與設計，蒙蔽了這一簡單的眞理。斯達林跟有名的英國作家威爾斯談話時說得好：

「你不推翻資本家，你不放棄生產工具的私有主義，你便不能創辦計劃經濟。」

## 何謂商品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以生產商品爲主。某資本家開辦工廠，製造蓖蔴油，這是不是說，那位廠主本人要用完所有蓖蔴油呢？某家資本主義的木廠專出棺材，顯然它們不是專爲本廠老闆製的。巨大的作坊，熔煉鋼鐵，顯然該廠廠主並不吃他的出品——鋼鐵，他要吃的是頂好的山珍海味。資本家所辦的工廠，不論任何出品都是爲了銷售而製造的。

不是爲了自身需要，而是爲了銷售而製造的勞動生產品，在政治經濟學上便叫做商品。

我們業已知道，商品生產，只是漸進地分解破壞了從前的自然經濟制度，那時每個家族或每個公社，都是在自己內部生產一切必需品。自然經濟結構曾經盛行了幾百年。資本主義發生以前的榨取方式——奴隸制度與封建制度，與自然經濟配合起來是正相得宜的。但資本主義則不然了。資本主義從其萌芽起，就跟交換的發展，就跟商品生產的統治是分不開的。

凡不與他物交換的生產品的生產，叫做自然生產。反之，爲了銷售而生產的物品的生產，叫做商品生產。

由自然生產到商品生產

自然生產盛行頗久。經過了幾百年，交換纔冲壞了它的基礎。伊理奇在其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中說道：

「在自然經濟之下，社會是由大批同樣的經濟單位（比如家長制的農民家庭，原始的農村公社，封建主的莊園）所構成的，這種單位之中每個進行各種經濟工作，從獲取各種原料起，到製成消費爲止。」

昂格斯在論馬克思的資本論一文中關於農家的自然經濟描寫道：

「每戶農家不僅從事務農和牧畜，並且把出品加工，製成消費品；甚至有的地方，還用手磨麥，烘製麵包，紡線，染色，造織蘇布和毛布，製皮，造屋，修理木房，製造勞動器具，往往兼做木工和鐵工，這樣，一家或一族便可大體上自給自足了。

甚至直到十九世紀初，在德國，類似的農家不得不去向他人換取或購買的少數東西，主要的還只是手工業出品，此種出品的製造方法，本爲農人所深曉，只以獲得原料困難或因購買的物品價廉物美，所以他們自己不願製造了。」

所以，自然生產，不僅在奴隸制度時代和中世紀佔着主要的地位，就是在新的條件下它也還保存着。在資本主義的曙期，商品生產還沒有佔着優勝。後來資本主義發達，才給了自然生產以致命的打擊。只有在資本主義之下，商品生產，才成了主要而佔優勝的生產形態。

商品生產的基礎是社會分工

交換是在社會中的勞動分工基礎上面發生並發展起來的。勞動分工是社會進步的一架强而有力的推動機。同一個人輪流從事各種勞動，則改進的範圍非常有限。但是一個人專做這一方面，別個人專做別方面，那向前進展的速度就很快了。

商品生產，倘若沒有勞動分工，就成爲不可能；但是勞動分工，在商品生產發生以前，在歷史上就已經存在着。例如在迄今還保存着公社制度的好多原始公社裏面，勞動分工就已經很發展，每個公社裏面有着好多專門化的手工業者，如鐵匠、陶器匠、磨工等等。這些手工業者供應公社的一切需求，每人供應一方面，因此，公社養活他們，供給他們各種農產品。伊理奇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中曾說：

「商品經濟的基礎爲社會分工。製作工業跟採掘工業漸次分離開來，它們之中每種又分爲小的種類，這小的種類又分爲更小的。以商品方式製造各種生產品，而與他種生產交換。」

在我們剛說過的公社裏面，鐵匠、陶器匠、鞋匠都是集體生產的參加者。他們供給全社用的盤碟、鐵蹄，長統鞋。他們拿這些東西向公社取得同等數目的麵包、肉類等。

但在商品經濟之下則不然了。鞋匠依舊作鞋子，但是他一定要把鞋拿到市場上去出賣的。無人告訴他，他應當製作多少雙鞋子。他不能把鞋子當飯吃，也不能把鞋子當衣穿。他本人並不需要鞋子。他只有拿鞋子換取別物，才能滿足自己的需要。不過他能否賣掉自己的鞋子，已與他人無關。而且自己的鞋子能否找到顧主，他也不能預先知道。

所以，我們看到，自公社的自然經濟進到商品生產以後，鞋匠（鐵匠、陶器匠亦然）的地位就根本改變了。自進到商品生產後，每個工作者受制於社會法則了，這社會法則，是不依他們的意志和意識而行動的。

由小生產到資本主義

在資本主義出現以前，是小生產佔優勝的。在鄉村裏，是小自耕農經營生產；在城市裏，是由手工業者經營生產。勞動工具多半是一個人作工用的手器具，微小粗笨。在小生產統治之下，拙笨的生產工具則爲生產者本人所有。農民有自備的木犁，鞋匠或鐵匠都有自備的器具。

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情勢根本改變了。出現了新式强大的生產工具，它一來就需要多數人共同操作；同時，它僅爲資本家個人所私有。昂格斯在反杜林論一書中說：

「紡紗機，織布機，機器鎚等，代替了手紗車，手織機，及手用鎚；需要數百人數千人聯合作工的工廠，代替了個人的手工場。和生產手段一樣，生產本身也從好多零散的個人行動，變爲好多公共的行動。生產物也從個人的製品變爲全社會的製品。現在工廠所出產的紗，布，金屬品，乃是許多工人的共同產品，這些產品在完成之前，先要順次經過他們許多人的手。沒有一個工人能够說：『這是

我做的，這是我的出產品。」

資本主義時代無計劃的毛病是在什麼地方？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經濟的經營是沒有計劃的。這是不是說，每個工人在資本家的工廠裏可以隨所欲爲呢？自然，不是這末說的。相反的，給與每個工人的則是極嚴竣的工作。他的意見是沒有人會加以理采的。在每所工廠裏，資方規定，每個工人個個都要作工的。

資本主義的沒有計劃是在這些地方：廠主擴充生產，縮減生產，以及完全停辦，都是隨他的便幹的。人民有無衣服可穿，有無食物可吃，資本家是不管的。每個廠主所關心的，只是怎樣多多賺取利潤。要是事業有利可圖，他便熱衷以赴之；要是無利可圖，他便鬱鬱不樂了。

生產的無政府狀態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一切生產是處在資本家勢力之下，而這些資本家則管理生產，只知榨取勞動大衆，以圖謀私利。這種制度在今日除蘇聯外還存在於全世界。

爲市場而生產商品，一定免不了無計劃的狀態。每家工廠，都是在製造出賣的商品。它們不願把自己的生產跟別人的工廠和消費者大衆調整一致。而且

在以生產工具爲私有財產的制度下，這種調整也是不可能的。

在商品生產時代，社會中沒有也不能夠有一種機關，出來命令各個生產者，應當製造何種商品，並製造若干。在大部份生產品用作自身消費而僅以少許剩餘品投入市場的時候，生產的無計劃狀態還不大感覺得着。各個生產者，對其剩餘品銷路的關係還不大深切。此外，他是在一個小小的區域範圍內換掉了這剩餘品，那區域裏面的居民，他們的需要與口味，他都是曉得的。

但是隨着商品生產的普遍流行，情形便完全不同了。我們知道，在資本主義之下，到處都是生產商品的。此時生產已不是在小生產者手中，而是在資本家手中了。資本家僱了幾百幾千的人在他們的廠裏作工，他們從廠中運出堆積如山的各項商品。但是商品不是一齊都有了銷路，而往往要運到天涯地角去兜售。這兒完完全全是無政府無計劃的生產佔着優勝。無政府生產是跟資本主義分不開的。在經濟恐慌期間，它越發顯得厲害了。

失却了任何計劃的社會怎樣還能夠存在呢？在這種紛亂的世界裏，曾怎樣確立了少許秩序，社會得賴以維持不至瓦解呢？昂格斯在哲學之貧困序言中關於這點說道：

「在互相交換的商品生產者社會裏面，競爭會使商品生產所固有的價值法則大起作用，因而它（競爭）遂使社會生產產生了在現有環境下唯一而可能的組織和秩序。唯有物價的漲跌，纔會使各個生產者親身曉得，社會需要若干，什麼需要，什麼不需要。」

要是沒有這個支配各個商品生產者的法則，那末社會也許是混亂如絲，不可收拾：有了糖吃而却無麵包，或者有了堆積如山的扣子，而却無用這些扣子的褲子了。

現在我們就來研究商品與這商品生產的基本法則——價值法則罷。

## 二　商品

馬克思主要著作資本論開頭的幾句話說：

「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佔優勢的社會，其財富爲『巨量的商品積蓄』；而每件商品則是財富的基本形態。」

馬克思著資本論的最終目的，是在揭露資本主義社會運動的經濟法則。他開始從研究商品起，而發見了那支配商品生產的法則。

人類勞動的生產品，總是要滿足人們的某一需要的。否則，就不值得爲它辛苦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

「物的有用性使它成了使用價值。」

**商品的兩個因素**

但是除了這以外，商品還有別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它具有交換的能力。伊理奇在馬克思一文中說：

「商品，第一是滿足人的某一需要之物；第二是與他物交換之物。」

**使用價值**

要成爲使用價值，這是商品的必要條件。要是糧食腐爛，那末它便不成其爲使用價值，因而也不成其爲商品了。好多東西，並不是人類勞動的生產品，但也有使用價值，比如泉水，野樹果實等。不論在商品經濟中也好，或是在自然經濟中也好，我們都會遇見各種使用價值。農人爲自身消費而生產的糧食，是滿足他的食物要求。所以，這糧食也是使用價值。

只有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農民爲出賣而生產的糧食，才成了商品。

所以，不是任何有使用價值的都是商品。但是，任何商品却都要有使用價值。

商品可以滿足的需要，有各種不同的特性。勞動生產品可以用作最迫切的必要品，例如麵包，衣服，皮鞋是；也可以用作奢侈品，例如醇酒，華麗傢俱等；更可以用作生產手段，例如機器，煤炭，鐵等。

使用價值的性質，是隨着社會的發展，隨着生產力的生長，隨着社會關係的變化而變化的。例如磁石總是吸引鐵。不過這一特性，只有在發現它以後，才會對人類有用。深藏在地下的石油，只有人學會開採的時候，才有用處。

社會條件，會使對人無用和甚至有害的東西也成爲使用價值。例如酒精，鴉片，就是這樣的。只要階級社會存在一天，只要戰爭存在一天，那末人類製造各種殺人利器，如大砲、炸彈、毒瓦斯等，總要耗費巨量的勞動。

**交換價值**

在商品生產之下，各種使用價值，經常地在舉行着交換。各種使用價值，總是互相交換；沒有一個人會拿一尺布去換取同樣的一尺布。伊理奇在馬克思一文中說：

「每天的經驗告訴我們，千千萬萬次的這種交換，經常地使所有一切趨於相等，使各種不同的和

不能比較的相等起來，使種種使用價值一個等於一個。」

在商品生產發達的時候，交換是用貨幣來進行的。把商品先賣成錢，然後以所得之錢再買別的商品。但是此種交易，歸根結柢，仍是一物與他物交換。

各種商品相互之間是按一定的比例來交換的。例如，假若一斗糧食可換得半尺紗羅，那末十斗糧食便可換得五尺紗羅。這種一種商品與他種商品交換的數量比例，便是該商品的交換價值。比如剛所說的一個例子，半尺紗羅便是一斗糧食的交換價值。在商品生產之下，勞動生產品的使用價值卽是它的交換價值的承担者。

各種商品的共同特性是在什麼地方？

各種商品的交換價值量是各各不同的。然而這是說，它們之中有一種共同的東西。它們都有一種可用數目計算的同等特性。例如各種物品的重量便是。一物爲一公斤重，別物爲五公斤重，第三物則爲五十公斤重。但是我們爲什麼可以說出這些東西的各種不同重量呢？是因爲它們都有着同一的特性。這特性是什麼呢？顯然，是重的特性。假使它們沒有這個共同的特性，那麼它們的各種不同的重量便無從說起了。

可是各種不同的商品有着怎樣的一種共同的特性呢？它們的使用價值在質量上是各不相

同的，因此在數量上不能把它們作比較。事實上，一塊生鐵的使用價值與一塊烤肉的使用價值之間有什麼共同的地方呢？所以，這問題是不能在使用價值上去求解答的。

不過在這種場合之下，各種商品都只有一種共同的特性，卽它們都是勞動生產品。所以，這一特性，在一定的社會關係之下，便在商品的交換價值上，表現出來了。

試問在什麼關係之下呢？就是在這樣一種社會組織之下，那時生產由各人經營，他們相互之間，由交換商品方才發生了聯繫。

這樣，商品的交換價值，表現着一種事實，就是各種商品都是勞動的生產品。

顯然，商品的這一特性僅有着社會的性質。鐵砂在這個地方，是全然露在地面上，在別的地方則須從數百尺的深處開採出來。在頭一個情形之下，它不要化費勞動；在第二種情形之下，便要化費很多的勞動。但是就其天然的特性講來，在兩種情形之下，鐵砂完全是同等的。

商品爲勞動生產品這一事，使它們成了價值。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

「所以，那商品的交換關係上或交換價值上所表現的共同點，便是該商品的價值。」

所以，商品的價值是表現於它的交換價值。

價值是由勞動來決定的

各種商品的價值是憑什麼來決定的呢？一種商品貴，別種商品賤，這差別是由什麼地方來的呢？

商品的價值，是取決於製造它所費的勞動。

在交換稀少的時候，生產品是以偶然的比例相互交換的。比如，原始打獵者遇見農耕氏族或公社的代表者，將他打死的野鹿來換取糧食，其交換的比例是取決於種種偶然的情景。但是自交換發達以後，情勢就完全不同了。

隨着自然經濟的破壞，在交換商品的時候漸漸地確立了一種比例，這比例就是適應於製造他們所化費的勞動數量。比如在單純商品生產條件之下，農民拿自己的糧食去換取手工業者所製的斧頭，他所拿出的糧食數目，其所含的勞動，約等於一把斧頭所含者。昂格斯在論資本論一文中有一長段話，關於資本主義發生前單純商品生產條件下商品按其價值交換的情形，描寫得很好，茲引於後：

「中世紀的農民，很精確地知道他們所換來的用品製造時所必要的工作時間數目。鄉下鐵匠和車匠作工時，他們在旁邊親自看着，裁縫或鞋匠亦是如此。在我們小的時候，裁縫或鞋匠還到我們萊茵的農人家裏來，挨戶用農人自出的布和皮，製作衣服和皮鞋。不論農人或賣東西給農民的那種人們，本人都是作工的，交換的物品是他們個人勞動的生產品。在製造這些物品時他們化費掉的是什麼呢？是勞動，只是勞動而已；他們抵償勞動工具、生產原料、以及製作原料所費的只是自身的勞力；因此，除以所費的勞動爲比例外，他們能否用別種方法拿自己的這些生產品去換取其他勞動生產者的生產品呢？在這種情形之下，用於這些生產品的工作時間，不僅是唯一適當的尺度，用來在數量上決定應交換的數目，而且在這種條件之下，一切其他的尺度都是完全辦不到的事。能否假定農人和手工業者都是癡子，他們會拿十個鐘頭勞動的生產品去換取他人一個鐘頭勞動的生產品呢？在農民自然經濟的整個時期，只有一種交換是可能的，就是交換的商品數量日益趨向於以商品中所體現的勞動數量爲比例了。

農民生產品跟城市手工業生產品交換的情形，亦是如此。起初是在城市的集日直接交換的，未有商人參加，在這種集日，農民出賣自己的生產品，而購買他人的東西。這裏農人也準確地知道手工業者的勞動條件，而手工業者也知道農民勞動的條件。在某一程度上他本人還是農人，他不但有菜圃，

而且往往有一塊地，一兩頭牛、猪、家禽等等。」

價值量與勞動生產率

有好多好多明白的事實證明，商品的相互交換是跟它們所含的勞動相適應的。有許多商品，從前非常昂貴，現在却很便宜，原因是現今技術發達，製造它們所需要的勞動減少了。例如現今用以製造食具及其他製品的鋁，在幾十年前，比銀子要貴八倍乃至十倍。後來隨着電氣事業的發展，出產鋁所費的勞力很少，以致價錢大跌。在世界大戰前，每公斤鋁的價格竟跌至五五戈比，約便宜了千倍。它所以這樣低廉者，是因爲現在生產它只需要很少的勞動的原故。

所以，每件商品的價值，是憑製造它所必須費的勞動數量來決定的。要是勞動數量相等而所製造的同一商品數目增加，那麼這便是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反之，那便是勞動生產率的跌落。顯然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乃是表示製造一件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數量的削減。結果是該商品價值減少，低廉起來。反之，勞動生產率一跌，則該商品便昂貴起來了。所以，人們說，勞動生產率跟每件商品的價值是成反比例的，卽勞動生產率高時，則每件商品的價值就低；反之，勞動生產率低時，則每件商品的價值就高。

## 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

人們交換商品的時候，使各種各樣的勞動趨於相等。鞋匠的勞動跟鑄物匠的勞動，大有區別。礦工的工作跟裁縫的勞動，也很少相似。每件商品都包含着一定職業或一定生產部門的某種勞動。煤炭中所包含的是礦工的勞動，而不是裁縫的勞動；反之，一雙鞋中所包含的是鞋匠的勞動，而不是礦工的勞動。一切商品所共同的，是一般的人類勞動，或像人們所說，是抽象的人類勞動，而與每門生產的具體勞動（卽一定勞動）不同。伊理奇在馬克思一文中說：

「某一社會的全部勞動力，表現爲一切商品價值的總和，它是同一的人類勞動力：千千萬萬的交換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每件商品，只是這個一般的人類勞動的若干份罷了。

具體勞動，是製造某一使用價值。鞋匠的具體勞動是製造鞋子；礦工的具體勞動則是開採煤炭。在這些商品的價值中所表現的只是人的勞動，商品生產中所應用的一般人類勞動的消耗而已。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道：

「一方面，凡勞動都是生理學上所謂的人類勞力的消耗，以這種同爲人類勞動或抽象人類勞動說

來，它構成了商品的價值；別方面，凡勞動又都是人類勞力在特殊適宜的方式之下的消耗，以這種具體有益的勞動說來，它創造了使用價值。」

同一勞動，在商品生產之下，同時是具體的又是抽象的：所謂具體者，因爲它在創造着使用價值；所謂抽象者，因爲它在創造着價值。一方面，每個生產者是製造一定的使用價值，比如鞋子、煤、布等等。這便是鞋匠、礦工、布匠等的具體勞動。別一方面，那些鞋匠、礦工、或布匠又在生產着鞋子、煤、布等的價值。他們生產這些東西，不是爲了自身的消費，而是爲了拿到市場上去交換。他們是把鞋子、煤、布當作具有價值的商品來生產的。而價值則是由一般抽象的人類勞動所產生的。

商品的兩重性質與勞動的兩重性質

商品自始就顯露了它的兩重性質：使用價值與價值。同時，我們看到，商品中所含的勞動，資本主義生產中所應用的勞動，也有着兩重的性質。

使用價值乃是具體勞動的成果；而價值則是抽象勞動的成果。

僅在商品生產之下，纔有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區別。在商品生產之下，每個社會人員的工作，一面是社會勞動總和的一部分；一面又是各個工作者的私人工作——個人勞動。抽

象勞動與具體勞動間的矛盾，只是隨着商品生產的發生而產生的，同時也隨着商品生產的消滅而就消滅了。

社會必要勞動

商品的價值既是由勞動來決定的，那麼由此可否得個結論說，誰的工作越懶，那誰的商品就越值錢了？

比方有兩個鞋匠並肩工作。一個努力工作，每天可作一雙鞋子；第二個則嗜酒好賭，一個整禮拜才能作一雙。這不管說，第二個人所作的鞋子，比第一個人所作的要貴幾倍嗎？

這自然是不可能的一回事。馬克思在價值、價格及利潤一書中關於這一層說道：

「我們說，商品的價值取決於它所含的或它所結晶的勞動數量，其意係指在某一社會狀態下面，在一定的中等社會生產條件下面，在某一中等社會勞動强度下面，以及在在業工人的中等熟練程度下面，製造該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數量而言。在英國，當蒸汽織布機開始與手織機競爭的時候，若干紗線的變爲花布或紗羅，只需要從前工作時間的一半就够了。從前一個窮手織布匠，每天作工九時或十時的，現在他不得不作上十七八個鐘頭了。可是現在他二十小時的勞動生產品只當十小時的社會勞動，

或把若干紗線變爲花布所共同必要的十小時勞動。所以，現在他二十小時的勞動生產品，其價值不過等於他從前十小時的勞動生產品罷了。」

簡單勞動與熟練勞動

簡單勞動與熟練勞動，也應當加以區別。比方有一個石匠和一個鐘表匠並排工作。石匠的每小時勞動，不能等於鐘表匠的每小時勞動。爲什麼？因爲石匠不需要任何專門的修養，這是簡單的，非熟練的勞動。人人都可做石匠。但是鐘表匠則不然。要做一個鐘表匠，非學習三年不可。

要是一個鐘表匠決心深造上進，那只是因爲他希望以後要得到更高的報酬。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爲他在二十個鐘頭內所製造的兩只表，拿到市場上去，可以換得簡單勞動比如在三十個小時內所製造的任何商品。在此種情形之下，一小時的熟練勞動，在市場上約等於一個半小時的簡單勞動了。

## 三　交換與價值形態的發展

交換價值是價值的表現形態

商品的價值是由製造它所費的勞動所造成的。商品的價值，無非是凝結在它裏面的若干工作時間。不過價值只是在商品彼此相等時方才表現出來罷了。假定一噸生鐵和一公斤白銀體現着相同的工作時間，這時一噸生鐵在價值上便等於一公斤白銀。商品的價值，用等於其他商品的方法表現出來，便是它的交換價值。價值只能以交換價值的方式表現出來。交換價值，乃是價值的表現形態。不過要弄明白，在這一形態上所表現的只是這樣一種價值，這種價值卽是體現在商品中的工作時間。

在商品生產發達之下，商品的交換，係以貨幣爲媒介物，每種商品等於一定的貨幣數目。商品的價值，表現於貨幣。人們買賣商品，是把它們換成貨幣。表現它們的價值的形態則爲貨幣。不過要明白價值的貨幣形態，應去研究不大發展的形態，這種形態是跟商品生產和交換的初步發展階段相適應的。交換只是逐漸地冲毀了以前自然經濟的基礎。自然經濟的被商品經濟所代替，已經有了千餘年。

當生產主要地還具着自然性質，而交換只是偶然進行的時候，則爲單純的或偶然的價值形態。卽一物與別物交換，比方一張獸皮與兩只弓交換。在這個還不大發展的價值形態中，

就已經孕育着那往後交換和商品生產發達及普及時所有的特徵了。

## 單純的價值形態

在上述情形之下，簡單的價值形態，乃是獸皮價值的表現，這獸皮的價值，則表現於兩只弓。我們看到，獸皮不是正面表現它的價值的，而只是相對地——以兩只弓的價值爲比例而表現了它的價值。這兒，兩只弓作了獸皮的等價物。獸皮的價值，以兩只弓的使用價值作媒介而表現出來了。

這兒我們看到，一種商品——兩只弓的使用價值，乃是別種商品——獸皮的價值的表現。價值與使用價值似乎分裂爲二，價值跟使用價值分離開來了。這兒獸皮只是表演一種價值的作用，兩只弓只是表現一種使用價值的作用。獸皮的價值似乎跟它自身的使用價值分離，而等於別的商品了。因此可得個結論說，某一商品的價值，不能夠在自身中表現出來，要表現它需要有別一個商品體——等價物才行。

單純的價值形態中，業已包含着那作爲等價物的商品的特徵，即該商品的使用價值乃是它對立物——價值的表現。因此可說，這兒具體勞動乃是抽象勞動的表現，私人勞動乃是社會勞動的表現。

完全的或展開的價值形態

單純的價值形態只是存在於交換尚具着偶然性的時候。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

「在實踐上，顯然，這一形態僅見於交換萌芽時期，那時勞動生產品，僅經過單個而偶然的交換行爲才變成了商品。」

當交換一經擴大，這個價值形態便被完全的或展開的價值形態取而代之了，在完全的價值形態下，彼此對立的不是兩種商品，而商品的範圍已經廣大得多了。在這一形態之下，每種商品可以交換的，不只是一種商品，而是許許多多的商品了。例如那張獸皮不但可跟兩只弓交換，而且可跟一雙鞋子，一把藥，一塊布，一袋糧食交換了。完全的或展開的價值形態，有如下列的方式：

兩只弓
一雙鞋子
一張獸皮＝一把藥
一塊布
一袋糧食

這一價值形態見於「這種時候，那時某一勞動生產品，比方牲畜罷，已不是例外，而是通例

可以換取許多其他商品了。」（馬克思語）

展開的價值形態，乃是價值形態的進一步的發展。一種商品的價值，可以表現於各人所有的各種不同的商品了。這兒價值與使用價值的分裂，更加明白顯著。這兒獸皮的價值已跟它自己的使用價值對立起來，而成了等於許許多多其他商品的一種東西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

「兩個個別商品所有者的偶然關係已經衰落了。漸漸明顯的，已不是交換調節着商品的價值量，反之，而是商品的價值量調節着它的交換關係了。」

展開的價值形態的缺點

但是展開的價值形態，並不能滿足隨着交換發展而日益增加的需要。茲引一段很好的紀述於下，由此便可看出展開的價值形態的缺點來。

在上世紀，有一個歐洲人，遊歷非洲後，說道：「我擬僱一隻小船，渡至坦加尼喀湖岸，付賬時却怪有趣味。薩德經理員要求我付一支象牙，但是我沒有此項東西。我詢問結果，得知沙里布有象牙，他願換取紗羅，但是事不湊巧，我沒有紗羅。後來得知哈里布有紗羅，他願換取鐵絲。好在我恰有鐵絲，我便給了哈里布以其所需要的鐵絲，哈里布

又轉給沙里布以相當的紗羅，而沙里布給薩德經理員以其所要求的象牙。此後我才取得了使用小船的權利。」

普遍的價值形態

交換的發展，使這種缺點更加厲害。於是來了個更加發達的價值形態——普遍的價值形態，才剷除了這些缺點。

普遍的價值形態，是由完全的或展開的價值形態之中自然而然地產生出來的。在完全的價值形態下面，某一商品最容易交換，因而它的價值表現於一長串的別種商品。假定這個商品是牲畜，並假定一隻牡牛可換取一隻船，三雙鞋子，三袋糧食，二十支箭等，餘此類推。把這一長串的交換關係顛倒過來，便得普遍的價值形態，其方式如下：

一隻船
三雙鞋子
三袋糧食
二十只箭等
＝一隻牡牛

在普遍的價值形態下面，一切商品的價值，都表現於同一個商品。用以表現其他商品價值的商品，便成了普遍等價物。人人可拿這個商品去換取任何別的商品。

普遍的等價物

這樣一來，完全的價值形態所有的那種不便利，便完全消除了。這兒價值跟使用價值的分離更加厲害了。一切商品都把自己的價值，表現於一種商品。表現其他一切商品的價值則成了一種商品的機能。整個的商品界分裂成了兩個對立的集團：一個集團是普遍等價物，別一個集團則是其餘的一切商品。

**貨幣的價值形態**

貨幣的價值形態是跟普遍的價值形態很少區別的。當貴重金屬——金銀堅固而澈底地變成普遍等價物的時候，便是普遍的價值形態轉化爲貨幣的價值形態了。這個商品——銀子或金子，遂完全脫離了商品界。在未做貨幣以前，金子須是商品。不過在金子變成貨幣後，它獲得了好多新的特性，這許多新的特性都是跟它的貨幣作用有關係的。

貨幣成了唯一而普遍的表現價值的方法。其餘一切商品則爲一種使用價值，而與貨幣對立起來。伊理奇在馬克思一文中說：

「馬克思把商品中所體現的勞動的二重性仔細加以分析後，乃進而分析價值與貨幣的形態。這裏

馬氏的主要目標，是在研究貨幣的價值形態的起源，研究交換展開的歷史過程，從其個別的偶然的行爲（『簡單的，個別的或偶然的價值形態』，若干商品換取別的若干商品）起，『直到普遍的價值形態，許許多多不同的商品與某個一定的商品交換，乃至貨幣的價值形態止，這時黃金會成了這個一定的商品，會成了普遍的等價物。』

## 四 價值在商品生產中的作用

價格與價值的分歧

我們業已知道，商品的價值取決於製造它所費的社會必要勞動。這是否說，在商品生產統治之下，每種商品都永久是完完全全依據它的價值而交換的呢？自然不是的。

事實上，要辦到這點，需要每種商品，一經出廠，就馬上要有人購買，換一句話說，需要商品的求供符合一致。在商品生產之下，這能夠做到嗎？

每個商品生產者都是冒險生產的。直到他知道他的商品是否需要，有沒有人需求的候時，他的商品已經製好拿到市場上了。在市場上，賣主與顧客，關於物價，發生了鬥爭：一

方面賣主中間的競爭，別方面顧客中間的競爭，才解決了物價高低的問題。不過商品價格是在經常變動，依市場條件而轉移的。所以，商品的價格，就其數量講，跟它的價值，並不相符合。價格不是高於價值，便是低於價值。但是價值猶如一個中軸，價格環繞着它變動。伊理奇說：

「價值論則以供求均等爲前提，而且應當以供求均等爲前提，但它並沒有斷定說，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是時時導守着這一均等的。」

價值法則是怎樣在起作用的

要是某一商品製造的多於所需要的，那麼該商品定必供過於求，其價格定必跌至價值以下。價格的跌在價值以下，便是說該商品的生產者製造該商品所費的全部勞動，就不會得到十足的抵償了。於是製造需求激增的其他商品，比較有利可圖，而該商品的生產便減縮了。不過，到求供的比例有利於該商品時，經過若干時期，則它的價格又會提高與它的價值齊平，甚至高於它的價值以上。

只有在這樣川流不息的變動中才實現着價值的法則。只有某一商品的生產與對它的需求符合時，該商品才是依照它的價值出賣的。不過這種情形只是一種稀少的例外。

價值法則的作用，乃是市場的一種盲目力量。每個商品生產者不得不服從這一盲目的力量。用馬克思的話說，這個力量的動作，正如房屋的倒塌一樣，這個意思是說，每個生產者從來不會事先知道，市場上或將給他下個什麼命令。價值法則在各個生產者背後搗着鬼。價值法則，在生產沒有計劃的社會裏，是一種無意識的力量。

商品是社會聯繫的承担者

商品，這是一種生產品，它不是爲了生產者自身的需要而生產的，而是爲了出售於市場而生產的。馬克思在工資、價格及利潤一書中說：

「凡生產自身直接使用品、凡生產自己消費品之人，其所生產的東西，不是商品，而是生產品。凡是爲了自己工作的人，他雖是一個生產者，但它跟社會沒有任何聯繫。某人要生產商品，他不但須要生產滿足某一社會需要的生產品，而且他的勞動本身須是社會所費的勞動總和的一部分。他須要服從社會內部的分工。倘若沒有別的勞動分工，他便束手無策了，而且他本人方面，也須補充那些勞動的分工。」

所以，商品乃是一定的社會聯繫的承担者。它是商品生產者與全社會之間的那一聯繫的承担者。不過這一聯繫不是正面的，不是直接的。社會並沒有正面告訴給每個商品生產者，

他應當生產多少。生產是由價值法則支配着的。

私人工作的社會性

在商品經濟中，每個勞動者的工作，只是全社會勞動的一部分。每個織布工人，每個紡紗工人，每個礦工，每個機器工人的工作，都包括在社會生產的整個鏈子以內。每種工作，只是這個鏈子的一環。不過，同時，在商品生產之下，每種工作却是獨立的。沒有一個人能出來聯絡和調整礦工與織布工人，機器工人與鞋匠的一切工作。在商品生產之下，就每個生產者在其工作中跟其他成千成萬的生產者相互聯繫的一點說來，各人的勞動是社會的。但是在整個社會範圍以內，各人的勞動却是沒有聯絡的，却是不協調的。反之，各人的工作是分散如砂的。伊理奇在馬克思一文中說：

「商品生產是一種社會關係體系，在這一體系之下，每個生產者創造各式各樣的生產品（社會分工），而這些生產品在交換時則彼此趨於相等了。」

這個獨立生產者私人工作的社會性中所含的矛盾，是隨着商品生產的出現而發生的，將來也要隨着商品生產的消滅而消滅的。

在自然經濟中，還沒有這種矛盾。革命前的俄國窮鄉僻壤，有不少與世隔離的農戶。此

等農戶，差不多一切必需品，都自行生產。在這裏勞動不是全社會勞動的一部份，在這裏，勞動具着完全獨立的性質。所以，這兒沒有那商品生產所特有的矛盾。反之，我們拿社會主義社會來看，在這兒社會各個人員的工作相互聯繫，跟資本主義比較，則大大地增加了，但是這兒商品經濟的矛盾業已消滅了；每個工作者的勞動是社會的，是有組織的全體勞動的一部份。各個工作人勞動的分散孤立情形，完全消滅了。全體勞動的成果，則歸整個社會所有，並不是歸各個老闆所有的。

**物的外皮掩護下的社會關係**

在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生產之下，每個工作者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只是整個集體的一份子。在社會主義之下，人與人間的生產關係，是一目了然的。每個工人與其他工人的聯繫，每個工廠與其他工廠的聯繫，是一望而明白的。但是以生產商品爲主的社會則不然。在商品生產之下，人與人的生產關係，乃表現而爲一種物與物的關係。

鞋匠賣掉他所作的鞋子，以所得的錢，向麵包店購買他自己和家庭所需用的麵包。這兒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社會中一定的人與人的生產關係，一定的生產聯繫。

麵包商所烤的麵包，是爲了鞋匠的消費；而鞋匠所作的鞋子，也許可能落在麵包商的手中。這樣一來，麵包商的工作可滿足鞋匠的需要；而鞋匠的工作又可滿足麵包商的需要。

鞋匠與麵包商之間有着一定的聯繫，對生產有着一定的關係。但是這一聯繫是怎樣顯露的呢？它表現在什麼地方呢？它是怎樣顯現出來的呢？

這，我們業已曉得了。它是以交換商品的方式顯現出來的。商品由這一個生產者手中轉到另一個生產者手中。比如麵包由麵包商手中轉到鞋匠手中，鞋子由鞋匠手中落在商人手中，而由商人手中又落在那個麵包商手中。並且商品不是簡簡單單地你傳我我傳他的。誰都曉得，鞋匠取得了相當的款子——價錢，他才交出了他的鞋子。麵包商亦是如此。

所以，在商品生產之下，人與人間的生產關係，是以物——商品——的運動的方式顯露出來的。

在商品資本主義社會裏，生產者與生產者間的社會聯繫是混淆不清的。這一社會聯繫，顯現於商品交換之中。在商品生產之下，勞動採取了價值形態。商品依照價值而相互交換，

換一句話說，商品是依照它裏面所體現的社會必要的抽象勞動數量而相互交換的。

**價值是一種社會關係**

價值乃是商品生產者間的一種關係。不過這一人與人間的關係，假扮爲物與物（即商品與商品）間的關係。這一生產關係，被物的外皮所掩蔽，它隱藏在物的運動後面。

商品的價值，看去好像是商品的一種天然特性，猶如它的色彩或重量一樣。例如人們說：這塊麵包每四公斤，值五角。於是商品竟成了一種很奇妙的東西了。

商品生產者的命運，跟他的商品的命運密切地錯綜在一起。鞋匠賣不掉他製的鞋子，便要餓肚子。鞋價一跌，他就要少買麵包。

爲什麼鞋匠不能賣掉他的鞋子呢？或者他爲什麼只能賣得從前的價錢的一半呢？原因是經濟生活上，資本主義社會裏人與人的生產關係上發生了變化，比如發生了經濟危機或是工人因工資削減而買不起鞋子。

不過眞實的原因，鞋匠不會一下子弄明白，甚至他還要加以曲解的。因爲鞋匠跟其餘生產界的聯繫，集中在他的商品——鞋子上，它們的價值上，這價值是在市場上才實現的。

## 商品的靈物性

在商品生產之下，人與人間的生產關係，外表上採取了物與物（即商品與商品）間的關係。因此，商品獲得了獨特的社會特性。商品拜物教，就是這樣來的。

凡崇拜某物爲神的，一般叫做拜物教。比如在最初的一個發展階段上，許多民族崇敬太陽，火，牲畜，認爲牠們是神靈。在資本主義時代，社會上一切人與人間的生產關係，都包以物的外皮。在資本主義之下，一切人與人間的生產關係，都表現而爲物與物間的關係。

這個物的性質歪曲了資本主義關係的本質，遮掩了它們的眞實性質，給了它們以騙人的外皮。所以，商品靈物性，深入了資本主義下的一切關係；猜透、明白商品靈物性之謎，那是很重要的一回事。

商品靈物性的謎，首先被馬克思揭穿了。在馬氏以前，人們只看到了物的某種玄妙特性，後來馬氏才說明了這些地方人與人的社會關係。他首次說明了價值乃是商品生產中人與人間的社會關係。昂格斯在其評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文中說得好：

「政治經濟學是從商品——從各人或各原始公社相互交換生產品的當兒起頭的。凡拿去交換的生

產品，便是商品。它所以是商品者，只是因爲兩個人或兩個公社的關係，生產者與消費者間的關係（這兒生產者與消費者，已不是一人兼而有之了）是跟物，是跟生產品聯繫在一起了。這兒我們一眼看出了一件特殊的事實，這事實貫通了全部政治經濟學，而在資產階級經濟家的腦中產生了可慘的混淆，那就是政治經濟學不是研究各物，而是研究人與人間的關係，以至階級與階級間的關係，這些關係總是跟物聯繫在一起，顯現而爲物的。有些經濟學者，自然有時也隱約地猜着了這一聯繫，可是道破這一聯繫及其對全部經濟學的意義的，則首推馬克思，而且這樣一來，馬氏把頂困難的問題，弄得很簡單而明瞭，甚至連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都一目了然了。」

價值法則是商品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法則

在商品中，在其價值中，在商品交換中，胚胎了商品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矛盾。伊理奇在哲學筆記中說：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起首是分析資產階級（商品）社會中極簡單、極普通、極明瞭、每天千千萬萬次碰見的關係：商品的交換。他分析的結果，在這個極簡單的現象中發見了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以後他更概括地，從頭到尾把這些矛盾和這一社會的發展闡述了一番。」

價值法則，這是商品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法則。這一運動是以種種矛盾長足發展的方式

向前推進的，那些矛盾在價值裏面就已經萌芽了。這些矛盾，在經濟危機中顯現得特別尖銳。在經濟危機期間，商品資本主義制度所特有的無政府生產狀態，更露骨地表現了出來。目前瀰漫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便是明證。在經濟危機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很明顯地表現出來，這一矛盾定要使資本主義走到它的不可免的滅亡的道路上去。

隨着商品生產的歷史的發展，隨着商品生產的轉變爲資本主義生產，以及隨着以後資本主義的繼續發展，商品及其價值中所含的矛盾更加發展而複雜化了。商品中所包含的矛盾的發展，反映着資本主義發展的巨大的歷史路徑。伊理奇在其馬克思主義的三個源泉和三個構成部份一文中說：

「馬克思從商品經濟的萌芽，從簡單的交換起，來探討資本主義的發展，直到它的最高形態——大生產爲止。」

伊理奇在指出馬克思如何探討這一巨大的包括數世紀的歷史發展以後，同時他跟着並說明各種矛盾的如何發展，這些矛盾在商品中就已經有了萌芽了：

「凡是資產階級學者看見物的關係（商品與商品的交換）的地方，馬克思則發見了人與人間的關

係，商品的交換表現了各個生產者以市場爲媒介的相互聯繫。貨幣表示說，這一聯繫日益密切，把各個生產者的全部經濟生活不斷地聯合起來而爲一整體。資本是表示這一聯繫的進一步的發展；人的勞力漸漸變成了商品。……工人勞動所創造的資本，反而來壓迫工人，使小老闆破產，而造成了失業軍。……資本在擊敗小生產後，便增加了勞動生產率，造成了大資本巨頭聯合團體的獨占地位。生產本身日益社會化，成千成萬的工人結合在一個有計劃的經濟機構以內，而全體勞動的生產品則爲區區少數資本家所掠去了。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一天天增長，隨之而來的則是經濟危機，瘋狂的競奪利潤，以及民衆生活的無保障。」

同時，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準備了勞工階級的勝利。伊理奇在那篇文章中又說：

「資本主義在全世界勝利了，不過這一勝利只是勞動戰勝資本的前夜罷了。」

普羅獨裁制是蘇聯經濟的領導方量

勞動戰勝資本以後，便使商品資本主義生產法則的作用，壽終正寢。蘇聯的普羅獨裁制，消滅了這些法則的基礎本身。於是資本家地主對生產工具的個人私有權也消滅了。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也消滅了。

蘇聯的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它是按照計劃經營的。經濟的一切槓桿，都握在普羅獨裁的

手中。現在蘇聯政府是自覺而有計劃地管理全部社會主義的建設行程。普羅獨裁制，乃是指導蘇聯向着社會主義大道邁進的一種力量，而摧毀了資本主義階級殘餘的反抗。

一九二一年蘇聯剛宣佈實施新經濟政策後，當時做人民委員長的伊理奇下給各地行政機關的命令說：

「國家生產品均係社會主義工廠的生產品，拿去與農民的食物相交換，它們已不是政治經濟學上所謂的商品，不論如何它們不僅是商品了，已不是商品了，已不成其爲商品了。」

那時蘇聯社會主義的工業還很脆弱，農村還儼如一個個體農民經濟的大海。此時伊理奇就已經着重地說，蘇聯社會主義生產的生產品已不是政治經濟學上所謂的商品了。

現在蘇聯報紙雜誌上，也商品長，商品短，物價低，物價高。不過蘇聯的商品，就其社會作用說，跟資本主義下所製造的商品，已有天壤之別。在資本主義之下，商品是一種社會細胞，它的裏面胚胎着商品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矛盾。那兒商品是社會上由盲目法則所支配的私人生產者社會中自發的社會聯繫的承担者。

在蘇聯，商品大半是在社會主義企業裏製造的。製造商品的工廠，礦山，農場，多爲國

有。集體農場也在生產着商品，但是集體農場則是一種以農民合作爲基礎的社會主義企業。這些企業的生產，都照着計劃來經營，而不是受自發的價值法則所支配的。

蘇聯的物價，則由國家的物價政策所規定，而不是受市場上自發的供求變動來決定的。蘇聯政府，依據成本和一般工業狀況，來規定國有工業製成品的價格。在集體農場出產的買賣上，國家的調節作用，更有很大的意義。

蘇聯的商業中，沒有資本家，也沒有投機商。它是給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斯太林說：

「問題並不在於商業和貨幣體系都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方法。問題是在於蘇聯經濟的社會主義成份，在反對資本主義成份的時候，握有這些方法和資產階級的武器，可以克服資本主義的成份，很順利地利用它們以反對資本主義，很順利地利用它們以建設社會主義的基礎。原來由於蘇聯辯證法的發展，資產階級的這些工具的作用與使命已根本改變，而成爲有利於社會主義，有害於資本主義了。」

托洛茨基派對蘇聯經濟性質的曲解

不論是托洛茨基主義也好，或是右傾機會主義也好，都完全曲解了蘇聯經濟的性質。托洛茨基主義的有名代表者E．蒲瞭布拉任斯基曾主張在研究蘇聯經濟的時候，須撇開普羅獨裁的活動，權當它沒有存在。據他的觀念，蘇聯經

濟的發展，取決於價值法則對他所發明的別一法則的鬥爭，後邊這個法則，他叫做「原始的社會主義積蓄法則」。這兩個法則的作用，似乎跟普羅獨裁的意志沒有關係似的，似乎是一種盲目的無意識的力量。

蒲氏的這一「理論」，曾發表於一九二三年，在這一「理論」中很明瞭地顯露了托派對蘇聯革命和蘇聯經濟的社會主義性的否認。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的基礎，便是一國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謬說。托洛茨基主義，以「左」的言詞掩護着它的背叛與投降，事實上它是惡意地曲解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性質。托洛茨基主義，想以商業，貨幣，銀行這些武器的存在作爲蘇聯經濟具有資本主義性的證據。不用說，這種見解根本是違犯馬列主義的，馬列主義教訓我們，社會經濟制度的基礎乃是一定的階級與階級間的關係。再則，托派完全曲解了蘇聯貿易，貨幣等的性質，要知道蘇聯的商業，貨幣等，在其條件之下乃是社會主義的工具，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工具。

右派對蘇聯經濟性質的曲解

同樣，蘇聯經濟的性質，也被右傾機會主義所完全曲解了。右傾機會主義關於蘇聯經濟及其法則的見解，其基礎則爲布哈林所提出的所謂「均衡論」

「勞動消耗法則」。

這一理論的本質，可歸納如下：凡社會要存在下去，須要使各生產部門之間遵守均衡。在商品資本主義生產之下，均衡是因價值法則來實現的。因之，布哈林把價值法則叫做資本主義均衡的法則。價值法則的基礎，則爲勞動消耗按比例分配的法則，簡言之，卽爲勞動消耗法則。在商品資本主義社會裏，勞動消耗法則，以價值法則的方式，以市場盲目力量爲媒介的自發法則的方式，發生作用。跟着資本主義的消滅，這一方式也隨之而拋棄了，於是勞動消耗法便經過計劃來發生作用了。不過它的內容仍舊未變；這內容便是規定和保持經濟中嚴格確定的比例。這個永久不變的鐵般法則，一旦破壞，就必定有滅亡的大禍要臨頭了，右傾機會主義者如此預言說。

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均衡論」和「勞動消耗法則論」，跟馬列主義沒有絲毫共同之點。價值法則的本質，並不在於規定各生產部門間的均衡。它的本質，是在它自發的，無獨立意識的性質；這自發的，無獨立意識的性質，是跟社會勞動適當分配的經常破壞、差異、和騷亂聯結在一起的。

資產階級的「學者」宣傳說，經濟法則是千古不變的，但革命的馬列主義則反是，它告訴我們，千古不變的法則是沒有的，支配社會經濟生活的法則，是依該社會機構如何而轉移的。支配社會生產的法則，是隨着社會關係的變動而改變的，而且不但是形式改變了，就是它的內容也改變了。右派的勞動消耗法則說，完全抹殺了蘇聯經濟與資本主義的根本差別。事實上右派的這一理論是說，在蘇聯經濟中，價值法則，拋棄了它的自發的形態，換上計劃的外衣，在本質上仍在繼續發生着作用。右派根據他們的勞動消耗法則說，出而反對蘇聯當局的政治總路線。

右傾機會主義者憑藉這個似乎「鐵般」似的勞動消耗法則，來反對蘇聯當局的政策，反對工業化和集體化的突飛速度，反對與富農作堅決的鬥爭。他們說，這個勞動消耗法則，似乎不可免地要引起蘇聯工業化政策的破產。但在事實上，大家都曉得，右傾機會主義派的預言和打算是完全錯誤了。

## 五　單純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

單純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間的區別

在單純商品生產之下，商品價格，是由本章所解說的那種價值法則來決定的，但在資本主義之下，這一法則，外觀略有改變。關於這點，以後還要說到的。單純商品生產是資本主義的前驅。它是隨着交換的發展和自然經濟的解體而發生而盛行的。在單純商品生產之下，不論是生產手段也好，或是生產品也好，都是小生產者的私有產。通例多不應用僱傭勞動。鄉村中的小農，城市的手工業者，便是單純商品生產的代表者。

小商品生產的轉向資本主義

不過小商品生產，不可免地要產生資本主義。資本主義跟單純商品生產有什麼區別呢？在資本主義之下，也盛行着商品生產。而且在小生產之下，通常是衆多的自然經濟殘餘日漸縮減；在資本主義之下，商品生產則變成了普遍的。不過，跟小生產不同的是，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工具與生產品，已不是生產者本人所有了，它們屬於別一階級——資產階級所有了。資本主義是以僱傭勞動爲基礎的。

伊理奇關於小生產轉向資本主義的情形，有一段很好的描寫，茲引於下：

「在舊的環境下，幾乎一切財富，全爲小生產者所生產，這種小生產者佔着人口的絕對大多數。人民死板板地居在鄉村，出產大部分生產品，此項生產品不是歸自身消費，便是拿到附近小小的市場上去出賣了，這小小的市場與其他鄰近市場是很少聯繫的。小生產者也替地主工作，地主强使他們生產主要的是爲自己消費的生產品。家中用品，交給手工業者去製造，這些手工業者也住在鄉村裏或遊行附近各地去找尋工做。」

自農民解放以來，這種民衆生活的條件業已遭受了很大的變化：代替小手工業而出現的則是突飛生長的大工廠，此種大工廠排斥了小生產者，把他們變成了僱傭工人，並强使成百成千的工人在一塊兒工作，大量製造銷行全國的商品。

小生產處處被大生產取而代之了。在這種大生產中，工人大衆已是簡單的僱傭勞動者，他們替資本家工作，賺取工資；資本家則握有巨額資本，開辦工廠，收購原料，把這種大羣工人大量生產的全部利潤放在自己的荷包裏了。於是生產成了資本主義的了，它殘酷無情地壓迫一切小生產者，破壞了他們鄉村中的安靜生活，强使他們做下等工人，流浪全國各地，出賣自己的勞動給資本家。漸漸地大部份大部份的居民，完全脫離鄉村和農業，而聚集在城市、工廠區域、及工業地帶，形成一個特殊的沒有絲毫私有產的階級，僱傭工人階級，他們只靠出賣自己的勞力爲生了。」

單純商品與普羅階級的革命

資本主義在其發展中，使小生產大半破產了。資本主義生產乃躍居統治地位，單純商品生產則被排擠到次要地位。不過單純商品生產，甚至在資本主義極度發展的國家裏也沒有消滅絕跡。在資本主義滅亡時代，在普羅革命時代，各國小商品生產都包攬有千千萬萬的人羣，其中首推億兆的農民大衆。

資本主義給農民僅開放了一條路——破產與死亡的路，極端貧困與爲了保持自己一塊土地而拚命的路。普羅革命給貧農中農大衆完全另外開闢了一條路，這是一條新的路——親密聯合而爲集體農場的路，轉向社會主義大生產的路，走上富裕高尚生活的路。這條路是伊理奇和斯達林二氏披荆斬棘造成的，現在它已被蘇聯千百萬集體農民的經驗所證實了。

蘇聯的勞苦大衆，曾利用千百萬農民的支持，來反對資本，建立了並鞏固了×××政權。伊理奇有一句名言說：應當牢牢地憑藉貧農，來鞏固與中農的聯合，一刻不要放鬆反對富農的鬥爭，蘇聯的農業改造政策，便是遵守伊理奇這一指示幹的。伊理奇的這一指示，乃是蘇聯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保障。工農聯合，而以領導權歸勞工大衆，這便是社會主義勝利的重要條件。

托派和右傾派對小生產者作用的曲解

托派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大曲解，便是他們想否認單純商品生產的存在乃是資本主義的歷史前驅。這一曲解，跟他們關於勞苦大衆對農民政策的見解是有密切關係的。

托洛茨基主義以否認工農聯合爲出發點。在托氏看來，中農是「富農的弟弟」。因此，托洛茨基主義認爲工人階級與農民間的矛盾是不可解決的。因此，他得了個結論說，蘇聯國有經濟須「蠶食」農民經濟，使其破產，以至吞併。E．蒲瞭布拉任斯基關於「社會主義原始積蓄法則」的理論也是這種意見，據蒲氏說：「社會主義原始積蓄法則」似乎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經濟中，定要發生作用似的。

右派想在單純商品經濟跟資本主義之間，築一條萬里長城，把牠們隔開，也是對馬列主義的一大曲解。伊理奇曾再三不厭倦地說，小商品生產每日每時都在生育着資本主義。右派則否認這一論點，他們主張鄉村中的小生產萬世長存，因此他們不明白農村有根據社會大生產原則加以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

# 第五章 貨幣

**仙盧布的幻想**

在「十月革命」以前，幾百年來的貧困，在俄國民間造成了一個「仙盧布」的故事，父傳子子傳孫的這樣傳說着，說，有一個「仙盧布」，不論付出多少，在袋中一摸總是有的云云。

這種「仙盧布」的幻想，究竟是一種幻想，事實上從不會有的。不過這故事却值得予以注意：它證明了人們曾給貨幣添加了一種如何神妙的特性。

**貨幣的權力**

事實上，在商品生產之下，貨幣的意義的確是很大的。在商品資本主義生產之下，一切社會生產關係，連馬克思所說的一樣，都鍍上了金色或銀色。一般都認爲貨幣具有一種魔力。其實貨幣乃是社會發展的產物，不過它在該社會裏獲得了一種獨特的力量和威權罷了。

莎士比亞在其一本悲劇中，關於金錢的權力描寫道：

金錢是萬能的活寶。
可使黑變爲白，
醜惡變美好，
罪惡作正義，
將低作爲高，
懦夫變勇士，
年老成年少！

**貨幣是怎樣發生的？**

資產階級的學者們說，貨幣是用訂立契約的辦法而發生的：人類的祖先有一天開會，相互訂立了一個親睦的契約：爲生活便利起見，特規定日常使用貨幣云云。

這個神話跟現實沒有絲毫共同之處。資產階級的學者一般認爲，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關係和創立，彷彿都是用訂立自由契約的辦法而產生似的。例如他們認爲榨取制度本身和擁護

它的國家，都是契約的成果。

事實上，貨幣是由交換中自發地產生的。交換怎樣發達起來，怎樣由偶然的交易漸漸地轉化爲普遍的交換方式，這在前章中業已說過了。在普遍的交換形態下面，曾分出了一種商品，這商品在交換時人人都是愛好的。於是這個商品便作了普遍等價物，其餘一切商品都情願跟它交換，因此之故，它也容易跟別的任何商品交換了。

這樣，貨幣便自發地從大批商品中被選拔了出來。現今用作貨幣的是鑄造的一塊圓形金屬或一條紙。但是這種貨幣是長期發展的產物。起初作貨幣用的是常常交換的東西。

各民族用作貨幣的商品，各各不同。起初好多民族是用牲畜來作貨幣的。在古代的俄國亦是如此。王公的財庫叫做「畜圈」，掌管財庫的人叫做看畜員。在古代羅馬，也是如此。關於這點有好多證據，比如拉丁文把貨幣叫做 "Pecunia"，卽是由 "Pecus"（牲畜）一字來的。所以，拉丁有句古諺說：「貨幣統治着世界」，按字義是說：「牲畜統治着世界」。

在別的地方，是用別的商品做貨幣的。比如在蒙古，是用茶做貨幣的。在好多國家裏是用鹽作貨幣，在墨西哥是用可可籽做貨幣的。在古代俄國，牲畜之後曾改用毛皮——尤其貂

鼠皮做貨幣。因此之故，那時曾把貨幣叫做「貂」。

## 貴金屬

隨着交換的發展，原來充作貨幣的商品，便被別種商品所排擠了。起初是用金屬，尤其是銅，來當作貨幣用，隨後又改用貴金屬——金銀。至此金銀排擠了從前的一切貨幣商品，而永作貨幣用了。

金銀有一種特性，最適宜於充作貨幣。在這一關係上，它們比其餘一切商品有着好多優點。

採取金銀，要費好多勞動。所以，一點點金子，便含有很多的價值。銀子雖比金子便宜十五倍，但它同其它商品比較仍有着更大的價值。這遂使金銀優越於鹽鐵等這些商品。

其次，金銀還有一種特性，就是它們可以隨便分小，又可以隨便溶合，而且在這種情形之下，它們的價值，一點都不變更。這又使它們優越於牲畜。大家都知道，一隻牡牛，劈成幾塊，便萬不能再合在一起了。寶石亦然。假使把一塊很大的金剛石打碎分成十塊，則這十塊便沒有像從前那一大塊值錢了。

第三，金銀不易損毀。把它們藏起來，不會腐爛，也不會生銹。這對於把它們用作貨幣

亦有很大的意義。

金錢萬能是從何而來的呢？

在商品生產之下，商品所有者，把他們的製造品賣成貨幣，再拿貨幣去購買他所需要的別種商品。爲什末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要說是商品交換呢？因爲這裏事實上是把貨幣當作交換各物的媒介物用的。資本家賣掉自己的產品，取得若干貨幣，並不是因爲這些貨幣本身使他感到興味，而是因爲他需要這些貨幣來添購機器，添僱工人，擴充生產的。

然而以貨幣作媒介的商品交換，已跟單純的商品交換根本不同了。貨幣的出現，使商品裏面所含的那些矛盾更加增長更加發展了。

高度的商品生產是非貨幣不可的。在商品生產之下，自管掃門前雪不顧他人瓦上霜的各個生產者，他們相互之間各面的社會聯繫，只有藉用貨幣才能實現的。

我們知道，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間的矛盾，表現而爲商品使用價值與價值間的矛盾。隨着貨幣的出現，這一矛盾更加發展了。一方面是商品分成商品，一方面是貨幣分成貨幣。在藉用貨幣作交換的時候，商品所有者交出自己的商品，換取貨幣，當作商品價值的體現。

現在商品的價值，表現而爲它的價格，卽表現而爲一定數目的貨幣。單是製成商品還不夠，還須要把它換成貨幣，還須要把它出賣了，把它的價格變成錢，假使它賣不掉，就是說生產它的人的勞動是白費了。

貨幣是一個普遍商品，是一個普遍等價物。同時貨幣是價值的體現，是抽象勞動的體現。一句話，貨幣是一顆戳記，市場的自發力用它在商品上打印一個公認的標誌，把這商品由私人勞動的生產品變作社會勞動的生產品。

可是危險正在這兒了，某商品生產者的生產品却不能夠變成貨幣了。要是某商品生產者把他的商品賣不成貨幣，那是說他個人的勞動不會成爲社會勞動的一分子。因爲生產無政府的原故，他白白地耗費了自己的勞動、原料和工具，去製造這種賣不掉的商品。由此可以看出，商品拜物教在貨幣上更明顯地表現出來了。伊理奇在馬克思一文中說：

「貨幣乃是交換和商品生產高度發展的產物，但是它却掩蔽了私人工作的社會性，掩蔽了被市場所聯合起來的各個生產者間的社會聯繫。」

在小商品生產的轉向資本主義上，貨幣起有很大的作用。老闆們用正當和不正當的方

法，發財致富，把自己的財富，以貨幣的方式積蓄起來。資本首先是以貨幣的形態發生的。

## 價值的尺度

貨幣在商品經濟裏面，有種種機能。每種商品要賣成若干貨幣。商品的價值便表現於這一批貨幣之中。這一批貨幣，就叫做商品價格。所以，價格乃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商品是用貨幣來測量自己的價值的。

用貨幣測量商品價值，乃是商品買賣的先決條件。在未買或賣以前，先須要知道它的價格。所以，貨幣是一種價值尺度。

商品的價值，取決於生產它所費的工作時間。但是價值却不能用社會必要的工作時間表現出來。比如在買或賣一雙鞋子的時候，不是說這雙鞋子值二十小時勞動，而是說這雙鞋子值四十元。這原因在前邊業已說過了。一種商品的價值，只能用別一商品作媒介才能表現出來。製造一雙鞋子所費的時間，是否會得到社會的承認，事前是不曉得的。也許在市場上鞋子過多的時候，一雙鞋子賣不到四十元，而只能賣三十元了。這是說事實上製造一雙鞋子所費的二十小時時間，只能換得十五小時的生產品了。商品的價格，經常動搖，不是低於價值，便是高於價值。這一動搖的表現，便是商品有時賣的錢多，有時則賣的錢少。

要成爲價值尺度，貨幣本身須是一種商品，而具有價值。比如用不知道重量的某物，來秤量某物有多麼重，那是萬不可能的。但是在履行這一機能的時候，貨幣是否一定要經常在面前呢？顯然，這是不需要的。我們手中沒有一文錢，也可以估量巨量商品的價錢。在測量價值的時候，貨幣是當作一種理想的貨幣，是當作頭腦中想像的貨幣來使用的。由此可以看出，貨幣多寡的問題，對於這一機能，是沒有關係的。

## 流通工具

在商品的價錢講定後，它的重要關頭便到了，即它必須出賣，換成貨幣。藉用貨幣來舉行商品的交換，叫做商品的流通。顯然，商品的流通跟貨幣本身的流通不斷地聯繫在一起：當商品由賣者手中落到買者手中的時候，貨幣也由買者手中落到賣者手中了。這兒貨幣是充作了流通的工具。

要履行流通工具的作用，貨幣須要當面成交。在這兒貨幣已不是「理想貨幣」，而是眞正貨幣了。大家都曉得，用「理想貨幣」，決不能購得一枝香烟。儘管你想像中有一百萬元，但是你拿這想像中的一百萬元却買不到一件東西。反之，現成的一元，即可購得相當價值的商品。

還有一點，就是對流通工具的要求，是跟對價值尺度的要求相對立的。貨幣作爲流通工具，不一定須具有自身的價值。原來賣者把商品換成貨幣，並不是爲了取樂於它們的價值，而是爲了又拿它們去換別的商品，換言之，又拿它們去購買別的商品。在貨幣用作交換工具而沒有放在各人錢袋裏以前，它們仍在繼續着它們的與商品運動相反的流動。因此，貨幣在這兒僅起着暫時的作用。正因爲如此，成色十足的貨幣——金子——在這一機能上可用別的東西來代替了。例如用銀行鈔票，劣質的銀幣，銅幣等，以代替金子是。這些黃金的代替物（或價值的符號）不是完全沒有自身的價值，便是它們所有的自身價值，少於它們所代表者。正如月亮照着太陽的反光一樣，它們也是反映着眞實貨幣——金子——的價值。

要履行流通工具的機能，需要有一定數量的貨幣。要把價值千元的商品賣掉，眼前所應有的不是二百三百元，也不是五千六千元，而只是千元。別方面，那付出的一千元，此後又可用作別一批價值千元的商品的流通工具。不過在同一地方同一時候有好多商品在出賣和購買。所以，該時期所需要的貨幣總額，不但是依着流通着的商品價格總和而定；價格的總和又依着商品的數量和各個商品的價格以轉移；而且例如在一年內所需要的貨幣總額，除這

兩點外，還依着貨幣流通的速度以轉移：要是流通的很快，則流通所需要的貨幣便少；反之，要是流通的慢，則流通所需要的貨幣便多。

商品的分裂而爲商品和貨幣，曾開闢了一條商品生產的矛盾長足發展的道路。在物物直接交換的時候，凡賣同時就是買。貨幣的出現，曾使賣與買分離了。商品生產者可以賣掉自己的商品，把所得的貨幣暫時保存起來。可是有好多商品生產者却都想出賣而不買，於是商品的銷路定必停滯了。所以，貨幣就已經造成了經濟危機的可能性，而以後商品生產的發展及其轉化爲資本主義生產，更使經濟危機的這一可能性變爲必然了。

財寶

商品生產者賣掉自己的商品，往往把所得的貨幣藏放起來。貨幣是一般財富的代表者。在商品資本主義社會裏，只要有貨幣，在任何時候都可變爲任何商品。困難的地方，是在商品的變爲貨幣，倒不是在貨幣的變爲商品。所以，貨幣乃是最適當的積蓄工具或收藏工具。

連後面所講的兩個機能一樣，要充作收藏工具，貨幣須是眞正的所謂貨幣。它們須具有自身的價值，如在充作價值尺度的時候那樣。同時它們須是現款，絕不能把想像的貨幣積蓄

起來，能夠積蓄的，只有眞正存在的貨幣。所以，它們也須有那流通工具所有的特性。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單單因愛積蓄而積蓄錢的人是很少看見的。收藏寶物者，如「吝嗇騎士」之流或戈果理死靈魂中潑留什金之流，乃是資本主義初期所特有的現象。資本主義企業家就已經不執迷於光輝燦爛的貨幣了。他曉得，要增加自己的財富，就須要擴充生產，擴充流動金，多多榨取工人的無酬勞動。所以，現代資本家（或是給他服務的銀行）時時要從事積蓄貨幣，他如要擴充生產，他就需要一筆貨幣，這筆貨幣要一下子拿出的。這筆錢他在相當時期內才能積蓄起來。

**支付工具**

其次，貨幣是一種支付工具。商品的買賣，往往是賒賬。顧客買去商品，在經過一定時期後才付款給賣者。貨幣的這一機能，反映出了以後交換的廣大發展。各個商品生產者間的聯繫，日漸密切，彼此一個對一個的依賴，一天天增長。此時，顧客變成了債戶，而賣主則變成債主了。日子一到，債戶不論如何須要付款，他只有賣掉自己的商品去還清債務。要是他找不到顧客，不能夠還清債務，結果怎樣呢？這不但要使它自己的生產受一打擊，而且要使他債主的生產也要遭受打擊，因爲債主未收回他

放出的債款。這樣一來，那貨幣的流通工具機能中所含的經濟危機可能性，在這裏又獲得了更進一步的發展了。

貨幣用作支付工具的機能，在決定流通所必要的貨幣數目的法則上，又添加了些新的條件。在從流通工具一機能中所發生的要素上面，還要添加上從支付工具一機能中所發生的新要素。從前流通所需要的貨幣數量，是依流通着的商品的價格總和和貨幣的週轉速度而定的，現在還要加上下述的情形：第一，從流通着的商品價格總和中須減去那賒賣的商品價格總和；第二，須要加入那曾經賒賣但按期業已付款的商品價格總和；第三，須減去各個商品賣者與買者相互抵消的款項總和。

**世界貨幣**

末了，貨幣具有世界貨幣的作用。在各國的商務來往上，金子在本質上，與別的商品一樣，也是一種商品，所不同者，只是這個商品人人都願接受而不加以拒絕罷了。因此，在各國商務來往上，金子往往不敷應用。例如英國輸往美國的貨物，比它從美國輸入的爲多，此時，美國便要載運一筆金子，到英國去抵償差數。

在流通中通常多半用紙符號來代替黃金，這種紙符號是黃金的代表者。要是這種紙符號

## 紙幣

的發行額，不多於週轉所要的數目，要是它們自由兌換黃金的話，那末它們的購買力是安定的。但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紙幣的發行額，往往多於所需要者，特別是在世界大戰的時候，尤其如此。那時各國貨幣，大都跌價。在資本主義發生嚴重經濟危機的現在，好多資產階級的國家又走了這條道路。起初是一些次要國家，貶低幣值，隨後極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如英美等國也都相繼採取了這種辦法。

## 貨幣在蘇聯

蘇聯在革命以後，曾應用好多資產階級經濟的工具以適應社會主義的需要和利益，貨幣便是其中之一。它把貨幣變成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工具之一。伊理奇於一九一九年在一次講演中說：

「貨幣乃是社會財富的凝塊，是社會勞動的凝塊，貨幣乃是從一切勞動者身上護取貢物的憑證，一句話，貨幣是從前搾取的殘餘。能否把它一下子消滅呢？不能的。在社會主義革命前，社會主義者就說，貨幣是不能一下廢止的，現在我們的經驗也證實了這一點。要消滅貨幣，還需要有好多技術上和組織上的勝利，這組織上的勝利尤其困難而重要。」

所以，伊理奇曾着重指出說，貨幣是不能一下子消滅的。他曾說，消滅貨幣是一件年代

久遠的事。要辦到這點，一切生產和分配的組織，需要有充分的計劃，要有條有理。所以，貨幣在無階級的新社會建設成功後，還是要存在好久的。

不過蘇聯的貨幣，就其作用與意義說，跟資本主義下的貨幣根本不同。在商品經濟中，貨幣乃是價值法則作用的工具。在蘇聯，貨幣乃是一個計劃工具。在資本主義之下，貨幣乃是「從勞動者獲取貢物的憑證」。在蘇聯，貨幣並不是用作人榨取人的工具，因爲普羅獨裁業已剷除了這一榨取的根源本身了。

在蘇聯，貨幣是用以鞏固社會主義經濟的工具。貨幣的統制乃是蘇聯反對無秩序的有力武器。現在蘇聯各工廠藉用貨幣所實施的自給主義，便是計劃經濟的重要武器之一。蘇聯藉用貨幣所推行的商業政策，也是建設社會主義、聯絡全國各地、聯絡國民經濟各部門、供應千百萬勞動大衆需求的重要槓桿。

所以，有些人不是看不清貨幣在蘇聯經濟中和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根本區別，便是一味瞎談蔑視貨幣，以爲在社會主義下貨幣反正是要消滅的，這都是對蘇聯政策的極有害的曲解。事實上，這兩種曲解都是替蘇聯的敵人張目的。

# 第六章　資本主義的榨取

在今日的全世界上，惟有蘇聯澈底而永久地消滅了資本主義制度；在其餘各國，資本主義仍舊存在着。現在我們就來考察資本主義現實的光景吧。茲先講述一個故事。

蘇聯革命以前伊凡諾夫織染工的生活

一九〇五年，俄國多數派在日內瓦所出版的祕密報紙普羅，有一期登載一篇文章，描述國內伊凡諾夫布匠的生活。那篇文章如下：

「伊凡諾夫是俄國最富的一個都市。它的中心有畫梁雕棟富麗堂皇的資產階級的大廈，有黃金——由勞苦大衆的血汗所造成的每天在叮哩叮噹響的銀行，有遊手好閑的資產階級成日從事賭博飲酒縱樂的俱樂部，等等。

你到市郊——工人住區去看一下吧。猶如從天堂到地獄一樣，那裏住着的都是面黃肌瘦的織染工人——織布廠，染色廠的工人。街道汚穢不堪，在春秋兩季，簡直不能行人。空氣惡劣，數十個高大烟囪冒出的煤氣，和武窩德河（資產階級造有洩流顏料和煤油的溝渠通到這條河）蒸出的毒氣，夾雜

在一起，幾乎要窒息死人。房子都是一些草棚，一間狹隘的房間裏面，住着幾十個工人。

在作工的時候，婦女小孩都上工去了。這時資產階級從工人身上搾取血汗，毀壞母親及其小孩的健康與生活，鐵屑損壞工人的筋肉，後來他們體力衰弱，像一隻搾盡水汁的檸檬的時候，便開除他們，讓他們餓死了。在不通空氣的悲慘環境中，精疲力盡的工人每天要作十一個半鐘頭。機器和紡車的噪聲，鍋釜中蒸出的臭氣，使人頭暈眼花，喘不過氣來，稍一不愼，還要遭監工的毒打辱罵。

婦女呢？她們因小孩生病哭喊，通夜不能入睡，天一放白，就要丟下飢餓的小孩，蹣跚地到工廠去上工，在那裏交出她們的體力，並且還要遭受監工、工廠管理員等的調戲。

有五萬人每天在創造山一樣的資產階級的財富，但是他們本人却過着牛馬般的生活。一個織布女工的每月工資，只有七個半盧布。在紀念節日，工人們看不到一點牛肉，整年他們是吃素的。伊凡諾夫的工人生活，就是這樣。……」

**現代波蘭紡織工人的生活**

在帝俄時代，伊凡諾夫紡織工人被榨取的情形，與波蘭洛吉的紡織工人一樣，不分軒輊。在一九〇五年俄國工人起來爭取自己的解放的時候，哥薩克人用皮鞭同樣來毒打伊凡諾夫的俄國工人和洛吉的波蘭紡織工人。但是後來歷史的道路分叉了。伊凡諾夫工人同蘇聯其他各城千百萬勞苦大衆並駕齊驅地正在建設着幸福的

社會主義生活；但是在地主的波蘭，工人們依舊在榨取的鐵蹄下呻吟着。

這裏我們就來看看波蘭一個大紗廠的情形吧。在這個工廠裏，經濟危機未爆發以前曾有九千工人作工。它名叫威柴夫紗廠，因爲它位在洛吉近郊威柴夫之故。該廠的一個女工，名叫柴林斯加亞的，關於該廠的情形說道：

「威柴夫紗廠廠主，雖是奧斯加·康，但總經理則爲英人，這位英人在該廠投有巨大的款項。在波蘭，法律本定每日作工時間爲八小時，然而這只是官樣文章罷了。事實上，在全洛吉以及在我們威柴夫，生意好時要作十時乃至十二時，甚至日夜要一直作十六個鐘頭，沒有休息。額外工作，自然沒有報酬可得。青年、婦女、及小孩（該廠有十二三歲的小孩作工），也要作十個乃至十二個鐘頭。廠裏工作的條件是很苦的。你一直要工作，不能喘息，否則，即遭毒打。

我們紗廠的工資，比洛吉其他各廠要高些，因爲我們是按件計資的。熟練的男工和女工，每天可得五個至十個『茲羅特』，即合一個至兩個盧布。就設備講起來，威柴夫廠還算是先進的。但是正因爲如此，我們紗廠對於男女工人血汗的榨取，也比其他各廠要厲害些。奧斯加·康父子和遠方我們不知道姓名的英國資本家，從我們的勞動上賺去了幾百萬。

我們那裏婦女的生活，尤其苦痛，婦女大半是在工廠裏作工。女工多半工作過度，身體孱弱，骨

瘦如柴。廠裏沒有飯堂，也沒有托兒所幼稚園。顯然這些設備在我國的實業家看起來是太費錢了。

我們那裏有好多害病和有孕的婦女，也在作工。根據法律，有孕的女工在產前產後各可請假六個禮拜，工資照付。可是事實上，女工一要求請假，便立即開除或在產後就不許回廠作工了。所以，有孕的女工，一經生產，便失業了。根據法律每年我們有兩週的假期，可是廠方把過假期的工人姓名記下，後來把他們一個一個都設法開除了。」

地主的波蘭的勞工生活，就是這樣。

然而天下烏鴉一般黑，不論在富庶的英國也好，或在遼遠的日本也好，也不論在法西斯蒂的德國或意大利也好，更不論在小小的瑞士也好，或在最強盛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也好，工人的生活，都是這樣。不論在美國汽車大王福特的工廠裏，或在德國大砲大王克虛伯的工廠裏，也不論在規模宏大的工廠裏，或在規模狹小的手工廠裏，更不論在熱帶或在寒帶，工人都是這樣被榨取的。

## 一　資本的原始積蓄

資產階級關於資本主義發生的鬼話

資本主義是怎樣發生的呢？這個使廣大民衆赤貧化而使區區少數資本家享樂的榨取制度是怎樣發生的呢？關於這個問題，資產階級及其走狗傳佈了一種謊話。他們說，在古昔的時候，世間有着各種性格不同的人：有的人勤勞儉省；有的人則懶惰好閑。前者手中遂漸漸地集中了各種財富；後者則成了窮光蛋。於是乎就發生了貧富之分，資本家與工人之分。

資產階級及其走狗想拿來說明資本主義發生的各項「理論」，歸根結底，其用意都是如此。但是這一類的資產階級的虛構，與現實的歷史並沒有絲毫共同之處。

事實上，資本主義是由前一個榨取制度——封建制度的解體而發生的。其次，它在小商品生產的基礎上面發育起來，而這小商品生產從自身中長出資本主義的嫩芽。資本主義並不像資產階級鬼話所說那樣和平順利地發生的。反之，資本主義的出世史，用馬克思的話說，「在人類大事表上是用血與火的潑辣文字寫成的」。

在這一歷史上，暴力曾起了特殊的作用。明張目膽的刼掠、搶奪、奴役、征討、及其他種種的欺騙麻醉，這就是造成資本主義發生條件的各種路徑。

毋怪乎在榨取制度的條件下，曾形成了一句諺語：「石屋金字，並非得自正當勞動。」

資本主義發生的兩個條件

伊理奇關於發生資本主義制度所必要的歷史前提，描述如下：

「資本發生的歷史前提，第一是在一般商品生產比較高度發展的水平下面，各人手中積蓄了若干金錢；第二是須具備有『自由』的工人，無業的工人，『無產者』。所謂『自由』有兩個意思，一則此項工人解脫了出賣勞力的一切束縛或限制，二則他失掉了土地和一般生產手段，他除了出賣勞力而外再無法謀生了。」

所以，資本主義的發生，一定要有兩個基本的條件：一是財富須積蓄在少數人手裏；二是須造成貧苦無依、不得不靠出賣自己勞力謀生的大衆。

這兩個資本主義前提的造成，便是那所謂原始積蓄的過程的內容。用馬克思的話說，這一過程乃是資本的前史。「原始積蓄，無非是生產者跟生產手段分離的歷史過程。」正是生產者與生產手段的分離，才造成資本主義存在的條件：財富握在少數人手裏，而廣大民衆則一貧如洗。

生產者與生產手段的分離

在封建制度之下，生產是由小農和手工業者經營的。人對人的榨取是以直接的個人的附庸爲基礎的。生產手段是握在生產者本人手中。主要的職業是農業。基本的生產工具是土地。

隨着交換的發達，而農奴附庸的基礎也漸漸挖毀了。於是各國農奴制，一個跟着一個崩潰，不過在農民「解除」了農奴附庸的當兒，同時也產生了別一個也很重要的「解放」。農民「解除」了他們世世所耕種的土地。在地主下面農民賴以維持生活的土地，僅有一部分留給農民（而且大半是贖回的）。而「多餘」的貧人，則走出鄉村，組織成了僱傭勞動軍，歸資本支配了。

關於這種對資本創造「遊手」的情形，有一首民歌，茲引於下：

資本摧毀了舊制度，
將封建貴族根本剷除，
把農村父老子弟，

從祖地上趕到了工廠船塢。

「羊吃人」

在歷史上頭一個踏上資本主義生產道路的國家是英國。在英國，農奴制在十四世紀末葉就已經沒落了。土地落在農民和其公社手中。隨着對鄰邦法蘭德斯（卽今日的比利時）貿易的發展，英國國內大規模的紡織生產，一天天發展起來。羊毛的需求日益增加了。地主都紛紛來飼養大羣的綿羊了。

可是要飼羊，就需要有草場。於是乎地主們利用國家的庇護，便大批的把農民趕出世世居住的地方了。耕地變成了草場。當時有一位作家把英國叫做「羊吃人」的國家。

然而不但是農民的土地落在有進取心的人們手中。就是教會僧寺的廣大田產，以及公有土地，都被他們佔去了，靠這些土地謀生的大批小佃農，都被無情地攆走了。他們和破產了的及被掠奪的農民在一起，構成了大批的窮光蛋，這種窮光蛋當時充滿着城市和鄉村，充滿着「幸福的老英國」的大街和小巷。

薩特蘭公爵夫人的功績

把農民從土地上攆走的事，在英國歷史上有好幾百年之久，一直延長到上世紀爲止。顯要的地主奪佔了農民公社和個別農民所有的廣袤地面。國家且頒佈適當的法令以幫助他們。地主們及其走狗，給這一掠奪起了個很好聽的名字，叫做「清地」。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描寫一件這種「清地」的經過情形，極爲詳細。這是薩特蘭公爵夫人所幹的，她是英國當時最高顯要的一位女子。這位女要人曾把整個的一處伯爵領地（約當舊俄時一鎮之大），作爲草場，其中居住的農人有一萬五千多。

「從一八一四年起到一八二〇年止，這一萬五千居民——約三千戶——曾經有系統地被驅逐被滅絕了。他們的全村，全被燒毀，所有土地都改作草場了。當地居民不服，曾派兵前去鎮壓，儼如作戰。有一個老嫗在她的茅屋中燒死了，因爲她不願離屋而去。這樣一來，那位高貴太太取得了七十九萬四千英畝地，這些土地自古以來就屬於全族所有的。」（註）

對於被驅逐的人，給一塊海濱不毛之地，每戶二英畝。這種不毛之地且係租出，收取佃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八二九——八三〇頁。

金。奪得的土地，曾劃分爲二十八個大莊園，其中每一莊園，住一家僱農。到了一八二五年，代替這一萬五千居民而出現的，已有十三萬一千頭羊了。

一部分被驅逐的人，想從事漁業。這又招惹了新的災難。會生利的公爵夫人把沿海一帶租給倫敦來的大漁商。於是農民第二次又被驅逐了。

**自由工人的造成**

這種辦法，便給資本造成了一無所有的作工者。馬克思說：

「教會田產的侵奪，國家土地的騙取，公社財產的盜竊，用欺騙和無情恐怖的方法，把封建財產和氏族財產變爲現代的私有產，這就是原始積蓄的各式各樣的田園式的方法。資本主義農業的活動場所就是用這種方法獲得的，土地曾落在資本權力之下，並創造了城市工業所必要的無法律保障的源源不斷的勞苦大衆。」

**對待遊民和貧民**

剛在萌芽的資本主義工業，僅能吸收這樣「解放」的勞動者的一部份。從地上被驅逐的人們，漂泊各處，塞滿着道路。他們除沿路乞食，有時做盜刼人而外，就再沒有別的出路了。

在十五世紀末葉和十六世紀，西歐各國都頒佈了制止遊民的殘酷法律。「今日勞工階級

的祖先，因了他們被迫流落爲遊民和窮光蛋，大概都受過懲罰。」（馬克思語）

這些法律，都是特別嚴峻殘酷的。那時的英國法律，曾規定：遊民第一次逮住，用皮鞭痛抽，「直到身體流血爲止」；第二次捕獲時，割去耳朵一半；第三次被捕，則處死刑。

到十六世紀，英國又頒佈了一條法律，規定凡「逃避工作」的人，被誰告發，卽作爲誰的奴隸。主人僅給奴隸以麵包和開水，便有權可以强迫他去作任何工作，不管那工作是多麼討厭的。可以用皮鞭抽打奴隸，可以把他用鎖鏈鎖起來。要是奴隸逃走了，一旦拿獲，便在前額或面頰上刻一個字，第二次逃走，則立卽處死。

這條法律施行之殘暴，有下述一個事實可作證據，就是在英王亨利第八在位期間（一五〇九至一五四七年）這樣處死的「遊民」，曾達七萬二千名。這種對付遊民的殘無人道的法律，在英國一直到十八世紀，才宣告停止，在其他各國施行的更久。

資本家是怎樣來的？

掠奪農民的結果，就造成了大土地私有產，產生了大批一無所有的工人。

但是資本家是怎樣來的呢？

在中世紀的時候，商業和高利貸就已發展起來。商人和高利貸者手中集累

了巨額財富。但是自從所謂「偉大發見的時代」（十五至十六世紀）起，在少數人手中的財富就更其巨大的增長了。

爲了發財致富，航海家都勇敢地紛紛駛行汪洋大海中去探險。結果，到神話中的遼遠而富强的東方各國——印度、中國去的海道發見了。十五世紀末葉，又發見了美洲。火藥的發明，給了歐洲人以剿滅這些地方土人的巨大優點。當時全美洲曾變成了好多殖民地。海外富庶國家的掠奪，這便是歐洲——尤其是英國資本原始積蓄的主要來源之一。

別一個來源，便是歐洲各國相互之間不斷進行混戰，藉以掠奪失敗者。第三個來源，便是用高利貸，海外高價貿易，及一部分正面刼掠的方法，掠奪本國的同胞。刼奪（尤其是海上刼奪）在資本主義的產生史上實在佔着很重要的地位。

小手工業者和商人的吃苦節儉，在資本的發生上所佔的地位是不足稱道的。小收集商或手工業者「出人頭」之事，也是常有的現象。不過在他們發財的道路上，塞滿着被盜和被騙的人們的血腥的屍體，充滿着可憐虫和破產者的眼淚。

### 對印度的擄掠

荷蘭人，英國人，法國人，爲了對印「通商」，曾專門開辦了一個東印度公司。各該國政府都予以贊助，允許他們對殖民地商品貿易專利。

這一貿易的利潤是極厚的。例如在十二世紀，辣椒在英國的價錢，比在印度要貴八倍，荳蔻要貴九倍，生絲要貴十倍，丁香要貴二十一倍。一六九七年，載運一船殖民地商品，到荷蘭去可賣兩千萬「伏洛林」，而在出產地僅值五百萬。東印度公司每年紅利，要達百分之數百。

荷蘭公司，爲了剷除競爭，保持自己的巨額利潤起見，曾採取了極怪誕的手段。例如，該公司把馬萊羣島上的荳蔻樹伐盡，僅留下若干島嶼。丁香樹園也遭受了同樣的命運：他們剷盡其他各島上的丁香樹，僅留下一個島。要是在歐洲價錢對奸商的貪慾還欠高的話，該公司便毀掉業已運入歐洲的一部分商品。巨量的丁香、荳蔻、肉桂、燒掉了，燒時那種香氣可以傳播到很遠的地方。

英人並不比荷蘭人落後。例如一七六九至一七七〇年，他們用人工在印度製造了一次飢荒：英人把印度全國所有的米收買起來，然後再以高價售出，以致餓死了數百萬人。

美洲是個金礦

美洲發見後，凡想發橫財的人都紛紛到那裏去了。當美洲發見了金銀礦的時候，此種人數更其激增了。

隨之，軍艦、軍隊、大砲、都去了，爲的前往剿滅繁盛的印第安人國。印第安人的所以遭遇不幸，就因爲他們手中有着金子和銀子。

這裏可舉一件事實，以證明征服美洲者發財的方法。西班牙人有一次進剿秘魯人，俘獲一個領袖。這位被俘的領袖，願以裝滿他所坐的那個房間的黃金贖身。這折合成現在蘇聯的貨幣，計達三十五萬盧布之巨。金子雖湊集起來了，但有好多廟宇却破產了。西班牙人取得贖款後，仍把這個俘虜殺死了。

黑的金子

美洲的征服，曾使侵略者大發橫財。金銀鑛開採的結果，愈使他們致富了。

要開鑛採金，就需要工人。歐洲的商人都跑到非洲去了。他們在那裏獵取黑人，然後販賣於美洲。到十八世紀末葉，每年由非洲運出的黑人，竟達五十餘萬之多。黑奴貿易，獲利極豐：在美洲一個黑奴的身價，要比在非洲貴十倍。

黑奴貿易，主要是由英人經營的。英國最大的一個城市——利物浦，就是靠黑奴貿易發

展繁盛起來的。從一七八三至一七九三年十年間，利物浦商人由販賣黑奴而賺的「薪資」，約達一萬萬五千萬盧布。

**海上的劫掠**

在海外貿易獲利如此豐厚之下，海上的劫掠也就成爲最有利的一項生意了。好多國家的政府，事實上都獎勵「本國」海盜，前去劫掠其他競爭者的船舶。

有一首古歌，描寫海盜劫掠的情形，茲引於左：

我們出發時不過兩艘，
到港灣時就有二十船，
要知道我們的業績，
滿船貨物請你看。
商人們問：「這是什麼貨品？」
請君莫問「它的來源」。

## 怎樣用鮮血製成了錢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

「美洲金銀礦的發見，以及土人的剿滅，奴役和活埋在礦穴中，征討與掠奪東印度的開始，非洲的變爲獵取黑人的場所，——這一切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發生的曙期。

這些田園式的過程，乃是資本原始積蓄的基本要素。」

公開的赤裸裸的暴力：公然劫掠，成千的屠殺土人，奴役，以至毀滅人的生命等等，在創造大資本上，曾起了很大的作用。在這一事實上，國家權力尤有特殊的意義。

國家曾竭力幫助財富積聚在少數人的手裏。國家官吏，赤手前往殖民地服務，回國時便成了一個大富翁。高利貸者及一切奸商，都經營國債，大發其財。盜用公款，也是產生資本的一個方法。國家以其種種法律，造成特別有利的條件，使初期的資本迅速發展起來。這些法律獎勵極殘酷的榨取。國家並用武力壓服了被掠奪和被榨取者大衆的任何反抗。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得好：

「新生的資本，從頭腦起到脚跟止，流盡了一切毛孔的血汗。」

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也是用這種暴力和掠奪的方法造成的，和其他國家一樣。

俄國農民的失掉土地

一九〇五年，俄國流行一幅漫畫，這幅漫畫很明瞭地表示出了革命前俄國農民的生活狀況。這幅漫畫是這樣的：一個農民，一隻脚穿着草鞋立在地上，周圍是地主，他們在互相談話。地主問：「賤種！你用一隻脚站下，這是什麼意思？」農民答道：「您瞧吧，別一隻脚無處可立，到處是老爺的地，小人怕踏了，被您拿辦」。

俄國踏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比其他各國要遲些。到一八六一年，農奴制才廢止了。這一改革是地主自己實行的。所以，在俄國的農村裏面，除掉資本主義榨取的「魔力」外，還要加上許許多多農奴制度的殘餘。伊理奇曾說：

「有名的農奴『解放』，乃是對農民的橫行無忌的掠奪，乃是對農民的暴力壓迫與欺瞞。」

在黑土地各省，農民土地五分之一以上是被地主拿去了，在有些省份裏，被奪的土地，且達至三分之一，乃至五分之二。伊理奇又說：

「在『解放』的時候，農民的土地跟地主的土地是這樣劃分界線的：就是農民遷居『別處』，而地主的土地則插入農民的土地當中，爲的貴族容易役使農民，把土地以高利貸價格讓給他們。」

結果，農民須贖回自己的田地，出價比實在價錢要高兩倍乃至三倍。伊理奇又在別一個地方說：「地主們把劣等的，有時毫無用處的土地，分給農民，並且常常設下圈套，陷害農民，卽土地的分界，使農民方面，不論草場、水池、樹林、一概都落空了。」僅在很罕有的情形下，才有若干例外。

結果，農民田地的四周，都是地主的田產。地主常常藉口「踏害」，懲罰農民。所以，在俄國農民當中曾產生了一句諺語說：「裝進雞籠，無法逃出。」

地主們常常利用農民無路可走的困難情形，從事敲詐。當時俄國鄉村流行着種種極苛刻的榨取方式。農民佃地耕種，收成平分：卽將收成之一半交給地主。有時，地主租出一塊地，僅以「工作」爲條件，農民須用自己的農具和牲畜，去給地主耕地。作工還租的辦法還是從前力役的直接殘餘。所以，一八六一年以後，俄國農民依舊把「作工」叫做「力役」制。

農民苦不堪言，多半因土地太少，無法耕種。因此他們竭力設法到城市，到鐵路，到工程處去謀生。這裏他們又落在資本鐵蹄之下了。

俄國的資本家是怎樣來的？

欺騙、暴力、慘無人道的榨取，乃是俄國資本的產生地。俄國大資產的發生路徑，充滿着無數的罪惡。榨取殖民地邊區，盜用公款，承辦國家用品，賣官鬻爵，行賄，成千成萬人的病死餓死，這就是那條道路上的重要標幟。

在農奴附庸流行的數百年間，俄國商人和工業家大發其財。他們覺着自己在民衆無權無利，飢寒交迫，政府官吏橫征暴斂的環境裏面，正如魚在水中一樣。在農奴制崩潰以後，原始積蓄在農民破產貴族貧困的狀態下面又展開了一條新的地帶。

斯特羅干諾夫族

要明瞭農奴的俄國原始積蓄的方法，可舉昔時巨商斯特羅干諾夫和狄米多夫兩族爲例。斯特羅干諾夫族是十六至十八世紀俄國的巨商。該族曾向俄皇取得了支配當時柏爾姆邊區的無限權力。其發財的主要來源，是對當地居民的掠奪式的貿易。他們以非常低廉的價格，收買韃靼人、巴什吉爾人、及其他民族的牲畜、貴重毛皮、金屬。該族在烏拉爾和卡姆兩地奪佔了一千萬公頃的土地，並建造了好多堡塞和防備要隘，裏面養着大批僱傭軍隊。

西比利亞就是由斯特羅干諾夫族征服的。其征服的歷史，乃是一長串的掠奪戰爭和殘酷

地壓迫當地居民暴動。

在十八世紀，斯特羅干諾夫族商人卽向俄皇取得了伯爵衔；隨卽他們又與羅曼諾夫族（卽俄皇姓氏）聯姻。

西比利亞的征服，乃成了俄國商人謀利的一個富足源泉。那「商業」是怎樣經營的，有下述一個例子爲證：在發見阿爾泰以後，俄國商人拿一隻鐵鍋所換得的貂皮，可以裝滿該鍋。俄商寬大地把酒輸入到西比利亞去，並在那裏傳播了梅毒。他們拿這些「財物」，去榨取當地居民的貴重毛皮、金子、農產品。

狄米多夫族

俄皇彼得一世「對於地主階級的抬頭和正在新起的商人階級的發展」，以及「對於地主商人民族國家的創立和鞏固，貢獻頗大」（斯達林語）。他需要各種軍需品，以供給連年不斷的戰爭。他寬大地把款項分配給做皇室定貨的商人。當時做這種定貨的人，曾大發了橫財。在托爾斯泰有名的小說彼得一世中，就講到這種俄國「原始積蓄的騎士」當中的一位——伊凡·布羅夫金。他起初是一個小商人，後來很快地上昇，而成了國中顯要人物之一。俄皇的寵人孟什柯夫更從國庫中盜取了不少的錢，放在

私囊中。

狄米多夫族的歷史，就是俄國大資產怎樣發生的一個好例子。該族的祖先，曾給彼得一世很順利地做定貨，後來彼得一世乃賜以貴族稱銜及杜拉周圍的土地、烏拉爾國立工廠，以示褒獎。這是一七〇一年的事。狄米多夫，便在烏拉爾加工建造鍊鐵廠和鍊銅廠，榨取農奴的勞動，這種農奴是由政府撥給那兩個廠使用的。狄米多夫族的辦法，曾經很快地在農奴農民中間獲得了莫大的「盛名」，只要農民一聽見撥到狄米多夫廠去作工的謠言，就立即暴動起來了。因此，到一七一五年，狄米多夫給皇子做彌月，曾一次獻了十萬盧布。

農民曾控告狄米多夫的一個族人，謂其殺死人命六十三名，並殘酷拷打，慘不忍言。但此控告，並未受審。狄米多夫廠中，常常發生暴動，但是都被武力壓服了。

包稅商

包稅也是俄國原始積蓄的重要來源之一。商人向政府交納若干款項，便取得在某省販賣酒品之權。從十八世紀起，這種辦法，尤其盛行。

酒商則抬高酒價出賣。政府對烟酒徵收土貨稅很高，包稅商便無情地轉嫁於人民。他們僞造種種酒，以代替眞正的糧食酒。沙皇的官吏，不管這些，他們只知向包稅

商取得巨額款項。

## 倖運的奸商

在俄國資本的積蓄上，畜商，食客，奸商等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涅克拉索夫有首詩寫道：

不論馬鞍，
也不論牛犢，
更不論覆盆子，
農民的東西總被收買完；
尤其主要的是
奸滑之輩伺機摧殘：
在徵收稅捐的時候，
農民剩下的一點財產，
又被拍賣得一淨二乾。

俄國收買商和商人當中，有好多因經營種種黑暗事業而積累了巨額資產。謀害老闆，搶劫富有客人，盜用公款，向贓官納賄，凡此都是發財的捷徑。

伊理奇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著中，關於這類人——帝俄大資本主義公司的創辦人發財致富的事實，引有好多例子：

「沙華·莫洛佐夫是個農民（一八二〇年贖身），做過牧人、車夫、織布工、手工織布匠，他曾步行到莫斯科，把自己的商品售與收買商。後來做了某廠一個小規模分銷處的老闆。到了一八三二年死時，他和他的好多兒子已有兩個大工廠。到一八九〇年，他的後裔已有四個工廠，僱用工人三萬九千名，每年出品值三千五百萬盧布。在烏拉狄米爾省的絲業中，有好多大廠主是由織布工和手織布匠起家的。伊凡諾夫的大廠主，如庫瓦葉夫，福金，蘇布柯夫，柯庫什金，鮑布羅夫等，都是手工業的出身。莫斯科省的花緞廠，前身都是手工閣樓。巴夫洛夫區的廠主查威洛夫，於一八六四年還會「機敏地想起當年他本人是哈巴羅夫工匠的一個簡單作工者」。華里巴夫廠主曾做過小工業者；康特拉托夫也是個手工業者，他背着自己的製品，步行到巴夫洛窩。阿斯莫洛夫廠主原是做小販馬夫，後來做小商人，進而做一個小工廠的老闆，以至於做了數百萬資本的工廠老闆，此種事實，不勝舉述。」所有這些莫羅佐夫，庫瓦葉夫，福金，柯克什金，阿斯莫洛夫，都是頂大的資本家。直

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有幾十萬工人，佝僂着背給這些奸商工作。

俄國資本的形成，是與欺騙、吹牛、盜竊、侵吞公款、榨取和掠奪小手工業者及農民，與夫刼掠俄國沙皇制度下的殖民地，有着密切關係的。

資本主義發達時代原始積蓄的方法

暴力和直接的掠奪，乃是資本主義產生的園地。但是以爲原始積蓄的方法，在資本主義發達時代是消滅了，那就錯了。事實上，此種方法，在資本主義世界上，直到如今仍在繼續應用着。

資產階級在其殖民地裏面的活動，和在新奪佔的土地裏一樣。帝國主義强盜，把富庶的地方變成了荒涼貧苦的區域。奪佔一塊殖民地，便作了一羣冒險者發財致富的來源。

原始積蓄的方法，在掠奪農村方面，也應用頗廣。只不過比較巧妙但效力照舊的掠奪和摧毀小農經濟的方法來代替，如薩特蘭公爵夫人所用的那種極粗暴的手段罷了。

托派關於「原始社會主義積蓄的理論」

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在反對蘇聯當局政策的鬥爭中，提出了一種「理論」，似乎社會主義的發生也需要「原始社會主義積蓄」，正如資本主義發生前有資本的原始積蓄一樣。這一「理論」是由蒲瞭布拉任斯基提出的。

據托派的意見，在蘇聯，農民對國有工業須起殖民地的作用。換一句話說，可用資本家榨取殖民地的方法，來剝削農民，以擴充工業。因此，托洛茨基主義主張採取蠶食農民經濟，使其破產以至消滅的路線。

當托派中某人首次提出「原始社會主義積蓄」的時候，伊理奇對這種把產生資本主義的方法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混淆一起的謬論，曾加以很嚴峻的指斥。

要產生資本主義榨取制度，需要小生產者破產，生產者跟生產工具分離。反之，要建設社會主義，則需要把大批生產者跟他們生產工具間的聯繫恢復起來。所以，在資本主義發生的時候，是剝奪了大批人民的財產，而社會主義革命則剝奪了榨取者本人的財產，換言之，它剝奪了資本家的工廠，剝奪了地主的土地。這些生產手段都成了普羅獨裁建設社會主義的財產。

不過地主資本家是一回事，貧農中農大衆又是一回事。普羅獨裁並不剝奪小農的財產，反之，它是極力幫助他們的。它給他們開闢了一條空前未有的親睦聯合而爲集體農場的道路。農村中的轉向社會主義，並不像托洛茨基所主張，要用掠奪農民的方法，而要應用親睦

聯合的方法。不過，蘇聯當局並沒有採納托派的「原始社會主義積蓄」理論，他們遵行的是伊理奇的合作社計劃，這一計劃，經斯達林加以發揮，並在其領導之下業已實現爲事實了。

托派的「原始社會主義積蓄論」澈頭澈尾是反革命的。其基礎爲否認工農的聯盟。它認爲工農聯盟的破裂是不可免的，工農聯合一破裂，社會主義革命也許就要宣告死亡了。這種理論表面看來是很「左」的，其實是宣傳資本主義在蘇聯的恢復。

## 二　資本與剩餘價值

貨幣之變爲資本

資本起初都是以貨幣的形態出現的。所以，在小生產的轉向資本主義上，貨幣曾起了莫大的作用。伊理奇在馬克思一文中說：

「在商品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上，貨幣便變爲資本了。商品流通的公式爲W（商品）G（貨幣）W（商品），即爲了購買此物而出賣別物。反之，資本的一般公式則爲G—W—G，即爲了出賣（帶有利潤）而購買。」

這兩個公式的區別是在什麼地方呢？W—G—W一公式是單純商品生產所特有的。在這

裏是一種商品與別種商品交換。貨幣只用作交換的媒介物吧了。這裏交換的目的是一目了然的；比方是鞋匠吧，他拿他所做的鞋子去換麵包，卽一種使用價值與別一使用價值相交換。商品生產者交出他不需要的商品，而換得他所需要的消費用的別種商品。

資本的流通公式，性質便完全不同了。凡資本起初都是以貨幣的形態出現的。資本家到市場上去，手中總有若干貨幣。這兒運動的出發點，不是商品，而是貨幣。資本家拿自己的貨幣去購入若干商品。但是資本的運動，並不以此完結。以後資本家的商品又變爲貨幣了。

運動的始點與終點，適相符合：起初資本家手中是貨幣，到末了他的手中還是貨幣。不過大家都知道，貨幣始終總是一樣的，它不能在品質上加以區別，而只能在數量上加以區別。商品則不然，它們有着各種各樣的品質。所以，要是資本運動到終結時，資本家手中的貨幣數目，與開始時相等，那麼資本的全部運動便毫無意思了。

誰都曉得，資本存在的全部意義，其活動的全部意義，是在運動的終結時貨幣數目多於開始時所有者。資本家的目的是在賺取利潤。他的公式，不是爲了購買而出賣，像單純商品生產者那樣，而是爲了出賣後可以賺取利潤而購買。

然而，試問這利潤是怎樣來的呢？假定某資本家拿自己的錢購買了某一普通用品，然後以每元多加一角五分又把它出賣了，那末這個資本家便賺了錢，別個資本家就受損失了：或者是他在購物時，未付足眞正的貨價，別人受騙了；或者是他出賣貨物，高於定價；或者是這兩種情形都兼而有之。

大家都曉得，人們不能單靠他們彼此相互借債而生活。同樣，資本家不能單靠他們彼此相互欺騙而發財。固然，欺騙吹牛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家常便飯，所以俗語說，賊偷賊的棒；可是就是偷，也只有事先有了棒，落在某人手中以後，才能偷的。

然而利潤究竟是怎樣出現的呢？顯然的，資本家拿着錢到市場上去，是要找到一種特種商品，這商品一經使用，可以產生價值，而且那價值還要大於它本身所有者。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這種商品反正是有的。這商品，便是勞動力。

什麼是資本主義呢？伊理奇對這個問題答道：

「資本主義者，乃高度發展的商品生產，那時勞動力也變爲商品了。」

勞動力是一種商品

在資本主義之下，商品生產的範圍，日在擴展，而出現了新的商品——勞動力，這商品在單純商品生產時代是沒有的。這是怎樣一種商品呢？馬克思在資本論裏面對這個問題答覆如下：

「勞動力或勞動能力者，即活的人體上所有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凡人在生產某一使用價值時，總要運用這種體力與智力的。」

換一句話說，勞動力者，這是人的勞動能力，人從事生產活動的能力。馬克思又說：

「資本家購買了工人潛在勞動的精力或他的勞動力。」

勞動力永久是商品嗎

在資本主義之下，勞動變成了商品。試問勞動力永久是商品嗎？自然，不是的。勞動力在蓄奴制度之下，就不能成爲商品。那時奴隸本人是商品，並非是他的勞動力是商品。奴隸是不自由的，他不能支配自己，因而也不能出賣他自己的勞動力。

小農或小手工業者，都有自備的生產手段，也不出賣他們的勞動力。他們生產着商品，並把它們出賣於市場。他們把自己的勞動力應用於自己所有的事業。

當農民被逐出於土地，當手工業者破產而喪失了自己的工具，喪失了自己的原料以後，情勢便改變了。這時，他們已經不能夠生產商品了。他們能拿到市場上去出賣的唯一的東西，就只有勞動力了。

所以，要使勞動力成爲商品，須要有一羣人，曾經喪失了生產手段，別一羣人，掌握了這些生產手段。

在資本家對生產手段的私有權消滅以後，勞動力也就不成其爲商品了。在蘇聯，勞動力就已經不是商品了，它的工人並不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於握有生產手段的敵對階級的代表者。在蘇聯，生產手段是握在勞工大衆自己的手中，握在他們的國家手中。

勞動力的買賣與它的價值

在商品經濟裏面，商品是按照它的價值而出賣的。價值取決於製造該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數量。可是那工人所出賣的商品勞動力的價值如何呢？

人要能夠工作，就需要維持他的生存；要吃，要穿，要有睡的地方。人，只有滿足自己的需要，至少是滿足極迫切的需要以後，才能勞動。所以，工人迫切需要的滿足，也就是勞動力的生產。

不過那些用以滿足人類需要的物品，如麵包、肉類、衣服、房屋，在資本主義之下都是商品。它們是不能白白取得的。製造它們，需要化費若干勞動，這若干勞動便決定着這些商品的價值。所以，勞動力的價值，則等於工人爲了維持自己生存和恢復自己勞動力而消費的那些商品的價值。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

「勞動力的價值，卽是那維持它（勞動力）的主人生命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

至於所有這些商品的價值，也都是依製造它們所必要的勞動數量而轉移的。

換一句話說，勞動力的價值，取決於生產這個特殊「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數量，而且我們剛已說過，所謂這一商品的生產，便是指工人的吃、住、穿等而言。

勞動力與勞動

工廠，廠屋，都握在資本家手中；在廠屋裏面陳設着機器及機器用具；在棧房裏面放着原料，燃料，及一切輔助原料。所有這些，都是死板板地放着，尙未與活的人的勞動接觸。於是資本家僱傭工人了，這是他最後購入的商品。此時生產便可開工了。工人着手作工，生產便開始進行，機器和其用具也都轉動起來了。

工廠老闆僱得工人，買得他一定時間的勞動力以後，卽迫使他勞動。他購買勞動力的意

義，就在這裏。

勞動力跟勞動絕不能混爲一談。勞動力和勞動並不是同一個東西。勞動力，這是人的勞動能力。勞動，這是價值的創造者，但是它本身却不能成爲商品，它本身沒有價值。只有勞動力才能變爲商品。

例如，我們總是把鐵路機車和這一機車的動作加以區別的。機車可以靜靜地停在車站上。在這種情形之下，一目了然的，機車連任何動的影兒都沒有。但是機車是具有動的能力的；遇必要時，它便可開始駛行了。同樣，人的勞動力也可以放下不用，假如它的所有人是個失業者的話。但是失業者既然還具有勞動力，換一句話說，他既沒有生病，也沒有餓死，那麼有機會的時候他仍可從事勞動，猶如機車在長久停駛以後仍可行駛一樣。

**勞動力的價值與價格**

我們在前邊已經說過，凡商品的定價，都可離開它的價值，而有高有低。同樣，勞動力的價格，亦可離開它的價值而有高有低。我們雖說勞動力的價值取決於維持工人生活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但這並非是說，工人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始終是取得它的全部價值的。反之，十之有九，他是迫於環境而以低於他價值的價

格來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的。這是說，工人沒有完完全全地得到那滿足他一切需要所必要的生活資料數量。然而，即使工人得到了他勞動力的十足的價值，資本家還是發財的。

**資本家的利潤是從何而來的**

各種商品是怎樣按他的價值來交換的，這個問題，我們已經知道了。現在來研究研究一部份人的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怎樣會落在他人的荷包裏面去。

每個資本家辦廠的時候，總要購得生產所必要的一切，如機器及其用具，原料與燃料等，並要購得勞動力，僱用所需要的工人數目。

工業家招僱工人的時候，則爲貨幣所有者，商品購買者。不過他買的是特種商品。勞資兩方，都以十分不同的情感，走出勞動市場。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

「從前的貨幣所有人，大搖大擺地走在前邊，作了資本家，而勞動力所有人則走在後邊，作了他的工人；一個面帶笑容滿懷高興地開廠動工；別個則怯懦地依靠於人，猶如一個人，把自己的皮拿到市場上去，除受人鞣答以外，再沒有別的任何希望了一樣。」

在工廠裏生產開始了：燃料着火，機器運轉，工人動作，原料消滅，而變成了製成品。當商品製成後，廠主便把它出賣，以所得的款項再從頭來一次，這樣不息的循環下去。

製成品的價值如何呢？首先是這個價值裏面又包含了生產該商品時所耗費的各種商品的價值：機器用具磨損了，燃料燒完了，原料耗費了。假定所有這些商品的價值爲三千小時的勞動。其次這兒還要算上該廠工人的勞動所創造的新價值。假定在該廠做工的人數爲二十名，每天做十小時，共做五天。在這個期間內，二十個工人所創造的新價值，即一千小時勞動。所以，那位廠主手中新出品的完全價值，則爲3000＋1000＝4000小時勞動。

勞動力的價值與勞動力所生產的價值

這裏發生了一個問題：廠主本人對於該商品化了多少錢呢？

我們知道，整個資本家階級，單靠自欺欺人，單靠各個資本家相互欺詐，並不能發財。工業家要買得生產所需的機器和原料，須要付足它們的價值，換一句話說，要付出一筆等於三千小時勞動的款項。除這三千小時勞動以外，新出品的價值中間還要算入該廠僱工所費的一千小時勞動。廠主是否給工人們付足這一項價值呢？理解資本主義榨取的全部祕密的關鍵，就在這裏。

工業家應付出五天內二十名工人勞動力的價值。他付給他們的數目，須夠恢復五天裏面勞動力之用。可是這一筆數目敢斷定少於一千小時的勞動。因爲

工人在資本主義工廠裏所費的勞動數量是一回事，而維持他工作能力所必要的商品的價值又是另一回事。馬克思說得好：

「勞動力的價值及它在勞動過程的使用，是兩件不同的事體。」

根據上邊所舉的一個例子，可以推知一個工人每天的勞動力價值爲五小時勞動。這樣，該廠主五天內付給二十個工人的，總共只不過等於五百小時勞動的款項吧了。

總結起來，該廠主的支出共計3000＋500＝3500小時勞動，而製成品的價值，我們知道則等於3000＋1000＝4000小時勞動。

剩餘勞動與剩餘價值

廠主利潤是從何而來的呢？現在對這個問題容易答覆了。資本家的利潤，便是工人們的無酬勞動的果實，換言之，資本家的利潤，乃是工人們剩餘勞動的果實，工人們於五小時內所製作的價值，等於他們的工資；其餘五小時內所製作的剩餘價值，則落在資本家的錢袋裏去了。未付報酬的一部分勞動，乃是剩餘價值的泉源，亦即一切不勞而得的收益的泉源。伊理奇在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構成部分一文中曾說：

「僱傭工人，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土地、工廠、勞動工具的所有人。工人僅用一部分工作時間，即可抵補他本人及其家庭的生活費（工資），而別一部分時間是白白地勞動了，給資本家創造了剩餘價值——利潤的來源，資本家階級的財富來源。

「剩餘價值說便是馬克思經濟學說的柱石。」

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說，揭穿了資本主義榨取的祕密。所以，這一學說乃是力謀消滅資本主義而建設新社會的勞苦大衆手中的有力武器。所以，資產階級及其「御用」學者，對於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說，拼命抨擊，不遺餘力。所以，他們時時圖謀「駁倒」和「消滅」掉這一學說。

我們剛才看到，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說，是以價值說爲基礎的。所以，擁護馬克思的價值說，以防止任何曲解，是很重要的，因爲資本主義的榨取論也是以該學說爲基礎的。

**資本主義下的勞動過程**

勞動乃是對人類的一種永久而天然的必要。誰要生存，誰就需要勞動。可是在榨取制度之下，勞動者的勞動果實，却落在不勞動者的荷包裏去了。

在資本主義之下，工人的勞動，乃是勞動力被資本家的使用。

在資本主義之下，勞動過程有兩個特徵：

第一，勞動者是在資本家指揮之下作工的，他的勞動屬於資本家所有。資本家決定要生產什麼就生產什麼，要用什麼方法生產就用什麼方法生產。

第二，不但工人的勞動，就是這一勞動的生產品，也屬於資本家所有。關於這點，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道：

「勞動過程乃是資本家所購買的物與物間的過程，乃是資本家所有的物與物間的過程。所以，這一過程的生產品，也自然而然地屬於資本家所有，正如他的酒窖裏發酵過程的生產物一樣。」

在資本主義之下，這兩個特徵使工人勞動變爲强制的勞動了。這時勞動成了一種可憎的重担　自從替榨取者作工起數百年以來，只有到了社會主義革命，才首次開闢了爲自己、爲本階級、爲了全體勞動者的社會幸福而自由勞動的廣大場所。現在在蘇聯，勞動已成了千千萬萬工農大衆的榮譽、光榮、及英勇的事業。

資本家致富的來源

現在把關於資本家致富來源問題的研究，作個總結吧。伊理奇關於剩餘價值說有一個簡短而明瞭的解釋，引來作個總結，再好沒有了。伊理奇的解釋是：

「剩餘價值不能够發生自商品流通中，因爲商品的流通只是等價物的交換而已；剩餘價值也不能够發生自價格的額外附加數目中，因爲購者與買者的一損一得是相互抵消了，這是就大量的，平均的社會現象而言，而不是就個人而言。要取得剩餘價值，『貨幣所有人須到市場上去購得這樣一種商品，那商品的使用價值本身須具有自始卽可作爲價值來源的特性』，換言之，須購得這樣一種商品，那商品的使用過程同時也就是創造價值的過程。這種商品是有的，那就是人的勞動力。勞動力的消費便是勞動，而勞動正是創造價值的。貨幣所有人，按勞動力的價值而購買了它；而勞動力的價值，與其他一切的商品價值一樣，是由生產它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工作時間（卽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活費）所決定的。貨幣所有人自購得勞動力後，便有權使用它了，換言之，卽可迫使它來作工一整天了，譬如說是十二小時吧。其實工人在六小時內（卽所謂『必要』的工作時間）所創造的生產品，卽可贖回他的生活費，而其餘六小時（卽所謂『剩餘』工作時間）則是創造資本家未付酬的『剩餘』生產品或剩餘價值的。」

剩餘勞動的慾望是無窮盡的

人榨取人的方法，在蓄奴經濟中，在地主農奴經濟中，以及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是各各不同的。不過本質到處是一樣的。這本質就是支配階級的佔有全社會的剩餘勞動。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

「只有從直接生產者，從工人身上榨取這剩餘勞動的方式，才能够把社會的經濟形態別區開來，譬如把奴隸社會跟僱傭勞動社會區別開來。」

馬克思告訴我們，剩餘勞動並不是資本發明的。凡是社會分成榨取者與被榨取者的地方，支配階級總是從勞動者和被榨取者的民衆身上榨取剩餘勞動的。不過，在資本主義之下，榨取剩餘勞動的慾壑採取了空前未有的難以塡滿的性質吧了。

在奴隸制和農奴制之下，盛行自然經濟，榨取剩餘勞動，有着一定的限度。奴主或封建主，從被榨取的大衆身上榨取勞動，只要能滿足他們的需要與嗜好就夠了。

但是，在資本主義之下，剩餘勞動的貪慾是沒有限制的。資本家顯露了「渴求剩餘勞動的眞正狼吞虎嚥的貪慾」。資本家把從工人身上所榨取的剩餘勞動，變成錢幣，又把錢幣用作補充資本，滋生新的剩餘價值。剩餘勞動的慾壑難塡，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特徵。資本家不惜應用一切手段，來加緊榨取他們的僱傭奴隸。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有一位學者的話，描寫資本的這種無限榨取的貪慾，極爲明瞭，茲重引於左：

「資本逃避喧噪和紛爭，而秉性怯懦。這是對的，但是並非完全對的。資本所害怕的是利潤缺乏或利潤太少，正如自然界害怕空虛一樣。若有利潤可得，資本便勇敢起來了。只要你能担保百分之十的利息，資本便同意任何的應用；在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之下，它更加興奮起來；在百分之五十的利息之下，它便要發狂；在百分之百的利息之下，它要蹂躪一切人類的法律；在百分之三百利息之下，它就肆無忌憚，任所欲爲了。」

## 什麼是資本

剩餘價值的生產，我們業已分析過了。資本家佔有無酬勞動的機構，我們也已經考察過了。我們曾經看到，窮光蛋的勞動，乃是一切不勞而食的唯一源泉。現在我們更進一步來研究一下那迫使千千萬萬勞苦大衆服從區區少數資本家的奇癖怪想的魔力。換一句話說，我們更深切地來研究一下資本的權力，分析分析何謂資本這個問題。一位年老的經濟學家給資本所下的定義如下：

「我們看到，野蠻人投擊野獸的頭一個石頭，他因兩手不及而拿着打落果實的頭一個棒，其目的都是利用一物獲取別物，所以，資本卽發端於此。」

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常常愛這樣的說明資本。這一解釋對他們是很便當的。用這種方

法，可以「證明」，資本會萬世存在的。事實上，要是原人所用的石和棒就已經是資本的話，那麼顯然的，沒有資本，人類就不能生存了。

這種解釋是對的嗎？不，它澈頭澈尾是說謊。石和棒是用作勞動工具，並不是用作人榨取人的工具的。

資本家所以能榨取工人，只是因爲在資本主義之下一切財富都集中在資產階級手中的緣故。資本家握有一切生產手段和生存手段，而工人則一無所有。

馬克思告訴我們，資本，並不是一件物品，而是一定的社會關係。那些握在資產階級手中的物品——生產手段和其他任何商品，其本身並不是資本。唯有一定的社會制度，才使這些物品變成了榨取工具，把它們變成我們叫做資本的那種社會關係的承担者。伊理奇說得好，資本「乃是歷史上特定的社會生產關係」。

這是一方握有生產手段與他方一無所有因而不得不受人榨取的兩個社會階層間的社會關係。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生產手段是可以買賣的。它們都是商品。它們既然是商品，當然都有價值，因而它們都可變成錢（卽出賣）；有了錢以後，又可買得生產手段。

因此，換一句話說，資本可說是一種孳生（用榨取僱傭工人的方法）剩餘價值的價值。所謂價值，不過是物化的勞動。換句話說，價值就是勞動的成果。價值，這是業已消逝的死勞動。所以，馬克思說，「資本乃是一種死勞動，這死勞動像吸血鬼一樣，只有用吸取活勞動的方法，才能使之復活。」

現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中，也常常使用「資本」一語，譬如說社會主義工業的固定資本，資本建設等等。不過很明顯的，這裏僅保存了「資本」一詞，而其意義已跟剛剛在上邊所說的大不相同了。在社會主義國家裏，政治經濟學上所說的「資本」，已沒有存在的餘地，因爲蘇聯業已根本剷除了資本家榨取工人的事情了。

**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

資本劃分爲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對於資本主義榨取本質的說明，極爲重要。

我們知道，商品的總價值裏面包含有曾經耗費的原料及燃料的價值、與夫機器等等的一部分價值。這一價值的分量是不改變的；因爲這一部分曾經耗費的資本值多少錢，現在完全已把它的價值轉移於商品中了。所以，廠屋和機器，原料和燃料，這一部分資

本，我們叫做不變資本。

但是商品的價值裏面，還包含着一個非常重要的構成部分——卽工人在該廠裏所生產的價值。譬如有一個工廠，有一百名工人在作工，每天工作十小時，並假定每小時勞動可創造五角價值，那末這些工人一天所創造的新的價值總額便等於五百元了。

我們知道，工人所得的工資，少於他們所生產的新價值。工資，就其份量講，僅等於新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這一部分價值乃是工人的必要勞動所生產出來的。工人的剩餘勞動所創造的剩餘價值，則落在資本家荷包裏去了。

假定必要勞動爲每日五小時，則資本家每天付給工人的工資便爲二元五角，而全體一百名工人所得的工資便爲二百五十元。廠主僱用勞動力化去的一部分資本，僅等於二百五十元；而工人所創造的新價值則等於五百元。因此，我們看到，這一部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竟增殖了一倍。不消說，它並不是自身增大的，而是由於略取工人的無酬的剩餘勞動而來的。所以，用於購買勞動力的一部分資本（卽付給工人的工資），我們叫做可變資本。

固定資本與流通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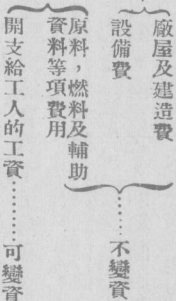
資本家總是嚴密地把那流轉很快的一部分資本，跟流轉緩慢的一部分資本，加以分別。廠屋和設備，使用較久，資本家叫做固定資本；反之，那流轉較快的一部分資本，資本家叫做流通資本。購買原料、燃料、及開銷工資所費的資本，均包括在內。

在生產過程中，以及在流通過程中，這幾項資本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它們的壽命亦互異。廠屋使用得較久，譬如是五十年吧。這樣，每年生產品中所包含的該屋價值僅有五十分之一。資本家建造廠屋所化的全部資本，經過五十年後才能收回。機器使用得較短，譬如是十五年吧。那時，它的價值，以製成品的價格歸還資本家，僅經過十五年就夠了；這十五年間，資本家每年把商品出賣後，便可收回機器價值的十五分之一。反之，棉花或煤炭，在製造商品時，卽全部用完。假定某廠老闆一年用了一千包棉花，那麼他賣掉自己的商品，一下子就可收回這筆原料的費用。勞動力也是如此。

資本的分爲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是跟資本的分爲固定資本和流通資本不相符合的。不變資本裏面，包含着全部固定資本，此外，還包含着那用於購買原料、燃料、及輔助

資料等的一部分流通資本。大體說來，不變資本，係耗費於購買生產所必要的從前勞動（或者如人們所說的死勞動）的生產品；反之，可變資本係用於開支工資；所以，可變資本裏面僅包含着那用於開銷工人工資的一部分流通資本。

這兩種資本的劃分方法，可表示如左：




弄清楚這兩種劃分資本的方法，那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種劃分法——分作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一下子揭穿了那一部分資本曾作了剩餘價值的眞正而唯一的來源。第二種劃分法——分作固定資本與流通資本——把剩餘價值的眞正創造者——工人所耗費的勞動跟那些不能創造任何新價值的資本混淆在一起了。這樣一來，這個在資本主義實踐上所採用的資本

劃分法，便掩蔽了塗抹了資本主義榨取的本質。

**剩餘價值率**

在上邊所舉的例子中，工人們每天可生產新的價值五百元，而以工資方式所得的僅只二百五十元。其餘的二百五十元，則由資本家以剩餘價值方式佔有了。

頂重要的是，要知道工人勞動究竟有若干是落在資本家荷包裏了。這時就有了一定的尺度，它可指出資本主義的榨取究竟有多大麼。剩餘價值率，便是這個尺度。所謂剩餘價值率者，乃剩餘價值對可變資本的比例，換言之，卽無酬的剩餘勞動對必要勞動的比例。在上邊所舉的例子中，剩餘價值率，有如下的公式：

$$\frac{\text{250元剩餘價值}}{\text{250元可變資本}} = 100\%$$

要是剩餘價值率等於百分之一〇〇，那麼，這便是說，一個工人的勞動是平分爲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剩餘價值從數量說來恰等於可變資本，工人所費的勞動僅付了一半的報酬，其餘一半則由資本家佔有了。

資本主義國家裏榨取的指標

一九一三年，俄國（今日的蘇聯境界，即將波蘭除外）全國工業生產額共計五十六萬萬兩千一百萬盧布。原料、燃料等項費用，及機器設備的磨損等等，共計三十六萬萬四千四百萬盧布。從生產品總值中，減去這些費用，適得整數十九萬萬五千七百萬盧布。

這也就是俄國工人階級的勞動於一年內所生產的新價值。工人階級從這個數目中獲得了若干呢？資本家——廠主、地主、商人等獲得了若干呢？

以薪資方式付給工人和職員的數目共計九萬萬八千三百萬盧布，即約當工人所生產的一半。其餘九萬萬七千四百萬盧布，便是工人階級所創造的剩餘價值總額。這筆數目就是一切不勞而得的泉源，從鋼鐵煤鑛公司的巨額收入起，到區區交易所拋賣的偶然獲利止。

這樣，俄國勞工階級在一年內所生產的價值約近二十萬萬盧布，而他們所得的僅十萬萬盧布。資本掠奪勞工，侵佔了他們所生產的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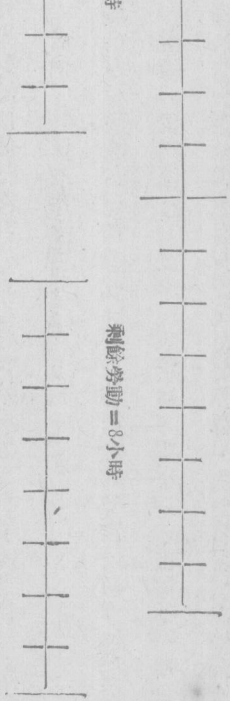
「十月革命」已使蘇聯勞工大衆解除了這一强制的貢稅。其餘各國的勞苦大衆，到今日還不得不把他們勞動和其生產品的大部分交給資產階級的寄生者。

據大概的計算，世界上最大的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勞工大衆受榨取的情形，大致如下。一九二九年該國工業生產總額共爲七百零四萬萬三千五百萬美元，其中原料費爲三百八十五萬萬五千萬美元；機器的耗損約爲二十六萬萬美元；工人的工資爲一百一十六萬萬二千一百萬美元。除開銷而外，剩餘價值總額計一百七十六萬萬六千四百萬美元。在這裏，剩餘價值，要比工資總額多一倍半，計榨取率達百分之一五八。

提高榨取程度的兩種方法

資本家都竭力設法提高他們榨取自工人的剩餘的勞動份量。他們達到自己目的的方法有兩個。我們知道，工作日是分爲兩部分：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例如工作日爲十二小時，其中六小時爲必要勞動，六小時爲剩餘勞動。把這十二小時用一條線表示出來，劃分爲十二段，每段代表一小時，其情形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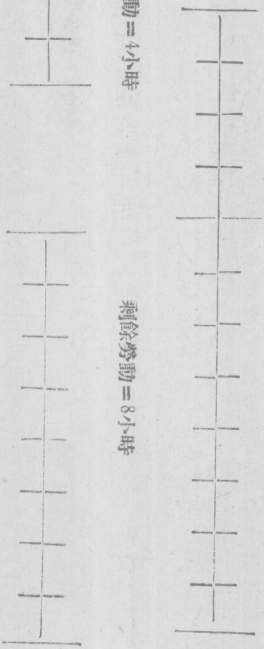
資本家首先可用增加全部工作日的方法，來增加他們所得的剩餘價值。假定工作日延長了兩個鐘頭，這時便有如下的情形：




必要勞動的份量，依舊未變。而剩餘勞動的份量，則因整個工作日絕對延長的結果却增加了。用延長工作日的方法所增加的剩餘價值，叫做絕對剩餘價值。

至於第二個提高榨取程度的方法，則爲加强工作，以減少必要勞動。假定在前邊所說的

十二小時工作制之下，將必要勞動減爲四小時。這時工作日便有如下的情形：




工作日長度雖然照舊，但是因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間的比例改變的緣故，剩餘勞動的比例却增加了。凡因必要勞動縮減及因此而引起的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間的比例改變之故而產生的剩餘價值，叫做相對剩餘價值。伊理奇在馬克思一文中說：

「增加剩餘價值的基本方法，可有兩個：一是延長工作日（所謂「絕對的剩餘價值」），二是縮減必要的工作時間（所謂「相對剩餘價值」）。」

額外的剩餘價值

這兒要特別指出的，是資本家所用的下面一個提高相對剩餘價值的方法。每個資本家都想竭力增加他的利潤，爲了這個目的，他採用新式機器，改用新式技術，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當某資本家所用的新式技術尚未被同業別廠所知道時，他便獲得着超額利潤，額外的剩餘價值。因爲他的商品成本很低，他可以同樣價格或削價出賣的。

但是，通常某一工廠享有此種優點，並不長久，別的工廠也會採用新的技術。商品的價值既取決於平均的社會必要勞動，則新式技術的普遍採用，定要使每件商品（譬如所製成的每輛火車頭或掘得的一噸煤）的價值爲之跌落。結果，個別工廠也喪失了它從前的利益了。

榨取額外剩餘價值的角逐，使相對剩餘價值爲之增長，因爲這一角逐使製造工人生存資料所必要的勞動數量減少了。額外的剩餘價值，只是相對剩餘價值形態中的一個罷了。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中並沒有榨取之事

在消滅資本主義制度以後，從僱傭工人身上榨取剩餘勞動而爲資本家謀利益的事情也就終止了。工作日分爲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之事，也隨之而告終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關於這點說道：

「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後，工作時間便只限於必要勞動了。不過，在其他條件相等之下，這種必要勞動也許要擴大它的範圍。一方面，是由於工人的生活條件，也許要比較富裕些，他的生活消費要多些；別方面是因爲現在剩餘勞動的一部分，卽設立公共積金和積蓄金所必要的勞動，也許也要算在必要勞動以內的。」

我們知道，蘇聯的經濟業已剷除了資方榨取勞工的事體，上邊馬克思的幾句話，可說是了解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的一把鑰匙。

在蘇聯工廠裏面，已沒有利益對立的兩個階層，好像在資本主義工廠中那樣。在蘇聯，工廠和作坊，鐵道和國營農場，都是普羅專政的財產，和伊理奇所說的一樣，它們都是澈底的社會主義式的企業。

集體農場也是社會主義的企業。它們不是以私有產爲基礎，而是以社會主義的公有財產爲基礎的。它們所種的是國有土地，此種土地永歸它們使用。集體農場所用的生產手段，都是普羅專政的財產。譬如，耕種機，及其他精美農具，都歸國立機器耕種機站所有。不過集體農場與工廠或國營農場不同的地方是，集體農場只是合作企業，此項企業爲集體農人本人

所有。在集體農場裏面也是沒有榨取的。不過集體農場是不大發展的社會主義生產形式吧了。所以，現在蘇聯當局的政策是以社會主義的內容來充實這個社會主義的形式，揭穿階級敵人的一切陰謀，使集體農場布爾塞維克化，使集體農民生活富裕起來。

在蘇聯，握有工廠作坊的人和在這種工廠作坊裏從事勞動的人，是同一個階層。在集體農場裏面，集體農民本人是自己集體企業的主人，這種集體企業與一般國營事業的關係是很密切的。所以，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中沒有也不能有生產剩餘價值的餘地。工人們在他們所得的工資以外所創造的餘額，以及集體農民依法交給國家的一部分生產品，都是用於滿足勞動者本身和普羅獨裁的集體需要的，如供應國家一般需要，用作社會主義積蓄，充實國防，文化建設等等。

托洛茨基派對蘇聯工廠性質的誹謗

因此，托洛茨基派造謠說，蘇聯工業彷彿不是社會主義的而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云云，那是極卑劣的反革命的誹謗。在這一誹謗掩蔽之下，托洛茨基主義圖謀破壞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

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認爲蘇聯經濟還是國家資本主義性的重要藉口，便是說蘇聯還保

存着貨幣、自給、銀行、及工資等等。他們把這些工具在資本主義下的作用和在蘇聯經濟中的作用，毫無分別的混爲一談；而且他們掩蔽了最重要的一點——即蘇聯工廠的階級性質，它裏面所有的生產關係的性質。

托派否認蘇聯工廠的社會主義性質，是由於他們不相信一國可以建設社會主義而來的。托洛茨基主義否認蘇聯工廠的社會主義性質，而贊成少數派的意見，謂蘇聯工業中勞工階層還是受榨取的。托洛茨基主義拿它的這一虛構，作爲資產階級反革命的信條與眞理，事實上它已經是作了這一反革命的前鋒。

托派這些虛構，目的只是在摧毀勞工大衆對自己的力量和對自己的事業光明正大的信仰。他們說蘇聯社會主義企業，是國家資本主義性的，這一誹謗的目的是在摧毀勞工大衆中間認爲自己都是國家主人翁的意識。

斯達林在十餘年以前就說：在蘇聯，「勞工階級已感覺自己不但是勞動階級，而且是支配階級了，這一階級是能夠造成奇蹟的。」

做國家主人翁的情感，一天天深入蘇聯千千萬萬工農大衆的意識中了。蘇聯的勞動大衆

已向全世界表明，他們會造成怎樣的奇蹟呵。

## 三　關於工作日的鬥爭

**屢見不鮮的事**

一八六三年六月間，倫敦報紙上有一項消息，題爲因工作過度致死。大意是說，有一個二十歲的女縫衣工，名叫伏克莉的，在宮庭時裝製作所裏作工。那個製作所專製太太小姐們所用的華美服裝。是一個季節興旺的時候，有一天宮庭要舉行盛大跳舞會，需要趕工製作新衣。伏克莉女士一直作了二十六個半鐘頭，不曾休息。加以，在一個小小房間裏，有三十個人工作，空氣惡劣；女工們睡的地方又是個悶閉不通氣息的地洞，而且一隻床上要睡兩個人。在一個星期五，伏克莉生病了，到星期日就死了。經醫生檢驗結果，證明係因工作過度致死。

這個事故，馬克思曾引在資本論裏面。在每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上，這種事故是不勝舉述的。資本的凱旋進行曲，不知使多少的男女工人及小孩，因過度勞動而喪生。托瑪斯·古德在窮人歌中，關於資本的僱傭奴隸寫道：

做工！做工！做工！
晨鷄初啼便做起。
做工！做工！做工！
月落星沉還不止。

做工！做工！做工！
頭暈腦痛無人理。
做工！做工！做工！
直到雙眼兒永閉才止。

**何謂工作日？**

一匹馬每天只能工作八個鐘頭。人能作幾個鐘頭呢？一晝夜是二十四個鐘頭。在若干時間內，人需要休息，睡覺；在若干時間內，需要吃、飲、穿、等等。這便是工作時日純體力的限度。除此以外，工作日還有着精神上的限度。

工人需要時間，去滿足精神的與社會的需要，此種需要隨着一般文化的發展，而日益增加起來，如看報、讀書、參加會議、娛樂等等。

不過資本對剩餘價值的貪慾是無窮的。它不但打破了工作日的精神限度，而且打破了工作日的純體力限度。它侵奪了工人維持他生命和健康所必要的時間。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

「它掠奪了利用新鮮空氣和太陽光線所必要的時間，它攫去了吃飯的時間，盡可能地使吃飯時間包括在生產過程本身裏面，把工人當作一個簡單的生產工具，給他吃飯，正如給汽鍋加煤，給機器加油一樣。資本把恢復、更新、休養生命力所必要的適當睡眠時間，弄成幾個打盹鐘頭，僅够恢復絕對疲勞的機構之用。」

**工人生命的掠奪**

有時，一晝夜二十四小時，差不多全爲工作日佔去。工人僅有四五個鐘頭睡眠時間，其餘工夫全屬資本家所有。這種對勞動力的殘酷的榨取，怎樣反映在工人的生活習慣上面，那是不難想見的。譬如英國紡織工業中，於九十年間曾死亡了九代工人，而其餘非勞工人口中間僅更換了三代。在好多國家裏，直到今日還行着

過長的工作日。

譬如在中國，好多工廠裏，工作日要達十六乃至十八小時；甚至在地下，在礦井裏，工作日也還是很長的。而且不僅是成年男子，就是婦女，以至小孩，都要作這樣長的工作日。

馬克思說：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一階層的空閑時間，是用大衆全部生活的變爲工作時間造成的。」

工人壽命對於資本家是不關重要的。總有充足的勞動者來替他服務的。他用縮短自己僱工壽命的代價，來提高他的利潤。資本家的待遇工人，正如農人野蠻地利用土壤，使其貧瘠一樣。資本家「對工人的健康與生命是無情的」（馬克思語）。

延長工作時間的法令

資本在其統治的初期，曾援用國家的權力，來迫使工人作很長的工作時間。在資本主義的祖國——英國，從十四世紀中葉起到十七世紀末葉止，曾頒佈了好多法令，强迫延長工作日。

那時資本還沒有充足的勞動者。人口也不衆多。十四世紀傳染病在英國極其猖獗，曾吏人口大大地減少。同時，農民和手工業也還有獨立工作的可能；資本手中也還沒有機器這種

有力的武器。飢餓的魔手還沒有握緊工人的咽喉。

此後三百餘年間，英國政府曾頒佈了好多法令，規定了强迫的作工時數。這些法令並規定，凡不履行此種工作時數的，都予以嚴竣的處罰。凡不願替資本作夠時數的人，都受過慘無人道的酷刑。

一七七〇年，擁護資本利益的人們，就建議把請求賑濟的窮人，關在一所工房裏，此種工房，實是一種「悲慘房」，關在那裏的窮人須替資本家做工。在這種「悲慘房」裏，每日工作時間達十二小時。

在十九世紀，英國工人爲了把工作日減爲十二小時，曾經奮鬥了好多年，而且這還只是爲了十三歲至十八歲的童工呢！

在這一時期曾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在英國，曾發生了工業革命。隨着機器的出世，而發生了資本主義工廠。環境變了。資本手中有着大批的勞動者，可供支配。這時單是經濟的强制已足以迫使工人不分晝夜勞動了。

由政府頒佈法令以延長工作日的必要漸漸消失了。資本家已可以用自有的手段，來延長

工作日到最後的限度。「凡道德與天性，年齡與性別，以及晝夜的輪替所設立的一切限度，都被破壞了。甚至舊條例上農民式的日夜這兩個簡單概念，都弄得糢糊不清了，致使一八六零年英國一位法官，以眞正猶太傳經教徒的狡猾，在其『判決』上也不得不解釋什麼是白天，什麼是黑夜。資本大祝賀其狂飲會了。」（見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工人階級謀減工作日的鬥爭

從這時起，開始了勞工階層謀減工作日的頑强鬥爭。從前資本家曾經熱烈擁護法律規定工作日的限度；這時他們却狂暴地起來反對一切關於工作日的法律了。他們哭泣說，此種法律破壞了「自由」。他們所謂自由者，乃資本家無限榨取工人的自由。

「被生產騷聲所振聾的工人階級，一經重新認識了自己，他們在大工業的祖國，在英國，便開始反抗了。」（見資本論）

資產階級的讓步，起初只是紙上的。從一八〇二年起到一八三三年止，英國國會曾頒佈了五次勞動法，但是從沒有化費一個銅板去執行過。這些勞動法只是一種具文而已。

惟有從一八三三年頒佈工廠法的時候起，立法上關於工作日的限制，才着手實施，這個

工廠法是由英國工人力爭而來的。它規定十三歲以下的兒童，以八小時爲限；十三歲至十八歲的青年，以十二小時爲限。一八四四年，英國才首次頒佈了一道法令，規定婦女勞動以十二小時爲限。因爲在各工廠中婦孺勞動大半是與成年男子並用，所以十二小時工作曾普及於工廠法所包括的一切企業。一八四七年，英國政府又下了一道命令，規定婦孺勞動以十小時爲限。不過，這些法令並未包括所有一切僱傭勞動部門在內。

工作日的立法限制

廠主們對於工廠法表示竭力反抗。他們援用種種詭計，以破壞法律。譬如年齡小的把年齡加高，實施極奸滑的輪班制度，曲解法律等。政府、警察、法庭、報紙，都是站在資本方面。在工廠法頒佈以後，工人還是要繼續鬥爭，以謀它的實行。

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因工人的反抗，繼英國之後，對於工作時間也採取立法上的限制。

法國於一八四八年，頒布一法令，規定工作日爲十二小時，但是這一法令，並沒有認眞實施。一八七四年，又頒佈了一道新法令，禁止十二歲以下的兒童作工，十六歲以下的男性和二十一歲以下的女子作夜工，並規定十三歲至十八歲的青年，以十二小時

爲限。

德國於一八七〇至一八九〇年，曾頒佈了幾道法令，限制兒童和青年的勞動。俄國經過彼得堡工人有名的大罷工後，於一八九七年才開始有了工廠法。當時規定工作日爲十一小時半。這個法令乃是「俄國工人迫使警察式的政府不得已而作的讓步」（伊理奇語）。

在世界大戰的前夜，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大半都已經實行十小時工作制；地下工作（如煤井和鐵鑛）的時間有時還要短些。同樣，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都已經規定，兒童達到一定年齡（十二至十四歲）以後，方能進廠作工。最後，對婦女勞動亦有若干的限制，譬如禁止作夜工。

## 三 八制

自工作時間開始有法律上的限制以後，勞工階級便提出了一個戰鬥的呼聲：八小時工作制！

在工廠，在礦坑，在羣衆中間，

到處洋溢着大聲，宣告：

八小時工作，
八小時休息，
八小時睡覺！

八小時工作制的口號，是在一八六六年由美國工人大會和第一國際大會根據馬克思的提案所宣佈的。一八八九年，第二國際第一次大會又提出這個口號，並列入大多數工人政黨的黨綱以內。

世界大戰以後，各國工人運動的浪潮危及資本主義的本身生存，好多國家的資產階級駭得屁滾尿流。一九一九年，各國在華盛頓曾訂一特殊協定，規定從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起，各國一致實行八小時工作日。但是這一協定，僅有幾個小國（比利時，希臘等等）政府批准；英國政府則表示反對；其他各國，也沒有實行。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高舉八小時工作制大旗的唯一政黨，乃是革命的勞工政黨。

現今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作日

現今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面，資產階級又援用有經驗的手段——延長工作日的方法，來提高他們的利潤了。甚至在經濟危機期間，都沒有改變這一欲望。大批失業工人，因沒有工作而挨餓受凍。同時，幸而留在生產中有職業的工人，則因過度勞動的結果，被榨得精疲力盡。

馬克思曾告訴我們，經濟危機並不能停止資本家延長工作日的欲望。他說：

「在經濟危機期間，生產終斷，僅工作『不完全的時間』，每週內僅作兩三天。自然，經濟危機並沒有絲毫改變延長工作日的欲望。事業縮減的愈多，則所進行的事業獲利亦愈多。繼續工作的時間愈少，則所作的剩餘工作時間亦愈多。」

關於這一論點，馬克思曾從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經濟危機期間及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棉花恐慌中引有好多例子，作爲證明。目前的經濟危機也完完全全證實了這一論點。

茲從馬氏所舉無數例子中舉出一個。波蘭朴斯蘭附近有一個小小的工人區域，名叫霍柴，那裏風景很美麗，周圍有樹林和小山，山的上面覆着銀色的雪。那裏共有居民七千，內中五千是失業者。不過還有兩三個工廠仍在開工。其中頂大的首推陶業和瓷器兩廠。有百分

之四十的工人，每日工資不過一「茲羅特」（約合二十一戈比）。男女工人以及童工，每天要作工十二至十四小時。在作限期定貨的時候，工作要延長至十六小時。

在工人大衆反抗很弱的國家裏面，工作日的延長，尤其厲害。譬如在日本，鐵工的工作時間，平均起來如下：鑄造部的工人爲十一小時四十一分；展鐵部的爲十一小時又三十四分；模型部的爲十一小時又三十一分：帽釘部的爲十小時又二十四分；整個機器製造業的工作日爲十一小時半。

大阪是日本工業中心之一，據調查該城有九個工廠工作日爲十二小時；有二十個工廠是十一小時；其餘各廠，也都在十小時以上。

現代資本主義國家裏最通行的是十小時工作制；在有些工業部門裏面，且達十二小時。在殖民地國家裏，對殖民地奴隸的榨取，更沒有界線。譬如在中國，十六至十九小時的工作時間是並不稀罕的。

**蘇聯的工作日**

自一九一七年十月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後，蘇聯革命政府第一步的設施之一，便是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此外，對童工工作時間規定以六小時爲限。並

採取了種種方法，以減輕女工的勞動，如產前產後給假休息，優待哺乳的母親等。

後來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更使工作時間得以減至七小時。在十月革命十週年的時候，蘇聯政府曾採取了一個歷史的決定，下令實行七小時工作制。這一決定現在業已完全實現了。它是社會主義最大的勝利之一。

當蘇聯黨政當局決定實行七小時工作制的時候，曾大受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的攻擊。托派曾造了卑劣的誹謗，說這一決定具有「煽惑」的性質。這次他們又暴露了他們取消派替資產階級做走狗的本質。

當資本主義國家裏資產階級逐步奪取工人多年鬥爭的成果的時候，社會主義國家裏能實行七小時工作制，這是一個極光耀的證據，它證明：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使勞工大衆獲得解放。

蘇聯自實行七小時工作制以後，勞動大衆的文化生活，他們的能力與才能，得到了巨大的發展。蘇聯勞動大衆的物質狀態和文化水平的巨大提高，曾光耀地顯示出了社會主義的勝利。

## 四　由手工業轉向資本主義工廠

克虜伯公司是德帝國主義的一個頂重要的軍火廠。這個軍火廠專造大砲、炸彈、鐵甲車與坦克車。在它的鐵礦與煤井裏，在它的鑄造部與展鐵部裏，每天有十幾萬工人在勞動着。

克虜伯公司已有一百二十五年的歷史了。當成立的時候，還沒有現代的巨大熔鐵爐的影兒。那時牠還是小小的一個手工場，裏面有幾十個學徒和夥計在作工。殘酷的搾取了好幾代的工人，漸漸使這個小小的手工場「魔術」一樣地變成了巨大的企業。在這之間，政府的有利訂貨，數次戰爭的「愛國」發財，曾演了不小的作用。數十萬骨瘦如柴的工人，成千成萬的戰爭殘廢者，這便是克虜伯工廠建立的基礎。

俄國的資本主義工業曾經是怎樣長成的呢？這個過程，曾以顯著的歷史眞實反映在高爾基的各種傑作中。吝嗇而奸狡的人們，起初從事收買手工業者的出品。他們用一切正當與不正當的方法，給自己謀利置產。經過相當的時期，從前的收買商，便開辦工廠了。此時他已經做了工廠老闆，有成百成千的僱工給他做工。

自有了個別資本家的時候起，便有了整個的資本主義。原始的資本積蓄是怎樣進行的，我們已經知道了。資本主義發生的歷史條件是用刀劍和槍砲造成的。在充滿着勞動者血汗的地基上，產生了資本，發生了社會生產全部結構的根本革命。它建造了以機器生產爲基礎的大資本主義工業來代替了徒手勞動的小生產。

資本主義在其青年繁盛時期，曾使社會的生產力巨大生長，但它並不是爲了社會的幸福，而是爲了資本家的發財，才創造了空前未有的技術，大大地擴充了人類控制自然的權力。在資本主義之下，發展生產力的目標，是在提高對工人的搾取程度。所以資本主義爲了提高資本所佔有的剩餘價值量，大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技術的發達，在資本主義之下，乃是生產相對剩餘價值的一個有力的手段。伊理奇在馬克思一文中說：

「馬克思在分析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的時候，曾探討了資本主義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三個基本的歷史階段：（一）簡單的協作；（二）勞動分工與手工場；（三）機器與大工業。」

現在我們就仔細地來考察這三個階段吧。

資本在其發生的時候，一手捉牢了農村中以及手工業和家庭手工業中的小生產者。資本

是從搾取現有的小生產者起家的。只是後來它才根本打破了生產方法的本身。

簡單的合作

漸漸地小生產者落在資本權力之下了。他們喪失了自己的獨立地位，而變成了僱傭工人。資本主義生產是從資本同一時候僱用比較衆多的工人並大規模地經營生產的那個時候開始的。這個勞動的形態，便是簡單的合作。伊理奇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中說道：

「從零散的小生產中長成了資本主義的簡單的合作。」

勞動工具在起初是依舊未變動的。不過簡單的合作，跟從前獨立的零散的生產者制度比較，已表示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了。

各個勞動者間的個人差別，因了一個企業裏面有了衆多的人數，已經日趨平滑了。生產和出售，這時已獲得了正規性。

共同勞動的生產力

一隊騎兵襲擊的力量是一回事，各個騎兵單獨襲擊的力量，又是一回事。一營步兵抵抗的力量是一回事，各個步兵單獨抵抗的力量，又是一回事。同樣，各個勞動者，聯合起來動作，便可提高勞動的生產率。

共同勞動，能使人發生比賽心，鼓勵人的精力，提高個人的工作能力，一因此之故，十二個人共同工作一天，合計一百四十四小時，其所生產的出品，比十二個工人單獨每天作工十二小時或一個工人連續作十二天所生產的出品要多得多。」（見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這裏爲證明簡單合作的效力起見，可舉一羣人傳遞磚這件事爲例。誰都知道，這樣傳遞磚，要比各人單獨搬運來得快。有好多工作　比如挖掘水道，建造水壩等等，假若沒有好多人的共同勞動，那是萬辦不到的。

簡單的合作，便是共同勞動的極[illegible]　方式，它已經可使資本家得以節省房屋、燈光、儲藏所等。一個手工場內有二十個人作工，其費用要比一個人作工的二十個手工場的費用便宜得多。

資本對生產的控制

簡單的合作是由資本滋生的。可是後來它又變成了擴大資本權力的基礎。

「一個會彈瓌瑋琳的人，自己就可以駕御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隊長來指揮了。」（見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從前零散的生產者，可以單獨工作，彼此不發生關係。但是現在不然了，現在他們需要

有一個總的指揮。他們隸屬於資本，因而他們本人不能把指揮權拿在自己手中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

「資本家在生產場所上的指揮，這時已經十分必要，有如將軍在戰場上的指揮一樣。」

勞動過程中的合作，在資本主義以前就已經有了。原始共產制度時代，打獵部落，即有此項簡單的合作。不過資本主義的合作，跟從前一切合作的方式，根本不同。它是跟獨立生產者的小生產相對立的，它變成了資本手中的一個巨大力量。

## 勞動分工與手工工場

在簡單合作之下，共同工作的人們，共作同一的工作。進一步的合作，便是各人各作不同的工作。這時已實行勞動分工了。伊理奇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中說道：

「在手工生產的基礎上面，除了勞動分工而外，別的技術的進步是不會有的。」

以勞動分工爲基礎的合作，叫做手工工場(manufactory)。

在俄語中，常常用manufactory一詞，表示紡織品。其原因就是在紡織事業，尤其是織造業，乃是由簡單合作進到手工工場勞動分工的第一個生產部門。

手工工場，表示勞動生產率向前進展了一大步。有一個人描寫關於製針手工場裏面的勞動過程道：「一個工人展長鐵絲，別個弄平，第三個截斷，第四個人磨尖，第五個盤旋針頭。做針頭又分爲兩三個動作，盤旋針頭是一個人作，磨光又是第二個人作。甚至把針打包裝入匣內，也是一個獨特的工作。」

一個手工工場裏面，有十個人這樣作工，一天之內可製出四萬八千枚針，計每人每天可製四千八百枚。反之，若不分工，每人每天連二十枚針都作不出來。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手工工場的勞動分工，可使勞動生產率提高二百四十倍以上。

勞動分工怎樣能提高勞動的生產率呢？第一，每個勞動者，專做某項動作，而趨於專門化。專門化雖使勞動者畸形發展，但却提高了他們的生產率。第二，勞動更形緊張，從前工作人調換動作，化費時間不少，現在此項時間亦可作工了。第三，不僅工人專門化，而其勞動工具也專門化；勞動工具逐漸改進，更適於使用它們的動作了。

**手工工場的兩個來源**

手工工廠發生的道路有兩個：

第一條道路是，資本家在他的工場中結合了好多從前曾經獨立製造一物的

各種部分的手工業者。「譬如一輛馬車便是好多獨立的手工業者的共同生產品，如車匠、鞍匠、裁縫、鐵匠、銅匠、木匠、花邊匠、玻璃匠、畫匠、鍍金匠等等，馬車手工場把所有這些各種不同的手工業者，聯合起來在一個作坊內，在那裏面他們同時共同進行自己的工作。」（見資本論第一卷）

第二條道路是，在資本主義的手工場內，手工業互相分工，此種手工業者從前都是獨立製造某物的。「德國紐倫堡製針行會的工匠，乃是英國製針手工場的基本份子。不過紐倫堡的手工業者當中，每人作完一次動作，再來一個，這樣依次作下去，也許要作二十種動作，但是在英國手工工場裏面，相互傳遞作工的二十個手工業者，每人只作二十種動作中之一種，而且根據經驗的指示，這些動作，還可分小，孤立起來，而成爲各個工作人的獨特機能。」（見伊理奇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

手工工場乃是一個過渡階段

手工工場時期，乃是由手工業和小生產走向大機器工業的一個過渡時期。手工工場與手工業相似的地方是，它仍是以手工業技術爲基礎的。伊理奇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中說：

「手工生產是手工工場的基礎，手工生產的保存便說明了手工工場相對的固定性，這種固定性，把手工工場跟工廠一比較，尤爲顯著。勞動分工的發展和加深是很緩慢的，因爲這樣，手工工場把每次所採取的方式要保存好幾十年，甚至一百年。」

手工工場與工廠相似的地方是，它是屬於資本所有的大機關，大批工人要完全聽受資本的支配。手工工場乃是轉向大機器工業的準備。在這一關係上，有兩點特別重要：

「第一點是，惟有生產過程的分爲好多極簡單的純粹機械的動作，才可改用機器，這種機器起初是應用於極簡單的動作，後來才漸漸地佔有了更複雜的動作。

第二點要特別着重指出的，就是手工工場訓練了熟練的工人。」（見伊理奇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

當時手工工場還不能包括全部社會生產。它實在是一種上層築物，其基礎仍舊是小生產。它也不能夠澈底革新生產，因爲它的基礎仍是徒手勞動。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得好：

「它自身的狹隘的技術基礎，發展到一定階段上便與它本身所創造的生產需要發生矛盾了。」

這一矛盾自轉向機器工業後，才告解決了。只有在用機器生產的工業中，資本才找到了

與它本質及其搾取剩餘價值的貪得無厭的慾望相適應的基礎。伊理奇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中說：

由手工場轉到工廠

「手工工場的轉向工廠，是表示起了一番十足的技術革命，這一技術革命顚覆了數百年來所造成的工匠的手藝，在這一技術革命之後，社會生產關係必然要急劇瓦解，參加生產的人們必然要澈底地分爲各種集團，傳統觀念必然要完全打破，資本主義的一切黑暗面必然要尖銳擴大，同時，資本主義也必然要使勞動大量的社會化。」

資本主義創造了機器，把它作了「生產剩餘價值的工具」（馬克思語）。但是大機器生產的技術却巨大地擴充了人類控制自然的權力。在普羅革命勝利後，機器工業便成了社會主義的基礎。

機器

大工業的革命，起源於勞動工具。這種勞動工具就是機器。

凡完美的機器構造，分爲三部分：一爲發動機，二爲傳力機，三爲工作機。機器打破了手工業時代受人類身體器官所限制的範圍。人只有兩手兩脚。機器用巨量精美的器具，把人武裝起來，加長了他的兩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

「工業革命起源於機器，這機器用機械代替了同時只用一個工具活動的勞動者，那機械一下子可用大批這種工具或同種工具來工作，僅用一個發動力就可使它動作起來，不論這發動力是怎樣的形態。」

其次，機器生產使得以利用蒸汽發動力以及電氣發動力，使成千成萬的機械奴隸，來給人類勞動服務。工作機代替了手工具。自然力代替了人的發動力。

起初機器是在手工場裏面用手工製造的。但是不久就出現了製造機器的機器。自動機器工具和自動機器漸漸獲得了很大的意義。

英吉利的工業革命

資本主義的機器工業，肇始於英國。英國於十八世紀末葉三十年間，生產方法上曾發生了根本的革命，這一革命的結果，使工廠中的機器生產代替了手工場的徒手勞動。

那時英國是最先進的國家。它對於新生產方法的需要，最爲迫切。好多偉大的發明，曾使生產改用了機器。

一七六四年哈格理佛士（James Hargreaves）發明了紡線機，他採取他的妻的名字，

把這個紡績機叫做「燕尼機」。次年鐘表匠瓦特，製成了他的蒸汽機的第一部模型。一七六九年，理髮匠阿萊特，發明了華特紡績機（water-machine）；同年瓦特的第一部蒸汽機竣工。一七八〇年，克羅普頓發明了繆爾紡績機(mul-machine)。一七八二年，出現了瓦特的兩重動作蒸汽機。一七八四年，發見了新的煉鐵方法。一七八五年，加萊特發明了織布機，一七九〇年，發見了新的煉鋼法。

工業革命根本改變了英國的面目。在工業革命以前，英國本只是個農業國。但在工革命期間，不上數十年，它增長了許多大城市，發生了好多大工廠。於是英國向全世界各國輸出紡織品了。產生了人數衆多的工業無產階級，他們曾遭受極殘酷的搾取，在飢寒驅使之下，受着强制勞動的痛苦。

**是刀子有罪嗎**

狄更斯在一部小說裏面，描寫一個有名的暴徒，因殺人被控，他向法庭供述道：

「陪審官先生！是的，我割斷了這位商人的喉管。但是這並不是我的罪，而是刀子的罪。難道爲了這種一時的厭惡，我們要禁止使用刀子嗎？請你想想吧！農業和手工業，沒有刀

子，怎樣能行呢？在外科上他不是救了人嗎？解剖學上也不是用它嗎？以至在快樂的宴會上也不是要用這個助手嗎？你若是消滅了刀子，那麼你就等於把我們推至最古的野蠻時代了。」

當資本家及其走狗們聽到有人提及資本主義大工業所造成的無數災難的時候，他們就是站在那位暴徒的精神上答覆的。他們說：「難道我們爲了「這種一時的厭態」就放棄機器不用嗎？」

不過謀財殺人，有罪的並不是刀子自身，而是那握有刀子的人。同樣，勞動大衆飢寒交迫，有罪的不是機器自身，而是應用機器的資本主義制度。

## 打死機器

在資本主義的曙期，機器的出現曾遭遇了工人的猛烈反抗。機器剝奪了勞工大衆的飯盌，使他們苦痛地餓死。破壞機器，從地面上把它剷除盡淨，這便是第一步反抗的方式。

在機器的祖國，在英國，於數十年內曾經發生了無數次反對機器的暴動。一七五八年，英國曾經造了第一架水力剪毛機，這架機器，後來被數百失業的人縱火燒毀了。當阿克萊所發明的機器出世的時候，有五百人曾向國會請願，要把它消滅。

尤其在十九世紀初，織布機的採用，更造成了特別悲慘的結果。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

「英國手織布工，苟延殘喘了數十年，最後終於一八三八年死亡，全世界歷史上再沒有比這更悲慘的景象了。他們當中有好多是餓死了，有好多全家好久每天僅買兩個半便士的蔬菜以糊口。」

織布機在英國的通行，不僅剝奪了英國織布工的飯盌，而且使印度的千百萬織布工，因不堪英國低廉布匹的競爭而死亡了，當時有一件官方的報告說：「在印度的平原上，織布工人的白骨累累。」

十九世紀初十餘年間，英國曾展開了很廣泛的「毀壞機器」運動。其中有一個領導者，便是布織工人，名叫路特（Luddite），所以，在歷史上後人把這一運動叫做路特運動。

不久，工人們就明白了，他們的敵人，並不是機器自身，而是應用機器的資本主義制度。工人窮困的來源不是在機器，而是在資本主義的應用機器。

兒童的鮮血變成了噹噹叮噹的金幣

「因爲機器用不着筋力，所以它們便成了一種手段，這手段可以應用沒有筋力或體力不大發育但手足比較柔軟的工人來作工了。因此，婦孺勞動乃是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的第一聲。」（見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機器的凱旋進行曲是從紡織業起頭的。同樣，排斥男工，對婦孺實行殘酷的搾取，也是先從這一門開始的。

應用婦孺作工，對資本家是非常有利的。因爲自用婦孺作工後，資方付給工人全家——工人本人，及其妻子——的工資，僅等於從前須付給工人一人的數目了。兒童的死亡如何的增加，兒童的病症如何的流行，青年教育如何的被破壞，資本家都是不管的。

在紗廠和布廠中，童工的工作時間未有法律的限制以前，兒童差不多自會走路的年齡起就要開始作種種輔助的工作。自頒佈法律限制童工的勞動以後，工廠老闆又找到了好多違犯法律的辦法。譬如，英國報紙上曾登載有這樣一種啓事：「茲需要小孩二十名，年歲須滿十三歲者，方爲合格。」原因是十三歲以下的兒童勞動，在英國是以六小時爲限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敍述一件事實，謂倫敦有一個絲業區域，每星期一和星期二早晨舉行一次露天集市，父母把他們九歲的兒女，僱給絲廠作工。

在今天，在日本和中國，把兒童賣給工廠做工的事，還流行得很廣。

印度勞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中也說：

「在有些工廠裏面，還可以遇見五歲以下的小孩，不斷作工，沒有吃飯的休息時間，每日作工時間往往達十小時乃至十二小時。」

在印度絨氈業中，在製革廠裏面，在種植園裏，應用五六歲的兒童作工，那更是家常便飯了。

在帝俄時代，兒童勞動乃是廠主的金窖。伊凡諾夫各紗廠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人，是兒童和不到二十歲的青年。衣服襤褸面黃肌瘦的男女小孩，在工廠裏掃地、擦紡錠、給工人買酒打雜。

英國的女拖手

在革命前的俄國，拖手勞動，極其盛行。拖手拉着鐵鏈，在河岸上排成一長串，用力拖曳負載很重的船。這種勞動，特別辛苦，但報酬却極少。惟有破產的貧農，找不到別的出路，才只好去拖船。

也許有人以爲，在機器時代，這種荒誕的摧殘人類勞力的事，只是在貧窮、落後、愚昧的俄國才有的。其實則不然。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

「在英國，在運河上拖曳小船，往往不是用馬，而是應用婦女來做的，因爲飼馬和照管機器所需

要的勞動，在算學上是一筆一定的數目，而養活多餘人口中的婦女所需要的勞動，比什麼都便宜，最爲上算。所以，再沒有像在英國，像在機器的祖國那樣無恥的無意思的來浪費人類的勞動力了。」

這兒我們看到，資本主義不僅產生了機器，而且也阻礙了機器的應用。

資本主義應用機器的界線

當應用機器能提高利潤的時候，這對資本家才是有利的。不過並非一切場合都是如此，有時機器的應用也許只能節省和減輕勞動而已。

假定有一架值一百小時勞動的機器，可代替一百五十小時的徒手勞動。這時採用機器也許對社會是有利的。但是資本家的想法，並非如此。所節省的一百五十小時徒手勞動中，他僅付給七十五小時的報酬就行了，其餘一半——剩餘勞動——他連一文錢都不用化費。若是購買機器，他也許還要完完全全付清價值——一百小時勞動的。因之，採用機器，對他是無益處的。

所以，在機器的祖國，在英國，極粗野的體力勞動並沒有代以機器，尤其是在那勞動力低廉的部門裏面。勞動力越便宜，則資本家用機器以節省勞動的欲望越少。在中國，勞動特別低廉，所以在別國早已通用的各種機器，在中國還都沒有採用。

在資本主義之下，機器的應用，跟好多部門裏面極端落後的技術是可以和睦相處的。工廠使極端醜惡的以落後技術爲基礎的榨取方式又復活起來。對資本家往往最有利的，是把生產品的好多部分分開拿到家裏去作，因爲家庭勞動，婦女小孩，從日出做到日落，所付報酬，比在廠中添設輔助機器便宜得多。

惟有社會主義革命才打破了資本主義應用機器的界線，而開闢了技術空前進步的大道。

**勞動的緊張化**

機器使勞動生產率得以任意提高。在同一時數內，一個工人所費的勞動，比從前多得多。工人在一小時工作內所生產的價值，大量增加了；落在資本家荷包中的剩餘價值也激增了。

在機器生產之下，因機器運轉的速度很快，所以勞動强度也隨向之而提高了。工人們不得不很緊張地工作，以追趕運轉很快的機件。誰趕不上，誰就要失掉飯盌。有時，資本家用特殊的報酬方法，來竭力鼓舞工人，去加緊工作。

勞動的極度緊張，對於工人健康和壽命的有害，正如過長的工作日一樣。當工作時間受法律限制的時候，資本家便找到最好的辦法，來無限的提高勞動强度。在大多數資本主義企

業裏面，勞動强度是非常高的，以致工人老早就失掉了工作能力，老早衰老，患着各種病症。提高勞動强度，乃是資本家提高對工人的搾取程度的一個最好的辦法。

資本主義應用機器的矛盾

機器縮減了勞動。但在資本主義之下，它却成了延長工作日的一個有力手段。它代替了成百成千的工人，把他們扔在街頭上。資本家利用機器打破了工人的反抗，惡化了勞動的條件。

機器節省了勞動。但在資本主義之下，它却成了摧殘活的勞動力的一個手段，因爲工人失掉了工作能力，反正可以找到好多人出來遞補的。

機器減輕了勞動。但在資本主義之下，它却成了做苦工的工具。照管機器，往往並不需要特殊的學習，也不需要特殊的能力。資本家把工人的妻子小孩都吸引在生產裏面。對婦孺勞動，僅付以微薄的報酬。

機器是人類的助手，幫助人類對自然作鬥爭。但在資本主義之下，它却成了剝削者的武器，用來壓制被剝削者。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得好：

「在資本主義體系之下，一切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都是靠犧牲個別工人來實現的；一切

發展生產的手段都變成了征服和搾取生產者的手段，損傷工人，使他變成一個不完全的人，把他降作機器的附屬品，消滅了勞動的趣味而使它變成了痛苦，使勞動過程的精神力量，與工人分離開來，正如科學以一種獨立力量跟勞動過程併合在一起一樣；機器惡化了工作的環境，使工人在勞動過程中隸屬於極可惡的暴行，把他的所有生活時間都變成了工作時間，把他的妻子女兒像在加格洛爾進香似的拋在資本的車輪下面了。」

資本主義工廠是刑房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間，日本有一家報紙曾登載有下列一段消息：

「昨日有十個女孩，穿着夏衣，餓着肚子，在街上飄遊，被警察拘留。訊問之下，始知她們每日在紡織廠裏一氣作工十五小時，中間並無休息，加以待遇惡劣，所以她們不堪忍受嚴竣管理，遂相率逃亡。經勸告返回工廠，但她們回答寧願餓死，不願回廠作工云。」

資本主義對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殘酷無情的。工人的生命，對資本家是一錢不值的東西。誰死掉或辭職，並不稀罕，馬上就會有幾十個人前來，甘願代替他的。有一個意大利新聞記者，在遊歷印度後說道：

「我參觀了一所紡織廠，該廠可說是一家大公司（共有紡錠四十萬枚）範圍中的模範工廠。廠內

溫度僅爲零上四十度，非常潮溼，周圍好像是濃霧，有一公尺遠即模糊看不清楚。空中充滿着燒油的臭氣。加以在這種惡劣空氣中，又飛着棉花的纖維，竄入人的鼻孔、喉管，落在人的衣服上，像雪一樣，全身都白。印度人的皮膚，本來像非洲黑人一樣，但是他們在這個工廠裏，兩手兩脚都覆着這一層白的灰塵，跟白種人一樣了。

「我同廠主談話，曾談到勞動設備，但他不允我說完。

「『你剛才說的是什麼意思呢？』——他問。

「『我講的是關於貴廠的工人生命。』我說。

「他跟着半笑了一下，表示對我談及這種問題覺得惋惜，並簡單地說：

「『生命嗎？在印度，生命是極不值錢的一件東西』。……」

不過，工人的生命，不但在殖民地的印度不值錢，就是在最富的資本主義國家裏也是不大值錢的。這由工廠裏不幸事件的衆多，就可以看出來。這種不幸事件，大半是由於資本家不要臉的節省安全設備費而發生的。每次不幸事件，要犧牲幾百資本奴隸的生命。

格雷斯福德是英國北威爾斯一個頂大而古老的煤礦，一九三四年該煤礦爆炸，竟死亡了二百六十五名礦工。

據事後的專門調查，英國煤礦業中技術的落後，眞叫人乍舌。礦主爲節省起見，拒絕採用必要的新式方法，以保護勞工，防止不幸事件的發生。

這次不幸事件，是井內設備惡劣的證據。礦工的死亡，有各種各樣的方式：有的是燒死的，有的是炸死的，有的是被毒氣悶死的。未肇禍的人，則在漆黑的井內餓死渴死了。

自爆炸後，格雷斯福德煤礦停工頗久。不久以前，才有一部分工人，被飢餓所驅使，冒險下入「可怕的深淵」，去試探有無復工的可能。

資本主義工廠是工人的地獄，德國有一首很古的織布工的歌謠說道：

你生活在這裏，忘記了陽光，
正像處在殘酷拷問的刑房，
沉重的歎息無窮盡，
辛酸的淚兒總是兩眼眶。

在資本主義工廠裏關係的本質是這樣的，就是「在資本主義之下，工人將工廠視爲監

獄」（約瑟夫語）。

資本主義與技術的發展

在今日，腐化的資本主義制度，又爲經濟危機所困，它往往公然出而反對技術的進步。資本家及其御用的學者，常常想淆亂黑白，彷彿一切的不幸都應當歸罪於機器似的。似乎在世界上這種鋼的怪物——機器——過多了，以致它們奪取了善良人們的飯盌。似乎這種機器所造的生產品太多了，以致此種生產品無處可賣。

不過工人們要曉得，並不是機器本身帶來了失業，經濟危機等等。這些災難的原因，乃是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深刻的矛盾。

資本主義在其早期繁榮時代，曾引起了人類社會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在沒有發生資本主義以前，現代大工業和其高度的技術，現代的交通電信工具，是連一點影兒都沒有的。資本主義引起了地下巨大富源的開發。它創造了强大的技術，這技術把人的勞動減輕了數倍，並擴大了人類控制自然的權力。

現代的技術，把勞動生產率提高了百倍，乃至千倍。茲引幾個例子於左：

一個工人，用手每天只可製四百五十塊磚。現代的製磚機，用一個工人照管，每天可製

四十萬塊磚，計達千倍之多。

手推磨子，一晝夜上只能磨劣等麥粉二三百公斤。但是現代美國明尼亞波利斯（Minneapolis）城的新式磨粉機，用一個工人照管，一晝夜可磨優等麥粉六百萬公斤，卽約有兩萬倍之多。

從前一個人在六天內，只能製一雙靴子。現在新式鞋廠可使一個工人於同一期間內製造八十三雙靴子。

不過，資本主義只使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供作一階級殘酷搾取別一階級之用。資本主義制度利用精良的生產工具，作爲從勞工階級身上搾取剩餘價值的精良工具。競奪利潤，發財致富，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動機。增加利潤，這便是資本家採用新式技術的目的。

所以，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力的發展，是表示對勞工階級搾取的更加增長，是表示區區少數資本家的更加發財，和廣大民衆的更加貧困。不過，同時資本主義創辦了高度技術的巨大工廠，把人類勞動的技術設備增加了許多，也就是準備了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資本主義的歷史作用，也就在它造成了這個普羅革命勝利的必要前提。

從其發生起到滅亡止，資本主義都是在矛盾中發展着的。伊理奇在歐洲工人運動中的分歧一文中說得好：

「資本主義是進步的，因爲它消滅了舊的生產方法，而發展了生產力；同時，發展到一定階段上，它又阻止着生產力的生長。」

在今日資本主義沒落和解體的階段上，資本主義制度的這一矛盾，更空前未有的尖銳化了。

在年來世界經濟危機的環境下面，資產階級中間常常信口雌黃，胡說八道，想捨棄機器勞動改用徒手勞動。而且這種敵視進步的謬論，往往在事實上表現出來了，譬如，在美國，有大批挖泥機開放着，但在公共工程中却叫成千成萬的人，用鐵鋤、鐵鏟、徒手工作。在這種環境之下，蘇聯乃是全世界上在經濟各部門裏面努力採用新式技術的唯一國家。現在只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才高舉着技術進步的大旗。

## 五　僱工的奴隸制

再沒有比資產階級的僞善那樣可惡了，他們口口聲聲說，貧者與富者，飢寒者與溫飽者，遊手好閒者與終歲辛苦者是「平等」的。事實上，飢餓的魔手驅使工人受資本家的束縛，比數十條嚴竣的法律所做的要牢固得多。馬克斯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

「古代羅馬的奴隸是用鎖鏈鎖着的，現代的僱傭工人，是用看不見的綫索把他們束縛於他們的主人。」

不過這個主人，不是個別資本家，而是資本家階級罷了。事實上，工人是可以隨時走出某一資本主義工廠的，但是他走出以後，又投在別個資本家的工廠中了。

數年以前，各國資本家打着反對强迫勞動的旗幟，大聲攻擊蘇聯。其實頂卑鄙齷齪的，再莫過於現代奴主打着擁護勞動自由的旗幟來反對世界上唯一而自由的社會主義國家了。蘇聯是現世界上唯一的消滅了僱工奴隸制的國家。在蘇聯，勞動大衆首次在人類歷史上獲得了合理而自由的爲自己而勞動，爲社會主義制度而謀利的機會。在蘇聯，不論搾取者和被搾取者，都是沒有的了。

在資本主義世界裏面，勞動大衆，被「看不見的線」束縛於辛苦而卑劣的勞動，這一勞

動的果實，使勞苦大衆更加受束縛，使資本主義奴隸制度更加鞏固了。工人們給區區少數懶漢造了巨量的財富，他們自己反而受着飢寒交迫的苦痛。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工廠說道：「監工對待奴隸的鞭笞，被工頭的懲戒簿取而代之了。」無庸置疑的，工頭的懲戒簿，乃是流浪馬路失業餓死的長期威嚇，其對現代資本的强迫勞動者的作用，不下於古代監工的鞭笞。

資本主義國家裏彰明顯著的奴隸制度

然而就是監工的鞭笞，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裏也並不是稀罕的。本來資本利用「自由」的僱工已經足夠發財了，可是在環境適宜的地方，它也不放鬆眞正的奴隸勞動。

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都盛行着眞正的奴隸制。譬如在英國，失業者約有三分之一領不到國家的津貼。他們曾向所謂社會救濟局、工人救濟所、或供宿處請願，但是這些機關的辦法，凡領得救濟金的人，須作工相當期間，以資抵償。

在世界經濟危機環境之下，資產階級尤其愛以種種「勞動工役」的方式，特別是對於失業青年，應用眞正的强制勞動。在德國「集中營」裏，有數十萬青年工人，過着兵營式的生

活；他們的苦重工作，僅得少許的報酬。同時，德國法西斯主義對於此種青年工人，還實施以軍事訓練，給他們的軍事冒險造就當飛機大砲的肉泥。

在美國，黑人的奴隸勞動，盛行更廣。那裏黑人共計有一千二百萬，其中大多數爲工人和小農。自一八六三年形式上取消奴隸制後，大多數黑人工人仍以苛刻的條件依附於他們的主人。

在美國南部各州，地主給黑人每戶以小塊土地、食物、種子和農具，令其從事耕種。佃戶把全部收成交給地主，地主以所得的款項，抵償墳款，在這裏地主總是用種種方法，以欺騙黑人。

要是黑人收了一百包棉花，這一百包棉花在市場上可賣得二百元，那末地主便向他要求八百元，似乎他曾墊了這樣多的數目。即使黑人把自己的收成，全部交給地主，仍差少六百元，於是他迫不得已又照從前的條約訂立合同。這種欺瞞的方法，年復一年地重演着。黑人向法庭起訴，誰也不理睬他：白人的話，是不能被黑人的話所推翻的。

要是地主需要人作工時，他便向當地法庭上一呈文，此後警察[illegible]捕所需要的黑人人數，提出種種誇大的罪名，加以誣陷，法庭即根據判以罰金，這些黑人無力交納罰款，便不得不束縛於地主了，地主代交出所需的款項，然後從他們的工資中漸漸扣還。

在殖民地裏面，强制勞動採取了更悲慘的方式，帝國主義者把土著居民都變成了眞正的

奴隸。礦山、種植園、築路等事業，所應用的都是强迫勞動。

在非洲殖民地裏，更應用着慘無人道的搾取方法。在鐵礦和煤井中，帝國主義者通常把他們所招募的工人，用麻繩鏈在一起，作工時則有武裝的工頭監視。在招募時，往往把不幸的土人，用酒灌醉，强迫他們在合同上簽字，於是土人就陷入火坑了。

# 第七章　工　資

作工若干
獲得若干

驟然看起來，工資是勞動的報酬。某人作工一星期，得到了一星期工資的報酬，作了一月，得到了一月工資的報酬。

工人所得的工資，是他的勞動所創造的價值的一部份，但是他看不清楚這一點。資本家使他相信，他作了若干，就獲得了若干。資本家希望他多作工，就是說要他多多勞動。要是某人每日作工十小時，得工資一元，那末他多做二小時，他便可多得二毛。要是他每天製造十件商品，得工資一元，那末，他製造十二件，便可把自己的工資提高到一元二毛。就是說，他作工若干，得了若干。

要是工人所得的「勞動報酬」，差堪溫飽，不至餓斃，那末資產階級的走狗就拿出所預備好的「解釋」來了：

上天至神聖，
萬般均規定：
少數應富有，
其餘須貧困。

事實上，工人怎樣能知道他每天給他的主人製造了多少價值呢？原來在工廠裏十小時工作時間，並沒有明白的劃分清楚：某幾小時是爲了自己的工資而工作的，某幾小時是爲了主人而工作的。所有這些工作時間都是一樣的。而且這裏用增加勞動量的方法，還有提高工資的可能。這種情形遂使黑白完全淆亂，結果，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是資本家實際上給工人付足了他的勞動報酬的。

然而，事實決不是如此。我們業已知道了勞動與勞動力的分別。勞動是不能買賣的。勞動是沒有價值的。它本身不過是一切價值的來源。工人所出賣的和資本家所購買的，則是勞動力。

要是，資本家把工人的勞動所創造出來的全部價值，完全付給工人，他便沒有絲毫利潤可得了。事實上，資本家所購買的是工人的勞動力。勞動力的價值和工人的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完全是兩件事情。

**價值和勞動力的價格**

在資本主義之下，勞動力是商品。它有着價值。它的價值取決於工人生活資料的價值。但是工人生活的資料，其數量與性質，依着各種環境而定。馬克思指出謂勞動力的價值，「取決於各國的生活習慣水準。這個水準，不僅包括純物質生活的需要而且也包括人們所處的和所教養的社會條件所產生的一定需要的滿足在內。」

與其他商品相反，勞動價值的定義，包含歷史和道德的諸因素在內。一個工人的通常需要水準，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反之，這個水準，隨着歷史發展的行程而改變，並且這一水準，各不相同，隨着各國歷史發展的道路而互異。不過，資本主義總是盡量地使工人生活水準降至最低的限度。

價值法則，從來不保障商品應照其原有價值而出賣。對於勞動力這種商品，尤其是如此。工人往往找不到自己商品的買主，於是他失業了。但是當他找到工作的時候，給他的工

資又低於他的勞動力的價值。

商品的價值，表現於貨幣者，則爲牠的價格。商品的價格常常變動，有時低於它的價值，有時高於它的價值。勞動力的價格，跟其他商品不同，大多是低於它的價值的。

勞動力價格的變態

工資並不簡單是勞動力的價格。牠是這一價格的特殊形態。生產者出賣了麻布，便取得它的價格。這是一目了然，不庸置疑的。所得的貨幣，無非是所出賣的麻布的價格。

但是工人出賣了自己的勞動力而取得它的價格，這價格却不是所出賣的商品勞動力的價格，而是勞動的價格。工資的特點就在這裏。所以，馬克思把工資叫做勞動力價格的變態。

工資隱蔽了剝削關係

在資本主義企業裏，工作時間分爲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只有必要勞動才是抵償勞動力的價值的。剩餘勞動是給資本家創造剩餘價值的。

然而工資則是全部勞動的酬金。它隱蔽了剝削關係，把工人和資本間的關係的基礎模糊起來，看不清楚。這一基礎隱藏在工資形態之下，把工資作爲勞動的價格。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得好：

「工資的形態拭去了勞動時間分爲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有酬勞動和無酬勞動的一切痕跡。使全部勞動都作了有酬的勞動了。」

**盤或匙**

資本家和其走狗，利用這個騙人的虛表，完全隱蔽了工人階級貧困的眞實原因。

有一個反對馬克思的人，曾提出一種完全站在資產階級精神上的議論，茲引於下。他說，假定一個盤子盛了一定份量的湯，預定若干人吃，那末把羹匙改大，並不能使湯的份量有所增加。馬克思對於這個比喻答道：這位作者「忘記了工人吃飯的盤子，滿盛着民族勞動的生產品，阻碍工人從盤子中多取一點的，並不是盤的容量小和它所盛的東西少，而是他們的羹匙太小了。」

**工資的兩種基本形態**

資本家給工人開銷工資，有種種方式。其中最基本的有二種。

其一是，工人所得的工資，按照工作時間的多寡而定。在這種情形之下，工資可以時、日、星期或月計算。這種工資的形態叫做計時工資。

其二是，工人的工資，按其所製造的商品的多寡而定，即照工人所採的煤炭的噸數，所

織的印花布的尺數，所做的鎖子的件數等等來給他們付酬。這種工資叫做計件工資。

資本主義經濟曾發明了好多各種不同的有時很複雜的計算工資的辦法。這些辦法，不是按時按件計算的，便是把這兩種基本方式的特點配合起來。

驟然看來，計時工資跟計件工資之間，沒有絲毫共同之處，這兩者是完全彼此對立的。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

在計時工資之下，資本家在規定每週若干工資的時候，他大概估計到了。每個工人每週可工作多少。否則，廠主就非折本不可了。

計件工資，歸根結柢，仍是以計時工資爲基礎的。資本家規定某件商品的酬金時，他是照工人在一小時或一天、一星期內所平均製造的商品件來計算的。所以，計件工資只能供給中等工人以生存最必要的數目。

不論計件工資也好，或計時工資也好，不過都是資本家購買勞動力的形式不同罷了。至於這兩個形式之中以採用那一種爲適宜，須依某一生產部門的條件而轉移。總之，二者對於資本家都是有利的，不過依着環境而運用罷了。

**計時工資**

當企業家無意使工人有興趣於多多製造商品時，多半是應用計時方法給工人開銷工資的。這種情形，也各各不同。

在有的生產部門內，工人的技能與熟練，迄今還起有極大的作用。出品的好壞，全依此爲定。在這種情形之下，企業家常常寧願按時給高度熟練的工人付給工資。工人因不求數量的多，可以很細心地去製造每件商品。資本家雖失之於數量，但得之於質量。

反之，有時，工人完完全全做了機器的附屬品了。出品的數量，完全依機器動作的速度而決定。在這種情形之下，資本家也寧願採用計時工資。

**計件工資**

反之，若使工人有興趣於多多生產商品而對資本家有利時，便採用按件工資的各種辦法了。

計件工資，可使企業家免去監督工人的必要。工資按照出品的數量來計算，使工人的勞動極爲緊張。凡容易計算和量度（如照件數、重量、長度等）出品數量的生產部門，照例多應用計件工資辦法。

在資本主義之下，計件工資是增加勞動强度以加强榨取工人的最好方法。計件工資通常

總是以最熟練最敏捷的工人的產量作標準的。其餘的工人，爲了弄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費，不得不拼命加緊工作。企業家一看到大多數工人提高了自己的出品量，他又減低報酬或增加產量的標準。這時工人爲要得到從前的工資，非更加努力更加拼命作工不可了。

**獎金和分紅**

有時資本家把一部份工資，以獎金形式付給工人。他們以爲這獎金辦法，能激勵工人可使他們更熱心的作工。

所謂分紅辦法，那更是騙人的勾當了。資本家藉口工人跟企業利潤也有關係，把工人的基本工資減低。然後他以分紅的方式，只是把從前扣下的一部份工資付給工人。結果，「分紅的」工人所得的，往往比較普通工資的工人所得的還要少。

企業家利用這種方法，不但力謀提高工人勞動的强度，而且常常會使一般不大覺悟的工人，落後於勞工階級的運動，而做了資本家的支柱。

**汗血制**

在計件工資的基礎上面，有一種所謂汗血制。這制度盛行於英國和美國的縫衽業中。把活計分給各住戶去作，酬金無比的低下。這種給「汗血制」成衣舖作工的裁縫，爲了糊口，差不多不分晝夜的要工作。

企業家購買了窮人的勞動力以後，力謀從中榨取更多的利益。在資本主義之下，「科學的勞動組織」就是爲了這個目的而設的。

科學的勞動組織

廠內的每種工作，由專家詳細研究，這種專家於長期觀察和研究之後，便設立一種最適宜的執行該項工作的辦法。使工人的一舉一動，不要白費。一切工具配置得非常適當。在這種條件之下，工人的全副精力，他們所費的全部勞動，一點兒都不浪費，完完全全用於工作了。這樣一來，可使生產得到更大的利益，可使勞動生產率大加提高。

科學的勞動組織並不算是一回壞事，它是合理的利用人類精力的一大進步。在推翻資本主義以後，蘇聯各工廠利用科學勞動組織的機會，更其廣泛。不過在資本統治之下，不論科學勞動組織也吧，不論一切科學的成就也吧，都被資本家利用於他們狹隘的階級利益上了。在資本主義企業裏面，科學勞動組織會變成了一個加緊榨取工人剩餘價值的方法。

泰洛制與福特制

首先創辦科學勞動組織的人是美國的一個工程師泰洛。資本主義企業採用他的辦法（即以他的名字，叫做泰洛制），曾使剩餘價值大加提高。泰洛制無限地提高了勞動的强度，把工人變爲機器，一舉一動，都嚴格地計算得精精確

確，它榨盡了工人的氣力，作上幾年工，工人就變爲殘廢者了。凡採用泰洛制的，同時便把每件價值降低，這迫使工人爲了獲得同樣甚至更少的工資，而要化費更多的勞動。

在世界大戰以後，最受人稱譽的，要算美國汽車大王福特所應用的精確榨取方法了。福特的剝削方法——福特制——很快地風行於美國以及歐洲諸資本主義國家。福特制的基本特點，便是源源不斷的生產。在傳遞機轉運之下，可使工作加快，勞動强度提高。誰趕不上傳遞機，那誰就要從資本主義企業裏滾出去。

總之，資本家把一切技術的改進，都變爲更進一步奴役勞工階級的工具，榨取工人血汗的工具了。

物品工資或貨幣工資

昔時鄉村僱用人員，很少以貨幣來付工資。通常是這樣：僱工「食宿」由主人供給，到年底並給若干穀物。這裏是以物品支付工資的：工人拿自己的勞動力換取生活的必需資料。這種物品的買賣，恰像直接的不用貨幣的物物交換，例如一把斧頭與麵包交換。當買賣具着這種自然性的時候，很顯然的，工人生活所必要的物品的價值，便是勞動力價值的基礎。

在資本主義工業裏面，純用以物品付工資的辦法，尚很少看見，不過把一部份工資用物品來支付，却是常有的事。這種付酬辦法乃是資本主義犧牲工人增加自己利潤的最便利的方法。

同一資本家所開的工廠商店付給工人的是各種劣貨，而價錢反昂貴三四倍，這樣一來，工人的實際工資便大大地減低。所以，工人的組織總是反對這種類似辦法的。

有時，資本家想達到減低工資的目的，就用很狡猾的方法，以昂貴的價錢，把僞貨騙售於工人。他們掌握了工人區域裏所有的店舖，使領取貨幣工資的工人也不得不購買高價的物品。在此種情形之下，工人們則多用加入合作社和開辦合作社商業的方法，以反對這種剝削。

名義工資和實在工資

在發展的資本主義工業裏面，工資照例是以貨幣方式開銷的。工人賣掉自己的勞動力，好像賣掉其他的商品一樣，以一定的貨幣數目，取得它的價格。

但是工人並不是需要貨幣的本身，而祇是把它當作購買生活必需品的工具吧了。工人得到若干工資，便拿去購買他生活所需要的各種商品，照市場上的定價，付清它們的價格。

不過，我們知道，商品價格的水準並不是固定不變的，貨幣的購買力，受各種原因的影響，時有變更。要是某國實行金本位，則物價會因黃金減少而騰貴。金價低落，貨幣的購買力亦隨之而下降。在使用紙幣的時候，因爲貨幣購買力跌落的結果，物價的變動更其迅速而猛烈了。

所以，我們在比較幾個地方工人工資的時候，祇知道這幾處工人所得的工資有多少，那是不夠的。我們並且要曉得，這幾處工人所得的工資，能夠購買多少商品。所以，要比較工資，不能單限於名義工資的數量（所謂名義工資者，即工人所得的貨幣總數）；並且要知道貨幣的購買力，這時才能決定實在工資的多寡。這實在工資的多寡，是由當時當地若干貨幣所購得的消費品數量來測量的。

## 熟練勞動的報酬

大家都知道，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各種工人因職務的不同，所得的工資，也各各不同。資格高的工人，其所得的工資，要比未受訓練的粗工所得的多得多。熟練程度愈高，則通常工資亦愈大。

各工業部門所需要的工人熟練程度，各不相同。因此，各生產裏面勞動力的酬報，也是

各不相同的。

例如，俄國在一九一三年時，各門事業內的工人工資有如下表（以五金工人的工資爲一〇〇）：

| | | | |
|---|---|---|---|
| 鐵路工人 | 一〇五 | 化學工人 | 六〇 |
| 五金工人 | 一〇〇 | 紡織工人 | 五四 |

除了這種各門工業工人工資的不同外，就是在同一部門內，工人因其資格不同而工資亦互異。到處總是熟練工人的工資，多於半熟練工人的；而半熟練工人的工資則多於不熟練工人的。關於這個通例，可引舉無數的例子，以作證明。

工人因資格的不同，所得工資亦互異，其原因何在呢？要了解這個原因是並不困難的。粗的工作任何人都可以作；而熟練工人則需要經過長時期的學習，需要化費很多的時間和勞動才能得到熟練。要是工資沒有分別，便沒有人願化費很多的精力與時間去學習了，沒有人願深造了。

在資本主義之下，資格不論提的如何高，但是總不能使工人避免無限的剝削。

新式機器的採用，常常會使資格很高的一羣熟練工人成爲多餘的。從前學習多年的精巧工人所做的，現在機器都可以作了。於是大批熟練工人都成了多餘的，而被拼棄於生產以外。他們爲避免餓死，不得不去從事任何報酬很低的粗工了。

**各國的工資水準**

各資本主義各國，工人的工資，各不相同。在這一意義上，國與國之間有着非常重大的差別。這些差別有着種種原因。

要是有人以爲，某國資本家對待工人，要比其他各國的資本家慈仁些，那就大錯而特錯了。事實上，天下烏鴉一般黑，到處資本家都是力謀減低工資到最低的限度。不過，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條件是完全不同的。

各國都經過各不相同的歷史道路。例如在美國，資本主義在發展中有好幾十年，倒是感覺工人的缺乏，並不是感覺工人的過多；空地很多，凡是來自歐洲的人，都可安居耕種。在比較古老的資本主義國家裏，工人階級很早就組織起來反抗資本家。在比較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勞動的緊張性非常的高，工人的平均熟練水準也提得很高。

所有這些情境，便使資本主義各國的工資水準，亦各各不同。

例如以英國的工資爲一〇〇，則世界大戰前夜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資（每小時的平均工資）有如下表：

英國……一〇〇　　法國……六四

德國……七五　　美國……二四〇

又據別種統計，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七年，各國平均每年的工資（單位盧布）如下：

美國……九二六　　奧大利……三三四

英國……五一九　　俄國……一九四

德國……四七三　　日本……一一〇

在世界大戰以後，我們同樣也可以看到，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資，都大不相同。茲引一表於右，便可以看出各國重要城市實在工資（卽用若干工資可購得的各種商品數量）的差異。這些數字是一九二九年一月份的統計，而以一九二四年倫敦的工資爲標準（一〇〇）。

費城（美）……二〇六　　柏林（德）……七七

都伯林（愛爾蘭）……一〇六　　馬得里（西班牙）……五七

倫敦（英）……一〇五　布魯塞爾（比）……五三
斯德哥爾摩（瑞典）……九三　米蘭（意）……四〇
阿姆斯特丹（荷）……八八　羅馬（意）……四四

## 對殖民地的剝削

尤其在不久以前才走上資本主義發展大道的國家裏面，工資更低。在這些國家裏面，原始資本蓄積，無情地使農民和小手工業者一個個破產，把他們投在尋求工作的隊伍中。在殖民地裏面，工人階級的生活水準，非常之低下。尤其在中國，工人更遭受着極殘酷的剝削。吃稀粥，睡街頭，衣衫襤褸的中國苦力，在資本家眼中，乃是全世界上最好的工人。最無恥的資本家向歐洲工人說道：你們學中國苦力的榜樣吧，你們的生活，要像他們那樣「節儉」些。這種「勸告」，尤其在目前更其喊得響亮。

中國和印度的人口，合計起來，要佔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在這兩個國家中，僱傭勞動受着慘無人道的擠取。

在一九三四年中，孟買有一家報紙關於印度碼頭工人的勞動條件，描寫頗詳，茲引於下。孟買是

一大商港：在船上裝貨卸貨的工人有兩萬餘名。大部份船夫是做包工制的，工頭（分配工作者）就是實際承包者，他把活計包下來分給工人去做，然後把所得款項分一小部份給工人。例如，卸四千袋米，工頭可得一百五十盧比，而工人所得者不過一〇——二盧比。碼頭工人的普通工資，每日不過〇·一五盧比。每日工作時間，由承包者隨意規定。碼頭工人是怎樣生活的，由下邊一段話中即可想而知：

碼頭工人大半沒有住屋，夜間或閒空的時候，他們是躺在港邊或房屋的牆根。所以，碼頭工人乃是警察凌辱的對象。自上次孟買罷工後，警察曾把好多職工會的領袖，驅逐出境。

在中國有一種特殊的黃包車業。黃包車夫像牛馬一樣，專拉遊手好閒的闊老和剝削者。在中國各大城市裏，都有黃包車夫在奔跑着。

關於黃包車夫的生活情形，據一九三四年中，上海人力車調查委員會所發表的報告書說道：『上海租界內共有人力車夫一萬人，其餘各區共約有一萬三千人。農村破產的窮人，無法生活，都源源來滬，充當黃包車夫。彼等不分日夜拉車，以致用力過度，身體衰弱，拉車不上數年，即告死亡。』車夫到四五十歲，不是死亡，便是成了不能工作的殘廢者。

車夫每日所得的收入，眞是非常微小的，往往甚且一天所拉的錢，還不够交付車租。車夫大半都窮得不能成家，因爲他們是無力養家的。他們多半是七八人住在一間汚穢不堪的草棚裏面。

## 工資和勞工階級的奮鬥

資本主義不斷地想把工資減低到勞動力的價值以下。在這一點上，只有勞工階級堅強的鬥爭，才能予以抵抗。

在起初的一個時期，工人散漫，資本家可以任所欲爲，不受阻止。他可以隨便把勞動條件惡化。要是工人不同意這種殘酷的條件，任你滾蛋，資本家也是很容易找到代替者的。

後來工人就很快地認清自己利益的共同性了。他們聯合起來成立職工會。這時跟資本家對立的不是個別工人，而是整個的組織了。

同時，資本家方面，也聯合起來而成立業主聯合會。他們收買職工會的首領，組織工賊機關，並利用警察、軍隊、法庭、監牢，來對付革命的職工會。

在世界大戰前夜，德國職工會的勢力，特別强大，但是那時伊理奇關於德國工人的生活狀況說道：

「工人的工資，甚至在最堅强最順利的罷工鬥爭時期，其增加速度都要慢於勞動力必要化費的增加。」

換句話說，工資和勞動力的價值，是一天天相差更遠了。

**僱傭奴隸制的消滅**

勞工大衆單單用職工會的經濟鬥爭方法，並不能解除資方日益增加的剝削和日益增加的貧困和飢餓。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勞工大衆需要用革命的方法，獲得完全的勝利才行。只有消滅資本主義以後，勞工大衆才能肅清資本的榨取，才能消滅自己的貧窮根源。

不過勞工大衆的經濟鬥爭，也有很大的意義。在正確的領導之下，職工會可給資方以有力的抵抗。同時，職工會又可作爲訓練廣大羣衆的學校。但是馬克思除承認經濟鬥爭的意義以外，常常並側重地指出，這一鬥爭只是針對着勞工大衆貧困的結果，而不是針對着根本的原因。這個根本原因就是資本主義制度。

在英國工人運動的曙期，最普遍的口號是：『公正的工作時間，公正的工資。』那時工人還沒有認清消滅資本主義的必要。他們希望在保持資本主義之下能獲得正義。加爾指出說，這個口號是保守主義的口號。勞工大衆的戰鬥口號應當是『消滅僱傭奴隸』。

現在在蘇聯，工人已不出賣動力給剝削者階級，而是在工人國家的企業中作工。因此，

## 蘇聯的工資

蘇聯工人所得的工資，乃是社會勞動的一股份，這一股份是跟所費的勞動的數量與質量相適應的。

計件工資，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條件下面，乃是使每個工人所費的勞動質量與數量和其所得報酬相符合的一個優良的工具。計件工資，在蘇聯，給了小資產階級均等主義一個打擊。它是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及改善工人生活的一個有力的槓杆。它跟資本主義下的計件工資，實在有着天淵之別。

# 第八章　資本的積蓄和勞工大衆的赤貧化

## 一　再生產和資本的積蓄

生產和再生產

一國所製造的商品總額，都是在不斷的運動中。消費品由工廠轉給消費者，在消費者這裏就把它們消費掉。其中一部份消費的時間比較長久一些（如衣服、書籍等）；反之，另一部份却很快地就消費掉了（如麵粉等）。

工廠作坊所製造或從地下所掘得的生產手段，也是同樣的情形。其中有的是爲時很短（如煤、煤油等），有的則是逐漸地消損，而要經過一個長時期之後，才須要更換一次（如機器）。

要社會存在下去，需要不斷地生產一定數量的商品，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製造它們。花布襯衫逐漸損壞而破爛了，但是代替它的新花布却一批批地從工廠裏製造出來。麵包

在人的胃裏消化了，但同時田野裏的新麥禾却在成熟着。煤炭在火爐或灶裏燒完了，但同時又從地下開採着新的煤炭。火車機車損壞了，機器朽壞了，但人的勞動却在製造着新的機車，新的機器。

各種各樣的商品，都是在生產着、消費着、又生產着。換一句話說，各種商品是經常地在再生產着。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道：

「不論生產過程的社會形態如何，但在任何情形下，它須是連續不斷的，換一句話說，它須週期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越過同一的階段。社會不能够停止生產，正如它不能够停止消費一樣。所以，任何社會生產過程，從經常聯繫和源源不斷更新上去考察，同時也就是『再生產』過程」。

單純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

要是社會年復一年地生產着同一數量的商品，這便叫做單純再生產。在這一情形之下，每年所生產的就都消費完了。

在資本主義沒有發生以前，生產力的發展非常遲緩，社會生產的容量，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地很少變化。再生產即近於單純再生產的形式。

資本主義打破了從前靜止的停滯的社會狀態，而代以生產力的蓬勃發展。資本主義時代

的特徵，不是單純再生產，而是擴大再生產，這時一年比一年生產着更多的商品。擴大再生產更加是社會主義的特徵了。社會主義使社會財富和其一切來源空前未有的增加。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繁榮，就是很好的一個證據。

在擴大再生產之下，單純再生產並沒有消滅，而是作了前者的一個構成部份。例如，第一年生產了五千萬噸糧食，而第二年生產了七千五百萬噸。這七千五百萬噸可表示如下：五千萬噸（單純再生產）加二千五百萬噸。

**資本主義關係的再生產**

在任何社會裏面，在任何社會制度下面，都進行着再生產。不過在各種社會結構之下，它進行的方式各各不同吧了。例如，在社會主義之下，再生產進行的秩序，跟資本主義時代的完全不同。馬克思說得好：「要是生產具着資本主義的形式，那麼再生產也是具着這種形式。」

在生產過程中，不但經常再生產着人類勞動的各種生產品，而且也再生產着社會生產關係，人與人間的生產關係。

在資本主義之下，所謂再生產，不僅是在市場上投入一批一批新的糧食、煤炭、機器，

以代替業已消費了的；而且是經常地更新和保持資本主義式的人與人的關係。工人年復一年地繼續在資本主義工廠作坊裏勞動着，這些廠主也年復一年把工人階級所創造出來的剩餘價值放在他們的荷包裏。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過：

「資本須以僱傭勞動爲前提，而僱傭勞動也須以資本爲前提。它們相互爲條件，彼此一個創造一個。工人在紗廠裏只是在生產棉紗嗎？不，他是在生產着資本，他是在生產着價值，這價值又用以來指揮他的勞動，並用他的勞動來創造新的價值。」

工人貸款給資本家

當資本家購買了工人勞動力的時候，驟然看起來，好似他把金錢借給了工人。資本家手中有的是錢，工人手中有的只是勞動力，這勞動力只有在生產過程中才能創造價值。

其實不是資本家借款於工人，而是工人借款於資本家。工人得到工資，只是在他作了工以後。是的，資本家在開銷工人的工資以前，不能把新生產的商品賣掉。但是若把這一買一賣視作再生產的因素之一，則問題的實質並沒有改變。因爲：

「工人本人所連續不斷再生產的生產品中有一部分又不斷地以工資的形態歸還他們。……工人在

前一星期或最近半年內的勞動，那就是用以開銷他們這一星期的勞動或下半年的勞動的來源。」（馬克思語）

凡資本都是所積蓄的剩餘價值

資本家年復一年地略取工人的無酬的勞動。工人所創造的剩餘價值，年復一年地落在資本家的荷包裏。

不論資本家所有的原始資本的來源如何，但是在再生產過程中，這一資本則轉化爲所積蓄的剩餘價值了。假定資本家不略取工人的無酬的勞動，那麼他的資本早已化爲烏有了。他每年要消費一定數量的價值。經過相當年代，他的資本就要全部吃盡。要是不如此，要是資本具有奇妙的生育力，那麼其祕訣只有一個，就是略取工人的無酬勞動。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道：

「任何積蓄姑置不論，單是生產過程的單純連續不斷或單純再生產，經過多少長短的時期之後，不可免地就要使任何資本變爲所積蓄的資本或資本主義化的剩餘價值了。」

資本主義的制度把工人變成了資本的簡單附屬物。有些資產階級的走狗，很老實地暴露了這種觀點，認爲工人完完全全是資本的私有產。

**活的機器**

比方在馬克思時代，就有個資本家的走狗，認爲有兩種機器，同爲資本家所有：一種是經常地放在他的工廠裏；一種是晚上和假日回家去了。前面一種機器是死的，後面一種是活的。

資本家竭力想把工人的生活弄到這種資本的「活機器」的生存的水平上。資本家把工人的消費，跟給機器上油，給牲畜餵草一樣看待，並沒有區別。

**僱傭奴隸制的流傳不滅**

工人跟生產手段的分離，乃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不過那作爲起點的東西，在資本主義再生產的行程中，經常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更新着流傳着。每一生產過程終了後，資本家又作了資本的所有者，工人又作了一貧如洗的奴隸，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道：

「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從一般聯繫上來考察或視作再生產過程，不單生產着商品，不單生產着剩餘價值，而且它還生產着乃至再生產着資本主義關係本身——一方面是資本家，另一方面是僱傭工人。」

專以欺騙大衆爲能事的美國影片，通常總是「幸福的結局」。一個女打字員從內地來到

人人都能做百萬富翁嗎？

紐約，一定是嫁給一個擁有百萬財富的美男子；反之，或者是一位窮光蛋娶了一位如花如玉的富有百萬的女郎。

這種故事的妄誕荒謬，是一目了然的。美國電影片的「幸福的結局」，早已成爲笑料。事實上每年的確有成千成萬的青年女子，到紐約及其他大城市裏去尋求幸福。其中有的終身束縛於辦公室，做了打字員或抄寫員；有的投入工廠；有的則遭遇失業，流落爲娼或因病餓而死亡。至於富有百萬的丈夫，只有在電影片中才能找到。

資本主義生活的機構是這樣的，就是一無所有的工人，作了資本的僱傭奴隸，直到死亡爲止。這與小商品生產時代的情境，完全不同。那時學徒可升爲夥友，夥友可升作老闆。生產工具很簡單，——購置它們是沒有多大困難的。

可是自資本主義勝利以後，就大非昔比了，「這時誰生而爲工人，那誰就永遠作了工人」（昂格斯語）。資本主義再生產的法則，使工人的一生束縛在資本的車輪下面。只有在資本主義的奴隸制消滅以後，他才能獲得解放。

要多採些煤和鐵，就須要開拓新的礦山和礦井。要多織些印花布，就須添置紡錘和布

機。總之，要擴大商品的再生產，就須擴充已有的企業，或另建新的企業。這

資本主義的積蓄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是怎樣進行的呢？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面，生產手段是握在區區少數人的手中：工廠、作坊、煤井、鐵礦等等，都是資本階級的個人私有產。

資本給他的主人孳生剩餘價值。驟然看來，好像資本家可以任意處理他們的剩餘價值。要是他是個豪餐家，他可以吃完這些錢；要是他是個酒徒，他可以飲盡這些錢。實際上，資本家中有些人把他們的利潤，化於各種用途。但是本質不在這裏。

雖然這沒有任何明文規定，可是資本家，除少數例外者外，總是把自己利潤的一部份用於增加和擴充自己的工廠。這種一部份剩餘價值附加於資本的事情，我們叫做資本的積蓄。

什麼強迫資本家去積蓄呢？

資本家從榨取自工人的剩餘價值總額中，取出若干，附加於自己原有的資本。迫使他這樣去做的有二種力量：利潤的貪慾和對競爭的恐懼。

無限制的發財慾，正是資本主義的特色。不論某企業家的資本有多少，不

論他所獲得的剩餘價值有如何之多，他總是力謀擴充自己的財富，增加自己的利潤。其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利潤積蓄起來，以增加自己的資本。資本家想到競爭者在前，他就不能安心地把自己的全部利潤統統用於各種非生產的化費了。他知道，每個競爭者，都在用盡全力，改善他的生產，擴充範圍，改良技術，爲的使自己的出品價廉物美，打倒敵人。要是某資本家不願意被人打倒，他就不得不把自己利潤的大部份，投入於自己的企業。

在資本主義之下，沒有强迫積蓄的法律。可是它的裏面有一種自發的力量，迫使大多數資本家，不得不把他們進款的一部份積蓄起來。勞工大衆所生產的剩餘價值的積蓄乃是資本主義下實現擴大再生產的形式。

**資本主義矛盾的加深**

資本主義關係的再生產，同時也是表示那資本主義制度所胚胎的深刻矛盾的再生產。在資本主義之下，擴大再生產不僅是表示年復一年所生產的各種商品數量的增加而已。在資本主義之下，擴大再生產也是表示資本主義工廠數量與規模的增長，以及在這些企業裏對工人剝削的增加。

在資本主義之下，擴大再生產是表示以剝削僱傭工人爲基礎的資本主義關係的普及，資

本主義的由一國普及於別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一個一個生產部門。所以，在資本主義之下，擴大再生產，是表示資本主義制度的深刻矛盾的迅速增長，這深刻矛盾定要使這一制度走向滅亡，由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取它而代之。所以，資本主義的發展，表示它愈走近它的死亡了。

資本的有機構成及其生長

我們知道，資本分爲二部份：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不變資本，這是廠屋、機器、原料等等的價值；可變資本，這是勞動力的價值。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比例，叫做資本的有機構成。

例如：有資本十萬元，其中八萬元用於購買原料，廠屋，機器等等，二萬元用於開銷工資。這便是說，資本的有機構成爲80000：20000或4：1。

在各生產部門裏面，甚至在各企業裏面，資本的有機構成都是各不相同的。它反映着活勞動與死勞動間的比例，活的勞動力與以機器、廠屋、原料等等方式所積蓄起來的勞動間的比例。

資本家把剩餘價值積蓄起來而用於擴充他自己企業的時候，他通常總是力謀採用新的技

術，因爲只有技術的改進才能增加他的利潤。但是技術的發展，是表示活勞動的數量比所積蓄的勞動一天天減少了。例如：從前有一百工人掘地；現在因採用挖掘機，只需五個工人就夠了。這是說，九十五個工人的活勞動被挖掘機所代替了，這挖掘機便是機器製造廠裏所費的積蓄起來的勞動。

所以，資本的有機構成，隨着資本的積蓄，而一天天增大。可變資本的比率減少了，不變資本的比率則一天天增加了。

**資本的聚積與集中**

資本家每年把自己利潤的一部份積蓄起來，漸漸成了握有巨量資本的富翁。假定起初他的企業估計爲一百萬元，那麼他每年積蓄五萬乃至七萬元，經過十年以後，他便擁有一百五十萬至一百七十萬元的財產了，換一句話說，他的資本增加了一倍半多。由積蓄剩餘價值而來的資本的增殖，叫做資本的聚積。

還有一個擴充個別資本的方法。那就是像大魚吃小魚一樣，强者壓倒弱者，大資本家吞併其他弱小的競爭者。大廠主廉價收買了因受競爭而破產的企業，或用別的方法（如還債等）使它們合併於自己的企業。這樣一來，他手中的資本，便大大增加。有時用鬬爭的方法，使

一方勝利，一方失敗，而乘機把數廠合併爲一家，有的用開辦股份公司、合資公司等等的方法，把好多資本匯合起來而成爲一家。關於這些，我們在後邊還要詳細解釋的。總之，由聯合數家資本而成爲一家以增加資本的情形，叫做資本的集中。

**生產的聚積**

資本的聚積與集中，使大量財富聚集在極少數人的手中，得以創辦巨大的企業。因資本的雄厚，生產也日益聚積起來。小生產日減，大企業日增。大生產要比小生產有利得多。因此，在資本主義之下，僱用巨量工人作工的大企業，一天天佔着上峯。譬如革命前二十年間，俄國大、中、小企業比例的變更有如下表：

每百工人中各級工廠所佔的比例：

| 企業規模 | 一八九五年 | 一九一五年 |
|---|---|---|
| 大廠（工人數目在五百名以上的） | 四五·二 | 六一·二 |
| 中等（工人數目由五十到五百的） | 三八·九 | 三〇·六 |
| 小廠（工人數目由十名到五十的） | 一五·九 | 八·二 |

在一八九五年，平均每廠有工人九八·五人，到一九一五年已達一七三·四人了。

從一九〇一至一九一〇年僅僅十年間，俄國工廠工業聚積的過程，有如下表：

| 工廠類別 | 工廠數目 | | 工人數目（千人爲單位） | |
|---|---|---|---|---|
| | 一九〇一年 | 一九一〇年 | 一九〇一年 | 一九一〇年 |
| 五十人以下者 | 一二、七四〇 | 九、九〇九 | 二四四 | 二二〇 |
| 由五一至一〇〇人者 | 二、四二八 | 二、二〇一 | 一七一 | 一五六 |
| 由一〇一至五〇〇人者 | 二、二八八 | 二、二一三 | 四九二 | 五〇八 |
| 由五〇一至一〇〇〇人者 | 四〇三 | 四三三 | 二六九 | 三〇三 |
| 一〇〇〇人以上者 | 二四三 | 三二四 | 五二六 | 七一三 |
| 總數 | 一八、一〇二 | 一五、〇八〇 | 一、七〇二 | 一、九〇三 |

伊理奇在革命前眞理報上所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即引舉此表爲例，那時他說道：

「這種情形，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裏是家常便飯。小工廠的數目一天天減少了：小資產階級，小老闆，都破產滅亡，而投入機關僱員的隊伍中，有時且投入無產者隊伍中了。

規模宏大的企業數目，突飛的增加，它們在全部生產中的比率，增加得更快。

從一九〇一年到一九一〇年，工人在千名以上的大工廠數目，幾乎增加了一倍半，即由二四三家增至三二四家。

其所有的工人，在一九〇一年約爲五十萬人（五十二萬六千人）即不到全體工人三分之一；而到一九一〇年，竟增至七十餘萬人以上，達全體三分之一以上了。

大工廠壓倒了小工廠，日益使生產集中起來。巨量的工人，漸漸聚集在少數企業裏面，而由千千萬萬工人勞動所創造出來的利潤，却歸於幾個財閥了。」

再以美國爲例吧。那裏每種企業的工人、資本與生產額，有如下表：

| | 一八八九年 | 一八九九年 | 一九〇九年 | 一九一九年 |
|---|---|---|---|---|
| 工人……（千人爲單位） | 八·一 | 一三·八 | 二四·一 | 三八·〇 |
| 資本（千元爲單位）…… | 六·七 | 一九·〇 | 六八·七 | 一五四·一 |
| 生產額（千元爲單位）…… | 一三·四 | 二八·一 | 七七·二 | 二一六·九 |

階級間鴻溝的加深

資本聚積與集中的結果，使資本漸漸聚集在區區少數財閥手中。區區少數財閥掌握着空前未有的巨額財富，千千萬萬人的命運，操在他們手中。

所以，資本的聚積與集中，使階級矛盾日趨尖銳化了，使資本主義社會分

爲兩個對立階層：少數資本巨頭和被剝削的勞苦大衆的鴻溝更加顯著了。

## 二　資本主義積蓄的普遍法則

資本主義剝削的增長

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也一天天增加了。資本家的收入日益增加，而工人的收入日益減少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統計材料，都證明了這種情形。就以英國爲例吧。以該國所生產的價值總額（卽所謂國民收入）爲一〇〇，則工人階級所佔的比例，其歷年變更的情形如下：

| 年代 | 國民收入總額（單位百萬英鎊） | 工資總數 | 工人階級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份量（百分比） |
|---|---|---|---|
| 一八四三年…… | 五一五 | 二三五 | 四五·六 |
| 一八六〇年…… | 八三二 | 三九二 | 四七·〇 |
| 一八八四年…… | 一、二七四 | 五二一 | 四一·四 |
| 一九〇三年…… | 一、七一〇 | 六五五 | 三八·三 |
| 一九〇八年…… | 一、八四四 | 七〇三 | 三八·一 |

由這個表可以看出，工人階級所佔的份量一天天降低了。同時，資產階級在全國收入中的比重，則步步上升。工人階級所損失的，正由資本家得去了。

工人階級的絕對的赤貧化

工人階級的赤貧化，不僅是相對的（係與資產階級利潤的增加比較而言），而且是絕對的。甚至在最富的資本主義國家裏面，工人的生活都日趨惡化，吃的愈壞，穿的愈爛，住的愈惡劣，受盡種種困苦。而且工人勞動的緊張性，也日益增加，工人在一小時內比過去要化費更多的勞動。勞動過度的緊張，資方的經常鞭打，惡劣的生活條件，在在使工人的身體，急烈地損壞。

在世界大戰以前，伊理奇寫了一篇文章，引舉統計數字，敍述勞工階級的赤貧化，茲轉引於左。

在德國，從一八八〇年到一九一二年一時期，工人的工資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二五，而同期生活費至少增加了百分之四〇。

伊理奇特別指出說，這種情形甚至在德國如此富強而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都是不可免的。當時德國工人的生活，由於文化水準的高尚，罷工和集會的自由，以及由於政治的自

由等等，要比革命前的俄國工人生活好得多。在世界大戰以前，德國職工會會員有好幾百萬人，閱報的工人，也有幾百萬人之多。然而當時伊理奇所做的結論還說道：

「工人是絕對地赤貧化了。就是說他比從前愈加貧窮，生活愈益惡化，食物愈加惡劣了，一天天吃不飽，住在地下屋或閣樓裏一天天加多。……在財富迅速增加的資本主義社會裏面，工人所得的相對比例一天天減少了，因爲財閥們突飛的發財致富了。……資本主義社會裏財富急烈地增加，和工人羣衆的赤貧化是同時並行的。」

在世界上最富的資本主義國家裏，資本家因能從殖民地取得巨量利潤，可給工人以小惠，其情形尙且如此，而在落後的國家，在殖民地裏，資本的榨取更要厲害，不用說，勞動羣衆的赤貧化更加顯著了。

**空閒工人的激增**

資本主義於其發生的時候，在市場上曾遇到充足的賦閑僱工。這多半是失掉了生產手段的破產的農民和小手工業者。他們情願替資本家作工，只要資本家能給他們一點生活費就夠了。同時，還須有大批賦閑的工人在做後備者，只有在這種條件之下，才能夠產生以剝削僱傭勞動爲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

資本主義往後發展的結果怎樣呢？

資本用競爭的方法，壓倒了手工業者的小生產。農民破產了，他們不得不放棄自己的祖傳位置，來做資本的奴隸。資本主義的生產，一天天發展，開辦了新的工廠與作坊，吸收了大批新的賦閑工人。資本使小生產者破產，投歸於己，作爲僱傭工人。

**工人被機器的排擠**

同時，又發生了別一種現象。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的技術不斷改良與進步。但是技術的改良是什麼意義呢？一切新發明的意義何在呢？就在它使物品低廉，以機器的工作來代替了人的勞動。所以，隨着技術的發展，生產同樣數量的商品，僅需要極少的工人就夠了。於是機器排擠了工人，機器迫使工人的勞動更加緊張起來。這也把一部份工人從生產中趕出去了。

隨着資本的積蓄，而資本的有機構成也一天天提高。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道：

「隨着資本積蓄的進展，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比率，也日益發生變化。假定這個比率原來爲1:1，然後它就漸漸變爲 2:1,3:1,4:1,5:1,6:1,7:1, 餘此類推。所以，隨着資本的增長，其全部價值中用於勞動力的不是半數，而只是1/3,1/4,1/5,1/6,1/7,1/8,等等；用於生產手段的則爲2/3, 3/4,

4,5,6,6,7,7,8 等等。勞動的需求，既不是取決於資本總額的多少，而是取決於資本中可變資本部份的大小，那末它隨着資本總額的增長而逐漸地減少了。」

茲引近五六年來美國汽車工業中機器排擠活勞動力的若干例子於左，藉作證明：

在一九二九年，汽車門係由二十六個不同的部分湊成的。現在有些工廠裏，製造一只汽車門，僅用兩個打印工人，費時僅數秒鐘。在一九二九年時，用六個鍛接工人和十二個修整工人所作的工作，現在改用機器來鍛接，僅用兩個工人於片刻間就作好了。

有一個規模宏大的汽車工廠，把裝飾汽車的極小工作，於一九三三年都採自動潤光機了。該機僅用一個熟練技師，四個助手。八小時內，這架機器便能漆一萬二千至一萬四千件。從前用手漆時，一個工人每日八小時，只能漆六七百件。

現在美國一個大汽車工廠的平均生產率，計每十六個工人在一天內就可生產一輛汽車，而這種一天的生產率在一九三〇年時，則需要二十四個工人才行。

資本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創造着失業，他們採用新式機器，來代替工人，把工人趕出廠外，飄流街衢，陷於失業。

## 工業後備軍

資本家加强勞動的强度，也使失業工人的數目爲之增加。一定數量的工人變爲多餘的了。這些工人找不到應用自己勞動的地方，他們就作了工業後備軍。這個工業後備軍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第一，失業工人的經常存在是資本家反對勞工大衆的一個有力的工具。失業者迫於饑寒，無力選擇，通常都願意担任任何工作，不拘條件。這樣一來，失業工人也給了在業工人的生活水準以壓迫。第二，失業後備軍在任何時候，可以提供開空的工人。當市場環境需要擴充生產的時候，成千成萬的失業工人又找到工作，工廠作坊都紛紛增添工人，失業者可以暫時減少一些。但是後來一採用更新的生產方法，成千成萬的工人又重新失業了。所以，史達林氏說得好：

「從來沒有一個資本家，他會贊成完全消滅失業工人，消滅失業後備軍的，因爲工業後備軍的存在可以壓迫勞動市場，使工人的報酬異常低廉」。

所以，資本家一方面從被他們弄破產的小生產者中間吸取新的工人，給他們以工作；同時却隨着資本主義技術的進步，改用新式機器來代替工人，使千千萬萬的工人陷於失業。

相對的人口過剩

這種工人被機器所經常排擠的現象，乃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它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造成了一種所謂相對的人口過剩。成千成萬的人們，每年不得不遷徙國外，因爲他們在本國成了多餘的，沒有找到工作的任何希望了。在世界大戰以後，情勢更加惡化。從前可以移居的國家，現在都禁止移民入口了。

工人階級生活的惡化

因此，我們看到，隨着資本的日益積蓄，工人階級的生活也必定要一天天惡化。這種工人生活惡化的現象，不僅限於工資的減低。失業也在一天天增加着，每個工人的，每個工人家庭份子，時時都有失業的恐慌。勞動的强度，也一天天在增加着，它的結果，使工人們過早衰老，而變成殘廢者。工人像蒸汽機所放出的無用的汽一樣，到一定時期被趕出資本主義企業的年齡也降低了。

資本收買了極小的一部份工人，使他們作爲自己的忠實走狗。於是造成了一層特權化（卽生活條件較優的意思）的上層工人——貴族工人。資本家把他們榨取自殖民地的巨額利潤，分出少許，給高度熟練的上層工人以較高的薪水，而對其餘大多數工人施以非人的剝削。被資本所收買和腐敗了的這些上層工人，乃是叛節的社會法西斯黨的基本力量，這社會

法西斯黨是資本主義統治的最可靠的支柱。

「今朝不知明朝事」

然而就是報酬極高的工人，也不能確信自己的地位，能保持多久，他們不知道明日的遭遇。資本主義必然要使他們的地位惡化的。

譬如有位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所引的一些工人妻子的談話，便是很好的證明。茲將這個談話轉引於下。同時要聲明的，這裏所謂工人妻子，係就美國經濟恐慌開始時，工資較高、地位較優的一部份工人的妻子而言，要知道後來隨着經濟恐慌的發展，工人的生活更其空前未有的惡化了：

「他不知道，什麼時候人家要裁減他的。有一天他回到家裏想，他再不會有工作了，第二天他又想，他還能做幾個星期。」

「要是他能够繼續工作的話，那麼他再幸福不過了。他天天憂愁着，他將來有沒有工作。」

「我知道，有些人從六月起，就已經失業，他們已經餓得不成樣子了。」

「現在新雜貨舖裏來了一個新老闆，我們害怕他不允許我們這樣長久欠賬，當他最近一次找到工作的時候，我們已欠那個商店六十元了。」

「我們將來幹什麼！鬼也不曉得。我們連一個銅板也沒有積蓄下來。」

馬爾薩斯牧師和他的虛構

資本階級和他的走狗，通常總是替資本主義制度作辯護，他們常常以天意來解釋一切的窮困與不幸。

上天極賢明，
各照法則行，
一羣擁百萬，
別羣無杯羹。

千千萬萬人民的失業悲慘，饑餓死亡，勞工大衆的黑暗赤貧，資本家想把這一切都推到上天的法則上去。在這一點上最無恥的虛構，要算那主張人類的繁殖似乎要快於食物增加的「學說」了。

這個奇妙的「學說」是由十九世紀初葉英國牧師馬爾薩斯所主張的。在資產階級的學者當中，他有許多承繼者。這位道地的「上帝信徒」說道：

「人出生的世界早已被他人佔據了，要是他從父母方面得不到應得的生活資料，要是社會也不需要他的勞動，那麼他便沒有權利給自己要求什麼食物了，因爲在這個世界上他完全是多餘的了。在上天的盛大的歡讌中，沒有他的位子。上天要下令把他趕出去，要是他得不到赴讌者中某人的憐憫，那麼上天自己就要設法執行他的命令了。」

在剝削制度之下，飽食終日一事不作的寄生者，都是「赴讌者」，同時，勞苦大衆則注定去忍受勞動與飢餓的苦痛。馬爾薩斯想把這種剝削制度的卑劣情形歸於上天去負責。在剝削制度之下，健康而有工作能力的人們，則饑寒交迫，沒有應用勞動以獲取食物的可能，他們把這種社會制度的矛盾，也叫上天負責。

事實上，這裏與上天沒有絲毫的關係。德國詩人海涅譏笑這種援引上天的說法道：

自然界長滿了嘉禾，
遍地是奇花，美菓，
空氣新鮮風景好，
芳香的碗豆也繁夥。

但是要使勞動羣衆能夠順利無阻地去享用這廣大的自然的豐富果實，須要事先實現一個條件，就是：

勤勞者的成果，

不要落在大腹便便者的荷包裏！

資本主義積蓄的一般法則

事實上，勞工大衆的赤貧化，失業的增加，對前途疑慮的增長——所有這一切，都不是由於上天的法則，而是由於資本主義生產的法則。

資本的積蓄，使少數資本家的財富，一天天增加，工人階級的勞動所創造的剩餘價值，乃是剝削者發財的來源。隨着資本的積蓄而對工人的剝削份量也增加了。在資本主義之下，勞工大衆用他們的勞動，日積月累地創造了自己受剝削的條件。

工人階級的生活條件隨着資本的積蓄而一天天惡化，他們受剝削的程度，也一天天增長。資本家把資本積蓄起來用以擴充生產，採用新式機器，而別一方面工人階級的貧困與失

業亦隨之而日增。

這便是馬克思所發見的資本主義積蓄的一般法則，這一法則對於資本主義的瞭解，對於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的決定有着極大的意義。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關於資本主義積蓄的一般法則所下的界說如下：

「用作資本的社會的財富，其增殖的份量與能力愈大，則無產者的絕對量和其勞動生產力也愈大；無產者絕對量和其生產力愈大，則產業後備軍也愈多。自由勞動力的發展，與擴充資本的力量的發展，其原因正是相同的。因此，產業後備軍相對量的增加，是跟財富力量的增加並行不悖的。不過，這種產業後備軍比在業的勞動軍愈多，則經常的人口過剩也愈廣泛，這過剩人口的貧困是與他們勞動的苦痛成反比例的。最後工人階級的貧困階層與產業後備軍愈大，則正式的貧民也就愈多了。這就是資本主義積蓄的絕對的一般法則。」

財富的積蓄與貧困的積蓄

一百年以前，有位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說道：

「貧窮的國家，其人民生活大都良好，而富强的國家，其人民却大半窮苦。」

這位經濟學家很老實而粗鄙地道破了資本主義財富的眞實原因。的確，在

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區區少數人財富增加的條件與來源，就是廣大民衆窮困的加深。

馬克思所發見的資本主義積蓄的一般法則，正道破了這一面是財富積蓄、一面是貧困積蓄的社會制度的祕密。他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得好：

「生產剩餘價值的一切方法，同時也就是積蓄的方法，而積蓄的擴充又成了發展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以說，隨着資本的日益積蓄，而工人生活也要一天天惡化了，不論他的報酬是高還是低。最後，那經常支持相對過剩人口或工業後備軍的法則，是與積蓄的份量和能力相平衡的，它把工人的束縛於資本，比希佛斯的鐵鎚把蒲羅米特（註）的釘在岩石上還要牢些。它規定了貧困的積蓄，這貧困的積蓄是與資本的積蓄相適應的。所以，一方面財富的積蓄，同時也就是對方——即把自己生產品當作資本而生產的階級方面——貧困，勞動痛苦、奴隸制、愚頑、野蠻、道德墮落的積蓄。」

（註）希佛斯(Hephaestus)是古希臘神話的火神兼金屬工作神；蒲羅米特（Prometheus）也是希臘神話中的一個半人半神之神。相傳蒲羅米特曾盜天火授其用於世人，因是獲罪，被希佛斯釘在高加索山上，每天派一隻鷲去啄食他的腸臟，以示懲罰。

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間的鴻溝，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一天一天地加深了。勞苦大衆的任務，不是調和各階層，而是無情的去力謀推翻資本主義的奴隸制。

叛徒的階級利益調和論

各色各樣的改良主義者，都主張放棄革命的鬥爭。他們所打的大旗是調和被剝削者與剝削者。第二國際的先生們，爲要「樹立」他們的妥協政策，曾散佈一種極虛僞的謬論，謂在資本主義保存的時候，勞苦大衆的生活，過得並不很壞。

他們認爲馬克思所謂資本主義積蓄的一般法則，是「太舊」了。據他們說，這一法則應用於早期的資本主義，的確很對；但是後來資本主義的發展，曾推翻了馬克思關於勞工大衆絕對貧困的議論云云。

有些勞工大衆的叛徒（如伯恩斯坦），甚至連勞工大衆的相對貧困都否認了。然而資產階級財富增加與勞工大衆窮困加深的對立，非常明顯，使狡猾的騙子（如考茨基之流）也都不能否認勞工大衆的相對赤貧化。不過，據他們說，問題並不在於資本家的發財，比工人快得多。而在他們看來，頂主要的是給工人「證明」不必經過任何革命，而在資本主義保存

之下，仍可以打破貧窮的枷鎖。

改良主義者，爲要「證明」工人階級的地位不是惡化而是改善起見，曾用盡了一切卑劣的方法。通常他們是引用工資的增加來作證明。但是他們在這裏完全「忘記」了生活資料的漲價，甚至他們「忘記」了失業軍的增加。這裏有個很明顯的例子，假定工資增加了十分之一，而同時有五分之一的工人便失了業了，這樣一來，整個工人階級的生活並不是改善，而是惡化了。最後，反對普羅革命的人，都竭力抹殺工人階級赤貧化的這些顯明事實，如因工作過度而過早衰老，如因工作緊張而不幸事件的增加，如因勞動的非常緊張而工作能力的迅速喪失等等。在這些情形之下，工資即使有少許的提高，也不能補償工人勞動的迅速消損，美國福特工廠，就是很好的榜樣。

經濟危機期間工人大衆的貧困和失業

在經濟危機時期，勞工階級的窮困，更達到了最高點。經濟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並使之尖銳化，勞苦大衆的貧困，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每次經濟危機，總要引起生產的縮減，把成千成萬的工人趕到街頭上。就是幸而留在生產中的，其工資也大削減而特削減了。

目前的世界經濟危機，乃是資本主義史上歷次危機中最深刻最尖銳的一次。正在垂死和腐爛中的資本主義制度，使千千萬萬的工人受盡了人間的痛苦。失業達到了空前未有的範圍。此外，還有着巨量的局部失業軍，他們作着不完全的時間，因而僅得着極微少的工資。這次的經濟危機，使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都毫無例外地把工人的工資大大剝減了。各國資本家都想把經濟危機的重擔，轉嫁於工人階級的肩上，他們紛紛把工資減低到最低限度，甚至使工人不能餬口。在經濟危機期間，甚至最富强的資本主義國家裏面工人階級的生活水準，都降低到令人難以相信的地步。

關於這點，有好多事實，可作證明。有一家雜誌，關於英國礦工的生活，曾作一調查，其中說道：

英國

「你到南威爾斯或德爾罕去把礦工的住宅巡視一下，便可看到各家在豐年所購買的家具，都典賣一光了。各寓所都竭力召租，爲的能收取房金。可是召來的房客，也許是失業的，不能交納房租。每家中父親有工作，兒子定必失業；反之，兒子有收入，父親定必失掉工作。凡能典押的，統統典押盡

了。能奢侈地給自己或給他的嬌妻愛子買新衣的礦工，簡直沒有一個人。小孩多半赤脚在街上奔跑。邀倖買得若干件舊衣，由母親加以補修，才能給小孩更換衣服。」

在礦工區域裏，從前礦工曾自行籌款，辦有圖書館，並開設有戲院。現在這些圖書館無力添購書報，戲院則關門大吉了。

英國其他各門工業內工人的生活，更其惡劣。蘭開夏的紡織業中，有幾十萬工人，其生活那更不忍言了。近年以年，該地甚至在完全開工（卽每個工人管理四架布機）之下，每個布工平均每週的工資，還不到三十一先令半。現在各廠布工大半每人只管兩架布機（卽減工一半），因而工資亦隨之而削減，譬如在柏里，布工的每週工資是在十五至二十先令之間。而且這種工資，只是在對優等原料施工的時候才有的。在目前經濟危機的環境下面，廠主多採用各種垃圾作原料，因而布工的工資，更其減低了。關於蘭開夏紡織工人窮困的情形，有好多官方的調查資料，可作證明。譬如一九三一年關於畢干工人生活的調查，謂成千的工人所住的房子，經城市建設委員會認爲是「不適於人類居住」的。在波爾頓，據該委員會調查，工人住屋大半是在「城市垃圾堆、穢物、畜圈的鄰近」。

美國工人的貧困與失業

關於經濟危機期間美國勞工階級生活一般貧困的情形，有如下的材料。假定以一九二三至二五年平均每年工業中就業的平均人數及其平均每月所得的工資總額爲一百，則經濟危機期間的情形如下：

| 年份 | 就業工人數目 | 工資總額 |
|---|---|---|
| 一九二九年五月 | 一〇二 | 一一一 |
| 一九三〇年五月 | 九一 | 九四 |
| 一九三一年五月 | 七七 | 七二 |
| 一九三二年五月 | 七二 | 四六 |

從這個小小的表中可以看出，一九二九年五月份，卽經濟危機未到來以前，工業中就業的工人數目約與一九二三——二五年相差無幾，而其工資略高些。此後工資便暴跌了，而且工資總額的跌落，遠比在業工人數目的減少爲快。這就是說，工資的低落同時有兩個原因：一由於失業；二由於在業工人工資的被削減。在經濟危機三年間，在業工人的數目減了百分之三〇，而工資總額竟減了百分之六〇。就是說，在這個期間工資跌了兩倍。

在美國，經濟危機諸年間製造工業中平均每週每個工人工資如下：

| | |
|---|---|
| 一九二九年 | 二八・五元 |
| 一九三〇年 | 二五・八元 |
| 一九三一年 | 二二・六元 |
| 一九三二年 | 一七・一元 |
| 一九三三年 | 一七・六元 |

一九三三年，美國工人的工資似乎略有增加，然而這只是一種外表罷了。事實上，在這個期間，生活的昂貴，比名義工資的增加大得多。據官方故意縮小的資料，一九三三年生活費比之一九三二年提高了百分之七；又據勞工統計局的資料，一九三三年食物價格漲了百分之十八。羅斯福上台後所實施的有名的「復興法」，使工人的生活更加惡化了。

在美國，千百萬失業者的生活，尤其慘不忍言。政府對這些失業者，未有任何的救濟；他們因無力交納房租，被趕出寓所，飄流在馬路上或打起帳棚住在城市的周圍。這種失業者的帳棚，在美國叫做「Jungle」（印度的一種莽林）。有一家資產階級的雜誌，登載一篇文

章，描述加州斯托克頓城郊泥沼中一處這種帳棚的情形，其中說道：

「當我看到——原文作者說——帳棚的時候，各棚都冒着煙。每棚內圍着一羣的失業者，他們正在燻飯。光景可謂奇觀：從這裏望去，城市及商店，瞭若在目前，沿岸兩旁，一邊是起重機——正在裝滿着粮食的起重機，一邊是糖廠，粮棧，這些謀事的人們在這裏揀取粮棧中丟棄的廢物，把半腐爛的紅蘿蔔、葱、或黃豆洗乾淨，煮在爛錫鐵盒子裏當飯吃。」

該文結尾的幾句話是：

「人們常常教我們去學習美國的古時良風，說我國是個自由的國家。眞的，它的確是自由的：做賊、餓死，做吃廢物的動物三條路中間，這些人們是可以自由選擇的。」

還有一條路，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却沒有指出：這就是勞苦大衆反對資本政權的革命鬥爭。

## 德國法西斯蒂的苦工

在法西斯蒂的德國，勞工的作工條件，那更要壞了。關於德國工廠裏實行法西斯蒂苦役的情形，有好多德國工人寫出來的信件，可作證明。譬如聞名世界的西門子電氣公司工廠中一位女工寫道：

「西門子各小廠打印間的工作條件，非常惡劣。每週作工五天，按件工資至多是十五馬克。有時一個女工每週只作四天，共得九馬克而已。在這種情形之下，除五馬克房租兩馬克車費外，生活費僅剩下兩馬克了。工作的速度是很可怕的，婦女們大半不能應付按件工作的條件。去拿材料，送回材料，計算工作卡片，消除機器的毛病，吃飯等等時間，一概都不算在內。」

成千成萬的年青工人，是住在勞役營中。在棍棒的軍營紀律之下，他們執行强迫的工作。有位德國的新聞記者關於這種工人的生活描述道：

「他們作工時，像奴隸一樣：排成隊伍，後面有監工監視，稍一不慎，即有棍棒鞭笞交打之虞。他們無權離開自己的工作地位。他們須經常絕對地服從自己的監工，甚至往往穿着軍服。他們的生活，像奴隸一樣：各人都與家庭分開，住在一個大規模的四面封鎖的房子裏面，有時且住在從前作過苦工監獄的房子裏面。他們共住在一間房子裏，睡的是木板或舖以稻草，吃的是少許的粗飯。他們每天的職務是操練與作工，作工與操練。」

波蘭勞苦大衆的貧困

在資本主義更落後的國家裏面，勞動大衆的生活條件，更其糟糕了。其中，波蘭就是最明顯的一個例子。

一九三二年，波蘭資產階級的一個團體曾舉行調查瓦薩二百〇四家失業工

人的情形。被調查的都是熟練工人的家庭。那個團體並不同情於共產主義，其調查報告書中說道：

「大多數的食物，可說在飢餓線以下。譬如一個冶鐵工人的家庭，共有四口人，每週食物費僅只十二『茲羅特』。一日兩餐全爲馬鈴薯、挪菜、麵包。肉類和牛奶是根本沒有的。一個縫工的家庭，共有六個人，在本社代表前往調查的時候，已經三天未有任何食物了；柴及火油，也都是沒有的。別一個家庭，有四口人，三個禮拜內未曾吃熟的東西。其唯一的食品是麵包與茶。有一個失業者，全家僅靠老婆在街上賣燒餅所得的收入以餬口，每日收入爲一個至一個半『茲羅特』，這是該家九口人唯一的收入。」

該報告書作了個總結說道：

「失業者及其家屬的主要食品是馬鈴薯和椰菜，麵包、茶比較稀少，有時則吃粥，至於麥粉作品，白菜，那更稀少了。所調查的二百〇四家中，僅有二十家每週吃肉一次。」

至於衣、住兩項，也不見得好些。該報告書中說道：

「感覺最缺乏的是鞋子和上衣。譬如一個失業的麵包工的家庭，共有九口人，都沒有鞋穿。父親

出去的時候，用鞋繩把鞋底綁起來！小孩一般不到街上去。有時兩個小孩共穿一件大衣。母親把頂小的先送到學校裏去，從他身上脫下大衣拿回來叫大孩子再穿上去上學。放學回家時，也是這樣辦理的。」

關於失業者居住的悲慘情形，該報告書說：

「所調查過的住屋，大半不合於最基本的衛生要求。」

近年來波蘭的工業生產額，雖略有增加，可是失業者的數目，仍比前幾年多。一九三五年二月間一家資產階級的大日報說道：

「現今我國登記的失業工人，共計五十萬〇四千名。其中減去約八萬五千名的非工人出身的失業者，如智力勞動者，家庭傭僕等等外，失業工人計爲四十二萬名。我們把這個數月去跟礦業、鐵業及製造工業中的在業工人數目一比較，就可看出，波蘭在業工人的數目，並不多於失業者。」

據該報的資料，一九三五年一月間，波蘭在業工人爲五十萬，而登記的失業者爲四十二萬。這樣，每個在業工人，就有一個失業者。登記的失業工人當中，僅有三分之一領有若干救濟金。其餘的都只有餓死病死了。

在業工人的生活，好不了多少。在煤業中平均每週每人工資爲三〇·〇九「茲羅特」；在礦業中，爲三一·〇五「茲羅特」；在上等和中等製造業中爲二七「茲羅特」：在商業和交通業中，爲二二·二「茲羅特」；在小規模的製造業中，爲二〇·九「茲羅特」，在手工業中，爲十八「茲羅特」；在家庭手工業中，爲十四「茲羅特」；在公共工程中爲十四「茲羅特」。餘此類推。

同時，波蘭政府頒佈了好多新的法西斯蒂式的法令，剝奪了勞工大衆在社會保險方面的種種勝利，如失業、疾病、不幸事件、殘廢等救濟金。加以政府竭力提倡資本主義的合理化，亦卽廠主在工廠和煤礦裏所設立的血汗制，使工業中的不幸事件，大爲之增加。據官方的統計，單在煤炭工業內，由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一年，因不幸事件而死亡的礦工有一千零三十九名，重傷的有七千四百七十一名；受傷的總數曾達九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名。在這幾年間，平均每年煤業中作工的人數也不過十萬名而已！

## 三　資本主義積蓄的歷史趨勢

資本主義使勞動的社會化

資本主義在其發展中不可免地要使勞動日益社會化。工廠與工廠之間，區域與區域之間，國與國之間，各種聯繫一天天密切起來。個別的，尤其多少獨立的工業部門，漸漸又分爲許多小的相互聯繫彼此依存的部門。資本主義團結了各種各樣的人們的勞動，用無數的看不見的線索把他們聯結起來。伊理奇在何謂「人民之友」一書中說：

「資本主義生產使勞動一天天社會化，其意並非是說許多人在一個房子內（這是過程的一小部分）作工，而是說資本的聚積，使社會勞動日益專門化，每一工業部門中的資本家數目日益減少，特殊工業部門的數目，日益增加；而是說許多分散的生產過程匯合而爲一個社會生產過程了。」

不過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的社會化，並非是全社會的利益，也不是勞動大衆的利益，而只是志在謀利的區區少數資本家的利益。同時，隨着勞動社會性的增長，各工廠間的勞動分散性，各資本家間的鬥爭與競爭也一天天增長了。伊理奇在何謂「人民之友」一書中又說道：

「所以，這樣一來，一切生產都匯合起來而成爲一個社會的生產過程，可是每一生產是由各個資

本家經營的，一切由資本家任所欲爲，社會生產品成了他個人的私有財產。」

惟有消滅生產手段的私有權，而把它們轉變爲全社會的財產以後，惟有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而開辦社會主義生產以後，才能把這一矛盾消滅。

資本的聚積與集中，以及工廠規模的擴大，在在準備了生產手段社會化，以社會主義方式來改造經濟生活的一切條件。

資本主義私有財產代替了勞動財產

資產階級所提出反對社會主義的主要論據，便是說社會主義要消滅人們辛苦掙來的私有財產。資產階級想拿這個論據把資本主義下面爲數衆多的大批小私有產者，拉到社會主義的敵人陣營裏去。

世界上最虛僞的莫過於這個論據了。事實上，並非是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每天在掠奪小生產者的勞動財產。小生產者因受資方競爭的打擊而一天天死亡了。他們被排擠到經濟生活的屁股上，而資本佔據了顯要地位。

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是跟勞動私有財產正面對立的，因爲勞動私有產是以生產者和其生產手段的結合爲基礎的，而資本主義私有產則是以生產者和其生產手段的分離爲基礎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

「用私人勞動所得的私有財產，是以各個獨立的勞動者和其勞動工具與手段的結合爲基礎的，這種勞動私有產被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所排擠了，那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是以榨取他人的只是具有形式上自由的勞動爲基礎的。」

一個資本家要打死許許多多資本家

自資本主義站住脚跟以後，財產便突飛地積聚在少數人手中了。這時不僅小生產者紛紛破產，而落在僱傭勞動軍的隊伍中；同時資本家自己陣營裏面的鬥爭也一天天擴大了。馬克思說得好：

「一個資本家要打死許許多多資本家。」

因此，巨量的財富，日益聚積在區區少數寄生者和遊手好閒者的手中了。社會主義革命就是要把這些人物的財產充公。

榨取者財產的充公

資本主義在其發展中不僅創造和發展了大生產，這大生產在普羅革命後作了社會主義的基礎；而且同時也產生了自己的掘墓人——勞工大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

「資本巨頭的數目一天天減少了，他們侵佔了並獨佔了這一轉變過程的一切利益；另一方面，貧困、壓迫、奴隸制、人類退化、榨取等等現象也隨之而日益增加了。不過，同時勞工大衆的憤怒、反抗也隨之而日益增加了，這勞工大衆的數量不斷在增添，他們被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機構所訓練、所團結、所組織起來了。於是資本的獨佔制成了那在它下面所長成的生產方法的桎梏，生產手段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已經達到了這種地步，就是它們已跟它們的資本主義的外幕不相容了。它爆裂了。資本主義私有產的喪鐘響了，榨取者的財產被充公了。」

馬克思的這幾句話道破了資本主義積蓄的歷史趨勢。伊理奇說道：

「馬克思認爲資本主義的進步的革命工作，就在它使勞動社會化，同時用它自身過程的機構，『訓練、團結、組織了勞工大衆』，訓練了他們的鬥爭，組織了他們的『反抗』，團結了他們，來『沒收榨取者的財產』，從『少數強盜者』手中奪取政權和生產手段，而把它們轉交給全社會的手中。」

資本主義的往後發展，完完全全地證實了這個預言的正確。現在在蘇聯，普羅革命已經實行沒收了榨取者的財產，而奠立了牢不可破的社會主義基礎。

榨取者財產的充公，只有在勞工大衆取得政權以後，才能實現。惟有普羅專政才能從資本家寄生蟲手中奪回社會化的生產手段，使它們來替勞動大衆服務。不論應用何種的和平方法都是不能說服榨取者，放棄他們的統治地位的。

資本主義給自己造就了掘墓人

當俄國廢止農奴制的時候，聶克拉索夫曾寫了一首詩，題爲自由，那詩說道：

我曉得：代替那農奴鎖鏈的束縛，
人們又想了好多別的桎梏，
事雖如此！……
可是民衆也容易把它們顚覆。……

這位詩人說得很好，因爲後來代替農奴制度的新榨取方式，在其發展中又創造了反對任何人榨取人的現象的條件。資本主義奴役工人，注定他們終身作苦工。但是同時它却：

「喚醒了工人的意識，把模糊不清的心中不滿變爲自覺的反抗，把零散的、小規模的、無意識的騷亂變爲有組織的、替全體勞苦大衆謀解放的革命鬥爭，那鬥爭從這個資本主義存在的條件本身中提取自己的力量，因而能够無條件地獲得眞實的成功。」（註一）

這幾句預言，是伊理奇在四十年以前寫的。馬列根據他們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刻研究，給勞工大衆指示出了一條鬥爭路徑。他們告訴說：

「資本主義自己創造了自己的掘墓人，自己創造了新制度的原素，同時不經過『突變』，這些個別原素絕不能改變整個局面，絕不能撞着資本的統治。」（註二）

現在是需要來一個突變，需要來一個××革命，以建立××專政的時候了。只有那時才能開闢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

伊理奇屢次說過，科學社會主義當中頂主要的，而便是普羅專政的學說。馬列的政治經濟學也就是「馬克思理論的最深刻、最週詳、最精細的證實與應用」（伊理奇語）。

（註一）見伊理奇何謂「人民之友」一書。

（註二）見伊理奇歐洲勞工運動中的分歧一文。

# 第九章　資本家之間對於剩餘價值的分割

勞工大衆辛苦所創造的剩餘價值，便是資本主義社會裏一切不勞而食的來源。資產階級及其食客的一切收入，都是來自這個來源。從資本巨頭所得的千百萬巨額數目起，到交易所「小鬼」的邀倖獲利止，其來源都是勞工大衆的無酬勞動。本章要討論的，便是從勞工大衆身上所榨取的剩餘價值如何分配於各羣資本家和各個資本家之間的基本法則。

## 一　平均利潤

提高淨利水平的鬥爭

剩餘價值只是由工人的勞動所創造的。不過各工廠老闆所僱用的工人數目，各各不同。並且凡投下巨額資本的人，並不一定常常會僱用巨量的工人。在這種情形之下，資本的有機構成，即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比例，有着莫大的意義。

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的（即不變資本比例較大的）工廠，僱用的工人數目比較少，而有機構成較低的（即不變資本比例較小的）工廠，僱用的工人數目則比較多。假定有兩個資本家，資本相等，各爲一百萬元。一個曾辦一電廠，全用新式技術設備。一個曾辦一採石坑，全用徒手勞動。並假定在電廠裏作工的有五十個工人，而在採石坑裏作工的有五百個。這裏就發生了一個問題：難道採石坑老闆所得的淨利，也比電廠老闆所得的要多十倍嗎？

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的目的是賺取利潤。要是採石坑的利潤，比電廠（不用說資本相同）的爲多，那末有好多人都情願來開辦採石坑了。反之，開辦電廠的資本家，就會減少起來。不過石頭價格跌落電力價格昂貴的類似情形，要發生怎樣的結果，這個問題，我們已經知道了，不用再說。現在請問：這種價格的變動會到什麼限度爲止呢？

假定石頭和電力的價格變成了這樣，就是兩個工廠老闆所得的淨利完全相等。這時這兩種東西的價格是否還要繼續變動呢？顯然，不會的了。這時，不論那個電廠的老闆，都不會有改辦採石事業的念頭了，因爲兩種事業的利潤都是一樣的。

資本主義的經濟，不只是由兩個工廠構成的，而是由無數工廠和作坊構成的。不用說，

平均利潤率的法則

在這些工廠裏所投下的資本，都多寡不同。同時，除資本的數量有多寡外，就是資本的有機構成也是彼此不同的。凡廠屋和設備化錢少而僱用工人多的工廠，其資本的有機構成必低。譬如有一個承包商，他包做鐵道的土基工程，其不變資本的費用，必定很小：僅購買幾輛手推車，幾柄鶴嘴鋤，幾柄鐵鏟就夠了。因此，他僱用的掘土工人却很多；僱傭勞動力，要化費他資本的大部分。反之，凡設備精美的工廠，其資本的有機構成必高。他的資本，主要的是用於購買精美而昂貴的機器，而用於購買勞動力的數目，比較不大。

剩餘價值既只是由工人的勞動所創造的，那麼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工廠，其所得的利潤必多。不過資本家間競爭的結果，使各種資本所得的利潤量趨於均衡罷了。

資本家所賺利潤對其資本的比例，叫做利潤率。例如有一個資本家，他的資本爲一百萬元，一年之內獲利十萬元，那麼他的利潤率便是十分之一或百分之十。資本家相互競爭的結果，遂造成了一種平均利潤率的法則。這個法則，跟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法則一樣，只是自發地經過無數的差異，經過你反對我我反對你的無數鬥爭而實現的。

利潤率的趨於均平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利潤率是怎樣的趨於均平，可舉一些數字爲例。爲簡單起見，假定社會上共有三種資本（或三類資本），其數目都是相等的，但是資本有機構成却是互異的。每家資本（或每類資本）爲一〇〇元（或是一千元或是一百萬元，都沒有關係）。第一家不變資本爲七十元，可變資本爲三十元；第二家不變資本爲八十元，可變資本爲二十元；第三家不變資本爲九十元，可變資本爲十元。假定三家工廠（或三類工廠）的剩餘價值率都是一樣，而爲百分之一〇〇。這便是說，每個工人把他作工時間的一半是爲了償還自己的工資而作工的，一半是替資本家作工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每家工廠從工人身上所榨取的剩餘價值，就其份量說，是等於可變資本，卽在第一家工廠內，生產了三十元的剩餘價值，在第二家工廠內生產了二十元的，在第三家工廠內生產了十元的。假定資本主義工廠所生產的商品，都是按照它們的價值出賣的，那末第一家工廠便可獲利三十元，第二家工廠可獲利二十元，第三家工廠可獲利十元。但是三家工廠的資本數目都是相等的。顯然，這種局面，對第一個資本家極爲得手，而對第三個資本家却非常不利了。在這種場合之下，資本便退出第三類工廠，而投入第一類工廠了。於是資本家之間，展開了

猛烈的競爭，這使第一類的資本家不得不減低他們商品的價錢，同時使第三類的資本家得以提高他們商品的價錢，以致三類工廠的利潤便大約趨於相等了。

這種利潤率趨於均平的行程，從下表中可以明瞭地看出來：

| 資本類別 | 不變資本 | 可變資本 | 剩餘價值 | 製造品的價值 | 商品的售價 | 利潤率 |
|---|---|---|---|---|---|---|
| 第一類 | 七〇 | 三〇 | 三〇 | 一三〇 | 一二〇 | 二〇% |
| 第二類 | 八〇 | 二〇 | 二〇 | 一二〇 | 一二〇 | 二〇% |
| 第三類 | 九〇 | 一〇 | 一〇 | 一一〇 | 一二〇 | 二〇% |
| 總計 | 二四〇 | 六〇 | 六〇 | 三六〇 | 三六〇 | 二〇% |

伊理奇在馬克思一文中說得好：

「利潤乃是剩餘價值對於工廠全部投資的比例。『有機構成較高』的資本（即不變資本多於可變資本而高出社會中等份量以上的資本），其利潤率低於中等者。『有機構成較低』的資本，其利潤率高於中等者。但是資本家相互競爭的結果，資本由一部門自由轉入別一部門的結果，却使兩者的利潤率都趨於中等的了。」

除了資本有機構成的區別以外，從工人身上所榨取的剩餘價值的多寡，還要依資本週轉的速度以爲轉移。假定有兩個資本家，他們所有的資本相等，資本的有機構成也相同，那末誰的資本週轉的越快，則誰所榨取的剩餘價值也就愈多。假定第一家的資本，一年之內週轉一次；第二家的資本，一年之內週轉三次。這時第二家的資本家就等於多僱三倍的工人，可以榨取三倍的剩餘價值。這一差別，就整體說來，經資本家相互競爭的結果，也被平均利潤率的法則所弄均平了。

資本週轉的速度

就資本主義社會的現象表面看去，剩餘價值是以利潤的方式表現的。工人作工所創造出來的什麼是剩餘價值什麼不是剩餘價值，資本家是不管的。使他感覺興趣的唯一東西，那便是他投資所得的利潤。他化了一元，能否賺得兩毛或五毛錢，這便是頂重要的事情。

利潤隱蔽了榨取的關係

利潤是以全部資本來計算的，不管它分爲什麼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這種劃分，一般說起來，對資本家是沒有關係的。因此，在外表上，似乎利潤乃是全部資本——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都在內——的產物。在資本家和其走狗看來，資本孳生利潤是一回自然而然的事，正

如梨樹的應當結梨一樣。

在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工資的形態曾經怎樣的掩蔽了榨取，而造成了一種外觀，似乎工人的全部勞動都是付酬的。現在我們看到，利潤的形態又如何的遮掩了榨取的關係，而創造了一種外觀，彷彿它是全部資本的產物。

這樣，資本主義關係的形態就掩蔽了它們的眞正本質。

生產價格是變相的價值形態

以我們在上邊所舉的例子來說，三類工廠的出品，都是按照一百二十元出賣的。但是第一類的商品價值却等於一三〇元；第二類的却等於一百二十元；第三類的却等於一百一十元。

這樣就可以看出，商品的價格是跟它們的價值有區別的。三類工廠的出品都賣一百二十元的價錢是從何而來的呢？它是由生產成本（一〇〇）加上平均利潤（二〇）得來的。生產成本的價格，再加平均利潤，便叫做生產價格。

在資本主義之下，每件商品，並不是按照它們的價值出賣的，而是按照生產價格出賣的。然而這是否說，價值法則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是沒有效力的呢？絕不是的。原來生產價格

只是一種變相的價值形態罷了。

有些資本家，把他們的商品賣得高於它們的價值，有的則賣得低於它們的價值，但是就全體資本家說來，他們所得的却是他們商品的十足價值，而整個資本主義階級的利潤，恰等於社會上全部無酬勞動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在全社會範圍內，生產價格的總和等於商品價值的總和，而利潤的總和則等於全體工人無酬勞動的總和。商品價值的降低，定要引起它們生產價格的降低；反之，商品價值的提高，也定要引起生產價格的提高。正因爲是這樣，所以價值法則總是由生產價格爲媒介來起作用的。伊理奇在馬克思一文中說：

「所以，馬克思根據價值法則，完全說明了價格與價值的相差和利潤均等這種衆皆知曉的鐵一樣的事實，因爲一切商品的價值總和是跟價格的總和符合一致的。」

利潤率下降的趨勢

資本家是爲了獲利而經營生產的。利潤，這便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利潤，這是以工廠全部投資爲比例的一筆剩餘價值。不過，我們知道，剩餘價值的份量是取決於可變資本的多寡，卽化於僱用勞動力的一部分資本。

然而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的有機構成總是在不斷變化的，而且變化的結果總是趨

於提高的一方面。隨着技術的發展，工廠所用的原料、機器及設備，都一天天加多，因此，用以開銷死勞動的資本，也大爲之增加；同時，用開銷於活勞動的可變資本，却增加得很慢。

每個資本家，都力謀用機器來代替工人，使生產低廉，自己商品的銷路增加，以提高他個人的利潤。這是一目了然的，否則，他不會那樣忙碌奔走了。不過技術的發展（表現於資本有機構成的增長）要引起種種非各個資本家權力所及的結果。這些結果便是一般利潤率（或平均利潤率）下降的趨勢。伊理奇在馬克思一文中說：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乃表示不變資本比可變資本增長的更快。但是剩餘價值既只是可變資本的機能，那末顯然的，利潤率（即剩餘價值對全部資本的比例，而不是單對可變資本一部分的比例）便有下降的趨勢了。馬克思把這一趨勢和掩蔽它或抵抗它的種種情形，曾加以詳細地分析。」

**抵抗下降的諸原因**

這些抵抗的因素當中，要首推榨取率的增長。其次，要算因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而機器、設備等價值的跌落。假定從前一個工人可以管理兩架機器，現在他可以管理十六架機器，那末可以說現在機器的價值，要比從前低落了。

現在十六架機器的值錢，雖沒有比從前的兩架機器貴八倍，但是仍要貴四五倍的。因

此，每個工人所有的不變資本比率，也不是增加了八倍，而只是增加了四五倍。阻止利潤率下降的，還有別的種種原因。

再則，還要指出的，就是利潤率的下降，並不是表示利潤總額（即榨自工人階級的剩餘價值總額）的減少。適爲相反，資本主義的利潤總額是在不斷地增長着，因爲資本也是在一天天增長着，受榨取的工人數量也是在一天天增加着，榨取程度也是在一天天提高着。

**利潤率下降的意義**

不過利潤率下降的趨勢，仍在起着作用，這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利潤率下降的趨勢，使資本主義的矛盾極度尖銳化。同時資本家想用增加對工人的榨取，以彌補利潤率的下降，結果以致造成了勞資間的種種矛盾。利潤率的下降，並格外地加劇了資本家陣營內部的鬥爭。資本家爲了挽救利潤率下降的趨勢，在落後的國家也開起工廠來，因爲落後的國家，其勞動力，比在工業發達的國家裏低廉得多，資本有機構成也比較低下。再則，資本家聯合起來，成立各種團體，以維持高度的物價，他們想用這種方法去增加他們的利潤，不讓利潤率跌落下去。

在經濟危機期間，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都尖銳化了，利潤率下降趨勢所造成的矛盾更十

二分顯明地暴露出來了。

## 二　商業資本與商業利潤

工業資本與商業資本

剩餘價值是在生產過程中由工人的勞動所創造出來的。它首先是被工廠老闆——工業資本家所掠奪了去。其餘的人是由工業資本家的手中分享若干。商業資本家便是這些人們當中的一個。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任何商品都不是爲了自己的消費而生產的，而是爲了出賣而生產的。所以，在商品造好以後，廠主的憂慮並沒有告終，他還要設法把它們賣掉。工廠老闆一定要賣掉他的出品，爲的再把自己的資本變成貨幣。

在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中，工廠老闆並不等到他的商品被直接消費者買去爲止。照例是廠主把他的商品賣給中間人——商人，商人然後再把商品賣給消費者。

不過要營商，需要有資本。商人沒有款項，便不能完成把商品達至顧客、達至消費者的任務。要是工業家自行售賣他的商品，那末他不得不化費自己資本的一部分，去設立商店，

僱用店員等等。因此，工業家把這種事情交給商人去作了，把自己的利潤若干讓給他們。

**商業利潤**

所以，商業資本的利潤，乃是工業家讓給商人的一部分剩餘價值。商人化去若干資本，須要獲取通常最高的利潤。要是他的利潤少於通常的平均利潤，則經營商業便無利可圖了，商人就把他的資本轉移於工業方面了。

商業利潤，乃是剩餘價值的一部分。不過這兒剩餘價值的來源，其被掩蔽的情形，比工業利潤的方式更來得厲害。商人的資本並未參加生產。於是造成了一種外觀，彷彿利潤是從商業本身中發生的。

**商業資本對小生產者的榨取**

商人不僅是資本主義工廠所生產的商品的媒介。商人並且收買農民、手工業者、家庭手工業的製品。

譬如某一鄉村，盛行製鎖業。但手工業者本人很難找到自己製品的銷路。於是出現了收買商，他收買大宗鎖子，運到城市裏去，在那裏以高價出賣了。

收買商在出賣時所收回的僅是鎖子的價值，而在手工業者那裏是賤價收買的。買價與賣價的差額，其中一部分用以開銷轉運、打包等費，其餘的便是收買商的淨利了。

所以，商業資本剝削獨立的小商品生產者，弄到末了，把他們變爲自己的工人，家庭工作者。這樣一來，牠可從簡單的商品生產榨取很高的利潤。

商業資本在資本主義發生史上曾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商業資本曾經澈底地震撼了從前的關係的根基。它摧毀了封建制度的基礎。

商業的發展，破壞了從前的自然經濟，推廣了商品生產。同時，商業資本在資本的原始積蓄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商業與强盜搶劫有許多共同之點，而且往往與劫掠聯繫在一起，它是原始資本發生的重要來源之一。

**商業的種類**

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裏面，買賣的並不限於消費品。反之，以後繼續生產所必要的那些商品，也不得不舉行大宗的交易。

紡織廠要購入棉花、煤、機器、機器用具、顏料。機器製造廠要購入煤、鐵、以及機器與機器用具。鐵路要購買大宗鐵軌、枕木、車箱、機車。

在這些情形之下，作爲交易品的，並不是個人消費所用的商品，而是以後繼續生產或轉運商品所需要的商品。

其次還有批發商業和零售商業的區別。工廠老闆通常是把他的商品賣給批發商，而批發商再轉賣給小商人，小商人又零售給消費者。

**商品交易所**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商業機構是頂複雜的。大宗交易是在交易所舉行的。有的商品，在沒有達到消費者以前，你轉我我轉他要轉好幾次。交易和轉賣的參加者，往往看不見商品：通常所賣的，只是一張棧房的契據，證明商品確是有的，可以隨時提取。不用說，並非一切貨物，都可用這種方法交易；要這樣交易，需要商品種類相同，它的品質在棧房契據上易於填明辨認才行。

**投機**

往往在交易所裏面，商人購買商品，並不是爲了賣給消費者，而只是因爲他們預料到物價將要騰漲，把該商品買入再轉賣出去，一翻手間卽可獲得巨額淨利，所以他們才購買的。事實上物價往往是依種種原因而漲跌的，這些原因事先極難發見，而且有時簡直沒有可能。譬如在預料收成良好時，一到夏季初頭糧價便要暴跌；要是後來收成突然惡化，通常糧價就要暴漲。

這種情形，遂造成了投機買賣的機會。投機跟資本主義商業的全部性質有着密切的聯

繫。投機商所得的厚利，乃是與該商品（即做了投機對象的）生產或買賣有關係的成千成萬的人們的損失。

## 三　放款資本與利息

蒲萊斯博士的幻想

一百五十年前，英國有一位神學家兼經濟學家理查得·蒲萊斯博士，作了一個計算，他說：假定有一個人自耶蘇誕生之日起，放出一文錢的債，按照複利生息，到現在這一文錢可變成一大圓塊黃金，其份量還要超過地球好幾倍。

這個幻想是很有趣的。它很顯明地表示出了由放款資本的活動而產生的一種觀念。所謂放款資本，就是以貨幣方式借出若干時期的資本。

貨幣的增長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不勞而食的不僅是開辦工廠或開設商店的資本家。在資本主義之下，寄生者一天比一天多起來，他們每年有着巨額的進款，他們連一個手指都沒有動一下，其原因：只是因爲他們握有雄厚資本，大量貨幣罷了。

在資本主義之下，貨幣資本的所有者，使貨幣一天天長大起來。貨幣怎樣能長大起來呢？貨幣並不是一種植物，它在陽光的恩澤之下可以生長起來的。

實際上，貨幣的增長，跟自然界中的普通生長並沒有絲毫共同之點。只是在一定的社會結構之下，貨幣才能生長的，在那社會結構之下，資本家可以略取工人的無酬勞動。

貨幣資本所有者，通常是把他們的貨幣，存到銀行裏。銀行對存戶付給一定的利息。

但是銀行付給利息的款項是從何而來的呢？因爲貨幣是以黃金或借債契據的方式放在銀行的財庫裏，它們本身是不會增大的。

在資本主義之下，僅有一個資本增長的來源；這來源是在生產中：在工廠中、在作坊中、在礦業中、在農業中……

所以，現代的銀行，絕不會把存在它那裏的貨幣藏放起來。銀行錢櫃裏所放的款項，僅夠付給存戶的提款就行了。經驗告訴它們，在平時存戶當中每到某一時期向銀行提款的，僅有一小部分。每天銀行雖有款項提出，但同時也有新的存款源源而來，兩者適相抵消，有時

也許存戶要多於提款者。

顯然的，在混亂時期，如在經濟危機、戰爭等時期，問題就要根本改變了。這時，所有存戶都紛紛到銀行裏去提款，要是銀行對於這種襲擊事先沒有準備，沒有向別家銀行或國家借得充足款項放在自己的賬房裏，要是它不能夠停止或限制存戶的提款於一定範圍之內，那末它就要宣告「清理」。這就是說它不能付清存款了。銀行一倒閉，有許多資本家要受累破產，大批小資產階級的積蓄要受害消滅了。所以，銀行的破產，使經濟危機更加尖銳化了。

不過，在通常條件之下，銀行在自己的賬房裏，僅存留一小部份的款項，即可應付存戶的提取。而其餘的一大部份貨幣，銀行是以貸款的方式借給那當時需款的資本家去了。

**放款資本的收入來源**

我們已經知道，資本家是爲什麼需要這批款項的。他們需要這批款，去購買原料，開銷工人的工資等。一句話，他們需要這批款項，爲的要把它們當作資本使用。企業家可把向銀行借得的款項，以資本方式，投入事業。這是不要緊的，借款不是永久的，而是有期限的。資本家把款投入生產，製造商品，然後於各時期內把製成品出賣，便得到一批一批的款項。工廠老闆從這些款項中，拿出若干，即可償還銀行

的放款。此外，要注意的，就是在資本主義發達之下，銀行對工業家不僅予以長期或短期的放款，而且還投入爲期很久的巨額款項於工業中。

工業家向銀行借得的款項是當作資本使用的。他用這筆資本去擴充他的事業。因此，放款資本有一個特點，就是它不是由他的所有人用於生產的。工業家因向銀行借得款項，用於生產，所以他僱用的工人數目也隨之而增加，因而工人所生產的剩餘價值總額也隨之而增大了。

工業家從這剩餘價值中拿出一部分，付給銀行，作爲放款給他用的報酬。假定工業家於年初向銀行借了一千元，到年終他還給銀行一千零七十元，那末這是說銀行放款的利息是七厘。

在這種情形之下，銀行付給款項所有人（卽存款於銀行的存戶）的利息，要略爲小些，譬如是五厘。這便是說，銀行從工業家方面所得的七十元當中，要拿出五十元，付給在該行裏有千元存款的人們。在這種情形之下，銀行的利潤則爲二十元。

誰都看得明白，所有這種交易，頗類似普通的商業交易。假定某商以五十元購馬一匹，

資本的買賣

而把它賣了七十元，他就獲利二十元。同樣，銀行也付出了五十元。但是牠會獲得了七十元，除付出了五十元外，他還獲利二十元。這裏的區別，只是銀行交易的對象，不是馬，也不是別的某種普通商品，而是一種特殊的商品。這是一種什麼商品呢？我們已經看到，這是變爲資本且當作資本使用一年的一千元。所以，銀行的職務是在經營資本；銀行，就是經營資本的一種商業機關。

利息是資本的價格

所以，資本變成了一種可以買賣的商品。在這些買賣之中表現了資本的價格。在上邊所舉的一個例子中，七十元便是工業家所付出的一千元的價錢，這一千元工業家當作資本使用了一年。這一筆價錢，是由工業家付給資本販賣者——銀行的，而銀行又因爲把這一千元使用一年之故，給資本所有人付了五十元。

利息與平均利潤

這裏發生了一個問題：資本的價格，資本的利息水平是依什麼以轉移的呢？

利息的水平是常常發生變化的。資本家當中常常說：現在金錢是便宜了，或者說：現在金錢是昂貴了。那第一種意思是說，金錢借出去所得的利息很小了，反之，第二種意思是說要付很高的利息了。像每次商業上的買賣一樣，資

本的價格主要也是依求供以轉移的。假定在某一月內，好多資本家都需要附加款項，他們都力謀獲得一筆款子，這時放款的需求便大大的提高。現在我們來考察一下，這一提高究竟會達到什麼限度。

在上邊所舉的一個例子中，工業家因把一千元的資本使用了一年，給銀行付了七十元的息金。爲什麼這一交易對他是有利的呢？大概因爲他企業的營業獲了盈餘。換一句話說，在一年內，他每千元的資本曾賺利一百五六十元。他借自銀行的一千元，也獲得了這樣的淨利。他付給銀行七十元後，在自己手中留下的仍有八九十元。這八九十元也就是工業中所獲得的利潤水平與付給銀行的利息水平之間的差數。

要是利息水平因受放款需求增加的影響而提高，那麼顯然的，這一提高是有一定的限度的。銀行可以由七十元抬高至八九十元。這時工業家還是值得借款的。但是假定銀行更要求一百五六十元，那末工業家便要拒絕這種條件了：因爲這樣一來他沒有絲毫利益可得了，他忙忙碌碌，只是替他人作嫁衣裳。

有時也有例外，利息可抬高至平均利潤的水平以上。假定某資本家有破產的危險，他需

要款項很迫切，那末他急不擇食，只好同意任何利息，用以救急了。

不過在正常條件之下，利息水平的提高，總受企業家所得的平均利潤水平的限制。通常它總是低於平均利潤的。在貨幣的供給超過於需求時，其利息的水平定要降低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利息的水平，會降得很低，不過白白把錢借給人用是從來不會有的。

高利貸資本及其歷史的作用

放款資本與商業資本，同是最舊的資本形態之一。高利貸者，和商人一樣，在歷史上的出現，比工業資本家要早得多。

在資本主義生產還沒有的時期，高利貸者的收入是從何而來的呢？那時高利貸者主要的是把錢借給支配階級的代表者——封建地主。他從他們方面所得的利息，其來源爲封建主所剝削的農民的無酬勞動。假定高利貸者也奴役生產者——即農民與手工業者的話，那末他（高利貸者）的收入也是由小生產者的勞動所造成的。

高利貸資本，像商業資本一樣，在前資本主義關係的解體上，以及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發生基礎的準備上，都起了特殊的作用。

在最初的時候，工廠作坊是由單個的企業家所開辦的。各個資本家，各握有一種企業，

指揮它們，把所得的利潤放在自己的荷包裏。但是有些事業，需要耗費特別巨大的資本，例如敷設鐵道，就非單個資本家的力量所能及了。因此，爲了這種目的，便創辦了股份公司。

股份公司

在股份公司裏面，聯合了好多人的資本。每個資本家按照他入股的數目，取得若干張股票。在形式上，解決一切基本問題的大權係操在股東大會手中，但在事實上，握大權者則爲少數大股東。因爲在股東大會上，表決權是依照每一資本家所有的股票張數來分配的，所以小股東便對事業的進行不能予以任何的影響。握有百分之三四十的股票，便足夠做個股份公司的十全主人了。所以，股份公司，這是一種方式，大資本家可藉以征服和利用中小資本家所積蓄的款項，甚至尙可利用公務員和工人當中上層份子的若干儲蓄。

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裏面，大企業大半是股份公司的方式。股份公司曾經十二分猛烈地促進了資本的集中與生產的增大。股份公司開辦了巨大企業，這種巨大企業，個別資本家一人的力量是無論如何辦不到的。現代的鐵道、煤礦、冶鐵廠、巨大汽車廠、以及輪船公司等，假使它們沒有股份公司，那是萬萬不可能的。

股票的買賣，怎樣浸入於大小資本家生活習慣之中，可由下邊一件滑稽的事看出來。紐約有一個教會，募集建造費，在其募捐緣起中說：凡能捐助一百元者，都可得一張「名譽證書，證明曾經加入神界的特權股」。

**股票的價格**

在資產階級的一切報紙上，都有一欄，有的甚至有一整張，專登一般看不懂的統計表。用微小的字體，排印着慣用的縮寫字，如 ITT, VICC 等等，後邊排着兩位或三位數字，通常末了是分數。紐約、倫敦、柏林，巴黎等處地下鐵道和公共汽車的座椅上，通常張貼（每日皆有一定時間）的都是這幾張報。

這種神祕的統計表是什麼意思呢？它們是交易所的情報，報告每天股票和其他有價證券的市價。

股票本身是一種證書，證明它的持有人，曾在某企業裏投資若干，比方是一百元或一千馬克。

股票持有人，可持票向入股企業領取利潤的若干份。假定某股份公司資本共爲一百萬馬克，分爲一萬股，每股一百馬克。並假定該公司於年終結賬時，獲利二十五萬馬克；經董事

會決定，以十萬馬克作爲準備金，其餘數目則分配於各股東。這時每股卽可使它的持有人得十五馬克的收入。股票持有人所得的收入，叫做紅利。在上述情形之下，紅利爲百分之十五。

股票可以買賣。股票的市價，卽它們的賣價。它是受什麼決定的呢？

購買股票的資本家，也可以把他的錢存在銀行裏邊。假定銀行的年息爲五厘，那末他的每千馬克，每年卽可得五十馬克的收入。可是他却不以這種「微末」的收入爲滿足，寧願去購股票，雖然這有點冒險，但是買中時獲利却是很大的。

他最感興趣的，是上邊剛剛所說的那些企業的股票，因爲這些企業已可給予百分之十五的紅利，以後尙有增加的希望。因此那位資本家，情願購買這種一百馬克一張的股票。可是持有人却不願以這種價格把股票出賣，他們會把售價抬得很高。這時願購股票的資本家，也不得不出很高的價錢。會抬高到什麼限度呢？預料每股抬高到三百馬克以上，他就不會買了，因爲這樣一來，原來每股十五馬克的紅利，這時以全部資本來說，僅得百分之五的息金，卽跟他存款於銀行所得的利息數目一樣了。

上邊我們僅就極簡單的方式來說的。在事實上，股票的市價，受種種原因的影響，常常

發生變動。有許多像猜謎一樣，只能加以猜測。股票究竟能分紅若干，誰也不能斷定。要是戰爭空氣濃厚，則軍事工業的股票價格，便突飛上漲了。要是敷設某條鐵道的工程開始了，則火車頭、鐵軌等製造廠的股票便要漲價了。

## 交易所

一九二九年十及十一兩月陰暗的幾天，紐約最熱鬧的一條街——垣街上，一所大廈前面黑壓壓地聚集了大批人。人們都興奮得到了極點。騎馬的警察，很難維持秩序。從那大廈的門口傳出簡略的斷語，人們聽了，都一齊搖頭，好像發生了歇斯得里亞病一樣。回家後有許多人自殺了。

垣街上的這所大廈，就是紐約交易所。

一九二九年秋季，美國爆發了空前未有的交易所風潮。股票價格，紛紛暴跌。在一天之內賣了好幾百萬股票。在幾個禮拜之內，數十萬萬的金元，像烟一樣消散了。成千成萬的股票持有人破產了。

交易所，是資本主義國家裏賣空買空投機事業的大中心。在經濟危機以前諸年，交易所的投機，特別厲害。美國於一九二九年前，交易所的賣空買空，極其盛行。有一個很長久的

時期，股票價格都是步步上漲的。人人都相信「繁榮」是永不會消滅的，發財的念頭，深藏在每個人的心頭。銀行和公司的服務人員、小商人、店員、新聞記者、工程師、家庭太太，都把他們的若干儲蓄，投於投機事業了。他們當中大半都沒有見過股票。他們是把自己的錢交給交易所投機商和銀行，去替他們買賣股票。在這種情形之下，有一兩個人的確發了一點財，但風潮一來，却使大批大批的人破產了。

油頭滑腦的大騙子，在交易所裏，起着主要的作用。他們設法投機提高有價證券的價格，從中謀利。當恐慌一到來，他們便把重担轉嫁於小魚兒了。

虛資本

上邊說過，交易所一發生恐慌，要使幾十萬萬元的價值毀滅，這是怎樣一回事呢？原來恐慌並非因地震而發生，亦非因大火而發生。工廠作坊，仍是在原地方上，貨棧也沒有毀滅。可是這確係如此。

當工廠爲一人獨有的時候，老闆的資本（假定爲一百萬元）的存在方式，爲廠屋、機器、原料棧房、製成品棧房，以及存在廠內會計處或存在銀行裏當流水賬用的若干現款。可現在是一人獨有的企業却改組爲股份公司了。

例如該廠又發行了一萬股股票，每股一百元，假定原來的老闆留下了六千股（即使留下四千股，他仍爲十全的和無限的老闆），其餘股份則分售於他人。這樣一來，資本便增加了兩倍。廠屋、貨棧、機器，所有這些都仍留在原地。這是眞正現有的一百萬元的資本。可是除此以外，國內又以有價證券的方式出現了一百萬元（即該廠發行的股票，曾經分售於他人者）。結果，遂發生了雙層的計算方法：同一資本，第一，既以工廠的方式存在於世，第二，又以有價證券的方式流行於世。

事實上，股票的發行，在從前已有的資本上面，並沒有增添分文。不過，股票的發行，造成了一種外表好像出現了新的資本，使原有的資本增加了兩倍。股票只是眞正現有資本——企業——的反映罷了。不過，同時股票已跟企業分離而單獨存在着，它既可以買入，又可以賣出，更可以典押於銀行。

這種以有價證券方式存在的新資本，叫做虛資本。除股票外，債券也很重要。債券，乃是某公司或國家以一定條件發行公債的一種債務契據。

這種虛資本，在經濟危機及其他混亂時期，便迅速的跌價了。虛資本一跌價，即對全部

經濟予以深刻的影響，因爲有千萬條的線索，經過銀行，貨幣流通等，把它跟現實的生產和流通聯繫在一起的。

資本私有權與工廠的指揮權的分離

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初期，資本家同時是工廠的老闆又兼工廠的指揮者。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情勢在本質上便根本改變了。信用事業的普及，尤其是股份公司的流行，創造了另一種新的局面。

倫敦的某位資本家，可把他的資本投於銀行，而銀行又可投資於印度的鐵道工程或中國的紡織工廠。因此，資本家不走出本城的範圍，也可做地球上別個地方的工廠的老闆。購買股票，也是如此。大家都知道，在帝俄時代，有許多企業是操在比、法、英、德等國資本家手中的股份公司。

即使資本家是投資於本國工廠的股票和債券，但問題的本質並沒有發生變化。住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頓巴斯煤礦和鐵礦股東，他們對這些企業中生產的關係，並不比不魯捨爾（比）和巴黎的股東來得多些。

於是資本家漸漸變成了領取淨利者，他們對生產沒有任何關係。生產是由資本的僱傭奴

僕：管理員，經理來經營的。所以，從此可以十二分明瞭地看出，掌管生產的資本主義私有權是沒有用處了。把寄生的資本家消滅以後，生產還是可以很好地發展的。

# 第十章　地租與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

## 一　地租

土地私有的

在農業中，生產的基本條件是土地。現今在全世界上，只有蘇聯是實行土地國有的。在十月革命後，蘇聯革命政權，下令將地主及其他地產所有人的土地，實行沒收，作爲全民的國有。所以，在蘇聯，土地不能購買，也不能出賣；同樣，更不能出租。根據國家的法令，土地是交給集體農場永久使用的。

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裏，土地是各個土地所有人的私有財產。差不多在一切國家裏，土地大半都是握在地主手中，他們自己並不耕種，而是出租於人耕種的。地主自農奴制度時代起，即保持有廣大的田產，直到現在他們依舊在靠剝削他人的勞動過着富裕的生活。只是他們榨取農民的那種方式改變罷了。

資本主義以前的地租

封建農奴制度是以地主榨取農民爲基礎的。土地是操在地主手中。地主利用這一點，給自己掠取農民的剩餘勞動。農民的剩餘勞動的生產品，變爲地租，而落在地主的手中。不過那時的地租和資本主義下的地租，根本不同。那是資本主義以前的地租。

資本主義在其發展中曾經過了三個階段，三個形態：第一是力役地租；第二是物品地租；第三是貨幣地租。

在力役地租之下，「地主給農人以若干土地、造屋木材等一般每戶所用的生產手段（有時且供給生活資料），除允許農人本人自行營生外，並迫使他將剩餘時間來替自己作工，來作徭役。」（伊理奇語）

地主分給農人若干土地，這樣一來，替他作工的人卽有保證了。

後來徭役改爲免役稅。自此，農民把自己的全部勞動，統統用於自己的經濟。但是土地仍是地主的私有產。農民不得不把自己勞動生產品的一定部分交給地主。當交換不大發展的時候，免役稅是用生產品來繳納的。這便是物納地租。

隨着交換的發達，地主要求農民用現款來繳納免役稅。這時，農民把自己的生產品拿到市場去出賣了，以所得的錢來繳給地主。這便是貨幣地租。資本主義以前的地租用貨幣來繳納，這證明交換已經有很大的發展，它把封建制度的基礎已經摧毀，而造就了資本主義代替它的基礎。資本主義的發展，雖然很快的破壞了從前的農業基礎，但是差不多在一切國家裏面，農奴經濟的殘餘，在資本主義勝利以後，也還是保存着。這些殘餘當中最重要的，首推土地仍舊保持在地主和一般私有者的手中。

資本主義的地租

在資本主義之下，所有土地全握在私有者的手中。凡願從事農業而有此項力量的人，首先要拿出一定的款項，去向土地所有人，把自己中意的土地，租佃一定時期。土地所有人，利用他的土地私有權，便向需要這塊土地的人，收取貢稅。土地所有人所得的這筆貢稅，就是資本主義地租。

地租是剩餘價值的一部分

馬克思的地租論，是以下面所述的情形爲出發點的：土地所有人把土地出租，資本家則爲佃戶，僱用工人來經營。在這種情形之下，不難明白，地租是從何而來的。僱傭工人以其無酬的勞動生產剩餘價值，這種剩餘價值首先是落

在資本家佃戶的手中。資本家佃戶將剩餘價值分爲兩部分：把一部分作爲自己所有，這一部分便是企業的利潤，也就是他的資本所得的利潤；把別一部分，卽超出這種利潤的餘額，交給土地所有人，這一部分剩餘價值，便是地租。地租像資本主義下其他不勞動而得的收入一樣，只有一個來源，這來源就是剩餘價值。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說：

「凡地租都是剩餘價值，都是剩餘勞動的生產品。」

伊里奇在再談實現論的問題一文中也說：

「地租論以全體農業人口完全分化爲土地所有人、資本家、和僱傭勞動者爲前提。不過這只是資本主義的理想，並非是牠的現實。」

在事實上，問題要複雜得多。然而就在更複雜的環境之下，地租論還是完全有效力的。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往往土地所有人不把自己的土地出租，而是自己僱用工人來從事耕種。這時，他既是土地所有人，同時又是資本主義企業家。他以土地所有人的資格收取地租；而以資本家的資格，獲取資本的利潤。在這種情形之下，地租和利潤一同落在一個人的荷包裏去了。

地租又有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的分別。我們就先來說級差地租吧。第一，

**級差地租**

我們曉得，在工業裏面，商品的價值和生產的價格，是由中等生產條件來決定的。在農業中則不然，土地的總面積是有限制的，不能把牠隨意擴大起來。土地的有限，遂造成了土地經營的獨佔。要是某地已有人耕種，別人便不能插足了。

第二，我們知道，在土地當中有好地，也有壞地。第三，土地跟大都市、江河、海洋、或鐵道的距離，也很重要。經營上等土地的農家，花費同樣的勞動，便可獲得更多的收成。同時，田地位置比較優良的農戶，他們可省却那從遠地轉運生產品所需要的費用。

農產品的生產價格，是以劣等土地的生產條件來決定的。否則，資本主義的企業家，便不會經營劣等地，而改投資於工業了。在這種情形之下，經營上等土地的農戶，便可獲得額外的收入。這一筆收入是交給什麼人了呢？顯然，誰是土地所有人，這筆收入便落在誰的手中了。

**絕對地租**

不過，除了級差地租以外，土地所有人還得有絕對地租。土地是私人獨有的。這種土地私有產的獨佔權，曾成了一種阻礙物，它阻止着資本由工業方面

自由的轉入農業中。要經營某土地，須先取得土地所有人的允許。

農業中的技術水平，要比工業中的爲低。資本主義使工業突飛地發展起來，注定農業落在後面。因此，農業中的資本有機構成，要比工業中的資本有機構成爲低。這就是說，以同樣的資本，在農業裏面所生產的剩餘價值，要比在工業中所生產的多些。

假使在工業與農業之間，資本可以自由轉來轉去的話，那末兩者的利潤率，因競爭的關係也就趨於均等了。不過，問題是在因土地私有權存在的緣故，這種資本的自由轉來轉去，是不會有的。所以，農產品的售價，要高於生產價格。在這種情形之下，所得的餘額，便落在土地所有人的荷包裏了。這餘額便叫做絕對地租。馬克思說道：

「絕對地租，乃是交給土地所有人的貢稅。」

絕對地租與級差地租的區別

馬克思給絕對地租和級差地租的區別所下的定義如下：

「絕對地租，乃是田地生產品的價值超出生產價格的餘額。至於級差地租，乃是位置優良的田地生產品的市場價格超出它們自身生產品的價值的餘額。」

伊理奇關於造成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的條件，有一個扼要的敍述，茲引於下：

「第一是土地經營（資本主義的）的獨佔。這一獨佔是由於土地的有限而來的，因此，在一切資本主義社會裏這一獨佔是必然的。這一獨佔的結果，遂使劣等土地的生產條件來決定糧食的價格，而上等土地的投資，或生產力更大的投資，所滋生的額外利潤，則構成了級差地租。這種級差地租的發生，是跟土地的私有權完全沒有關係的，土地私有權不過使土地所有人向佃農收取這種地租罷了。第二是土地私有權的獨佔。不論在邏輯上，或在歷史上，這一獨佔，跟前面的那個獨佔是沒有關係的。不論對於資本主義社會或對於資本主義的農業組織，這一獨佔都沒有絲毫的必要。一方面，我們能夠完全想得到，資本主義的農業，可以沒有土地私有權，因此，有好多徹底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都是主張土地國有化的。別一方面，我們在事實上也看見了有的資本主義的農業組織，的確沒有土地私有權，例如在國有或共有的土地上面所經營者便是。所以，把這兩種獨佔加以區別，那是非常必要的。因此，除級差地租以外，還應當承認絕對地租的存在，這絕對地租是由土地的私有權所產生的。」

地租是由剝削農民而來的

在事實上，往往向地主租地耕種的，不是資本主義企業家，而是農民。這種農民，自行耕種土地，並不僱用勞動力。大家還記得，在革命以前的俄國，地主曾殘酷地榨取農民的一切膏血。那時，俄國的農民都感覺土地的缺乏，不

得不以非常苛刻的條件佃租地主的土地來耕種。地主則以現款的方式、各種力役的方式、交納物品的方式，收取地租。他們用這些方式，來束縛農民。在這種情形之下，地租是從何而來的呢？原來這裏是沒有剩餘勞動來創造剩餘價值的。

在這裏地租的來源是對農民勞動的剝削。農民把他生產品的一部分，以地租的方式交給地主。交給地主的這一部分生產品，往往是爲數很大的，致使農民終歲辛苦勞動，不得一飽。所以，馬克思說道：「在資本主義之下，對農民的剝削，和對工廠工人的剝削，所不同的，只是方式罷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地主除以田主資格所得的資本主義地租外，還有因保存農奴制殘餘的結果而得的前資本主義地租的好多遺物。

「土壤生產力遞減」的虛構

地租的增長，是表示寄生者收入的增長。資本主義的辯護士，想援引「自然界的法則」來替這種增長辯護。他們說，農業要遭受「土壤生產力遞減律」的影響。這個「土壤生產力遞減律」彷彿爲自然界本身所有，而與社會制度沒有關係。凡加於土地的額外勞動，其效果彷彿要比上一次爲少云云。

這一虛構是沒有絲毫的理由的。它一丟掉了最主要的一點：技術的水平，生產力的狀態。」（伊理奇語）

在技術不改變之下，同一塊土地，絕不能添加無窮盡的勞動，因爲很快地會達到這樣一種限度，就是超出那限度以外，凡新投入的勞動，其效果必定減少了。

這一點，就是擁護「土壤生產力遞減律」的人，也不否認。他們只是說：技術水平不變更是通例，而技術的變更則是例外，而他們的「土壤生產力遞減律」是不適用於這種例外的。不過問題正在這裏，在某塊土地上投入附加勞動，必定是跟技術的發展、新式農業生產方法的採用有着密切關係。所以伊理奇說得好：有人以爲火車停在車站上是通例，而開駛是例外，「土壤生產力遞減律」正與這種「法則」相類似。

## 土地的買賣

不過，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農民往往都自己有一塊土地。這時，有沒有地租呢？在資本主義之下，土地是一種私有財產。在資本主義之下，土地乃是一種買賣的對象。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農民要有一塊土地，須得用錢去購買。現在我們就來研究一下，地價是怎樣決定的。

假定有一位土地所有人，把他的一塊土地租給人耕種，佃農每年給他繳納租金一萬元。現在這位佃農發財了，向那位土地所有人提議願購買他的這塊土地。假使土地所有人同意出賣，他索價若干呢？他可以這樣來打算：我不出賣土地，每年可得一萬元租金；現在把它賣了，至少不要遭受損失。因此，這塊土地賣得之錢，假定把它存在銀行裏生息，每年也應該有一萬元的收入才行。假定銀行的存款利息爲四厘，那末那位土地所有人不難算出，他的土地應賣二十五萬元。事實上，假定在銀行裏眞的存款二十五萬元，年息四厘，每年的確可得一萬元的息金。在這種情形之下，那塊土地的賣價大約以二十五萬元爲標準。

人們往往說土地價值長，土地價值短。其實不對。要是除掉人工所造的工程和改良（如建築物、水渠、灌溉）不算外，則土地本身便沒有任何的價值可言，也不能夠有價值可言。土地並非人類勞動的生產品。不過土地雖沒有價值，但是可以有價格（在資本主義之下總是有的）。土地的這種價格是由於土地爲私人所有的財產而來的。

所以，我們看到，土地的價格，是依該地每年所得的收入來決定的。人們會打算，以若干的錢，在現有的利息水平之下，存在銀行裏，每年會得怎樣一種收入。這種算法，叫做資

本主義化。因此，馬克思說：「土地的價格無非是資本主義化的地租。」所以，農民購買一塊土地，卽等於事先付了若干年的地租。

地租與地價的騰漲

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地租的數目也一天天很快的增加起來。這是很明白的。絕對地租，天天增長着，因爲開墾的土地數量也一天天在增加着。級差地租，增長的更快，因爲隨着新墾土地的增加，各種地段生產力與位置上的差別，以及同一地段上各項投資生產率的差別，也都一天天過度地加大了。

其次，長久耕種的土地，因在各項工程（如灌溉、施肥、築路等）內投入巨量勞動的緣故，它的品質一天天優良，這種情形也使地租大大地提高。因此，所有建造那些工程勞動的成果，歸根結柢，都是落在土地所有人的手裏了。

同樣，地租的不斷增長，也引起了地價的經常騰漲。關於資本主義大都會和城市近郊就不消說了，就是鄉下的地價，也在日益暴漲着。在資本主義之下，地價佔了農民所化的全部費用的一大部分。譬如美國全國農民財產的價值，從一九〇〇至一九一〇年十年間，約增加了二百萬萬元之巨。這裏面農具、建築物等等的增加不過僅五十萬萬元，而其餘的一百五十

萬萬元則爲地價的增加。

地租與農業的落後

在資本主義之下，地租是妨礙農業發展的一個重累。農業裏面所生產的大批剩餘價值，是落在大地主的手中了，他們，並不把這些款項用於改良生產，而是拿在都會裏浪費了。

購買土地，也不見得是好辦法。農業生產者，把他們財力的一大半，用於購置田地，而僅留下小小的一部分，來購買機器：農具等。地租乃是一副壓榨機，它從農業中汲取巨額款項，投在寄生的地主們的荷包裏。所以，地租幫助保存了農業中的永世落後和野蠻狀態。

地租的份量，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也一天比一天增長，它的增長，不啻是社會交給地主寄生者的貢物的增加。在資本主義之下，地租份量的增長，使農業的發展更加困難了，使農業的落後性更加厲害了。

農業生產與土地私有權的分離

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地租漸漸成了壓在勞動大衆肩上的一副重担。工人在以過高的價錢購買農產品的時候，不得不給地主納貢。農民則以地租方式或在購置土地的時候，也是給地主進貢。

可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很明瞭地證明，在土地上經營生產，可離開土地私有權而進行。與土地私有權沒有聯繫的農業生產，漸漸佔據了很重要的位置。經營生產者是一種人，而土地却屬於和耕種牠沒有絲毫關係的別種人，這種人只是坐收地租而已。馬克思關於這一層說得好，資本主義「使土地私有權達到荒謬絕倫的地步了。」

農業生產和土地私有權的分離，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租佃，佃農從事經營，而土地則屬於地主所有；第二種方式是抵押，自耕農，需要款項交納捐稅，便向銀行和錢莊去借債；有的時候，農民爲了購買土地也向人去借債。銀行借出款項，則以土地作担保。要是債款不能按期償還的話，則銀行卽將土地收爲己有。不過在事實上，銀行早已把土地收爲己有了，因爲佃農債戶把他土地上的全部收入，以利息方式事先就交給銀行的。這時，事實上收取地租的不是形式上握有土地的人，而是銀行。

欠了銀行的債，是農業中一種最殘酷的，榨取小農的方式。

農業生產跟土地私有權的分離，已經達到什麼地步，可由美國的農業統計資料上看出來。在一九三〇年，美國農民當中有百分之四二·四爲佃農，百分之一〇·四爲半自耕農。

在自耕農當中，有百分之四十二負有典押債務。其中每戶的債務，平均達全部財產百分之四十。在經濟恐慌期間，更使大批的農民破產了，佃農的數目，和抵押債務的負担更加增重了。

在英國這樣的國家裏，尙在世界大戰以前，全國所有耕地的百分之九十，都是出租的。

在日本，據一九三二年農林省的官方統計，五百五十七萬六千農戶當中，有一百四十七萬八千戶完全沒有土地，他們是租借地主的土地耕種的。有二百五十萬戶，他們自有的土地不到半公頃；有一百二十四萬戶，他們自有的土地由半公頃起到一公頃止。後面這兩種「自耕農」當中，有二百三十六萬戶不得不租地耕種，以維持他們的可憐的生活。

日本的地主們，通例是把自己的土地一塊一塊地租給小農耕種。因爲對低廉勞動力的殘酷剝削所得的收入，還沒有租給人耕種所得的來得多。在日本，每戶土地不到一公頃的農民中百分之七十，他們向地主租得小小的一塊地耕種，每年向地主所納的租金，往往要達收割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

在資本主義之下土地國有有可能沒有

由上面所說的事實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的發展，證明了土地所有權是絲毫沒有益處的。土地所有人，對資本主義生產完全是一塊贅疣。

同時，地主在剩餘價值總額中佔有了大部分，因此資本家與地主之間，發生了分割勝利品的鬥爭。

當資本主義還在襁褓的時期，急進的資產階級，就主張土地國有。他們主張廢止土地私有權，把土地交給國家。在資本主義保存的條件之下，這種辦法會發生什麼結果呢？這樣一來，絕對地租是沒有了。因爲牠是以土地私有權爲基礎的，土地私有權既宣告廢止，則絕對地租自然是沒有了。至於級差地租，則交給國家了。在這種情形之下，資本家階級獲益不少，因爲從前流入地主荷包的剩餘價值，現在有一半是落在各個資本家的荷包裏，有一半是落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手中了。

土地私有權，乃是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一種障礙物，土地國有卽可剷除這一阻礙物。這時，資本主義在農業中便可自由地毫無阻礙地發展起來。

不過，資產階級，在其當年蒸蒸日上的時期，雖然主張土地國有，但在事實上並沒有能力來實現這一主張。這有兩種原因：

第一、土地私有權乃是私有財產的一種形態，資產階級，不敢侵犯這種私有財產，他們

害怕引起正在興起的勞苦大衆來侵犯一般的私有財產。

第二、資產階級自己也在購買土地，資本家本人也在經營農業。因此，資產階級和地主漸漸地錯綜在一起了。

這兩種阻礙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日益獲得了重大的意義。伊里奇在論國民教育部政策的問題一文中說道：「大體上說來，這兩種障礙，只有在資本主義剛開始的時代纔能剷除，而等到資本主義沒落的時代已經辦不到了。」

資產階級是不能夠剷除土地私有權的，惟有勞苦大衆的社會主義革命，才能消滅土地私有權。

## 二 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

工業與農業的分離

大規模的工業只是在資本主義時代才出現的。不過在資本主義紀元前數百年間，就已經發生了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這是社會勞動分工的一大進步。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曾作了交換十分廣泛發展的基礎。在蓄奴制度之下，城市

就已經發展起來，在它的裏面聚積了手工業與商業。

自蓄奴制度滅亡而轉向封建制度以後，交換反日益稀少，經濟又幾乎全具了自然性，城市也一天天衰落了。但是生產力往後發展的結果，又使社會勞動分工逐漸擴大。於是手工業跟農業完全分離了，城市也一天天復興起來。

不過，這時商品生產還沒有佔着優勢。手工業者主要是做定貨的。就它的技術講，手工業並不高於農業勞動。它也不過是徒手勞動而已。同時，它也是小規模的個人生產。手工業對農村經濟不能予以革新的影響。人口當中大半是從事務農。農業乃是頂主要的一門生產。在這種環境之下，是鄉村支配着城市。

自發生資本主義生產以後，情形就根本改變了。資本主義創造了大工業。商品生產居於統治地位。在資本主義以前的關係之下，衣服，鞋子，和好多必要品，是在農民家庭裏面製的，或由家庭手工業農民製的。現在資本主義創造了紡織工業和製鞋工業，它們的製品，物美價廉，遂排擠了農民生產。伊里奇在民粹派經濟學家的理論錯誤一文中說：

「假使在商品經濟以前的時候，製造工業是跟採掘工業結合在一起，而採掘工業之中是以農業爲

首的話，那末商品經濟的發展，便使工業一部門一部門地跟農業分離開來了。」

不過自轉向大機器工業以後，才「使農業跟工業完全分離了。」（伊里奇語）

在資本主義之下，工業成了國民經濟的一個主要而佔領導地位的部門。它是以比農業更高的技術爲基礎的。它對於農業人口的全部生活曾給了一個深刻的影響。這時，是城市支配鄉村了。

資本主義時代城市與農村的對立性

然而資本主義不僅把一切新的工業部門跟農業分離開來了。資本主義，並且加深了工業與農業間，城市與鄉村間的對立。

在工業裏面，資本主義的發展，曾使技術突飛進步。每隔十年，有時每年都出現了新的生產方法，新的改進，新的機器。農業甚至在極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都趕不上工業的這種突飛的發展。資本主義使農業突破了從前狹隘的自然經濟的範圍，可是同時它對廣大農民的剝削和壓迫一天天增加，注定他們愚昧、落後、貧困。千千萬萬的農村居民大衆——農民，甚至在最先進的國家裏都被摒棄於城市文化以外，而過着愚頑粗野的生活。

工業的蓬勃發展和農業的極端落後，這便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極深刻的矛盾之一，這些矛盾發展的結果，產生了種種經濟動盪和恐慌，而這些經濟動盪和恐慌便是資本主義必然死亡的前兆和準備。伊里奇在關於資本主義發展法則的新材料一文中說：

「農業在其發展中是落後於工業的，這個現象爲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同有，也是國民經濟各部門間比率破壞、經濟恐慌、物價騰貴的一個最深遠的原因。

「資本使農業解除了封建制度，把它捲入於商業週轉以及世界的經濟發展以內，因而也使它突破了中世紀和家長制的停滯和死板狀態。不過資本不但沒有剷除了民衆的被壓迫、被榨取和窮困，反之，而且它又以新的方式創造了這些災難，並在『現代』的基礎上面恢復了這些災難的舊方式。工業與農業間的矛盾，不但沒有被資本主義所剷除，反被資本主義更加擴大和加劇了。資本主要地是在工業和農業範圍以內形成的，它對農業的壓迫，一天比一天厲害了。」

在帝國主義時代，城市與鄉村間的對立，更加劇烈，那時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矛盾都極度地尖銳化了。

資本主義征服了農業，加以革新，而使它適應於資本主義榨取的需要。這一革新，有着

鄉村中資本主義發展的兩條道路

各種不同的路徑，而依具體的歷史環境以轉移。鄉村中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道路有兩條：一爲普魯士的，一爲美國的。

普魯士鄉村中的資本主義是在雜有封建關係的基礎上面發達起來的。在那裏，資產階級的革命，並沒有澈底消滅封建的束縛。資產階級懾於工人運動的怪物，跟地主實行妥協。從前的農奴主的榨取，曾加以革新而成爲資本主義的榨取，保存下了好多封建的殘餘。地主的土地佔有制也整個兒的保存下來了。貴族地主於是用資本主義的方式來榨取農民，同時把農奴制度時代以來的許多優點都保持在他們手中。富農在榨取農民大衆上，成了地主的助手。而大批貧農則被地主和富農所奴役了。

美國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則不然。在那裏，資本主義是發生在沒有封建殘餘的基礎上面。不是地主的農奴經濟，而是家長的農民經濟，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資本主義破壞了這一經濟的自然性。農民經濟一天天捲入於交換之中，捲入於商業之中。它逐漸改造而成，專爲市場而工作。同時，它的裏面也漸漸形成了資本主義榨取的關係。總之，資本主義在這裏，曾經突飛發展，沒有碰見封建的障礙。

伊里奇把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的這兩條道路的基本區別，描寫如下：

「在第一種場合之下，農奴主的經營，漸漸地變爲資產階級的經營，使農民大衆遭受了數十年極痛苦的榨取和奴役，而僅分化出了少數富農。在第二種場合之下，地主的經營是沒有的，或者它是被革命所摧毀了，革命沒收並瓜分了封建的田產。在這種情形之下，農民佔着優勢，他是農業的主要經營者，而漸漸演變爲資本主義的佃農。在第一種場合之下，演進的主要內容是在封建主——貴族地主——的田地上面，農奴制曾經漸次變爲束縛和資本主義的榨取了。在第二種場合之下，演進的基本內容，乃是家長制的農民曾經漸次變爲資產階級的佃農了。」

**農業中的小生產與大生產**

資本主義使大生產戰勝了小生產。大生產比小生產有着好多巨大的優點。大生產可以大規模應用機器。大生產比小生產可以大大的提高勞動生產率。所以，資本主義的工業一步一步地排斥了手工業者。在資本主義工廠當中也進行着不斷的鬥爭，這一鬥爭的結果，也使各生產部門內少數大工廠獲得了勝利。

在工業方面，大生產的戰勝小生產，那裏鐵般的事實，就是那狡猾的資本主義辯護士，也不敢否認這種事實。不過大資本的戰勝小生產者，資本聚積與集中的勝利行程，曾引起了

階級矛盾的巨大增長。中等階層是日被冲毀了，那介在資產者羣與無產者羣之間的中間層級，卽大量的獨立小生產者，如農民、手工業者、商人等等，都一天天死亡了。小資產階級日益冲毀，僅分出少數份子向上，躍居資本家的地位，而成千成萬的大衆則向下，落在工人階級的隊伍中。兩個對立的階層——區區少數的資產者羣和巨量的無產者羣，他們勢不兩立的對峙着。這便是大資本主義生產順利行程的結果。

資本主義的辯護士，無法否認工業方面小生產的被大生產所排擠所消滅，於是他們希望把他們的視線轉到農產方面。他們認爲農業是「幸福」的經濟領域，在那裏小規模的個人生產，像花一樣盛開着，欣欣向榮，可作爲防止階級矛盾增長的最好障礙物。勞苦大衆的叛徒，極力高興地稱讚資產階級學者的這種謬論。在十九世紀末葉，他們就宣佈「修正」馬克思關於小生產受排擠的學說。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馬克思的這一學說，在農業方面，未得到證實。「不難明白，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它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稱頌和鞏固資本主義的秩序。」（約瑟夫語）

伊里奇在農業問題上給了修正主義一個致命的打擊。他在好多巨著中，用鐵般的事實證

明了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發展法則，可以應用於農業。同時，他把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發展的特徵問題加以仔細地研究，對農業問題作了更進一步的發揮。

**大生產的利益**

據資產階級制度的辯護士說，在農業裏面，大生產似乎沒有像它在工業裏面具有的那些優點。這一見解的企圖，是想替資本主義下的農村的落後來辯護。其實，在農業裏面，大生產比小生產也有許多不容爭辯的優點。

譬如只有大生產，才可應用貴重的機器，像耕種機、刈打複合機等，這些機器，可把勞動生產率提高數倍。第二，大生產容易向資本主義銀行取得信用放款，並且其條件比小生產所借者有利得多。第三，大生產可以非常有利地去售賣自己的生產品，購買所需的材料。第四，只有在大生產裏面，才能應用科學方法去經營農業。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面，雖然農業比工業落後，但是機器和人造肥料却已經開始應用了。精美機器的應用，只是因爲對大經營能予以巨大利益之故。譬如在美國，耕種機在一九一八年爲八萬架，到一九三〇年已達一百萬架：刈打兩用機在一九二〇年爲三千五百架，到一九三〇年已達五萬架。在德國，從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八年——二九年，氮質肥料的應用，曾

增加了兩倍半；加里鹽的應用，增加一倍半。同期在法國，氮質肥料的應用，曾增加了兩倍，加里鹽增加了五倍，過磷酸鹽增加了兩倍多。

在德國，大農莊的工作，大半已經機械化；不用說任何機械化，小生產是望塵莫及的。小經營既不能夠購買耕種機、載重汽車，更不能應用電氣摩托。大經營大半都備有此種機器。例如德國在一九二五年，田地在二百公頃以上的農戶中：使用電氣摩托的曾達百分之七〇；使用耕種機的曾達百分之十四·五；使用蒸汽機的，曾達百分之六十；使用載重汽車的達百分之八。

不過，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制，給經濟的規模樹立了一種不可克服的障礙，使它不能增大到合理地應用一切新式技術的程度。在資本主義之下，甚至比較大一點的農戶，往往都沒有達到充分使用新式巨大耕種機和刈打兩用機所需要的範圍。就是在大經營中，此種機器都使用得很不充分。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掃平了私有財產的一切障礙，而造成了農業裏面充分使用新式技術的一切必要條件。

現在蘇聯大規模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場，其生產力的高，那零碎的小生產實在是辦不到

的，它們是大生產比小生產有着巨大利益的最好證據。

顯然的，大生產的優點，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和在蘇聯條件之下，各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質。在蘇聯條件之下，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大生產的優點，就在它們是以社會主義的原則來經營的，而對廣大的勞苦大衆有着莫大的利益。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大生產僅給資本家以對付小生產的優越地位，加强了對勞動大衆的奴役。

小生產的被大生產所排擠

不論在農業裏面，或在工業裏面，資本主義都使大生產戰勝了小生產，都使小生產被大生產所排擠了。農業裏面新式技術和機器的採用，也跟生產的集中聯結在一起。伊里奇在由力役經濟到資本主義經濟一文中說得好：

「農業裏面有系統的使用機器，定要堅決地排倒家長制的『中等』農民，正如蒸汽織布機的排倒手織布工人的無法挽回一樣。」

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的特點

不過由於農業的落後和私人土地佔有制的存在，這個資本主義在農業方面發展的一般法則，却有好多特點。

由於農業的落後，大機器生產在農業中流行得很慢。因此，就是在資本主

義先進的國家裏面，到現在還保存着巨量的小農經濟，這種小農經濟强盜般的來使用人類和自然的力量。

在資本主義之下，小農爲了保持他的一塊土地和他的表面上的獨立，情願忍受一切痛苦和壓迫。在農業裏面，小經營的能得以存在，只是因爲農人强盜般的耗費他本人和其家庭的生命力的緣故。深知俄國農民生活的詩人，聶克拉索夫有一首詩說得好：

農人只知道辛苦勤勞，
並沒有想到他的體力會受到耗損……

小農經營，並使土壤一天天變壞：對田地既不能好好施加肥料，又不能充分耕耘。牲畜飼養不好，也一天天在惡化着。小農和其家庭，雖然工作非常辛苦，但生活却異常窮困。他時時在憂愁着來日的遭遇。稅捐稍一提高，農產品價格稍一跌落，工業品的價格稍一騰漲，他往後的獨立謀生便成問題了。斯達林在列甯主義問題一書中說：

「在舊制度之下，農人們是獨目一個人工作的，是用舊的惡劣方法，舊的勞動工具工作的，是替地主和資本家，替富農和投機商工作的，他們忍餓挨凍辛苦工作，却使別人發財致富了。」

雖然小農牛馬般的工作，力謀挽救自己的獨立生存，可是每年大批大批的小農在相繼破產了。伊里奇在關於資本主義發展法則的一些新資料一文中說：

「事實上，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而主要的趨勢，是在大生產的排擠小生產，不論在工業中或在農業中。不過，這一排擠萬不可只是理解爲迅速沒收的意思。連年以至數十年相繼不斷的破產，小農經濟條件的惡化，都可算在排擠以內。這一惡化的表現，便是小農勞動的過度和食物的惡劣，債務的繁重，牲畜飼養的惡劣，田地照管、耕耘、施肥等項的惡化，與夫經濟技術的停滯等等。」

「帶有分地的僱農」

往往大地主本人也極力設法保存附近農民的小經營。農民僅有極小的一塊田地，不足餬口，於是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力很便宜地賣給附近的大地主。要是農民沒有這樣一小塊田地，把他束縛在某個地方上，他早到城市裏去謀生了，這樣一來，地主就喪失了通常非常便宜的勞動力。因此，農民便變成了「帶有分地的僱農」，這是伊里奇給此等農民所起的名稱。

這種微小的經營，便作了極殘酷的半農奴式的榨取的基礎。而資產階級制度的辯護士也把這種零小的經營，引舉來作爲他們的農業裏面小生產「安定」論的證據。

在資本主義之下農民經濟的不安定性

現在我們就來給這個有名的「安定論」作個眞實的評價吧。這個理論，本身就是一種虛構，而跟現實完全相衝突的。斯達林說：

「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如達維德和海爾茨之流，就是宣傳這一理論的，他們所『根據』的事實，便是說小農能吃苦耐勞，情願忍受一切痛苦，去保持他的一塊田地，因此，在反對農業中大經營的鬥爭中，小農經濟表現安定云云。其實，不難明白，這種『安定』比不安定還要壞些。」

事實上，生活的不安定，對來日的憂慮，從襁褓時代起到入墳墓止，追隨着每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小農。一遇水旱天災，像歉收、獸瘟、經濟恐慌等，不但使他所幻想的「獨立生活」，就是他本人及其家庭的肉體存在都成了問題了。

一遇荒年，不但有好多農戶紛紛破產，而且有成千的農民家庭，都相繼餓死了。就是豐年往往也給農民成了新的災難：粮價暴跌，出品賣不到幾個錢。而債務和利息，還不得不照舊還償，捐稅地租還不得不照舊交納。喆克拉索夫有一首詩，描寫資本主義下面農民生活極端不安定的情形，現在抄在下面：

我們的田地磽瘠極了，

美國農業部次長達威爾，不久以前曾說了一個悲觀的預言，謂到二二三五年，旅行者到美國去，在當年最富庶的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一片荒野，混雜着七零八落的昔日文明的痕跡了。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得好：資本主義生產「只是用這種方法來發展技術的，就是它同時摧毀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與工人」。不幸馬氏的這幾句話，現在竟被證實了。

帝俄時代土地的分配

在資本主義之下，土地大半是操在區區少數大地主和資本家的手中。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通常是，大多數小農所有的土地，比區區少數大地主所有者還要少。

在革命前的俄國，土地大半是握在地主、皇室、寺院和富農的手中。當時三萬戶地主所有的土地，約達七千萬俄頃，而一千萬貧農所有的土地，合計起來也不過七千萬俄頃而已。這樣，平均每戶大地主約等於三百三十戶貧農。平均每戶大地主有兩千三百俄頃土地，而每戶農民只有七俄頃。

伊理奇在世界大戰前夜所寫的俄國大地主土地佔有制和小農土地佔有制一文中，把俄國

此。

在世界上最富的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美國裏面，對肥沃土地的刼掠，更具了驚人的規模。在有些號稱美國谷倉的州裏，土壤一天比一天貧瘠了。其罪惡的根源，就在對田地强盜般地榨取，不大施用肥料 因爲森林伐盡的結果，失去了阻止旋風的天然障礙物，一遇旋風，便把地面上的一層土吹去。甚至以大森林著名的米其拏、威康辛、米內佐達等州，現在都不得不輸入木材，以應本州的需要。除此以外，密西西比河流域大草原的厚草，也一天天被割盡了，此種草原，大半都已經墾植耕種，尤其在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小麥的需要激增，此種草原被開墾的更多。

森林和草原植物的消滅，使風水極易成災。數百年來造成的肥沃土壤，常常被氾濫的河水所冲去。

現在美國廢田已約達三千五百萬英畝。此外，有一萬萬二千五百萬英畝雖尙在耕種，但大半已失去肥沃的土壤；有一萬萬英畝，也有貧瘠的危險。一九二九年後所發生的經濟危機，更促進了這一過程：農民大半停止耕種，田地多半荒蕪了。

體農戶十分之一），竟佔有全國耕地三分之二，而過半數的小農（約當全體農戶五分之二），僅有全國耕地十六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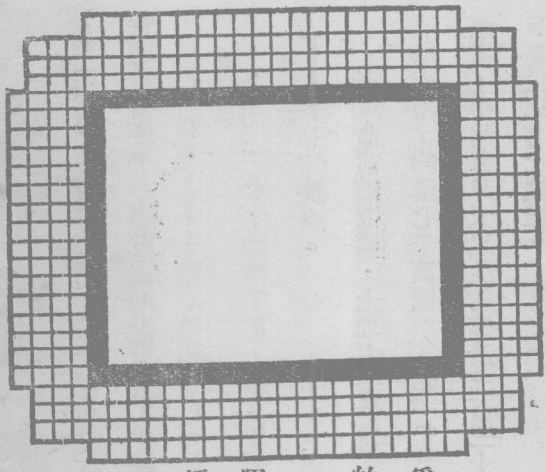
在法國，土地在一公頃以下的農戶，於一九〇八年曾佔全體農戶百分之三八，而他們所有的土地僅佔全國土地百分之二·五。這樣，全國五分之二的農戶僅有全國四十分之一的耕地。但是土地在十公頃以上的農戶，計當全體農戶百分之十六，而竟有全國耕地百分之七四·五，即四分之三。

在波蘭，於一九二一年土地在兩公頃以下者，計佔全體農戶百分之三四，而他們所有的土地，僅佔全國耕地百分之三·五。但是土地在百公頃以上的農戶，僅佔全體農戶百分之〇·五，而幾乎竟握有全國耕地之一半（百分之四四）。

在匈牙利，全國耕地之一半爲百分之九九的農戶（中小農民）所有，而別一半爲百分之一的大地主所有，換一句話說，一萬家地主所有的土地，約等於一百萬戶農民所有的。

這種地產的分配，便使農民赤貧化，不得不受人束縛。他們迫於生活，只有以極苛刻的條件去向地主租地耕種。

這種土地分配的情形，簡單明瞭的圖示如左：



他解釋道：

「中央一塊空白方形爲地主的田產，周圍小方格爲小農的地段。方格共計三二四個，而中央空白方形的面積，則等於三二〇個方格。」

土地過少或者完全沒有土地，這是鄉村貧農的命運。只有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才從土地上驅逐了寄生者，把土地交給勞動農民去使用了。

現代資本主義國家裏土地的分配制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現在土地大半集中在大土地佔有者的手中。在德國，據一九二五年的調查，全國百分之六十的農戶（土地在兩公頃以下者），僅握有全國耕地的百分之六·五；全國農戶百分之一一·五（土地在十公頃以上者），竟握有全國耕地百分之六七。這是說，區區少數富農（約當全

這樣，一部分農人便變成了資產階級（富農），別一部分則變成了僱工（僱農）。這就是所謂資本主義下的農村分化。

中等農民及其命運

不過在這兩個對立集團之間，還有一層廣大的中間層級——中等農民。伊理奇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中說道：

「它（中農）的特點是商品經營很少發展。僅在豐年且在特別順利的條件下面，才能供應這種獨立的農業勞動農民的費用，因而他們的地位，極不安定。在多數場合之下，中等農民，要能够維持下去，非作工借債和謀找『副業』（半係出賣苦力）是不可的。一遇荒年，大批中等農民便投入窮光蛋的隊伍了。」

在好些國家裏，中等農民，數目還很大。在資本主義之下，大多數中農只有一條路：起先是滑入貧農的隊伍，後來變爲僱農。只有少數高升，做了富農兼榨取者。

關於中等農民的分化，可以一九三〇年美國農戶調查的結果爲證。那次調查的資料顯明地表示出，小農（土地在二十英畝以下者）和富農（土地在五百英畝以上者）的數目都有增加，而中農（土地在二十英畝到五百英畝者）的數目則大大縮減了。

在資本主義之下農民的分化

在資本主義之下，農民注定過極苦的生活。他們爲了保存他們的「獨立」經濟，弄得精疲力盡。田地一天比一天瘦瘠；牲畜的飼養也一天比一天惡化；農民本人和他家庭的生活，更一天比一天壞。苛捐雜稅和地租又少不了分文。因此，農民極易落在高利貸者的鐵爪中，這種高利貸者從他們身上榨取膏血。再則，通常是農民把自己的粮食和牲畜賣給收買商，此種收買商行至四方，兜售他們的貨物。這樣，高利貸者和商人便用他們的鐵爪，牢牢地抓緊農民，不肯放鬆。所以，資本主義對鄉村的壓迫一天比一天厲害起來。

在帝俄時代，農村中的資本主義只是在廢止農奴制以後才迅速發達起來的。從廢止農奴制的那個時候起，農民當中所發生的情形，大概跟手工業者當中所發生的相同。有一小部分農民，曾上升而做了鄉村的財主，此等「殷實的農人」，添購土地，放債生息；有的開設酒館，招徠人民飲酒；有的則營商謀利。大批農民都破產貧困了。起初覺着生計不好，便把乳牛出賣，跟着把瘦弱的馬也出賣了。於是沒有馬的又落在富翁「慈善家」的鐵掌中。結果，有的做了僱農，有的跑到城市去作工謀生了。

些土地的可能」（伊理奇語）。不過在「十月革命」以後，蘇聯農業中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集體化的成功），才消滅了農業人口過剩的惡瘡，肅清了農村裏的貧困現象，並開闢了一條集體農民走上富裕生活的大道。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農業的人口過剩直到現在還是一個悲慘的鞭笞。譬如在波蘭，據國家統計機關一個重要職員的計算，農村中僅有百分之四八·七的勞動者，才能在農業生產中謀生，其餘百分之五一·三的勞動者，則無工可做！波蘭全國務農的人數，共計一千二百九十萬名，其中計有六百六十萬名則整年無工可作，這對少數有業者便成了一種重担。一九三四年夏季華沙日報載有一篇文字，描述現在波蘭農村的狀況，茲引於左：

「土地少的農民，在經濟恐慌沒有到來以前，就不能維持生活，須尋求副業，以資彌補，現在此等農民的生活，更其苦不堪言了。農閒時到城市和大莊園作工之事，完全停止了。結果，從前可賴以維持至明春的現款收入，幾乎完全沒有了。這種農戶，現在一貧如洗。有四五口人的家中，僅有一兩個人才能找到工作，其餘的都整年無事閑坐着。因此，全家力求節省，主要食品則爲淡馬鈴薯，沒有調味的油和鹽。在桌子上麵包是很少看見的。沒有錢買火油和火柴，則用燧石來取火。鞋子衣服穿爛

同時，這次調查的資料，又十二分顯明地表示出了美國農民貧困的光景。在最近十年來（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平均每戶農民的田地和房產價值，從一萬元跌至七千五百元。自耕農在一九二〇年有六百四十萬戶，到一九三〇年曾跌至六百三十萬戶。同期，佃農的數目，曾從二百四十五萬五千戶增至二百六十六萬四千戶；自耕農的耕地，曾從六萬萬三千七百萬減至六萬萬一千八百萬英畝。同時，佃農的耕地，則從二萬萬二千五百萬增至三萬萬零六萬萬英畝。這些數字，很顯明地證明了美國農民大衆的赤貧化、自耕農的減少、佃農的增加，和農民經濟的衰落。

**農業中的人口過剩**

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農民極感土地的缺乏。他們的地位是很不安定的：一遇打擊，他們便不得不出賣土地或投入債網了。

資本主義創造了一個奇妙的局面：農人及其家庭在鄉村裏餓着肚子，同時他的兩手却成了「多餘」的。這便叫做農業的人口過剩。在帝俄時代，根據各種統計，農業的過剩人口在六百萬至一千二百萬之間。這巨量的人口，注定挨餓挨凍，遭受慢性死亡的痛苦。同時，全國有幾千萬公頃的土地在空閑着，「農民却沒有用他們的可憐的器具來耕種這

揉添購一點土地，寧願把自己的生活降到人類生存最低的水平。有的且負債累累，支付很高的利息，例如月息竟達百分之十。」

農民所以這樣做，是因爲他們預料農產品價格將要騰漲的。他們以數倍昂貴的價錢，購買地主的土地，以致負債。後來的結果如何呢？請看一件事實吧。那華沙縣裏別一個農民，曾有田地七公頃，他在一九二九年購入兩「莫加」（註）半地，地價爲七千四百二十五「茲羅特」。他爲了這事，曾借債四千「茲羅特」。後來，發生了經濟恐慌，地價暴跌了，農產品價格也跌了。但是債還要還的，息還要付的。受過四年的痛苦以後，那個農民便出賣了兩「莫加」地來還債，不久其餘半「莫加」也不得不出賣了。結果，土地失掉了，買地所用的三千多「茲羅特」也煙消雲散了。此外，還留下了五百「茲羅特」的債。若把四年間所付的息金兩千五百「茲羅特」算上，那末那位農民爲了購買二「莫加」半的土地，於四年間反而喪失了六千四百二十五「茲羅特」（其中三千四百二十五「茲羅特」是原來他所有的，五百「茲羅特」是剩下的債，兩千五百「茲羅特」則是付出的息金，合計六千四百二十五「茲羅特」）。

（註）「莫加」爲波蘭畝名，約當半公頃

了，但是沒有錢添買新的。土地少的農民當中，全家有衣服鞋子可穿的，實在爲數很少。」

別一方面，在波蘭握有數千公頃的大地主，王公和伯爵，却爲數不少。他們並沒有地少的痛苦。農業的人口過剩，對他們不是災難，而是幸福，因爲這可給他們供給巨量的低廉勞動者。波蘭自成立資產階級共和國以後，對封建大地主的無限土地財產，連碰都沒敢碰一下。

債務

「獨立」謀生的農民，必然要投入債務的網羅中。或是牛或是馬死掉了，或是家中某人生病了，或是農產品價格暴跌了，在這些情形之下，農民不得不向銀行或高利貸者去借債。結果，他不但受束縛於地主，而且受束縛於高利貸者。

波蘭華沙社會經濟研究院，出版了一冊厚書，叫做農民調查錄。這是該院所舉行的農民生活調查資料。收到的答案共有五百件，該書選取了五十件。農民在其答案中所說的，都是關於生活困難的情形。其中有一個農民說：

「在幣制安定時期，尤其在一九二五至二六年，又開始了爭購土地的浪潮。人們爲了給自己和兒

三元一角，卽減了三倍，而販賣商所得的數目僅減至十一元四角，卽僅減了百分之十四。從前農人約得賣價的一半，到一九三三年，僅得四分之一多些了。

由此可知，在此次世界經濟危機以前，農民卽僅得生產品售價的一半；在經濟危機期間，其比例更減到四分之一。所以，資本家是把經濟危機的重担都轉嫁於農民和勞工了。

在經濟危機期間各國農民的赤貧化

資本主義給農村勤勞大衆帶來了無數的災難。一則農民既感苛捐雜稅的繁重，又感耕地的短少，和農產物價格低廉的苦痛。二則土地的集中於區區少數大地主手中，使農民大衆長期受人奴役和束縛，直到資本主義滅亡爲止。三則，農民的分化，更把廣大的貧農投入農業工人的隊伍中，遭受了特別殘酷的剝削。

歷次經濟危機，都使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極度尖銳化。這次世界經濟危機，乃是歷次經濟危機中最深刻最尖銳的一次，它更加劇了農民大衆的窮困。

在經濟危機條件之下，小農經濟遭受了特別嚴重的苦痛。生產品沒有銷路，祇有貶價出賣。反之，稅捐則仍舊照納。同時，地主的租金，高利貸者的利息，又不能短少分文。結果，經濟危機加速了小農的滅亡。農民的階層分化，也隨之而大大加速。挨餓受凍，便成了

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裏，農民負債及受高利貸盤剝的情形，並不下於波蘭。

農民受商人的剝削

在農民和其生產品消費者之間，介有中間人。在落後的國家裏面，這中間人就是收買商，他們用種種束縛的關係，把小農束縛得緊緊的。在資本主義先進的國家裏面，這中間人就是商業和工業資本。

在帝俄時代，農民的命運曾完全操在投機的收買商手中。收買商以低廉的價錢買得農民的生產品，轉賣於城市或輸出國外，從中賺取巨額利潤。有時農民在收穫後，就不得不馬上賣掉糧食。富農和地主則處於極有利的地位，他們可等至糧價騰漲的時候再行出賣。

在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農民出賣自己的生產品，也只能收回它們的價值的極小部分。但是消費者仍是付足了價格的。其間的差額便落在以販賣農產品爲業的資本家手中了。這裏可引美國一件有趣的統計於下，來作證明：

一九二九年三月間，一個中等農家於一月內所需要的十四種食物，按零售價格爲共值二十五元五角。其中農民所得者爲十二元一角，販賣商則得十三元四角。到一九三三年三月，這種東西的零售價格跌至十四元五角，卽跌了百分之四十三。同時，農民所得的數目曾減至

的農民的總收入，在一九二七——二八年爲四四三「茲羅特」，到一九三三——三四年曾減至一六四「茲羅特」，計減了百分之六三・一。同時期有十三公頃土地的殷實中農的總收入，曾從四〇三四減至一二六八「茲羅特」，卽減了百分之六八・五。貧農的生活狀況，不消說還要壞了。

在羅馬尼亞，通常農人的主要食品爲玉蜀黍、稀粥和馬鈴薯。僅在結婚和喪祭的時候，農民才吃麵包。

在日本，農民大衆是呻吟於地主壓迫和獨占資本方面剝削的雙重束縛之下。日本的土地，不施肥料，便不生長。但是肥料却是很昂貴的，因爲肥料的製造與銷售，差不多是完全握在三菱三井兩大公司所壟斷的手中。同時，農產物的價格，却大跌而特跌了。稅捐跟世界大戰前比較竟增加了四五倍。破產的農民，則跑到城市裏去找尋事情，或做了僱農，不過這種情形，並不很多，大多數只是挨餓受凍罷了。

日本的農民，大都投在高利貸者所設的騙人的「互助會」網羅中。據統計，現在日本農民的負債額大約在六十五萬萬元左右，年息由百分之十起至百分之四十止。農民每年的債

農民草屋中的常事。

這種事實，眞是不勝舉述。兩年前匈牙利一家畫報上載有一幅馬的照片，馬是站在一條大道上，圖的下面註有左邊的幾句話：

「秋季農事，我是用這匹馬來做的。但到冬季，我沒有草來喂它了。把它賣掉，又沒有人買，把它殺死又覺可惜。如果有人能飼養它，願將此馬奉贈。」

波蘭不久以前出版了一冊書，名叫失掉工作的農村。其中引有下列幾件事實：

「有居民達五千餘的兩個大村莊，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一個月內，僅購買了一只籃子，六枚紐釦，一只鋁杯，一百公斤釘子。……在兩村的五千農民當中，共賣了五「茲羅特」又三十五分的工業品。」據專門調查的資料，在經濟危機以前，波蘭農民的個人消費，平均每年每個成年人爲二百五十「茲羅特」，到一九三三——三四年，僅爲九十「茲羅特」六十五分，卽約當三分之一。跟一九二八——二九年比較，現在波蘭每個農民的購衣費，約減少了百分之六四・四，襯衣費減少了百分之五七・三，買鞋的費用減少了百分之六一・一，書籍費減少了百分之六六・三，煙草費減少了百分之五五・二，家中過節費減少了百分之三五・一。有一公頃土地

關於屋內的情形，那位通訊員描寫道：

「我們曾到過一所單間的小屋。地上舖着蓆子，放着一個木炭火盆，一張適合於坐在地板上的茶几。室內空氣，非常惡劣。那家農民的主要職業，是務蠶種稻。據家長說，從前養蠶是收入的一大來源。農民賣掉繭子，便可還債付息。現在這種事業，收入很小，簡直沒有維持到底的可能了。」

「近兩年來，那位農民說，我們把自己田裏所出的品質良好的米，按照這種價錢賣掉，就是它可以使我們能買得大宗入口的安南米。此種入口米，品質惡劣，就營養力講，它簡直不能跟自己出產的米比較，有時它還要使人害脚氣病，往往我們的小孩當中，某人吃了此種米，就要送命的……。不過其餘的還能夠安心吃此種米的。

「現在米價大跌，只要有的話，人們都不得不吃自己的米；然而他們不得不借債，以來年的收成作抵，利息達百分之十二。繭價也暴跌了。在這種情形之下，給地主交納地租，給政府納稅完粮，錢從何而來呢？結果，來了法警，把剩下的米統統拿去，用以補交未交納的稅捐。各村再有幾年，農民連可以賣給工廠的女兒也都不會有的了。兩年

息，不下於日本全國農業商品生產的總值。

意大利有一家報紙通訊員，於一九三四年夏季到日本鄉村去旅行，關於他的印象敍述如下：

「坐在汽車裏，約摸一個鐘頭，便把我由工業中心橫濱運到日本最僻靜的一個村子裏來了。在我們打尖的頭一個村子裏，我就留心農民的小屋，此種小屋，係一室，一門，一窗，頂棚很低。用做屋基的，是兩條橫木。牆用土築成，牆根下圍以蘆草。我們所經過的各村，大半很小，每處僅有二三十所小屋，賣米製煎餅的攤子，寺院，數十個小孩而已。」

日本農村裏兒童身體的衰弱和退化，對於這位通訊員的印象更深，他說：

「在我們所走過的不論那一個村子裏，我沒有看見過一個面孔紅潤的小孩。所有小孩，都面容蒼白，眼睛深陷，兩脚枯瘦如一根火柴，，沒有一點活潑的樣子。我所見的小孩，不僅是農民子弟本身每天挨餓睏睡，而且是生育他們的父母也都是飢寒交迫的活證據。」

「許多村莊，一片荒涼景象，不見人煙。村中有一塊現洋錢的人，找不出一家來。每家都負了很的債，商人的債息和官廳的捐稅，都沒有力量交納。因天災頻繁的關係，好幾省的農民狀況，都是慘不忍言的。」

在巴西，不久以前，該國衞生部長說道：

「巴西約有三千萬人（約當全體人口四分之三）沒有土地。他們因貧病交困而慢慢在死亡着。」

巴西居民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據政府官吏的調查，年屆學齡的每千名兒童中，有五一三名完全沒有進學校；有一一〇名雖已登記，但也沒有進校；有一七八名讀書不到一年，還不曾學會書寫，就已輟學。每千名中僅有三十人讀完了初級小學。

巴西耕地，大半爲咖啡、糖、可可、香蕉種植園。各個種植園中的半奴隸式的勞動，報酬極少。巴西的農民，大都處於飢寒交迫的狀況中。年來的世界經濟恐慌，減縮了咖啡的消費，引起了咖啡價格的暴跌，以致巴西的國民經濟和財政，遭受巨大的虧損。爲了維持價格和保存利潤起見，各個種植園老闆，除掉毀滅咖啡而外，再沒有別的辦法了。一九三四年初，被焚毀的咖啡有兩千六百萬袋。後來又燒過幾次。並限制開設新的種植園。但是咖啡的

以來，來我們對募工者的鈎引作過三次的讓步，每個女孩，他們僅出價兩三百元。正在法警來到家裏徵發餘下的一點米的那個當兒，此種募工者便來了。」

### 殖民地農民的生活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裏面，在此次世界經濟危機條件之下，對農民的榨取，採取了更悲慘的方式。土著資本和帝國主義的雙層壓迫，使千千萬萬的殖民地農民大衆遭受了無數的災難。

印度興度日報載有一段文字，敍述印度某一區的情況。其中說道：

「在我曾經到過的各村裏，我相信田地在五英畝以下的農民（計佔全體農民百分之八十），其每年收入，約爲十五盧比至四十盧比。農民靠此收入，要養活全家，購買和飼養牲畜，購買家務用品，開銷並其他一切不可避免的費用。很明顯的，握有五英畝地的農民，是絕不能單靠農業一項來養活家庭的。要是沒有別的收入來源的話，農民和其家庭便只有度他們距餓死不遠的生活，吃的東西要減少兩倍。其食物只是一點米和一點蔬菜，這算是印度中等農民能够弄到的唯一的奢侈品了。」

在中國，一區一區農民的餓死，更是平常的現象。被過度勞動和殘酷剝削所弄得精疲力盡的人民，還常常要遭受天災的痛苦。連年的饑荒，河水的氾濫，消滅了整區整區的居民。一九三五年三月間上海一家日報曾載過一段描述中國鄉村狀況的消息，現在引在下面：

則拚命掙扎，終歲辛苦工作，以苟延生命。在資本主義之下，中等農民時時有破產、赤貧、喪失自己所幻想的經濟獨立，以及滑入貧農和窮光蛋隊伍的可怕的危險。只有勞工革命才給他們開闢了一條完全新的大道，給他們指出一條打破黑暗的光明出路。

蘇聯的革命經驗告訴我們，勞工大衆依靠貧農，聯合中農，不僅可以順利地與富農——勞苦革命的死敵作鬥爭，而且可以肅清這個最後的資本主義階層。

普羅革命，摧毀了城市和鄉村中的資本主義榨取的深根。它消滅了財閥、地主、工廠老闆的私有財產，一下子使農民——貧農和中農——解脫了束縛他們手足的鎖鏈：奴隸式的地租，所欠銀行家和高利貸者的債款，統統消滅了。其次，普羅革命可給貧農和中農開闢一條走上大規模的社會化的經營的大道，而越過在資本主義下不可避免的破產和赤貧的痛苦過程，並可肅清富農的奴役，保證農村勞動者去過富裕的生活。

價格，並沒有抬高。巨量的咖啡，依然堆在貨棧裏。種植園中工人的工資，曾減了百分之六〇。好多種植園並且完全停付工資，僅許工人在其住宅附近（是老闆的土地），闢一個小小的菜園，靠賣菜的微薄收入來維持生活。

農民是勞工大衆在革命中的同盟者

勞工大衆在他們反對資本主義統治的革命鬥爭中，在農村方面給自己找到了友人和同盟者。鄉村僱農，也是窮光蛋。所不同的，只是一個是站在工廠機器的傍邊，一個是跟在地主和富農的木犁後面。鄉村裏破產的貧農，是勞工階層的最可靠的支柱和牢固的同盟者。資本主義推翻後，他們並沒有絲毫的損失，因爲在資本主義保存之下他們沒有任何希望可言。

不僅是鄉村的貧農，就是中等農民，勞工階層也應當用正確的政策，把他們吸引在自己的一方面。起初中等農民是動搖的，因此在奪取政權的時期，擺在勞工階層面前的任務，便是設法使中農中立起來。在自己的政權牢固以後，勞工大衆應當跟中農結成牢固的同盟。

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使貧農和中農跳出他們在資本主義時代所處的那種困苦地位。在資本主義之下，中等農民當中僅有個把分子上升，躍居富有剝削者的隊伍，而大批的農民

# 第十一章　再生產與經濟危機

資本主義再生產的行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反之，牠常常被深刻的經濟危機所阻斷。經濟危機乃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牠表示社會生產力的無意思的荒廢，只有社會主義的革命勝利以後，才能把經濟危機澈底消滅。在近幾年來，資本主義國家裏都發生了空前未有的經濟危機，只有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欣欣向榮，這便是良好的證據。

經濟危機，給勞苦大衆帶來了無數的痛苦與災難，它使資本主義的矛盾空前未有的尖銳化。因此，經濟危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死亡的徵兆。

要明白資本主義發生危機的原因，先應當來考察一下資本主義再生產的機構。

## 一　再生產與資本主義下的銷路

工人替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其餘兩個階段（卽第一第三兩階段）是歸於流通過程以內；在第一個階段上，資本家把自己的貨幣變成商品；反之，在第三個階段上，他賣掉自己的商品，撈回貨幣。不過，他需要這些貨幣，主要的是爲了拿這些錢重新去購買原料，繼續生產，不斷生產，再生產所必要的一切用品。這樣，資本便繞了一個圈子。

資本的再生產，它本身是直接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的一體。在再生產過程中，資本一改變牠的形態。起初牠是當作貨幣用的。這是最初的一個形態，每種資本的運動都是從這個形態開始的。然後貨幣便變爲生產的諸要素——生產手段和勞動力。再其次爲生產過程。在生產過程完結時，資本家的手中，便成了製成品，這時，他的資本便成爲商品了。他把這種商品又要變成貨幣，爲的能夠從頭重新開始全部過程。

資本主義的生產是跟市場密切聯繫的。正是在市場上，資本的形態常常發生更替，起初把牠由貨幣變成生產手段和勞動力，後來又由商品變成貨幣。要使再生產過程能夠順利進行，須要資本在市場上能夠毫無阻礙的變換牠的形態。換一句話說，須要資本能夠從貨幣形態變爲生產手段和勞動力；同樣，也須要資本能夠從商品形態變爲貨幣。

## 生產與流通

我們已經看到，每個資本家在開辦工廠的時候，須在市場上購入生產手段（如機器、原料、燃料），僱用工人（卽購買勞動力）。假定經過一年之後，生產便告一段落。這時燃料和原料統統用盡了，工人一年的工資也開銷清了。在工廠老闆的貨棧裏，堆滿了山一樣的製成品，譬方是皮鞋。試問重復開始生產，應當怎樣辦呢？換一句話說：要使皮鞋的生產繼續不斷如何才能辦到呢？

須要工廠老闆重新購買一批新的原料和燃料，重新再把工人僱用一年。不過，要如此是非現款不可的。工廠老闆從何而取得現款呢？他可以借債，但這並不是辦法，因爲到終了他還要還淸債務的。唯一的辦法，只有工廠老闆把他的製成品出賣了，才能取得現款。

廠主把自己的商品出賣以後，重新買得勞動力和生產手段，再把生產循環一次。所以，製成品的出賣，乃是重復開始生產的必要條件，也就是再生產的必要條件。

因此，在再生產的行程中，每個資本家要經過三個階段：第一是購買生產手段和勞動力；第二是生產過程本身；第三是製成品。

這三個階段當中，中間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乃是直接的生產過程，在這個過程中，

工人替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其餘兩個階段（卽第一第三兩階段）是歸於流通過程以內；在第一個階段上，資本家把自己的貨幣變成商品；反之，在第三個階段上，他賣掉自己的商品，撈回貨幣。不過，他需要這些貨幣，主要的是爲了拿這些錢重新去購買原料，繼續生產，不斷生產，再生產所必要的一切用品。這樣，資本便繞了一個圈子。

資本的再生產，它本身是直接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的一體。在再生產過程中，資本一改變牠的形態。起初牠是當作貨幣用的。這是最初的一個形態，每種資本的運動都是從這個形態開始的。然後貨幣便變爲生產的諸要素——生產手段和勞動力。再其次爲生產過程。在生產過程完結時，資本家的手中，便成了製成品，這時，他的資本便成爲商品了。他把這種商品又要變成貨幣，爲的能夠從頭重新開始全部過程。

資本主義的生產是跟市場密切聯繫的。正是在市場上，資本的形態常常發生更替，就初把牠由貨幣變成生產手段和勞動力，後來又由商品變成貨幣。要使再生產過程能夠順利進行，須要資本在市場上能夠毫無阻礙的變換牠的形態。換一句話說，須要資本能夠從貨幣形態變爲生產手段和勞動力；同樣，也須要資本能夠從商品形態變爲貨幣。

## 個人資本與社會資本

不過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不是一個資本家，而有許許多多相互鬥爭的資本家。每個資本家都極力設法教他的資本能獲得更多的利益。每個資本家的行動，以及每種資本的運動，都是彼此衝突，互相錯綜着。所有個人的資本，總合起來，便成了整個的社會資本。

資本主義下的再生產，正是在這種個人獨立資本運動的錯綜中進行的，這種個人獨立資本同時又是全社會資本的一部分。要使再生產能夠實現，不但須要個別資本家，而且須要全體資本家能夠賣掉他們工廠裏的出品。伊理奇在再談實現論的問題一文中說道：

「馬克思學說的科學價值，就在它說明了全社會資本再生產和流通的過程。」

在資本主義之下，社會生產是操在各個資本家的手中。在資產階級制度的條件下面，我們所謂社會資本者，並非指全體社會手中的統一資本而言，反之，而是指各個資本家手中所有的無數資本的總合而言。

不過，同時社會資本並不是各個資本堆積成的一塊東西，也不是把各個資本加起來的總和。在社會資本中，各個資本彼此相互聯繫着。每一資本，對別一資本是獨立的，但是他們

同時又一個依賴着一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裏邊說道：

「各人資本的循環，彼此錯綜着，彼此一個爲一個的前提，彼此一個依賴一個，正因爲這種錯綜的原故，牠們構成全社會資本的運動。」

各個資本家，只有把他的商品出賣以後，才能繼續生產。不過，這並不是就某一個資本家而言，而是就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以及他們的全體而言的。因此，不僅某一種資本須有把他的商品形態改爲貨幣形態的可能，就是所有的資本家都應當如此。

在再生產過程中，各個工廠都是相互聯繫着。紡織機器的工廠老闆給紗廠老闆供給生產工具；而紗廠老闆又在製作兩個資本家家庭所穿的綢緞，和兩個工廠工人所用的印花布。所以，各個工廠的生產都是密切聯繫着，而且相互錯綜着，但是這些工廠却是彼此獨立的。這種矛盾在出賣製成品的時候便顯明地暴露出來了。

銷路問題的本質是在什麼地方

資本主義工廠裏所生產的每件商品，其價值包括幾個部分呢？牠包括下列三個部分：第一是不變資本，這是補償機器磨損的一部分價值，亦卽消費了的原料和輔助材料的價值；第二是可變資本，這是補償製造該商品時所耗費的勞

動力的一部分價值；第三是剩餘價值，這是落在該商品上的對工人無酬的一部分勞動。

至於商品的物品形態，牠不是生產手段（如機器、煤炭、原料），便是消費資料。這是一個基本的劃分。其次，消費資料又可分爲必要品和奢侈品。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凡奢侈品大半都是落在榨取者和其走狗的手中，消費品大半是落在勞工大衆的手中，而且數量被消減得很少了。

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部生產品，跟資本主義工廠裏所製造的每件商品一樣，就其價值說，也可以分爲三部分：第一爲不變資本；第二爲可變資本；第三爲剩餘價值。其次，各種各樣的工廠，可分爲兩大類：第一類是製造生產工具的工廠；第二類是製造消費品的工廠。伊理奇在民粹派經濟學家的理論錯誤一文中說道：

「所謂銷路問題者，就在如何對資本主義生產品的每一部分，在價值（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剩餘價值）和其物質形態（生產工具，消費品，尤其是必要品和奢侈品）上，能够在市場上找得到代替牠的別一部分生產品。」

資本主義社會一年間的生產品，乃是一堆巨量的商品。就其物質形態講，這些商品可分

爲生產手段和消費資料。這一物質形態，預先決定了它們未來的各種各樣的作用：消費資料用於直接滿足人類的需要；生產手段則用於以後的生產。

一年間的生產品，按照價值的劃分，也預先決定了它各部分往後的各種不同的作用。不變資本，以後仍用於生產過程。可變資本，變成了工人的工資，以後就給他們作消費之用。剩餘價值，在單純再生產之下，完完全全地被資本家所花費；在擴大再生產之下，有一部分則作爲擴充生產之用了。

所謂變賣過程者，就是在社會資本一年間的生產品當中，每一部分，都能換成別物，以後仍能完成那按照牠的物質形態或在價值形態所派定的作用。

馬列的學說，說明了全社會資本再生產和流通的過程，並揭穿了那在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中所暴露的深刻矛盾。馬列的再生產學說，曾說明了種種複雜的條件，這些條件，都是變賣資本主義下所生產的全部商品所必要的。馬列的學說，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發展的行程本身，如何不可避免地要經常地破壞這些條件，而引起再生產全部行程的破壞走上經濟恐慌。

爲簡單起見，我們可以假定：一國的全部經濟都是根據資本主義的原則來經營的。在事

單純再生產下的變賣條件

實上，不論在那一國這都是沒有的，甚至在資本主義最發展的國家裏，都還保存着未帶有資本主義性的若干手工業和農民生產。但是就假定有這樣一種純粹資本主義的經濟，那麼在單純再生產之下，便有如下的情形。

第一類生產所製造的商品總額，須等於兩類生產在一年內所用的生產手段總額。譬方一年之內燒掉了約兩千萬噸的煤炭，那麼一年間的煤炭開採額，也必須約在兩千萬噸左右。假定一年內磨壞的紡錠有十萬枚，那麼重新製造的紡錠，也須有這樣的數目。

至於第二類生產，其所製造的商品——消費品——總額就其價值講，須等於兩類生產工人和資本家所得的收入總額。在事實上，該國所製造的一切消費品都由資本家和工人所消費了，因爲根據我們在上邊的假定，在該國內是沒有其他的階級的。不過資本家和工人，他們以其所得的收入（工人拿他們的工資，資本家拿他們所得的剩餘價值）能買多少，才能消費多少。

一年內生產品的各個部分是怎樣變賣的呢？第一類生產的不變資本，須在本類內部變賣了，因爲牠們是用作生產手段的。第二類生產的不變資本和剩餘價值，也須在該類的範圍以內變賣了，因爲牠們是用作消費資料的。這兩類之間相互交換的是那一部分呢？對這個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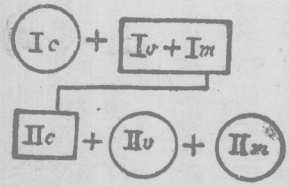
却是很難答覆的。第一類生產的不變資本和剩餘價值，須換成消費資料；而第二類生產的不變資本，須換成生產手段。要使兩類交換能夠毫無阻礙地順利進行，顯然的，這幾部分務須要彼此相等。這樣，單純再生產的條件，便是如下的一個等式：第一類生產的可變資本和剩餘價值須等於第二類生產的不變資本。

馬克思曾用字母c來代表不變資本，用v來代表可變資本，用m來代表剩餘價值。用羅馬數字來代表生產的類別。在這種情形之下，全社會一年間的生產品，便有如下的公式：

生產手段生產事業——$I_c+I_v+I_m$

消費資料生產事業——$II_c+II_v+II_m$

茲繪圖以說明之，假定圓圈裏面所圈的，是在本類內部所變賣的一部分生產品；反之，矩形裏面所包括的，是跟別類生產品相交換的一部分生產品。這時便成下面的一個圖。




這個圖很明白地表明了單純再生產的條件。單純再生產的方程式是

$I(v+m)=IIc$。

現在我們來考察一下在擴大再生產之下，變賣條件是怎樣的。我們已經曉得，單純再生產只是一種假定的場合，在事實上，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總是向着擴大再生產的道路前進的。在改行擴大再生產的時候，變賣的條件會發生什麼變化呢？

擴大再生產下的變賣條件

擴大再生產就是表示資本的積蓄。要擴充生產，就須要擴充舊廠或開辦新廠。不論是擴充舊廠也好，或是開辦新廠也好，都須要投入若干新的生產手段。不過，這些生產手段，都是由以前的勞動所創造成的，牠們並不是由天上掉下來的。這就是說，在製造生產工具的第一類生產裏邊，須有若干多餘的生產手段，以備擴充生產之用，換一句話說，第一類生產的可變資本和剩餘價值總額，須多於第二類生產的不變資本。只有在這種條件之下，才會有多餘的生產手段，以備擴大再生產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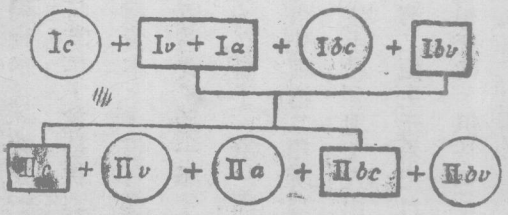
這就是說I(v+m)須多於IIc。

在資本主義之下，不變資本的增加，要快於可變資本的增加。資本的有機構成，一天一天在增長着；每個工人所用的技術設備，也一天一天在增加着。在擴大再生產之下，第一類生產的可變資本（連剩餘價值在一起）須比第二類生產的不變資本增加得快。由此可知，第

一類生產的不變資本，更須要超過第二類不變資本的增加。這就是說，在擴大再生產之下，製造生產工具的那類社會生產，須比製造消費資料的生產，增長的快。

現在我們就來研究，在擴大再生產之下，有什麼更複雜的變賣條件。我們曉得，在單純再生產之下，全部剩餘價值都由資本家用完了。在擴大再生產之下，每類生產中的剩餘價值分成了兩部分：第一爲消費掉的；第二爲積蓄起來的。積蓄起來的一部分剩餘價值，是附加在資本上面了。每類生產的資本，既然分爲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則每類生產所積蓄起來的剩餘價值也就分爲兩部分：一爲不變的，一爲可變的。

我們用Δ來代表全部剩餘價值，用a來代表資本家所消費的一部分剩餘價值，用Δc來代表所積蓄起來的一部分剩餘價值；用Δc來代表附加於不變資本的一部分積蓄下來的剩餘價值，用Δv來代表附加於可變資本的一部分積蓄下來的剩餘價值。這時，在擴大再生產之下，變賣的行程，便有如下的方式（這裏圓圈和矩形的意義，完全跟前圖所用者相同）。



像在單純再生產之下一樣，第二類生產須與第一類生產交換自己的不變資本 c。它在一年的末了時乃是消費資料的形態，但是爲了繼續生產，牠須變成機器、原料等等，就是說應當變作生產工具。同時，第一類生產方面，須與第二類生產交換自己的可變資本 v，這可變資本 v 是供工人消費用的，但是，牠却具着生產工具的方式。第二類生產所消費了的一部分剩餘價值 IIa，則爲消費資料的形態，因此，牠們就沒有與第一類相交換的必要了。第一類生產所消費了的一部分剩餘價值 Ia，則具着生產手段的形態；因此，牠須事先與第二類所製造的消費品相交換。第一類生產所積蓄下來的一部分剩餘價值，則分爲生產手段 bc 與工人用的消費資料 bv。顯然的，Ibv 須與握有消費資料的第二類相交換。因此，第二類生產須把自己所積蓄下來而決定添加於固定資本 IIbc 的一部分剩餘價值，須與第一類相交換，但是 IIbv 却沒有跟第一類相交換之必要；這是供工人用的消費資料，這一部分剩餘價值，以同樣方式在第二類生產裏面也是有的。

現在我們來研究一下，在擴大再生產下面的，這兩大類生產之間相互交換的是什麼東西呢？第一類應換掉的是 Ia,Iv,及 Ibv，；第二類應換掉的是 IIc 及 IIbc 。十二分顯明的，這一交

換只有在這些數量相等時才有可能的。用方程式表示出來，則是I(v+a+bv)=II(c+bv)，這也就是擴大再生產下的變賣條件。

資本主義再生產的矛盾

馬克思的學說，曾說明了那在資本主義單純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下變賣商品所必要的種種條件，可是它並沒有說過，在資本主義之下這些條件是現有的。反之，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運動，都是經過不斷的變動和彎曲而進行的，都是經過各部門生產內比例的經常破壞而進行的。伊理奇關於這一點說道：

「像其他一切資本主義的法則一樣，變賣的法則只是以不實現的方法來實現的。」

馬克思爲表明在單純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下所必要的種種複雜條件起見，曾製定了好多的圖式。他的所有圖式，都是用數字來表示的。我們在上面曾引舉了兩個最重要的圖式，爲簡單起見，曾用字母來代替數字。馬克思的各種圖式曾經十二分顯明地表現出了資本主義的變賣條件，有如何的複雜。但是，誰願嚴格的維持這些條件呢？十二分顯明的，在無計劃，在無政府的資本主義生產中，這些變賣的條件，只是經過市場的盲目力量的作用來實現的。在這無數的變動和彎曲當中，在不斷的破壞當中，才造成了各門生產部門間的比例，這些比

例是在資本主義之下變賣商品所必要的。

但是有人以爲資本主義有着種種的矛盾，從此便得個結論說，資本主義大抵是不能存在的，那就大錯而特錯了。現在資本主義雖然是處在沒落的時代，但是在一定的期間，資本主義制度仍表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一發展在更高度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準備上是很必要的。伊理奇在再談實現論的問題一文中說道：

「資本主義的發展，無非是在種種矛盾中進行的，這些矛盾的徵兆，只是給我們說明了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的暫時性，說明了資本主義趨向高度形態的條件和原因罷了。」

均衡論

馬列的再生產學說，澈頭澈尾粉碎了資本主義辯護士的一切奸計。資本主義的走狗們常常說，仿彿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可以順利無阻的進行，不會發生任何經濟恐慌和混亂似的。馬列的學說證明了這種虛構是沒有絲毫理由的。批評和歪曲馬列學說的人們，往往企圖曲解事實，以爲馬克思用他的各種圖式，證明資本主義是可以順利的發展的。不論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例如杜干·巴蘭諾夫斯基），或第二國際的所謂「社會主義」理論家（如巴威爾，考茨基，希爾菲丁等），都是散播這種無恥的謠言的。

事實上，馬克思的各種圖式，其目的不是在證明資本主義再生產可以順利的進行；反之而是在表明再生產條件的異常複雜，由於這種複雜的原故，再生產的行程必然要破壞的。

把再生產的學說解釋爲「均衡論」，而把再生產的條件解釋爲資本主義體系的「均衡條件」，這種見解跟馬克思學說沒有絲毫共同之點。馬克思的再生產學說所證明的，並非是協合的均衡，反之，而是種種經濟混亂的必然性。馬克思曾經指出「種種條件，這些條件都變成了許許多多的再生產的非正常行程的條件，變成了許許多多的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因爲在自發形成的這種生產制度下的均衡本身乃是一種偶然性」。

不論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者（布哈林）也好，或是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的代表者（蒲瞭布拉任斯基）也好，都是主張均衡論的。這些均衡論的信徒們，應用於蘇聯經濟，便作出了取消派的結論，認爲有投降資本主義的必要。

譬方，右傾機會主義，跟在資產階級搗亂派經濟學家的屁股後面，主張蘇聯經濟計劃的主要任務，不應是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份子進攻，而應是保持均衡。他們所謂均衡者，是保持各經濟部門間一定的比例之謂。不過，這不啻是說，使蘇聯永久落後，而放棄社會主義的

工業化。

同時，右傾機會主義者，並宣傳有名的社會各部分的均衡論。他們希望永久保存蘇聯以小農立國的特性，而反對建立國營農場和集體農場。斯達林在列寧主義問題一書中說道：

「這一理論的目的在客觀上，是堅持個人農民經濟的勢力，用『新的』理論武器把富農份子武裝起來，使他們去反對集體農場，危害集體農場的陣地。」

資本主義自動滅亡論

同時，有人說，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因爲牠本身所固有的矛盾的緣故，大概無法進行下去，馬列的再生產學說也堅決地揭穿了這種意見的卑劣。這種意見的信徒們，在資本主義剛開始發展的時期，就宣稱「資本主義的沒有可能」。在現今條件之下，這一錯誤理論的繼承人，則作了個結論說，仿佛資本主義因其矛盾日益尖銳的原故，必然地要自動的滅亡，不需要經過勞苦大衆的革命鬥爭。

馬克思發見了資本主義的各項法則。他表明了再生產在資本主義之下是怎樣進行的。有些批評馬克思的人們（盧森堡女士也在內）企圖表明，在資本主義之下，再生產僅是在資本主義沒有排除和消滅舊制度（小商品生產）的一切殘餘以前，才有可能的。

盧森堡的這一錯誤理論的信徒們，往往得出了極有害的結論。他們的議論大概是這樣：資本主義在消滅單純商品經濟的殘餘以後，因再生產沒有可能的原故，既注定要滅亡，則推翻資本主義政權的鬥爭就可以停止，而靜待資本主義自動滅亡的時期到來。十二分顯明的，這種立場是跟革命的馬列主義誓不兩立的。資本主義是不會自動滅亡的。唯有勞苦大衆的革命的艱苦鬥爭，才能使資本主義滅亡，使奴隸制度和一切壓迫消滅。

伊理奇在其十九世紀末葉的各項著作中，對於馬克思的再生產學說就加以研究和發揮。那時革命界的注意中心是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問題。民粹派把當年烏托邦主義者的理由——資本主義生產品的無法變賣——重述了一翻，認爲資本主義在俄國是不能發展的。別一方面，所謂「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用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來摧殘馬克思，曲解他的學說，說資本主義再生產是可以諧和的進行的。伊理奇在兩條戰線的鬥爭中，關於馬克思的再生產學說，曾加以深刻的研究。

## 二　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與其基礎

因過多而挨餓

有一冊書，描寫美國礦工的生活，其中引有下列一段談話。

「礦工的兒子問母親道：

『媽，爲什麼你不燒火爐呢？冷的支不住了。』

『因爲咱們沒有煤，』母親答說。『你的爸爸失業了，咱們沒有錢買煤。』

『爲什麼他失了業呢，媽？』

『因爲煤太多了。』」

這幾句談話，很明白的，表達出了在資本主義之下每次經濟恐慌期間所暴露的深刻矛盾。礦工的家庭，挨餓受凍，是因爲從地內開採的煤「太多」了。成千成萬的大衆餓着肚子，是因爲生產的糧食「太多」了，因此把小麥用作燒鐵路機車的燃料。失業者及其家庭飄泊街頭，沒有房子住，是因爲房子造得「太多」了，因此這些房子閒空起來。

總之，生產手段、消費資料、作工的人、都是十分充足的，可是工廠的烟囪却不冒煙；火車頭停着，並不駛行；糧食却腐爛着，拿去喂猪；貨棧裏的商品，却像山一樣的堆着；工人却沒有工做，他們和他們的家庭都餓着肚子。這就是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一幅圖畫。

美國有一家報紙，不久以前，曾經載有下列一些材料，說單單在一九三四年一年內，資本主義國家裏餓死的人數，共有二十四萬名。別一方面在這一年裏面，毀掉的糧食有一百多萬車箱，咖啡有二十六萬車箱，糖有二十五萬八千噸；米有兩萬六千噸；肉有二萬五千噸，其他毀掉的糧食更難以數計。

## 生產過剩的瘟疫

「生產過多，反而成了窮困的來源。」——這是一個法國老社會主義家，傅立葉，描寫資本主義經濟恐慌期間所暴露的深刻矛盾的幾句話。

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榨取形態之下，勞苦大衆遭受了無窮無盡的貧窮和困苦。譬如古代的奴隸和封建制度時代的農奴生活，就是明證。不過，那時困苦的原因，多半是天災或人禍。洪水、天旱、戰爭以及猛烈的瘟疫，往往把一個繁勝的國家，變成一堆瓦礫。這是生產不足的危機。有的時候，飢荒的原因，乃是由於戰爭或歉收所造成的生產減縮。只有資本主義才造成了生產過剩的危機。馬恩在有名的宣言一書中說道。

「在經濟恐慌期間，流行着社會的瘟疫——生產過剩的瘟疫，這個瘟疫，在從前各時代，是荒謬絕倫的。社會於轉瞬之間，後退至野蠻狀態，飢荒好像普遍的猛烈戰爭一樣，斷絕了牠的一切生存資

料；工業商業停頓了，何以故呢？因爲社會太文明了，生產品太多了，工業太多了，商業太多了。」

然而所生產的糧食、煤炭、衣服、房屋等等，眞的是太多了嗎？在經濟恐慌期間，勞苦大衆無法滿足他們的最迫切的需要。他們對於生活資料的需要非常殷切，可是在資本主義之下，沒有一個人曾關心於勞苦大衆需要和窮困的滿足。資本家最感興趣的，是別一回事：怎樣能把他們的出品，以最高的價錢出賣了，獲得最厚的利潤，可是這種可能性，在經濟恐慌期間却是沒有的了。勞苦大衆的需求是很大的，但是他們手中却沒有錢來購買商品。因此，他們的需求不能滿足。在資本主義之下，僅僅有購買能力的需要，才有若干意義。生產過剩的病症，就在所生產的東西，超過了多數民衆的購買力所能吸收的以上。

在經濟恐慌期間，糧食、煤炭的需求是很大的，但是因民衆大批失業和極端窮困的原故，購買力却大大的減低了。這就是經濟恐慌期間所暴露的深刻矛盾。

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卽是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在經濟危機中，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都最尖銳地最猛烈地現露出來了。不過，資本主義的矛盾，已經孕育在商品裏面。所以，要明白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原因，首先應當來研究單純商品生產，探討它裏面所包含的

## 經濟危機的可能性。

經濟危機的可能性與必然性

當生產還具着自然經濟性質的時候，各個生產者是彼此獨立的。在單單交換剩餘品的時候，生產者對市場的依賴，還不很大。甚至在他不能夠換掉自己剩餘品的時候，生產還是可以繼續進行的。

自生產品變成商品的時候起，換一句話說，自從爲了在市場上出賣而生產的時候起，情形就根本改變了。這時商品要賣成錢，這就是說，「若沒有他人購買，就誰也不能賣掉了。」（馬克思語）

某人出賣，對別人說就是購買。譬方織布匠把布賣於農民，就農民說，這是購買，就織布匠說，這是出賣。所以，出賣與購買，這是一體的。不過，同時牠們是相互分開彼此獨立的。「沒有一個人在他剛出賣了商品以後，就必須馬上要購買的。」（馬克思語）

織布匠賣掉自己的布，可以把錢收藏起來，不買別人的東西。

不過，在商品生產之下，人人相互之間有着密切的聯繫，而且這一社會聯繫，是不受人們的控制的。織布匠所以能夠賣掉他的布者，只是因爲農民已經賣掉他的小麥；農民所以能

夠賣掉他的小麥者，只是因爲麵包商已經賣掉了他的麵包。餘此類推，假使一長串的相互聯繫的生產者當中，某人賣掉了他的商品，而不購買別的商品，那麼銷路就要發生停滯了。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就包含在這裏，這一可能性在單純商品生產和流通中就已經置下根基了。

信託事業，使經濟危機的可能性更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假定是賒賣的時候，商品先由賣者落到買者手中，然後經過相當時期，錢才由買者落在賣者手中。貨幣在這裏是用作支付工具的。不過，信託事業，用相互依賴的鎖鍊把許許多多的生產者連結在一起。假定鎖鍊的某一環，發生了毛病，那麼全鍊就要受其影響，換句話說，就要發生危機了。假定某麵包商賒購農民的小麥，到期沒有付錢，那麼這位農民方面，便不能夠償還織布匠的債了。餘此類推。貨幣用作支付工具的機能，使單純商品生產和流通中已有的經濟危機的可能性更加發展了。

商品生產創造了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然而，只有在資本主義之下，經濟危機才成了不可避免的東西。

在資本主義之下，市場日益巨大地擴大。商品是在大批的生產着。生產的目的，是在賺取利潤。民衆的生活水平，日益降低。各門生產間的聯繫，一天比一天密切。但是，個別資

本家却做了工廠的萬能的主宰者。

## 生產的社會性與佔取的私人資本主義方式

在單純商品生產之下，生產品是生產者的私人財產。不過這是他自己的個人勞動的生產品。簡單手工業的生產品，除掉師匠的勞動以外，還包含有夥友和學徒的勞動。然而，商品仍舊是零散的小生產的生產品。

在資本主義之下則不然了。這時大規模的工廠，是屬於各個資本家所有，在一所工廠裏面，有成百成千的僱傭工人在工作。此種工廠，可以製出巨量的商品。在每家工廠裏面，有大批的工人，共同工作。各個工廠，被千萬條的線索，把牠們密切地相互聯繫起來：一個給一個供給原料、半製品、補助資料、機器等等。各個工人的各種不同的工作，聯合起來，而成了一個統一的巨流。

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採取了社會性。這已經不是從前的小規模的手工業生產了。資本主義使勞動日趨社會化。每件工作，好像成了一架巨大機器的螺蛳釘。

然而這種社會化的勞動的生產品是屬於什麼人所有呢？生產品是屬於資本家所有的。共同勞動的生產品，是歸各個別資本家私人佔有了。工廠老闆，略取了他們工廠中所製造的一

切；實際上，這是社會生產的全部生產品的不可讓與的一部分。千百萬工人大衆，聯合起來所製造的生產品，却歸少數資本家完全控制了，這些少數資本家操縱着生產的命運。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就包含在這裏。伊理奇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一書中說道：

「這樣一來，一切生產匯合起來，而成爲一個社會的生產過程，但是，每種生產却是由各個資本家來經營的，却是依他的意志來決定的，公共的生產品却歸他私人所有了。」

資本主義的工廠裏面，團結了數千數萬人的勞動。這些工廠當中，每一家的工作，都是整個社會非常必要的一環。這些工廠，使用着社會發展的一切力量，科學與技術的一切力量，成千成萬人的聯合勞動的力量；但是牠們却屬於少數資本家所有，這些少數資本家經營的目的，是在發財，賺取利潤。

資本主義使大生產代替了小生產，使社會生產代替了個人生產。在個人生產之下，勞動生產品，應屬於何人所有，這是根本沒有問題的：誰生產它，它就自然而然地屬於誰所有。然後剝削階級的代表者，可從生產者手中奪取這種生產品。在資本主義之下，佔有社會勞動生產品的，不是生產它們的人，而是資本家。生產就其性質講是社會的，不過與這並行的却

是個人的佔有；而且在資本主義之下，這一佔有，並不是佔有自己勞動的生產品，而是佔有他人勞動的生產品。因此，「生產的形態跟佔有的形態發生了不可調合的矛盾。」（伊理奇語）正是這個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生產社會性與佔有私人性間的矛盾——使經濟危機在資本主義之下，成爲不可避免的了。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怎樣表現的

這個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有好多表現的方式。第一個方式爲勞資間的矛盾。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書中說道：

「這時生產手段與生產者完全分離了，生產手段是集中在資本家的手中，而生產者除掉勞動力以外，則一無所有。」

我們已經看到，再生產和資本的積蓄，一方面使區區少數資本家的財富，巨大增加；別一方面，並使榨取、壓迫、窮困也大大地增加，因而，使勞苦大衆反抗鬥爭的意志也大大地增加。

第二個方式爲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卽生產的無計劃。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的紛亂和無計劃狀態，也必然要一天天增加起來。巨量的商品投在市場上，可是牠能不能容納下，

這是誰也不曉得的。

資產階級爲謀利起見，瘋狂的製造各種各樣的商品。在資本主義之下，件件商品都是好的，只要它能給企業家以更多的利潤。每個企業家受利潤的驅使，都極力設法擴充生產。很明顯的，在這種角逐利潤的鬥爭中，那維持各生產部門相互比例所必要的條件必然不可避免地要遭受破壞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書中又說道：

「在社會生產中，盛行着無政府狀態。不過商品生產，像其他一切生產形態一樣，也有着牠固有的和跟他不可分離的法則，所以，不管無政府狀態如何，這些法則仍表現於無政府狀態，而且利用無政府狀態之助，實現着牠們的作用。」

資本主義又加强了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加强了各個工廠裏面的勞動組織。在工廠裏面，生產的組織，乃成了一付有力的武器，資本主義利用這付有力的武器擊敗了小規模的生產。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書中又說：

「社會生產與資本主義佔有間的矛盾，很露骨地表現而爲各廠裏面生產有組織與全社會內生產無政府間的對立。」

資本主義由牠的基本矛盾——生產社會性與佔有私人性間的矛盾，一方面使生產無限

制的擴充，別一方面却使民衆的購買力相對的減少。

**生產無限增長的趨勢**

資本主義本身，有一種使生產和生產可能性無限擴充的趨勢。每個資本家的目的，都是在盡可能的獲得更多的利潤。但是爲了達到這種目的，他須要擴充他的生產，添僱工人，製出更多的商品。

殘酷的競爭法則，迫使每個資本家去盡量擴充他的工廠、改進技術、採用新式機器。不過新式技術的採用，要擴大生產的可能性。恩格斯說得好：「勞動的場所變成了作戰的場所。」在這一戰爭中，各個資本家用着各種各樣的武器。把大批的商品，廉價出賣，那是最有效的一種武器，特別是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時代。

信託事業的發展，更使各個資本家得以盡量擴充生產，超出他們自備資本所能及的範圍。銀行把他人的資本，交給他們應用，他們使用這種資本，添購機器和原料，更進一步的擴充生產。因此，信託事業也是競爭中的一種有力武器。

同時，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利潤率經常下降的趨勢，也激勵資本家去擴充生產。他們極力想用增加利潤總額的辦法，來彌補利潤率的下降。可是要增加利潤總額，就應當擴充生產，

增加出品的數量。

資本家都賽跑似的力謀擴充生產，一個超過一個。他們「賽跑似地加入這種一般毫無秩序的奪取利潤的競爭中，以其難以制止的貪慾來提高物價、擴充生產、創造更大的紛亂和騷動。當某一顛狂的競爭一開始而捲入一個最沉靜最有經驗的人的時候，人們便都紛紛來打鐵、紡線、織布，巨量地生產各種商品了，彷彿要拿一切來供給全人類。」（恩格斯語）

不過生產雖然如此擴充，但是「消費却沒有相適應的擴充」。資本主義生產定期地發生經濟恐慌，其原故就在這裏。

民衆購賣力的相對縮減

資本家的擴充生產，並不是爲了滿足勞動大衆的需要。他們所關心的，只是自身的利益。這是社會生產握在區區少數資本家私人手裏的結果。

資本家要賺取利潤，就需要賣掉他的商品。要賣掉他的商品，他就需要找到顧主。顧主就是民衆，因爲商品是大量生產的。伊理奇在民粹派經濟家的理論錯誤一文中說道：

「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裏，人口十分之九，爲下層民衆：以獲取少許工資餬口的工人和生活比工

人還要壞的農民。」

利潤的角逐，一方面使生產擴大，但是別一方面，也使勞苦大衆赤貧化。資本家採用新式機器，減少了對工人的需要。把所謂「多餘」的工人，扔在街頭，使他們失掉了謀生的手段。伊理奇在經濟慌恐的教訓一文中說道：

「資本使勞動的生產率一天一天增加，然而同時牠對勞動的需要，跟牠的數量比較却減少了。」

產業後備軍的存在，乃是資本家手中對付勞動的一個有力的武器。資本家把工資減到最低的限度。工人不但相對地貧困了，而且絕對地貧困了。整個民衆的購買力，同生產的巨大增加比較，都相對的縮減了。

資本家是怎樣奪取商品銷路的

要賺取利潤，單是製造商品還是不夠的。還要找到購買商品的人才行。因此，資本家之間，發生了猛烈的競爭。有一本研究美國經濟的書，關於美國商業競爭的情形，描些得極爲有趣。由那本書所描寫的一些事實中，我們可以看出，資本家奪取商品銷路的鬥爭，達到了什麼程度。那本書其裏有幾段說道：

「要是我照種種廣告上所說的話作去，那麼我的飲食起居，要弄得滑稽可笑。有許許多多廣告，

勸人「乘鐵路旅行」。這種廣告理應是鐵路管理機關作的，可是事實上這是天鵝絨廠主做的。他們以爲人民如能多多乘鐵路旅行，則車箱座位上的天鵝絨墊料便容易爛掉，因此鐵路也不得不多多購買新的了。

「可是我遇着別一批廣告，所說的却是相反。這些廣告，勸人們「坐在家裏」，竭力描寫家庭生活的美妙。我的家具，都收拾起來，準備乘鐵路到各處去旅行，但是我首次看到了這樣一種『家庭』廣告，便馬上打開行李，穿起拖鞋。顯然，這種類似的『家庭』廣告，是拖鞋廠主聯合起來登的。

「總之，各家工廠，各家商店，都大做廣告，兜攬生意。國民餅業公司，宣傳勸人多吃餅干；種植黃豆的人，主張叫人多吃豆製品；冰淇淋公司，勸人多吃冰淇淋；東印度香蕉園老闆，勸人多吃香蕉；國際蘆筍消費公司，勸人多吃蘆筍……假使我統統接受這些廣告的勸告的話，那麼我想非接受近來木廠大肆宣傳的一個口號：『請用上等棺柩』不可了。

「有些這種間接和直接勸告的來源，有時非常神妙莫測，反使讀者憤怒。譬如，有的廣告，叫人『多吃糖菓』，我以爲是某家糖菓廠老闆做的，但是末尾署名的却是牙科醫生聯合會。

我在一天之內，看見了一家製褲廠主的廣告，叫人多坐，又看見了鞋底工廠聯合會的廣告，勸人多走路，簡直把我弄得有些顛狂，沒有痊癒的希望。……」

生產過剩的危機是從何而來的

所以，在資本主義之下，暴露了生產可能性巨大增加和勞動大衆方面購買力相對縮減的深刻矛盾。生產力一天天突飛猛進的增長，可是這一趨勢不可免地要遭遇着勞動大衆消費有限的束縛。剝削的增加，不僅表示生產的增加，同時也表示民衆購買力的相對縮減，商品銷售可能性的縮減。勞工和農民大衆的購買力，是滯留在很低的水平上。

這種情形，乃是資本主義的一個基本矛盾，這個基本矛盾，就是生產社會性和私人資本佔有方式間的矛盾的必然結果。所以，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過剩的危機，是不可避免的。斯達林在列寧主義問題一書中說道：

「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的基礎，其原因是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本身中。經濟危機的基礎，乃是生產社會性和資本主義佔有生產成果方式間的矛盾。一方面，資本主義的生產可能性，巨大增加致使資本家可以獲得最高限度的利潤；別一方面，千百萬勞苦大衆的購買力，相對縮減，資本家把他們的生活水平，時時設法減到最低的限度，這一矛盾，便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表現。資本家爲了在競爭中賺取更多的利潤，不得不去發展技術，實行生產合理化，加强對工人的榨取，把自己工廠的生產可

能性提高到最高限度。一切資本家都是這樣競爭着，一個想跑在一個前面，結果都不得不走上這種生產可能性突飛發展的道路。可是，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千百萬工農大衆（歸根結底，他們是基本的購買者）的購買力却滯留在很低的水平上面。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就是由此而來的。」

**資本主義的週期**

自從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初的一個時期起，經濟危機就伴着資本主義，形影不可分離。自發生資本主義工業以來，已經發生過好多次經濟危機，震撼過資本主義，它每經一定的時期，就要重演一次。經濟危機，是跟資本主義制度在一起產生的。百餘年以來，每經八年至十二年，經濟危機就要震撼資本主義世界一次。

第一次普遍的經濟危機，爆發於一八二五年。此後，在一八三六、一八四七、一八五七、一八七三、一八九〇、一九〇〇，以及一九〇七年，都重複發生過經濟危機。而應從一八四七年起，每次經濟危機，不僅包攬一個國家，而且捲入了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

由此可以看出，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經過一定時期，就要重演一次經濟危機。在資本主義之下，經濟危機的特徵，便是定期性。在兩個經濟危機之間，資本主義工業繞一個圈子（或者如人們所說的繞一週）。在資本主義大戰以前，通常經濟危機之後爲蕭條，此後這種

蕭條漸漸地轉向平凡的起色，起色又漸漸地轉爲繁榮。在繁榮期間，利潤的角逐和生產的擴充，都達到了最高限度，這時又來了經濟危機，從頭再繞一個圈子。

恩格斯關於資本主義由經濟危機到經濟危機的行程，有如下的一段描寫：

「自一八二五年發生第一次普遍的經濟危機以後，整個工商世界，一切文明國家的生產和交換，以及他們多少尚未發展的鄰地，都差不多每經十年總要越出軌外一次。商業停頓起來，市場堆滿着巨量貨物，沒有銷路，現金絕跡，信用消滅，工廠停頓，工人因爲把生活資料生產太多之故，以致他們失掉了這種生活資料，破產接踵而至，强制拍賣，相繼而起。停滯了數年，大批生產力及生產品不是被毀滅，便是被浪費，直至最後，存貨以很低的價格銷賣出去；然後生產與交換的運動才逐漸重振起來。再後，這一運動漸漸快起來，由慢步轉成快步，而工業更由快步轉成跑步，由跑步而轉爲顚狂的疾馳——工業、商業、信用事業以及投機上的眞正的障碍物競走，終於在幾次競爭之後，重新又進入危機的泥坑之中，從頭又這樣地反覆一次。」

在世界大戰以後，這種情形根本改變了。這時資本主義，是處在沒落的時期，他一天一天腐化。因此，現在的經濟危機，對於資本主義基礎的震撼，也比從前任何一次來得厲害。

從前工業的循環式的發展，現在已經大大地改變了。在好些國家裏，工業的繁榮是完全沒有的；在有些國家裏，工業雖有繁榮，但很薄弱，而且爲時不長。因之，在這次經濟危機期間，生產的跌落，特別厲害。

經濟危機定期性的原因

我們已經知道，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其基礎爲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生產社會性與佔有私人資本主義性間的矛盾，從資本主義發生之日起到牠的死亡止，都是跟牠不能分離的。然而經濟危機，只是經過相當時期才發生一次，牠們並沒有具着不斷的性質。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書中又說道：

「在經濟危機期間，社會生產與資本家佔有間的矛盾，轟然爆發起來。商品的流通立刻停頓起來；貨幣由流通工具變爲流通的障礙；一切商品生產及商品流轉的法則，都倒行逆施了。」

經濟危機之後，怎樣來重新擴充生產呢？自爆發經濟危機以後，經濟生活遭受很大的破壞，因此由衰落轉向起色，需要某種刺激。這種推動生產工具的基本工業部門轉向起色的刺激，便是工廠的重新設備。在經濟危機之後，工廠作坊須要加一翻整頓，牠們紛紛添購機器，因此這又造成了需求的波浪，這波浪激動了工業的最寂靜的角落。假定工廠的機器設

備，平均約供用十年；那末，大約每經十年的工夫，工業中的固定資本，就須要革新一次。也就是說，每經十年的工夫，工業便可得到一個革新工廠設備的刺激。馬克思在××宣言一書中說道：

「資產階級是用什麼辦法來克服經濟危機的呢？一方面，是用不得已的消滅辦法，來大批大批地毀壞生產力；別一方面，是奪取新的市場，更切實的剝削舊的市場。但是結果怎樣呢？結果，他們造就了更普遍更有力的經濟危機，減少了預防經濟危機的手段。」

## 三　資產階級是怎樣解釋經濟危機的？

在他們的祖國裏是沒有預言的

一九二九年秋季，在資本主義世界裏面，爆發了空前未有的深刻的經濟危機。這次經濟危機，肇始於美國。所以該國遭受經濟危機的打擊，也是特別的嚴重。

經濟危機的爆發，對於資產階級及其政治家和學者，好像青天一聲霹靂。在經濟危機的前夜，他們還宣傳萬世永存的「繁榮」。當時繁榮的主要國家，正是美國。因此，歐洲的資

產階級和他們的第二國際陣營裏邊的走狗們，都紛紛派遣專門考察團，前往美國，考察該國繁榮的祕密，爲的把這奇妙的方策帶回貧困的歐洲。

那時適值美國大總統柯立芝任期已滿；讓位於新近當選的胡佛，柯氏致國會的告別書中說道：

「國會目睹全國形勢，從沒有像現在這樣順暢的局面。我國人民的創造力和勤勉所造成的巨大財富，分配於我國廣大的民衆中間。生活程度，已經越過了必要的最低生活限度，而達至奢侈的程度。人民的需求，一天一天增加，對外貿易一天一天擴大，因此吸收了日益增加的工業出品。可以滿意的說，在今日我國國運正是蒸蒸日上，在將來亦頗樂觀。」

可是自美國政府的元首，說了這幾句華美的言詞以後，經濟恐慌就猛烈的爆發了。

所謂「無經濟危機的」資本主義的鬼話

馬克思關於當時的資產經濟學家說道：他們把每次的經濟危機，都解釋爲「例外」，當經濟危機剛一過去的時候，他們便說這是「最後」的一次經濟危機。同樣，資產階級關於戰爭，也是這樣的說法。他們把每次的戰爭，都宣佈爲「最後」的一次。當戰爭一完結，他們又開始瘋狂的準備新的戰爭了。

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第二國際陣營裏面的走狗們，在這次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前夜，都特別賣力氣的傳播資本主義發展沒有危機的鬼話。在經濟危機爆發以後，資產階級和他們的走狗們，有一個長久的時期，都想造成一種空氣，彷彿沒有事情的樣子。僅到無法否認的時候，他們才「承認」經濟恐慌的到來。

資產階級是怎樣解釋經濟危機的呢？承認經濟危機的眞正原因，那便是說承認資本主義體系的不能存在。可是資產階級正害怕道破這一點。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並沒有看淸資本主義生產機構的底蘊。他們所描寫的，只是他們在資產階級社會表面所看到的現象。他們把經濟危機的個別症候，看作經濟危機的終極原因。

在經濟危機期間，商品找不到銷路。一切資本家，突然之間，都十二分迫切地需要款項，處處都感覺需要錢。沒有錢還債。款項的短絀，使工廠紛紛倒閉。銀行無力償付存戶的存款，都也紛紛破產了。

因此，好多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都從此得了個結論說，經濟危機的原因，乃是缺乏貨

幣。他們提出了種種魔術般的方法，來「補救」金融體系，想藉此來消滅經濟危機。

有些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想拿消費不足或失却平衡，來解釋經濟危機。關於這一點，還須要詳細地說說。

## 生產與消費

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不是在滿足民衆的需要，而是在發財致富。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二位說道，在資本主義之下，盛行着「爲生產而生產」，「爲積蓄而積蓄」。

但是歸根結底，生產在資本主義之下仍和消費有聯繫，依它而轉移。明白無疑的矛盾就包含在這裏。不過，這個「矛盾並非是教條，而是現實的生活。」（伊理奇語）

資本主義除掉無限制的擴充生產的趨勢以外，還有一個趨勢，那就是把廣大民衆的消費降低到最可憐的水平。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大，在某種程度上，是靠生產手段市場的增長而來的，生產手段因工廠擴大的原故，可以找到銷路。可是應用這些生產手段的工廠，歸根結底，所製造的，仍是用於消費的鉅量商品。但是，消費資料的市場，却因勞苦大衆赤貧化的緣故，而受到限制和縮小。

本來生產與消費間的矛盾，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裏，就已經有了。那時，這一矛盾的表現，就在殘酷的榨取之下，生產往往不夠供應消費之用。民衆的消費是非常低下的。生產品的大部分，是落在榨取者手中，生產的水準，並不十分高；直接生產者注定應當遭受窮困和飢餓。民衆的消費不足是一目了然的。然而，那時絕沒有剩餘貨物堆集如山的倉庫與飢寒交迫的羣衆並存之事。

在資本主義時代，生產和消費間的矛盾，却具了完全不同的性質。這一矛盾「只是在全國財富的增加，與民衆貧困的增加同時並進；社會的生產力，雖然一天一天的增加；但是民衆的消費，却沒有相適應的增加，換一句話說，並沒有利用這些生產力來替勞苦大衆謀利益。」（伊理奇語）

在資本主義之下，並非是生產跟在消費後面，反之，而是消費跟在生產後面。他們相互間的聯繫，只是一種間接的。伊理奇說道：

「雖然這是間接的，然而聯繫總是有的；歸根結柢說起來，消費仍是隨在生產後面；要是生產力使生產無限增加，而勞苦大衆的消費却有限制，那麼這裏的矛盾便是一目了然，不容置疑的。」

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與消費間的矛盾，並不是基本的矛盾，而只是附屬的矛盾。這一矛盾，乃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生產社會性與私人佔有方式間的矛盾——的必然結果。不瞭解這一聯繫，便要得出錯誤的結論。

比方民粹派，認爲生產和消費的矛盾，就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因此，他們得了個結論說，資本主義是沒有可能的。據他們說，那生產不是隨在消費後面，而與消費分離，走在前面的制度，是不能存在的。因此，民粹派從這一矛盾中得了個結論說，在資本主義之下，經常的經濟危機，是不可避免的。伊理奇駁斥他們道：

「這一矛盾，並不是表示資本主義的不可能，它表示必然要變爲最高的形態：這一矛盾越厲害，則這一轉變的客觀條件以及主觀條件，即勞苦大衆對這一矛盾的認識，也越發展。」

有些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尤其是社會民主黨的經濟學家，想特用消費不足來說明經濟危機。首先他們拿這種辦法，來塗抹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特徵，因爲消費不足在資本主義以前就已經有了。第二，他們用這種辦法，造就了種種「療治」資本主義的騙人方法，來欺騙勞苦大衆。照他們的意見，一切的不幸，既由於消費不足，那麼把消費略加提高，豈不是

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決了嗎。因此，他們得出了一個「很聰明」的結論，說：資本家本人也關心於提高勞苦大衆的消費。這樣一來，經濟危機遂由資本主義的必然伴隨物，變爲偶然的不幸誤會的結果，以爲經濟危機的發生，是由於資本家本人沒有看淸楚自己的利益。因此，不消滅資本主義也可以把經濟危機完全剷除——這就是類似「理論」要力求證明的目標。

然而在事實上，民衆的「消費不足」，乃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結果，要剷除這種基本矛盾，就非消滅資本主義不可。事實上，資本主義不能夠消滅生產的社會性；要是退到小生產，那麼也就無資本主義可言了。同樣，資本主義也不能夠放棄私人的佔有方式，因爲消滅了這個佔有方式，那不啻是說消滅了資本主義。斯達林說得好：

「要消滅經濟危機，就應當來消滅資本主義。」

**生產的失却平衡**

有些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的經濟學家，認爲生產的失却平衡，乃是經濟危機的唯一原因。他們說，經濟危機的發生，純由於各門生產間的適當比例的破壞。據他們的信念，民衆消費的有限跟經濟危機沒有任何的關係；只要各門生產之間能遵守適當的比例，那麼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決了。

擁護這一意見的信徒當中，有一個俄國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杜干·巴蘭諾夫斯基，曾舉了下面的一個例子來說明他的意見：

「假定一切的工人統統被機器所代替了，僅剩下了一個人：在這種情形之下，這個唯一的工人，駕御幾架巨大的精美機器，利用它們來製造新的機器和資本主義階級的消費品。這時工人階級是消滅了，然而這却沒有使資本主義工業生產品的銷路感受任何的困難。」

有一種「理論」說，彷彿消費對資本主義生產沒有任何的意義，上面所舉杜氏的幾句話很顯明地暴露了這一「理論」的荒謬。不用說，資本家都是竭力希望用機器來代替一切工人的。然而沒有工人，也就沒有資本家了。資本主義制度，是以剝削工人階級爲基礎的。要想有一種沒有工人階級的資本主義，那無疑的是一種癡想。

再則，決不能認爲，彷彿各門生產間的比例對消費總額沒有任何的關係。我們曉得，生產可分爲兩大門類：一是製造生產手段的生產，一是製造消費資料的生產。伊理奇說得好：

「某種消費的狀態，乃是均衡的要素之一。」

把各門生產間的比例跟消費水準分離開來，那是不可能的。伊理奇鄭重地說道：

「甚至在全社會資本的理想而適當的再生產和流通之下，生產的增長和消費的有限間的矛盾，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再加以變賣的過程，並非是理想地和適當地進行的，而是要經過無數的『困難』、『變動』和『經濟危機』等。」

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受競爭利潤的驅使，突飛增加，而民衆反因剝削的增加，日益窮困。這一矛盾發展的結果，便是各門生產間的比例經常的遭受破壞。所以，馬克思屢屢說道：「配值適宜的生產」，和資本主義是誓不兩立的。資本主義的本質，定要使各門生產間的比例，經常的發生變化和破壞。它本身傾向於某種平衡的趨勢，只是對均衡經常破壞的一種反動，只是對失却均衡的一種反動。

伊理奇在分析一九〇一年經濟危機的時候，關於經濟危機的原因說道：

「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乃是一種跳躍式的，向前走兩步，要往後退一步（有時走向前的兩步，統統退了）。我們已經說過，資本主義的生產，乃是以出賣爲目的的生產。各國資本家，都是獨自一個人處理生產，沒有一個能够準確地曉得市場上需要多少，而且需要那一種。人人都任意生產，只知道一個超過一個。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而然的，不會跟市場的需要配合起來。當廣大的市場，突

然擴大，而及於新的廣大區域的時候，這種可能性更其加大了。」

所以，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的失却平衡那是鐵般的事實。不過這種失却平衡的情形，並不是「偶然發生的事件」，好像資產階級的理論家所說的那樣。反之，這種不均衡乃是資本主義的不可分割的本質。牠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必然結果。在那充滿着生產社會性與佔有私人資本主義性間的矛盾的社會裏，要建立各門生產間的必要的比例，非經過無數的變動和均衡的破壞不可。

資產階級的理論家，把各門生產間失却平衡的情形跟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分離開來，其目的是在把經濟危機，由資本主義的必然伴隨物變爲偶然失愼違犯比例的產物。總而言之，類似「理論」的意見，歸納起來了，可說如下：在各門生產之間，應當確立一種適當的比例，把經濟危機消滅了，讓資本主義制度也存在下去。

## 四　經濟危機的意義

經濟危機，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全部行程，有着莫大的意義。在經濟危機期間，特別明

顯地現示出了資本主義的無力應付本身所引起的恐慌。特別顯明地暴露出了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再則，經濟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的强盜性質：在經濟恐慌期間，鉅量的財富白白的糟踏了；同時，廣大民衆甚至連最迫切的需要都得不到滿足。伊理奇說道：

「經濟危機告訴我們，假使土地、工廠、機器等等，不被從大衆的窮困榨取千百萬利潤的區區少數資本家所佔去，則現代的社會，可以生產出無比衆多的生產品，來改善全體勞苦大衆的生活。」

經濟危機，加劇了社會矛盾，惡化了勞苦大衆的生活，造成了大批的失業。經濟危機驚醒了成千成萬的工人，他們從前對資本主義和和平平，不關痛癢；但是現在他們起來積極的反對資本主義了。經濟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表明了資本主死亡的必然性。

經濟危機與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

經濟危機，很明顯的暴露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深刻矛盾，這一矛盾是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定要使牠走上滅亡的道路。

經濟危機，使生產力遭受巨大的荒廢和摧殘。伊理奇說道：

「在商業危機期間，不僅製造品，就是已經創造的生產力，大半都有系統的消滅了。」

在經濟危機期間，機器停頓、廠屋傾圮、資本家把製成品和生產手段，大批大批的加以

毀滅。在這次世界經濟危機期間，這種毀滅更達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在巴西，把大批大批的咖啡燒毀了；在丹麥，把純種牛一批一批的殺掉了；在好多國家裏，把牛奶倒在河裏；把魚掉在海裏；在美國和加拿大，用小麥燒火車頭；在英國和德國拆毀了好多造船廠、熔鐵爐及工廠。

然而在經濟恐慌期間，被摧殘得更厲害的，還要推最主要而基本的一個社會生產力——人的勞動力。經濟危機，使成千成萬的工人失業，流浪街頭。凡達到一定年齡的工人，都沒有找到工作的希望。勞工階級的子女，都不能進入生產。勞工大衆的鮮花，遭受了狂風暴雨般的摧殘。多年以來，困苦工作所得的熟練程度都喪失了。職業學校所造就的新的技術幹部人材，都找不到一口啜飯之地。就是年老的工程師當中也盛行着失業。

資本主義所喚起的鉅大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狹隘範圍以內，容納不下了。馬恩在××宣言一書中說道：

「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好像魔術似地創造了强有力的生產手段和交通工具，但牠和魔術家一樣，却無力應付牠的祈禱所引起的地下力量了。」

在經濟危機期間，「資本主義生產的全部機構，在牠所造成的生產力的壓力之下瓦解了。」（恩格斯語）

不論生產手段也好，或者消費資料和勞動力也好，都是十二分充足的。可是再生產的過程却被破壞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書中說道：

「這種生產手段轉化爲資本的必要性，正好像怪物一樣，佇立於工人和生產手段及生活資料之間。牠（這個必要性）妨礙着物的生產動力與人的生產動力的結合；牠阻礙着生產手段的轉化爲生產品，防礙着工人去工作與生活。」

經濟危機，很明顯地顯示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的狹隘性。經濟危機，對於資本主義做了可怕的死亡徵兆。經濟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的往後無法去管理牠的範圍以內所生長起來的生產力。經濟危機，很顯明地表示出了資本主義有被社會主義用革命的方法取而代之的必要，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消滅資產階級制度的矛盾，開闢一條社會生產力無限發展的康莊大道。

將蘇聯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世界作一對照，就現出兩個體系的誰好誰壞來。在資本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無危機的發展

主義世界裏，到處鬧着空前未有的經濟危機；在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却蓬勃發展，欣欣向榮。

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曾澈底地摧毀了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牠消滅了資本主義的深刻矛盾。因此，生產社會性與佔有私人資本主義性間的矛盾，在蘇聯已經終止存在了。私人資本主義的佔有方式已經消滅了。社會生產力不是操在少數資本家的手中，而是操在普羅獨裁的手中。

蘇聯生產的擴充，不但不緩慢，而且比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在其最繁榮的時期都快得多。不過，蘇聯生產的增長，並不是由於發財的觀念所使然，而是受了社會主義的利益所驅使。斯達林在列甯主義問題一書中說：

「蘇聯生產的發展所遵守的，並非是競爭和謀取資本主義利潤的原則，而是有計劃的指導和有系統的提高工農大衆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原則。」

所以，在蘇聯，用不着害怕生產的突飛發展。在蘇聯條件之下，並沒有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的憂愁。反過來，蘇聯生產的突飛發展，倒是鼓勵工農大衆從事英勇的勞動的目標。斯

達林說得好：

「在蘇聯，民衆消費的增加，總超過於生產的發展，而推動着它的向前發展。」

托洛斯基派否認蘇聯經濟建設的社會主義性，他們說過無數的預言，說在蘇聯一定要發生經濟危機。這些預言，都被事實無情地推翻了。托洛斯基主義想拿這種造謠的方法來抹殺和掩蔽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巨大優點，這些優點在這次世界經濟危機陪襯之下，更加顯明地顯示了出來。

右傾機會主義者，也想拿經濟危機來恐嚇蘇聯當局，反對社會主義在各種陣綫上的廣大進攻。他們預言說，因爲迅速工業化和倡辦集體農場及國營農場的結果，蘇聯定要發生經濟的震盪。他們宣傳，以「順利」發展的名義，投降資本主義。同樣，他們的預言，也被蘇聯的現實所推翻了。

把一個落後而貧困的國家，加以社會主義的改造，使它成爲先進的工業國家，這有着好多的困難。蘇聯當局擊敗了托洛斯基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他們自信地領導工農大衆，積極前進，克服了這些困難。這些困難是不小的。但是他們跟資本主義下的經濟危機比較，却有

天壤之別。因爲這是增長的困難。斯達林說道：

「我國困難的特點，就在它們本身給了我們以克服牠們的基礎。」

在彌漫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恐慌浪潮中，蘇聯像一座孤島一樣，矗立不動。蘇聯是黑暗中的一座燈塔，牠向全世界勞苦大衆指示出了一條消滅經濟危機，消滅雇傭奴隸制的一條路徑。

# 第十二章　帝國主義及其基本特徵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馬恩在××宣言一書中說道：

「資產級階的統治，還不到一百年，他們所創造的生產力，比從前各時代所創造的生產力的總合還要衆多而巨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採用，化學的應用於工農業、輪船、鐵道、電報，地球上好多落後區域的變爲生產區域，河流的通航，人口的增殖等等，過去的那一個時代中，生產力會有過這樣的發展呢？」

馬恩的這幾句話，是在一八四七年寫的。從那時候以後生產力其更向前發展了。地球上已佈滿了鐵道網。海洋上來來往往駛行着巨大的船舶。這些船舶在百餘年以前，連一點影兒都是沒有的。電氣事業更作了發展的推動機：他既可用以發動巨大的發動機，又可用來燒茶煑飯。總之，自然的無限力量和科學的力量，都供作生產之用了。

在十九世紀期間，資本主義在全世界上奏了牠的勝利進行曲。牠包攬了一個一個的國

家。不過，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牠的矛盾也一天一天增長，而尖銳化了。同時，隨着生產的增長，對勞工大衆的剝削，也一天天增加了。資本主義捲入了新而又新的國家，牠用窮困的鐵鉗，來壓榨這些地方和國家的勞苦大衆。資本主義的日益增長的矛盾，在經濟危機中更尖銳的表現出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一天一天成了社會往前發展的桎梏。普羅革命有力地敲着歷史的大門了。

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發展，走上了一個新的階段——帝國主義。伊理奇說得好：

「帝國主義的長成，乃是一般資本主義基本特性的發展和直接延長。」

帝國主義乃是資本主義發展上的一個新階段，不過這個新的階段，是以前各時代的直接延長。工業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基本而主要的矛盾，——譬如勞資間的鬥爭，資本家陣營裏面的鬥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經濟危機等——在帝國主義時代不但沒有消滅，反而達到最高的尖銳程度。

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的帝國主義階段，曾包括十九世紀末期的三十餘年。到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才完全形成了。兩個世紀的交替時期，同時也就是歐洲舊有資本主義與帝國主

義的交替時期。

伊理奇的帝國主義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沒有活到帝國主義時代。他們「只是推測在資本主義發展到新階段上，必定要來一個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條件。」（斯達林語）對於帝國主義加以研究的，是伊理奇。

伊理奇在他的研究中，認爲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上的一個最後階段。他根據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來研究資本主義發展上的新階段，「揭穿了牠的創傷，和牠必然死亡的條件。」（斯達林語）

伊理奇對帝國主義的分析，跟他的普羅革命學說，有着密切的聯繫。伊理奇根據他對帝國主義的分析，建立了他的社會主義在一國可以勝利的學說。在歷史的新時代的條件下面，伊理奇把馬恩學說提高到一個新的最高階段。

伊理奇主義乃是加爾主義在帝國主義和普羅革命時代的進一步的發展。

伊理奇的帝國主義論，在約瑟夫的著作中，又獲得了進一步的發揮。在世界大戰以後的時期，在兩個體系巨大鬥爭的時代，約瑟夫在其好多光輝的著作中，把伊理奇的帝國主義、

普羅革命及社會主義在一國可以勝利等等學說，都加以更進一步的發揮。

帝國主義的五大特徵

獨佔的統治，決定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全部經濟與政治生活，牠是帝國主義的一個基本特徵。正是獨佔的統治，在帝國主義時代經濟發展的各方面，印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伊理奇認爲帝國主義有五大特徵，他給帝國主義所下的定義如下：

「第一是生產與資本的集中，已經發展到最高的階段，而創造了獨佔，這種獨佔在經濟生活中起着決定的作用。第二是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融合在一起，而基於這種『金融資本』，造成了少數財閥巨頭。第三是資本的輸出——跟商品的輸出不同——獲得了特別重大的意義。第四是成立了資本家的國際獨佔團體，瓜分了世界。第五是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對於領土的分割已經完竣。

帝國主義乃是獨佔資本主義

「帝國主義——伊理奇說——乃是發展到最高階段的資本主義，在這個階段上，形成了獨佔和金融資本的統制，資本的輸出獲得了重大的意義，國際托辣斯開始了世界的分割，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分完了所有的地球面積。」

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徵，便是獨佔的盛行。新時代的本質，正是資本主義獨

佔的成長。伊理奇說道：

「假若對於帝國主義需要下個頂簡單的定義，那麼可以說，帝國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的獨佔階段。這個定義已經包含了最主要的現象，一方面，因爲金融資本就是少數獨佔式的大銀行，跟工業家獨佔團體的資本相併合的一種銀行資本；別一方面，因爲世界的分割，就是從毫無阻礙地擴大未被資本主義列强所佔領的地方的殖民地政策，轉變而爲獨佔業已澈底分割的領土面積的殖民地政策。」

所以，伊理奇研究帝國主義，是從分析那些達到獨佔統治的條件開始的。

## 一　生產的集中與獨佔

什麼是獨佔？

美國有一個作家，名叫O·亨利的，寫了一部小說，以笑話的方式道破了一切獨佔的由來。他說，有三個騙子，有一天到一個小小的城市裏去，這個城市周圍，都是洪水，把牠與世隔絕。有一晚上，他們三個把那個城裏的三家酒店，統統買空，將所有的酒送到一家裏來，其餘的兩家都關了門。次日飽受驚恐的人們，到

該店去飲酒，每杯不得不出三倍的價錢。

這個故事，很扼要地道出了獨佔與自由競爭的區別。當三個酒店都做生意的時候，牠們之間自由競爭，不能允許一家過度抬高價錢。但到所有的酒落在一個人手裏的時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騙子手裏例外的握有某一商品，他們便做了獨佔主義者。牠們利用自己的獨佔地位，去操縱一切。

自由競爭與生產聚積

在舊資本主義時代，盛行着競爭的自由。那時，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認爲自由競爭乃是自然的法則。馬克思在理論上和歷史上關於資本主義加以研究後，證明「自由競爭產生了生產的聚積，而生產的聚積發展到一定階段便走向了獨佔。」

自由競爭表示說，在資本主義世界裏，一個可以反對一個，强者可以壓迫弱者。資本主義的殘酷法則，使弱者沉入海底，而使資本主義的大騙子，躍居顯要地位。資本的聚積與集中，乃是資本主義的牢不可破的法則。

在資本主義之下，大生產征服了小生產，而躍居重要地位。在大生產中間，最大的巨

頭，又佔了上風，牠們的發展比誰都快。各國統計的資料，很明顯的證明了生產集中律的作用。

德國的生產聚積

在德國，每千家企業中，工人數目在五十名以上的大企業，在一八八二年有三家，在一八九五年有六家，在一九〇七年有九家，到一九二五年已達十二家。每千名工人當中，大企業所佔的，在一八八二年爲二二二名，在一八九五年爲三〇〇名，在一九〇七年爲三七〇名，到一九二五年已達四八〇名了。

在一九〇七年，德國工、商、交通等企業，共有三百二十五萬家。但是，其中有重大作用的，僅推少數大企業。

工人在五十名以上的企業數目，就其數目講，僅佔全體企業百分之〇·九；但就牠們雇用的工人數目講，牠們的比例要佔百分之三九·四；就發動機的馬力講，要佔百分之七十五·三；就電氣發動機的馬力講，要佔百分之七七·二。伊理奇引舉這些材料後，得了個結論說：

「不到百分之一的企業，居然佔有汽力和電力總數的四分之三以上。」

雇用工人不到五名的小企業，要佔全體企業百分之九十一，但是牠們所有的汽力和電力

壟佔百分之七。伊理奇說：

「幾千家最大的企業，擁有一切；而數百萬小企業，則一無所有。」

後來的發展，更證實了伊理奇的結論。從一九〇七到一九二五年，全體企業當中，大企業的比例，曾從百分之〇・九增至百分之一・二；就工人的數目講，曾從百分之三九・四增至百分之四七・六；就發動機的馬力講，曾從百分之七五・三增至百分之七八・九；就電汽發動機的馬力講，曾從百分之七七・二增至百分之八〇・四。反之，在全體企業中，小企業的比例，曾從百分之九十一減至百分之八三・九；就蒸汽力和電力講，牠們的比例，曾從百分之七・四減到百分之七・一。

工人數目在千名以上的大企業，其增長的情形尤爲注目。從一九〇七到一九三五年，此等企業的數目，曾從五八六家增至一一二二家。他們所雇用的工人數目，曾從一百三十八萬名增至二百五十萬名。在全部工業中，就工人數目而言，牠們的比例，曾由百分之九・六增至百分之一三・四；就電力和汽力講，曾從百分之三二增至百分之四一・六。

大企業的這種巨大的優越勢力，曾作了一種基礎，在這種基礎上面，「數百萬的中小老

美國的生產聚積

鬧，甚至於一部分大老闆，在事實上都完全成了幾百個財閥巨頭的奴隸」。

在現今世界上最強大的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裏，在美國，生產的聚積，更來得利害。關於這點，由下面的一個表中，便可得到一個明確的概念。

美國生產聚積表

| | 工人數目在五名以下者 | 工人數目由五名至五〇名者 | 工人數目由五〇至一千名者 | 工人數目在千名以上者 |
|---|---|---|---|---|
| 甲、在企業總數中所佔的比例 | | | | |
| 一九〇九年……四〇·三 | 四六·一 | 一三·三 | 〇·三 | |
| 一九一四年……四二·七 | 四三·四 | 一三·五 | 〇·四 | |
| 一九二九年……四八·九 | 三七·二 | 一三·四 | 〇·五 | |
| 乙、在工人總數中所佔的比例 | | | | |
| 一九〇九年……二·六 | 二一·七 | 六〇·一 | 一四·六 | |
| 一九一四年……二·七 | 一九·五 | 五九·六 | 一八·二 | |
| 一九二九年……三·二 | 一六·〇 | 五六·四 | 二四·四 | |

在一九二九年，就發動機的馬力講，工人在五名以下的企業，僅佔百分之三（就整數說）；工人由五名到五十名的企業，佔百分之一四；工人數目由五十名到一千名的企業，佔百分之五五；工人在千名以上的企業，計佔百分之二七。

在一年內生產品價值在百萬元以上的大企業，對全體企業的比例如下：

| 年份 | 一九〇四 | 一九〇九 | 一九一四 | 一九二三 | 一九二九 |
|---|---|---|---|---|---|
| 佔企業總數的比例…… | 〇·九 | 一·一 | 一·四 | 五·三 | 五·六 |
| 佔工人總數的比例…… | 二五·六 | 三〇·五 | 三五·七 | 五六·八 | 五八·〇 |
| 佔生產總額的比例…… | 三八·〇 | 四三·八 | 四八·八 | 六六·三 | 六九·三 |

伊理奇在一九一四年年終，引舉這些材料後，說道：

「百分之一的企業，差不多要掌握全國所有企業生產總額的一半。」

在此後十五年間，工業巨頭的意義，更其增加了。在一九二九年，已經不是一半，而是全體工業生產總額的十分之七握在他們的手中了。

其他各國的生產聚積

在其他各國，生產也一天一天聚積起來。譬方在法國工業中，工人在五十名以上的大企業數目，在一九〇六年，計佔全體企業百分之〇・三八，到一九二六年，已增至百分之〇・九一；同期，就雇用的工人數目講，這些企業的比例，曾從百分之三〇・六增至百分之四四・八。工人數目在千名以上的龐大企業，牠們所雇用的工人，在一九〇六年共爲五十萬名；到一九二六年，已達九十萬名（連亞爾薩斯、洛林算上，要達一百萬以上）。

在日本的工業中，工人數目在千名以上的大企業，在一九一四年共計八五家，到一九二六年，已有二四八家。牠們雇用的工人，在一九一四年共計十六萬一千名，到一九二六年已達五十一萬二千名。

生產聚積的不平衡情形

各門工業中生產聚積的速度，是各個不同的。因此，各門工業中生產聚積的水平，也是不一樣的。

譬方德國在一九二五年，每百名工人和職員當中，工人數目在千名以上的大企業所佔的比例如下：在礦業中爲七十八，在縫紉業中爲一・六人，在鋼鐵工業中爲四十、

二人，在食物工業中爲三人。

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裏，都是重工業各部門，譬如礦業、鋼鐵工業、電汽機械製造業、機器製造業、化學工業等，生產的聚積來得最爲迅速。反之，就聚積的程度來講，輕工業各部門都是非常落後的。譬方在縫紉、煙草、製鞋、玩具等工業中，還有好多小企業，牠們的技術水平非常低下，這種小企業主要的是靠殘酷的榨取工人來維持的。

**生產的聚積與獨佔**

在發展到某種階段上，生產的聚積，便接近於獨佔了。所謂獨佔者，就是資本家的協調或聯合之謂。在這些資本家手中，集中了某一商品製造事業的大部分。譬方煤油獨佔團體，這就是煤油商的聯合，牠們的手中掌握了某國煤油開採事業的大部分。

當每一門的生產，是分散在成千成萬的獨立的中小企業當中的時候，實行獨佔是很困難的。但是隨着生產的聚積，情勢就根本不同了。「因爲數十家大企業，牠們相互之間，容易調合；別一方面，正因企業規模宏大，遂產生了競爭的困難和獨佔的趨勢。」（伊理奇語）

企業的股分方式，更促進了大資本的向前邁進。股份公司處處造就了成立獨佔聯合的基

礎。

獨佔組織，首先發生於主要而佔領導地位的工業部門——重工業裏面。在這些工業部門裏面，大生產發展得特別快，因之，生產的聚積，也最爲迅速。現在不論在那一國，石油、煤炭、鐵礦等等開採事業，以及鋼鐵的熔煉事業，都是集中在幾十家最大的企業手中。這些龐大企業間的競爭，具了特別殘酷的性質。資本從這些工業部門內自由退出，那是非常困難的。這些企業中間，每一種都要化費巨大的資本，去建造廠屋、工程和購買機器。在物價低落的時候，利用這種資本，去製造別的商品，那幾乎是沒有可能的。

因此，重工業首先是落在獨佔權力之下了。不過，獨佔組織，侵佔了重工業以後，也普及於輕工業各部門，把這些部門都一個一個征服，置在自己勢力之下。

## 獨佔的方式

資本主義的聯合有種種的方式。各大企業之間，關於物價訂立短期協定，起初只是具着偶然的性質。這種短期協定，只是準備了各種長期協定的基礎。有時，各個企業之間，共同商定物價出賣商品。每一家企業，仍完全保存着牠的獨立。牠的義務，只是不要把自己的物價減低到共同決定的水平以下，換一句話說，

不要用競爭的方法去損害同業的利益。這種協定叫做「加特爾」。

當各企業聯合起來，而成立「辛狄加」的時候，牠們的相互聯繫，比較更爲密切。這時，各企業都喪失了自己營業的獨立，出賣製成品，以及有時購買原料，都須由經過辛狄加總機關之手。每一企業雖然仍在繼續着獨立進行生產，可是現在牠的出品數量，却有一定的標準，不能超過此項限制。這個標準，是由辛狄加來規定的。

在「托辣斯」裏面，聯合的程度，更要大了。這時各個企業都完全合併起來。從前每一企業的老闆，現在作了托辣斯的股東。加入托辣斯的各企業，則成立一個共同的機關來管理。

托辣斯是更牢固的一種獨佔聯合的方式。所以，大托辣斯在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生活上，都演着決定的作用。在每門生產中，區區少數托辣斯，佔着重要的地位，這種托辣斯是由少數大企業合併起來而成立的。托辣斯發生以後，普通便一個一個吞併了尚未加入的企業。

通常托辣斯都具着組合的性質。因此，牠們往往聯合了好多與主要生產有關係的鄰接部

門的企業。

獨佔組織的發展，更促進了組合的發生和普及。假定煤業聯合起來，成立辛狄加，把煤炭和焦煤的價格統統提高。在鋼鐵工業中，都需要巨量的煤炭和焦煤。在這種情形之下，鋼鐵工廠的老闆，也就力謀自行開辦煤礦。這時他們既用不着以很高的價錢去向聯合起來的煤業買煤了；同時，又可以賺取巨大的額外利潤。

**財團**

股分公司的流行在各工廠之間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各企業的利益，五花八門的錯綜在一起。銀行的積極參加和干預工業事務，更其加强了各企業集團間的財政聯繫。

尤其值得特別注意的，要算某一大資本主義集團收買某一企業股票的大部分一事。我們已經說過，某人大約握有某公司股票五分之二，他就可以全權支配那個股分公司。大資本家集團，自握有這種數量的股票（或者像一般所說的，握有統制的股票數目）以後，便把股分公司一個一個征服，使牠們處在自己的勢力之下。這種各個企業的捲入於大資本巨額的勢力和影響範圍以內，比比皆是；而且這一過程有着各種各樣的方式。這種各個企業基於牠們財

政的相互依賴而更密切聯繫、聯合和團結的方式，便叫做「財團」。

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裏，大托辣斯和組合，都有着財團的形態。這一組織的方式，在德國尤其盛行。

轉向獨佔是怎樣的

在一八六〇到一八七〇年的一時期，自由的競爭達到了發展的最高度。那時，獨佔組織，僅有嫩弱的幼芽。一八七三年的經濟危機，才使局勢爲之一變，此後，曾來了一個長久的蕭條時期。獨佔運動，像驚濤駭浪似的發展起來，尤其是在青年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和德國。

美國在上世紀末了十餘年間，鋼鐵業、煤油工業、鐵道事業裏面，都紛紛發生了獨佔聯合團體。這個當兒，在德國曾發生了成立加特爾的廣大浪潮。不過這些加特爾還不大牢固，牠們還只是暫時的現象，其中有好多後來都相繼倒閉，遭受破產了。

隨着上世紀末葉各國的經濟繁榮和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的經濟危機，又來了個新的成立獨佔團體的浪潮。在這個時期「加特爾成了全部經濟生活的基礎之一」。資本主義便轉化爲帝國主義了。」（伊理奇語）

根據官方故意縮小的統計資料，德國於一八九六年，共有加特爾二百五十家，到一九〇五年已有三八五家，所包括的企業約有一萬二千家。美國於一九〇〇年，共有托辣斯一八五家，到一九〇七年已有二百五十家。自二十世紀初起，獨佔組織也普及於老資本主義的國家——英國和法國。這個時候，帝俄也發生了獨佔組織。伊理奇在帝國主義論一書中說道：

「在歐洲，我們可以確定一個十分準確的舊資本主義被新資本主義完全取而代之的時期：這個時期就是二十世紀的初頭。」

重要各國的獨佔團體

獨佔團體，在美國流行得最快。因此，人們把它叫做「托辣斯之國」。在二十世紀初，美國的各種托辣斯，已經掌握了生產的大部分。譬方煤油托辣斯，已掌握了全國煤油採額的百分之九十五。牠們的純利，在一八八二年爲百分之五；到二十世紀初，牠們利用獨佔地位竟把純利提高至百分之四十二。化學托辣斯掌握了全國生產的百分之八十；鉛業托辣斯掌握了全國生產的百分之八十五。此種事實，不勝舉述。美國鋼鐵托辣斯，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資本組織之一。美國電報電話公司掌握了該國所有電報電話事業的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八十五。美國全國鋼鐵生產總額四分之三，是集中在三

家大托辣斯手中。在電汽機械製造工業中，電汽托辣斯（通用電汽公司）佔着統治地位。在製糖和烟草工業中，生產總額的百分之八十，也是握在兩三家大托辣斯手中。

美國煤油托辣斯的資本，在十萬萬美元以上。汽車工業中共有十一二家公司，其中五家最大的掌握了全國汽車出品的四分之三。這五家大汽車公司當中，有兩家相互間的競爭，非常猛烈。一家是有名的福特公司，另一家是通用汽車公司。福特的資本，在十萬萬元以上；通用汽車公司的資本，有十五萬萬元。牠的汽車賣得的款項，在一九二六年，曾達十萬萬元。同年，福特公司汽車賣得的款項，爲七萬萬五千萬元。同年，通用汽車公司的純利，爲一萬萬八千萬美元；而福特公司的純利，約在一萬萬美元左右。美國巨大的鐵道網，是握在少數大財閥手中。莫根銀行團在一九二七年所握有的鐵道，共達三萬五千公里，價值三十五萬萬美元。

在這次世界經濟恐慌期間，甚至巨大的獨佔巨頭都瓦解了。例如，福特汽車公司，在經濟恐慌以前僱用的工人有十二萬五千名；到一九三二年秋季，即在經濟危機最厲害的時期，所留下的還不到一萬五千人。在世界經濟恐慌期間，好多大托辣斯，都完全破產了。例

如：瑞典克魯格火柴托辣斯，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英國的煤油大王狄泰汀（狄氏是經常唆使進攻蘇聯的挑唆者之一）也遭受了很大的困難。

在德國，「鋼鐵聯合會」，在世界大戰以前，曾掌握了該國全國生產的十分之九；在煤炭工業中，萊茵煤業辛狄加在成立之初，就操縱了德國這個富庶的煤區裏煤炭採額的百分之八十七，後來且達百分之九十五。

在世界大戰以後，史汀尼斯大財團，尤其名震遐邇。這個工業巨頭，在世界大戰期間，經營投機事業，大發橫財。在世界大戰以後，他利用馬克的跌價，很便宜地收買了種種企業，譬如煤礦啦、電廠啦、電報公司啦、銀行啦、造紙廠啦、輪船公司啦、鋼鐵廠啦、報館啦。這個龐大的企業，僱用的工人和職員，達十幾萬名；自馬克穩定後，牠便宣告破產了。

在世界大戰以後，德國又來了一個新的生產聚積和創辦大獨佔聯合的浪潮。在一九二八年年底，各種股分公司所有資本的三分之二，是操在財團手中。在這個時候，用合併好多企業的辦法，曾經創辦了現代德國最大的兩個托辣斯——化學托辣斯和鋼鐵托辣斯。

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裏，都有同樣的情形。不論在英國和日本也好，或者在法國和意大

利也好，甚至在比利時或瑞典這樣狹小的國家裏面也好，經濟的命脈都操在區區少數頂大的企業手中。這些頂大的獨佔企業，是由兩三個托辣斯巨頭來支配的。

## 獨佔在帝俄

在二十世紀初，獨佔團體在帝俄的工業裏面，也佔着很重要的地位。在革命以前，俄國是一個農業國家，就全國領土的面積和人口的數量來講，牠的鋼鐵事業，非常微小。在全世界上，就每個人鋼鐵的消費講，俄國是排在最後邊的國家之一。俄國鋼鐵業如此的落後，不能不「歸功」於「鋼鐵業辛狄加」。這個辛狄加，是當時俄國全國所有製鐵廠的聯合組織。牠操縱了全國鋼鐵事業的百分之九十五，完全支配着市場。牠的政策，就在使全國處在鋼鐵飢慌的狀態中，好使各鐵廠賺取很厚的利潤。

「煤業辛狄加」，在帝俄時代，也有很大的意義。牠成立於一九〇六年，在法資指揮下的頓巴斯十八個大煤礦，都加入這個辛狄加。自從成立之日起，牠就差不多控制了頓巴斯煤炭開採總額的四分之三。這個辛狄加的董事會，設在巴黎。牠用人工的方法，規定煤炭的高價，每家企業所出售的煤炭數量，都有嚴格的限制，倘若違犯合同，多賣一普得煤或貶價出賣都要受罰的。

在帝俄時代，糖業聯合會尤其名聞遐邇。這個辛狄加，團結了全國所有的製糖廠。牠把糖價提得很高，以致勞動者買不起，祇好吃茶不放糖。結果，以致全國糖的銷路暴減了，於是乎不得不另謀出路，糖商祇好把糖大批地輸到英國去。在英國的賣價，比成本要低好多，英國人曾拿俄國的糖來喂猪。俄國糖商爲了彌補出口的損失起見，把國內的糖價提得很高；同時，政府也予以出口特別獎勵金。

美國鋼鐵托辣斯

蘇聯在五年計劃期間，所開辦的瑪格尼託戈兒鐵廠，就其規模講，在歐洲要推第一，在全世界也居第二。世界上那一個鐵廠是超出瑪格尼託戈兒廠以上的呢？

這便是美國的海利鐵廠。該廠是全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一個製鐵廠。牠每年可以製出三百四十萬噸生鐵，四百四十萬噸鋼，三百三十萬噸展鐵。牠有十二座熔礦爐，五十二座煉鋼爐，三座塊鐵爐，一座世界上最大的鐵軌機，能力達一百萬噸。此外尚有一千座焦煤爐，一所十六萬基羅瓦特的電廠等等。

海利鐵廠，是美國鋼鐵托辣斯的一部分。這個托辣斯成立於一九〇一年。自從成立之日

起，到一九三〇年止，牠煉出的鋼，共達四萬萬六千二百萬噸，獲利達四十五萬萬美元。牠的固定資本，在一九三二年，達十五萬美元以上。牠有一百四十三所企業，包攬了製鐵事業的一切部分，從開採原料起，到製成品至。舉凡鐵礦、煤礦、熔礦爐、煉鋼爐、展鐵機、電廠、運輸製成品的鐵道和輪船，牠都應有盡有，無不齊全。

**蒂森和克虜伯**

當希特勒在德國上台的時候，凡熟悉該國政局的人，都曉得蒂森成了德國的眞正支配者。蒂森是什麼人呢？他是德國鋼鐵托辣斯的老闆。

德國鋼鐵托辣斯成立於一九二六年，資本共有八萬萬馬克，是由合併德國幾個規模最大的製鐵廠而來的。在一九二九年，這個托辣斯僱用的工人和職員，共有十七萬七千人。在一九三三年，德國全國生產總額中該托辣斯所佔的比例，計煤炭約佔百分之二十，生鐵約佔百分之五十，鋼約佔百分之五十。該托辣斯有煤礦，有鐵礦，有製鐵廠，也有交通機關。

德國還有好多大製鐵廠，沒有加入鋼鐵托辣斯。其中最大者要推克虜伯公司。

克虜伯工廠在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期間，是德國軍火的主要製造者。在締結和約以後，戰

勝國强迫克虜伯公司「改組」。於是牠將製造坦克車部分，改造耕種機；將製造槍械和砲彈部分，改造撰礦機。可是牠的力量，並沒有受到破壞。現在克虜伯工廠又成了法西斯蒂德國瘋狂備戰的最大的軍火廠。一九二九年牠僱用的工人，已達九萬名。

克虜伯公司的財產，計有三十五個煤井和許多的焦煤爐；有兩個熔礦部；有九個馬丁煉鋼部；有一個托瑪斯煉鋼部；有一個坩堝煉鋼部；有幾個電熔部；有七個展鐵部和二十八架展鐵機；有一個搗礦機製造部；有鑄鐵部；有機器製造部；有運輸用品製造部；有水門汀廠；有磚瓦廠，有好多製造鐵甲、大砲和砲彈的軍火廠。

**德國化學托辣斯**

在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當局對於氮氣問題，十分焦灼。氮氣是由硝石製出來的。硝石產於南美，在大戰期間，因潛水艇的活動，德國硝石的入口完全停止了。但是沒有氮氣，便沒有火藥，沒有火藥便不能作戰了。

當時有個著名的化學家，哈伯爾博士，曾發明了一種由空氣中製取氮氣的方法。在德國中部一個小小的城市——林拉，便很快地建造了一所巨大工廠，於是新的事業就開始了。

後來，法西斯蒂上台的時候，他們以爲哈伯爾博士是猶太人，便把他驅逐出境。德帝國

主義便是這樣來報答這位有名的化學家的。

在被逐以前，哈伯爾是德國化學托辣斯裏面科學生產指導者之一。這個托辣斯，是在一九二六年，由兩個規模宏大的公司合併而成立的，資本共有十萬萬馬克。德國一切主要的化學事業，都集中在牠的手中。在該托辣斯企業裏邊作工的人，達十萬名以上。這個托辣斯有很大的軍事上的意義：牠的各工廠的出品，爲製火藥用的氮氣、毒瓦斯、汽車和飛機用的揮發油以及顏料和藥品。

## 獨佔與競爭

自由競爭的被資本主義獨佔所代替，這是帝國主義時代的一個基本特徵。

但是，獨佔的創立和發展，並沒有消除各資本家相互間的競爭；反之，使這一競爭更加尖銳更加猛烈了。從前在自由競爭的時代，相互鬥爭的，是許許多多的零散的企業家；現在加入鬥爭的則是強大的資本家聯合團體。

有一個笑話說，有兩個輪船公司，專載運一個海峽的來往行人。牠們相互競爭地削減運價，招徠旅客。到後來一家竟然宣佈免費載運，而別一家更給乘客贈送來回票。這個笑話，很巧妙地道出了問題的本質。在兩家競爭中頂重要的，是把對手消滅了。要達到這個目的，

非有若干的犧牲不可。可是到獲勝的公司把轉運事業完全攫到手以後，牠就抬高運價，來彌補牠過去贈送來回票的損失了。

獨佔主義者進行着猛烈的鬥爭，去反對那些不願跟他們攜手的企業（即反對所謂「野企業」）。這種鬥爭，有種種的方法，有的甚至設法破壞敵人的工廠，斷絕他們的生命等。這裏引一段敍述比較不大重要的事業間競爭情形的話在下面，藉作證明。此種事實很多，不勝舉述。這就是關於美國汽車行獨佔團體方面的鬥爭情形：

「要是某行老闆不願加入同業公會，那末他的停車所裏就有人投擲炸彈，或者他的車夫就要遭受侮辱，或者有人收買流氓，在夜間秘密到他的停車場裏去，打碎汽車上的玻璃，並把橡皮輪胎很巧妙地戳成無數的小孔……」

在最重要的工業部門裏面，也有着同樣的鬥爭方法。在這種最重要的工業部門裏面，是龐大的獨佔團體，在勾心鬥角地相互競爭。在世界大戰以前，美國鐵道公司的競爭，非常有名。炸燬「敵人」的鐵軌，密謀破壞行車（往往犧牲大批生命）——這就是他們鬥爭的武器。在最近幾年來，煤油獨佔巨頭的活動，曾甚囂塵上。獨佔主義者，往往在他敵人的礦廠

裏，縱火焚燒，以期消滅存油，並停止煤油的開採。

其次，當獨佔主義者提高物價的時候，這往往要引起那些需用和購買他們出品的工業部門的猛烈反抗。譬方煤業辛狄加抬高煤價，這定要引起那些需要煤炭的工廠老闆的猛烈反對。他們當中，好多爲抵制起見，便捨棄煤炭，而改用別的原料，譬如泥煤、石油或者電力。製鐵廠需要大宗的煤炭和焦煤，牠們便設法自辦煤礦。總之，各生產部門之間，都進行着你死我活的鬥爭。凡工業愈集中，其中獨佔團體所起的作用愈大，則這一鬥爭也越發猛烈。

第三，各部門內的獨佔團體，牠們相互之間，爲了奪取商品的銷路，也進行着很猛烈的鬥爭。一種商品往往被別種商品取而代之。譬如，用煤炭來代替石油；反之，用絲來代替毛類，用人造絲來代替天然絲。不生銹的鋼，可與有色金屬競爭，鋁可與銅競爭等等，餘此類推。在個人消費品方面，各門工業間的鬥爭，更來得廣汎。消費者可拿自己的錢，去購買各種各樣的用品。在美國「奪取顧客一元的鬥爭」，非常猛烈。五花八門的廣告，招徠顧客，吸引他們購買種種東西，其實這些東西都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普通的廣告，已經失却效用了。

因此，人人都勾心鬥角地想出種種誘人的方法。在美國，百貨商店門口的櫃台上，陳列着種種人們必須穿用的商品，看去極爲精良。顧客走到櫃台旁邊，不自覺地看一看陳列的商品，便購買一兩件，回家後便發覺這是上當了。

在獨佔團體的內部，也有着拼命的鬥爭。過去的競爭者，自加入加特爾、辛狄加、或托辣斯以後，他們相互之間又用別的種種方法繼續鬥爭。每一個都想從共同獨佔獲得的利潤中，多分一點油。不過獨佔團體內部的鬥爭，往往是非常祕密的，祇有在特別尖銳的情形之下，才顯露在外面。

所以，我們看到，不僅競爭產生了獨佔，而且獨佔又產生了競爭，加强了競爭，並使競爭極度的尖銳化。伊理奇在帝國主義論一書中說道：

「自由競爭乃是資本主義和一般商品生產的基本特性，而獨佔恰是自由競爭的反面。不過，我們親眼看見，這種自由競爭變成了獨佔，牠先創造了大生產，排擠了小生產，然後又使更大的生產代替了大生產，使生產和資本的聚積，達至最高程度，由此產生了獨佔團體，如：加特爾、辛狄加、托辣斯，以及跟他們融合在一起的向被大財閥操縱的數十家大銀行的資本。同時，由自由競爭長成的獨佔

團體，並沒有消除自由競爭，而是凌駕它之上，並與它同時存在，且由此產生了特別尖銳特別深刻的矛盾、敵對和糾紛。」

## 獨佔與生產的社會化

資本主義使生產日益社會化。獨佔的盛行，更使生產的社會化，達至資本主義所能及的最高限度。獨佔團體把各種巨大的企業，結合在一起。牠團結了十幾萬人的勞動。牠們往往可以計算銷貨的市場，原料的來源。他們掌握了熟練的幹部人材、科學機關、發明和新式技術。「結果是，生產的社會化，獲得了巨大的進步。」（伊理奇語）

不過獨佔只是使這種生產的社會化去替少數資本家謀利益罷了。伊理奇說得好：「造成這種社會化的人類的巨大進步，只不過是被投機者所利用罷了。」

在獨佔資本主義的全部面貌上烙下印跡的深刻矛盾，就包含在這裏。伊理奇在帝國主義論一書中又說：「少數獨佔主義者，對其餘人口的壓迫，比以前要百倍的苦重、顯著和難受。」

資本主義使勞動的社會化，準備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伊理奇說道：

「資本主義在其帝國主義階段上，已使生產十二分社會化，不論資本家的意志與認識如何，牠總要拖他們進入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即由完全的自由競爭轉入完全的社會化。」

帝國主義乃是勞苦大衆社會革命的前夜。牠準備了新制度勝利的一切前提。不過，社會主義不能夠在獨佔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面「和平」地長成起來，如像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者所虛僞相信的一樣。須要來一個勞苦大衆的革命，掃清少數獨佔主義者的政權。祇有到這個時候，才能開闢一條康莊大道，使生產的完全社會化去替勞苦大衆謀利益。

## 二　銀行的新作用與金融資本

**銀行事業的集中**

在帝國主義之下，因爲銀行事業起了一種新的作用，獨佔的力量和意義，更其增大了。

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銀行事業跟工業一樣，也日益聯合起來。銀行的範圍與營業，都一天一天增大。牠們的手中，聚積了巨量的資本。這些資本雖然大半是他人的，但銀行自身的資本，也增加得很快。銀行的數目日益減少了，小銀行不是倒閉，便是被

大銀行所吞併。因之，銀行的規模，其營業總額，都大大地增加。少數規模最大的銀行，躍居顯要地位，牠們起着決定的作用。小銀行漸漸退居於次要地位。

譬如在德國，資本在百萬馬克以上的大銀行，其手中所聚積的存款數目，在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度，共爲七十萬萬馬克；在一九一二——一三年曾經增至九十八萬萬馬克；到一九二七年，增至一百三十五萬萬馬克，到一九二九年更增至一百六十九萬萬馬克。在世界大戰的前夜，德國所有銀行存款總額中，約有一半左右，是集中在柏林幾家大銀行手中，到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更達三分之二。同時，銀行的數目却一天天減少了。在世界大戰以前，此種大銀行，計有九家：到一九二四年已減爲七家；到一九二七年又減爲六家；到一九二九年，再減爲五家；到一九三一年共祇有四家了。

英國在一九〇〇年，曾有九十八家銀行，到一九三二年僅有二十七家了。所減少的，大半是資本不到一百萬鎊的小銀行。此種銀行，在一九〇〇年曾有七十四家，到一九三二年僅留下了七家。資本在百萬鎊以上的銀行，牠們在一九〇〇年的存款曾佔全國銀行存款總額的百分之六十八；到一九三二年已達百分之九十七。倫敦五家大銀行的存款，在一九〇〇年

曾佔全國銀行存款總額百分之二十七；到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已達百分之七十四。

在美國，資本在五百萬美元以上的大銀行，在一九二三年曾握有全國銀行存款百分之二十二，到一九三〇年已達百分之四十三。反之，同期，資本不滿一百萬元的小銀行，牠們的比例，則從百分之五十八減到百分之四十。

在日本，五家大銀行，在一九二六年曾握有全國銀行存款總額百分之二十四，到一九三三年已達百分之四十二。

總之，小銀行處處被大銀行所排擠了。銀行事業的集中，更來得迅速。

**銀行事業的獨佔**

銀行事業上的聚集，像在工業方面的一樣，不可免地也要走上獨佔。規模宏大的銀行，起着決定的作用，一天一天成了本業的獨佔主義者。牠們用種種方法，來征服小銀行。伊理奇在帝國主義論一書中說道：

「大企業，尤其是銀行，不僅正面吞併小企業，而且使牠們跟自己『合併』，征服牠們，把牠們包括在自己的集團以內，包括在自己的『財團』以內。」

牠們所用的辦法，就是收買股票，信用放款等。小銀行漸漸地喪失了牠們的獨立。牠們

往往成了大銀行的支行。根據分行數目的增加，就可以想見銀行獨佔的增加來。這里可引一點統計資料於下，藉作證明：

譬如在德國，柏林六家大銀行（牠們於一九三三年曾合併爲三家）在一八九五年共有四十二處分行，在一九〇〇年已達八十處，到一九一一年，再增至四百五十處，到一九三二年更增至八百四十四處。

法國於一八七〇年，銀行的分行，共有六十四處，到一八九〇年，已增至二百六十處，到一九〇九年再增至一千二百處，到一九三〇年更達三千三百處。

英國在一九一〇年，銀行的分行，共有七千處，到一九三二年已達一萬二千處。

在帝俄，彼得堡的幾家大銀行，在世界大戰的前夜，每年營業總額達八十萬萬盧布以上，這些銀行都是處在德法英三國銀行支配之下。

這些材料證明了「稠密的銀行網，發展得如何的快，牠們網羅全國，集中了所有的資本和貨幣的收入。」因此，發生了「集中化，獨佔巨頭的作用、意義和力量，都一天天增大起來。」（伊理奇語）

因資本聚積的結果，僅留下了少數規模最大的銀行。牠們成了資本主義經濟的首領。這些少數大銀行之間，「自然而然地，力謀達到獨佔協調，達到銀行托辣斯的趨勢，愈弄愈加强了。」

例如在美國，事實上，操縱霸權的只有兩個銀行集團：一是莫根銀行，一是羅克非勒銀行。德國在最近十年來，規模最大的銀行也都合併起來了。

**銀行作用的改變**

銀行本來是付款的中間人。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銀行的放款活動，也一天天擴大。於是銀行經營資本了。牠收容資本家手中暫時閒放的資本，轉交給需要款項的其他資本家去使用。銀行收集了種種貨幣收入，把牠們轉交給資本家去使用。

銀行事業的集中，使情勢爲之一變。這時銀行的營業，已不限於對急需款項的各個工業家，予以短期的放款。爲了利用所積蓄的巨量資本，銀行同工業的關係一天天密切起來。牠把自己資本的若干部分，投入生產，給工業家予以長期放款，作爲擴充生產之用等。

股分公司更給了銀行一個最適宜的方式，好使牠把自己的資本投入工業企業。要辦到這

一點，那是很容易的，銀行只要購買某一企業股票的若干就行了。銀行購買股票三分之一，牠就可以取得完全而無限制的支配該企業的權力。

所以，股分公司促進了銀行與工業的聯繫。而銀行又促進了股分公司的發展，牠可以根據新的原則，把個人經營的企業改組爲股分公司。尤其銀行可以從事創辦新的股分公司。股票的買賣，一天天要經過銀行之手了。

所以，在獨佔資本主義時代，銀行的作用也改變了。伊理奇在帝國主義論一書中說得好：

「銀行給少數資本家，管理流水賬，牠所做的似乎是純粹技術上的並且全是輔助的工作。當這種工作範圍巨大擴張的時候，那結果，便是少數獨佔主義者征服了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中所有工商業的營業。牠們利用銀行的聯繫、流水賬以及其他金融上的營業，便能够起初準確地知道各個資本家的營業狀況，然後能够設法來控制牠們，運用擴大或縮小、促進或阻礙信用放款的方法去影響牠們；最後便能够完完全全決定牠們的命運，決定牠們的收入，剝奪牠們的資本或使牠們的資本能够迅速而大規模的增加起來。」

## 銀行與工業間的聯繫

當銀行與工業企業僅有零星來往的時候，牠不過是中間人的作用。但是當這種來往頻繁的時候，當某一企業將自己的款項出入統統經過某一銀行的時候，則銀行與企業間的聯繫便日益鞏固起來。同時，銀行與工業間的私人的結合，也一天天發展起來。精明强幹的銀行家，加入工業企業的董事會。而工業獨佔團體的領導人，又加入銀行的領導機關。

伊理奇說到世界大戰前的德國，曾引有下列的事實，來表明這種私人的結合。當時，柏林六家大銀行，曾兼任三百四十四家工業企業的經理，和四百零七家的董事。兩者合計共有七百五十一家公司。在這些企業當中，有各種各樣的工業部門。別一方面，加入這六家大銀行領導機關的，有五十一個工業家，像克虜伯公司、漢堡美國輪船公司這種大企業的經理也都在裏邊。

在世界大戰以後，這種私人的結合更其增大了。一九三二年加入柏林三家大銀行領導機關的，有七十個工業界的巨頭，克虜伯公司、鋼鐵托辣斯、化學托辣斯一切大製鐵廠等等的經理都在內。目前精明强幹的銀行老闆和工業巨頭，更融合在一起了，往往叫你很難決定，

那一個是工業巨頭，那一個是銀行老闆。

銀行對某一企業投入巨量的資本以後，牠便細密地去注意牠的命運。假定某銀行資助着同一部門內的幾個大企業，那麼牠便設法促成牠們間的獨佔協調。所以，銀行「更數倍地加强和促進了資本聚集和成立獨佔的過程。」（伊理奇語）

金融巨頭政治

獨佔和金融資本增長的結果，使區區少數資本巨頭操縱了全部資本主義世界的命運。

在獨佔統治之下，區區少數人，掌握了民衆生活各方面的鎖鑰。德國的一位資本巨頭——電氣機械托辣斯的經理拉登洛，有一次很坦白地說道：

「彼此互相熟悉的三百個人，便可以指揮全世界的經濟命運，指定自己範圍以內的人去担任一切。」

在法國，五六十個大金融巨頭所操縱的，有一百零八個銀行；一百零五個規模宏大的重工業大企業（煤礦、鐵廠等等）；一百零一個鐵道公司；此外又有一百零七個其他重要企業。合計起來共有四百三十一個企業，其中每個企業都握有數千萬元的資本。

巨量財富集中在區區少數人手中的過程，更其空前未有的加速了。例如在英國，全國財富的百分之三十八是集中在萬分之一的私有者手裏；百分之六十四是集中在不到百分之二的私有者手裏。在美國，大約百分之一的私有者，掌握了全國財富的百分之五十九。在每個資本主義國家裏，全部經濟生活的命運，都是操在區區少數銀行家與工業獨佔者的手中。誰支配着全國經濟生活，那誰就支配着全國。在帝國主義時代，不管資產階級國家的政體如何，而在事實上，全部政權，都是握在區區少數財閥手中。行政當局不過是這些資本巨頭的僕役罷了。

有時獨佔資本的頭目，親自出馬，担任國家的重要職務。例如美國在羅斯福上台以前，做總統的就是一位頂大的礦業家胡佛。有名的「楊格計劃」的起草人楊格，就是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的老闆。美國駐英大使梅隆就是美國鋁業托辣斯的頭目和銀行大廈的老闆，他是美國最大的一個富翁。美國最大的一個資本家，許多銀行的經理和汽車托辣斯通用馬達公司的領導者雷斯柯，在民主黨內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德國，法西斯蒂獨裁的實際支持者，就是煤鐵大王——蒂森、克虜伯等等。在英國，

保守黨的領袖和歷任政府首相的包爾溫，就是英國最大的一家鋼鐵公司的股東。

別一方面，各國資產階級政府的部長和要人，一經下台，便往往施展他們的手腕，去操縱工業和銀行獨佔團體的領導機關。例如一九三三年一位普魯士的部長，一位次長，七個祕密顧問，一個警察總監，在下台後，他們就都加入德國鋼鐵托辣斯做董事了。

即使金融資本的巨頭沒有親自出馬領導政府，但是他們對於全國政局的影響，並沒有因此而減少。他們仍在操縱着實際的政權。他們可以推翻政府，也可以左右政府。

在每個資本主義國家裏，一切重要問題的解決，都是操在區區少數大資本家的手中。資本巨頭，爲了他們貪得無饜的利益，往往引起國與國間的巨大衝突，挑撥戰爭，壓迫勞工運動和殖民地的人民暴動。斯達林在列甯主義問題一書中說道：

「帝國主義，就是工業國裏面獨佔托辣斯、辛狄加、銀行和財閥的萬能權力。」

金融資本

在銀行事業裏面，資本聚積與集中的法則，表現得更爲猛烈。在强大的資本主義國家裏面，現在都是三五家規模最大的銀行，掌握着全部銀行網。其餘銀行，不是事實上受這些大銀行所支配，只是表面上保存着獨立，便是作用很

小。這些規模最大的銀行，跟工業方面的獨佔團體，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獨佔的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的融合，一天比一天密切了。伊理奇在帝國主義論一書中說道：

「生產的聚集；因生產的聚集而長成的獨佔；銀行與工業的併合或融合等：這便是金融資本的發生史和這一概念的內容。」

銀行資本與工業獨佔團體的融合，乃是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徵之一。所以，人們把帝國主義也叫做金融資本時代。

## 參預制

所謂「參預制」，使少數獨佔主義者的權力，更其巨大的增加。這種參預制，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流行得很廣。

要在某一家股分公司取得支配地位，祇要買得股票的一半就行了。經驗告訴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祇要掌握股票十分之四就夠了。因爲若干股票，是握在小股東手中，他們對於公司的營業是不會有任何的影響的。

所謂參預制，大致如下。一個頭目掌握着主要的股分公司。這個「母親公司」又支配着倚賴於它的所謂「女兒公司」，而「女兒公司」又支配着所謂「孫女公司」，餘此類推。

由於參預制的緣故，一個握有一百萬元資本的財閥，便可以使八百萬元資本的「孫女公司」來服從自己。要是參預制來得更多的話，那麼資本巨頭的統治勢力也更要强大了。

參預制，巨大地擴充了獨佔主義者的權力。前德國鋼鐵托辣斯的領導者福力克，握有夏洛登製鐵公司一所，資本達二千萬馬克。他利用複雜的「五層」的參預辦法，在一九三二年以前所控制的公司，有八十二家，資本共達一十七萬萬馬克以上。

在美國，於經濟恐慌期間曾經破產的「殷蘇爾」電汽財團，利用「六層」的參預制，控制了一百三十二家公司，並跟二百四十八家公司有利害關係。

參預辦法創造了幾十層高的金字塔，在塔頂上立着金融界的巨頭。

## 三　資本的輸出

資本是怎樣輸出的？

伊理奇在帝國主義論一書中說道：「輸出商品是完全實行自由競爭的舊資本主義的特徵；輸出資本是盛行獨佔的新資本主義的特徵。」

資本是怎樣輸出的呢？原來資本並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種社會關係。不

過要知道，這一社會關係是跟一定的物品聯繫在一起的。我們已經知道，資本是可以買賣的。也可以把它由這一國輸出到別一國去。經營此種事業的，要首推銀行。

假定中國向英舉債。這怎樣能辦到呢？由英國資本家購買了全部債券，把款子交給某家銀行。中國政府，給銀行以若干報酬，便取得此種款項，牠每年須事先向債券持有人付給息金。這樣，英國資本便輸到中國去了。

這種借款跟各種國內公債，有什麼區別呢？在舉借內債的時候，國家是給國內的債主繳納息金；在外債之下，息金是流到外國去了。

在借款成功的時候，輸出的是放款資本。不過工業資本也可以輸出的。其手續如下：

假定英國國內成立了一個股分公司，打算在中國開辦紗廠。英國資本家購買了這個公司的所有股票。紗廠是建築在上海或中國的其他城市。不消說，一切的紡織機器都是由英國運來的。這個紗廠，每年所得的利潤，便落在英國老闆的手中了。

**爲什麼要輸出資本呢**

在資本主義之下，各國的發展是極不平衡的。在早先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國家裏面，積蓄了巨量的資本。因獨佔統治的緣故，於是在先進的國家裏面便

發生了「資本的過剩」。

資本爲什麼有了過剩呢？甚至在先進的國家裏面，農業都落在工業的後面，相距很遠。同時，甚至在最富裕的國家裏面，一般民衆都貧窮得可怕。假使以改良農業，提高民衆生活水平爲目的的話，那麼任何資本的過剩，就根本談不到了。「不過這樣一來，資本主義便不成其爲資本主義了，因爲發展的不平衡性，和民衆半飢餓的生活水平，正是這個生產方法的根本而不可避免的條件和前提。」（伊理奇語）

獨佔限制了資本應用的機會。要是某一工業部門是操在兩三家獨佔團體手中的，那麼要想在這個部門裏面開辦一個新廠，是很不容易的一回事，而且往往簡直沒有可能。於是乎過剩的資本，祇好向國外找出路了。斯達林在列甯主義問題一書中說道：

「資本家是不會拿他的收入來改良勞工大衆的生活的。因爲他的目的是在賺取利潤。否則，就不成其爲資本家了。他賺取利潤的目的，是爲了把利潤用作附加資本，運到不大發展而感覺缺乏資本的國家裏面去，以便賺取新的更厚的利潤。」

因此，先進國家的資本，力謀侵入那些落後的不久以前才開闢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國家裏

面去。在這些國家裏面，缺乏資本，土地便宜，原料充足。工資既少，而工作時間又長。因此，在這種國家裏面，投入資本，利潤極厚。同時，在此等國家裏邊，銷貨市場也非常廣大，價廉物美的資本主義商品，排擠了小生產的生產品，而使千千萬萬的手工業者一天天滅亡。伊理奇說道：

「資本輸出到這種落後的國家，便影響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且大大的加速了這一發展。」

同時，資本的輸出，却使那些輸出資本的國家，經濟的發展發生若干的停滯。所以，資本的輸出，雖然是發展不平衡的產物，但同時却加强了發展的不平衡，使它更加尖銳化。

**少數強國對全世界的剝削**

資本的輸出，只是在二十世紀初，才達到了巨大的發展。在世界大戰的前夜，輸出的巨額資本，只是屬於英法德三國所有。這三個國家在國外的投資，共達一千七百五十萬萬到兩千萬萬法郎。假定年息以五厘計算，那麼這筆投資每年的收入要達八十萬萬至一百萬萬法郎了。伊理奇引舉這個數目以後，說道：

「這就是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全世界大多數民族和國家的堅固基礎，也就是區區少數富强國家的資本主義寄生生活的堅固基礎。」

在革命以前，外人在俄國的投資，爲數頗巨。在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外人在俄國工業中的投資，總數在二十萬萬盧布以上。

法比在俄國煤炭工業中的投資數目，尤其巨大，那時俄國「煤業辛狄加」（曾控制着俄國煤炭產額的大部分）的董事會，經常是在巴黎。俄國的電汽和電汽機械工業，差不多全被德國通用電汽公司和西門子公司所控制。俄國的煤油工業，全係英美荷三國的投資。

同時，帝俄時代的巨額公債，也是散佈在國外。外國的高利貸者，給俄皇借款，教他去鎮壓革命，準備戰爭。那時俄國每年要向外國的高利貸者付給巨額息金。「十月革命」才把這種羈絆解除了。

世界大戰，曾使世界資本的輸出，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大戰期間，英國把牠的國外投資約賣掉了四分之一左右。德國完全喪失了自己的國外投資，而成了輸入資本的國家。但是美國的國外投資，却有突飛的增加。據一九三〇年的統計，英國的國外投資爲九百四十萬萬法郎，法國爲二百七十萬萬法郎，美國爲八百一十萬萬法郎。

資本的輸出，對於現代列强有什麼意義，可由下列的材料中看出來。在一九二五年，

英國工業品的出口，計值七十萬萬盧布，由此而得的利潤，約爲十萬萬盧布。同年，英國單由國外投資所得的利息，竟達四十二萬萬盧布，換一句話說，牠國外投資的收入，要比由輸出商品所得的收入多四倍有餘。

資本輸出的結果，使幾個最富的國家，對其餘資本主義國家，立在一種高利貸者的地位。牠們財富的大部分，是投在國外。國外投資的利息，是牠們每年最重要的一項收入。

例如在一九二九年，各國國外投資對國民財富的比例如下：英國爲百分之十八，法國爲百分之十五，荷蘭約爲百分之二十，瑞士和比利時各爲百分之十，美國爲百分之四。

這些高利貸國家，每年從資本主義全世界收取貢稅。

金融資本網

資本的輸出，造成了一種基礎，使落後國家跟高利貸國家密切地聯繫在一起，並倚賴於牠們。

資本是輸出到什麼地方去了呢？英國握有廣大的殖民地，所以牠的資本，主要地是輸出到牠的殖民地裏面去。其他輸出資本的國家，也是把資本輸出到那些漸漸落在牠手中的國家裏面去。例如，美國是把資本輸出到南美各國，南美各國事實上已變爲美國的

殖民地了。

假使落後的國家，需要借款的話，那麼牠要達到自己的目的，除非牠拿一筆巨量的數目去購放款的國家的貨物不可。軍火大王和鋼鐵大王，跟銀行都有密切的關係。他們有好多方法，可以取得舉債國家的有利定貨。「利用『聯繫』以謀有利的經營，漸漸代替了公開市場上的競爭。」（伊理奇語）

定購軍火或定購鐵軌，建築港灣或建造輪船，開採煤油、煤礦、鐵礦及敷設鐵道等讓予權的允許，這就是通常弱小國家獲得借款的代價。「所以就文字的意義說來，金融資本，在全世界各國佈滿了牠的網羅。」（伊理奇語）

奪取銷貨市場的鬥爭

## 四　資本家團體間對世界的分割

各獨佔團體，牠們相互之間，首先瓜分了國內市場，把它完全放在自己的手中。辛狄加和托辣斯，用人爲的方法把物價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以保證他們巨量的超額利潤。獨佔團體，爲了維持昂貴的物價，竭力鎖閉自己的國

家，以防禦外國的競爭。帝國主義國家對於入口貨徵取很高的入口稅率，就是爲了這個目的。往往某一商品的入口稅率，要超出該商品的價值數倍。

在一九二七年，各國入口稅率平均起來如下（對商品價值的比例）：美國爲百分之三十七，德國爲百分之二十，法國爲百分之二十一，比利時爲百分之十五，阿根廷爲百分之二十九，西班牙爲百分之四十一，奧國爲百分之十六，捷克爲百分之二十七，南斯拉夫爲百分之二十三，匈牙利爲百分之二十七，波蘭爲百分之三十二，意大利爲百分之二十二，瑞典爲百分之十六。這是平均的百分率。有些商品（國內不出產的工業原料）的入口稅率，不能太高，而其他商品（譬如工業製品及一部分食品）的入口稅率，却非常之高。在近幾年來，大多數國家，又把入口稅重新提高。一九三〇年夏季，美國又實行新的稅則，這新的稅則事實上等於禁止好多貨物入口。同年，德國把農產品的入口稅率也空前未有的提高。東普魯士的地主，利用這個辦法，得以提高他們生產品的價格。這種提高入口稅率的負担，都落在勞苦大衆（基本的消費大衆）的身上了。

由此可知，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內市場，都完全落在獨佔團體控制之下了。不過國內市場

是有限的。在帝國主義之下，社會階層的對立，日益尖銳化；廣大民衆的窮困一天天增加。因此，國內市場，便無力容納那巨大工廠所大量生產的巨額商品了。伊理奇在帝國主義論一書中說道：

「在帝國主義之下，國內市場，不可免地是跟國外市場聯繫在一起的。」

因此，獨佔團體不得不把大量的商品投在國外市場上去。可是剛說過，國外市場都築有關稅壁壘，牠們在那裏怎樣能出賣呢？

這裏便要靠資本輸出的幫助了。規模宏大的資本主義企業，把自己資本的一部分，輸出到國外去，開辦分廠，以便製造大量的商品，在該國國內銷售。

於是，奪取國外市場的鬥爭，便躍居重要地位。這一鬥爭是由擁有巨大軍備的獨佔資本的國家來進行的。各種强大的獨佔團體，都加入這一鬥爭中。這一鬥爭，一天比一天尖銳而殘酷。奪取銷貨市場的鬥爭與奪取原料市場，輸出資本市場——一般分割世界的鬥爭，同是帝國主義時代不可避免的武裝衝突，大屠殺的原因之一。

傾銷

爲了奪取國外的銷貨市場，獨佔團體通常都廣泛地採用傾銷主義。所謂傾

銷者，就是商品在國外市場上的賣價比在國內市場上的賣價爲低，而且往往低於商品的成本。把商品在國外以傾銷價格出賣，對於獨佔組織是很需要的，這有着種種原因。第一，傾銷可以奪取國外市場；第二，在國外推銷商品，可使國內的銷路大受限制，這樣一來，就可以提高和保持很高的價格；第三，在國外傾銷，可使國內的銷路縮減，而生產並不減少，因爲生產一減少，也許要大大地提高生產費的。

傾銷乃是帝國主義時代的普通現象。德國鋼鐵托辣斯每月在報上公佈牠的出品售價；每種製品都有兩種定價，一種是國內市場的，一種是國外市場的。國外市場的要比國內市場的低三分之一。在帝俄時代，粘業辛狄加曾經實行過眞正的傾銷，這在前邊已經說過了。

資本家及其報紙，常常喊叫「蘇聯的傾銷」。這種喊叫，只是反對蘇聯的方法之一，其目的是在造成一種基礎，好使帝國主義者重新來進攻世界上頭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他們說，彷彿蘇聯的傾銷加强了資本主義國家裏的經濟恐慌，這一喊叫更其滑稽可笑了。蘇聯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輸出，爲數很小。牠的輸出商品，並不是爲了奪取國外的銷貨市場，而是爲了購買牠所需要的國外商品。

在今日，日本帝國主義更實行着毫無限制的傾銷。日本資本家利用他們對工人的殘酷榨取，把他們的劣貨，傾銷於世界市場。他們不僅從中國排擠出去了歐美商品，而且把他們的劣貨，投入資本主義國家。譬方他們把汽車輸到美國去；在德國以很低廉的價格售賣脚踏車；把絲織襯衫輸入到法國絲業的中心——里昂去等等，不勝舉述。

國際的獨佔團體

獨佔發展的結果，使各國的獨佔團體，都想相互協調，來分割市場。當某一商品製造事業中，僅有各國兩三個大托辣斯在全世界上起着決定作用的時候，牠們相互間的鬥爭，更其尖銳化。這時不可免地要出現設法成立協調的企圖。此種協調，通常規定銷貨市場的分配：每一締約者取得好多國家，在這些國家裏面牠們可以出賣自己的商品，不怕其他締約者方面來競爭。尙在世界大戰以前，若干工業部門內就已經有了這種國際加特爾。

譬如在世界大戰以前，電汽機械的一切生產事業，都是集中在德美兩三個大托辣斯手中，這幾個托辣斯都同銀行有着密切的聯繫。在一九〇七年，牠們之間，訂立協定瓜分世界：其中每一家都取得了好多完全歸牠們控制的國家。在世界大戰以前，德美兩國航業托辣

斯之間，也訂立過協定。此外尙有國際鋅業辛狄加，國際鋼軌辛狄加。各國石油托辣斯之間，亦有成立協定的準備。

在世界大戰以後，更成立了好多國際加特爾，此種加特爾包攬了歐洲好多國家。其中重要的，要首推歐洲鋼鐵加特爾（在世界經濟恐慌期間已經瓦解），其次爲石業、化學業、銅業、鋁業、無線電業、鐵絲、人造絲、鋅業、紡織業等等加特爾。法、德、比、捷、奧這些加特爾當中的大多數都參加，波蘭、瑞士、匈牙利、西班牙、挪威、瑞典亦加入其中的若干，一九二九年所發生的世界經濟恐慌，對於這些國際加特爾當中大多數都予以很大的影響。牠們內部的矛盾，曾經巨大地加强，其中有好多不是已經瓦解，便是處在瓦解的前夜。

有人彷彿以爲國際獨佔協定乃是消除矛盾的和平辦法，那就大錯而特錯了。恰恰相反。伊理奇在帝國主義論一書中說道：

「國際加特爾告訴我們，現在資本主義的獨佔團體已經發展到什麼程度，並且證明各資本家團體之間是在爲了什麼而鬥爭的。」

獨佔主義者的國際協定，是並不牢固的，牠們本身裏面帶着非常猛烈的衝突的來源。在

瓜分世界的時候，每一方面依其力量的大小，都各得一份兒。不過，各個托辣斯的力量是常常發生變化的。其中每一家都不停止地在暗中進行鬥爭，設法提高牠的份兒。力量的比例一發生變化，則市場亦必隨之而重新分割一次，而每次的重新分割定要走上最殘酷的鬥爭，所以，國際獨佔不但沒有削弱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反而更使這些矛盾極度尖銳化了。



國際獨佔協定，甚至包括了軍火工業這種部門。世界上規模宏大的軍火公司，譬如德國的克虜伯，英國的威克，法國的薛乃賽，捷克的斯柯達，在好多年以來，牠們相互之間，就有成千成萬的線索彼此聯繫着。在世界大戰以前，這些公司曾經互相瓜分了市場，給那些能出高價的人供給軍火。所以，在大戰期間，反對德國的羅馬尼亞和意大利的手中，也有克虜伯製造的大炮；在土耳其民族革命戰爭中，土兵拿着威克製造的武器，打死了好幾萬英國兵士。

在世界大戰期間，軍火商間的聯繫，並沒有終斷。每個軍火大王，都成了本國的愛國主義的模範。可是這並沒有妨礙他們相互間維持業務的往來。大家都曉得，在大戰期間，克虜伯公司拿牠的炸彈導火管，來向牠的英國「朋友」——威克公司換取提煉特種鋼用的金屬。

所以，每個軍火大王不僅關心於毀滅敵人陣營裏面的生命，而且也關心於毀滅祖國同胞的生命。

## 五　大列強間對世界的分割與力謀重分世界的鬥爭

世界的經濟分割之後便是領土的分割

獨佔主義者，相互之間，瓜分了原料、銷貨及投資的市場。金融資本大王之間，在經濟上實行瓜分了世界。資本的輸出，把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和附庸的及半附庸的國家聯繫在一起。各種資本家大團體之間，把世界分化爲種種「勢力範圍」。

各種獨佔團體間對世界的經濟分割曾作了列強間在地域上瓜分世界的基礎。帝國主義強盜奪佔了一切「自由」的土地。牠們用鐵血征服了弱小國家。千百萬民衆作了殖民地的奴隸。

殖民地的過去與現在

殖民地並不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發明的。尙在資本主義發生以前，就已經有了殖民地。古羅馬曾有非常廣闊的殖民地領土。今日的英國、法國、西班牙以及北菲、巴爾幹半島、小亞細亞，都屬於牠的版圖。

在資本主義發生史上，殖民地曾起了卓越的作用。殖民地的劫奪，乃是資本原始積蓄的重要來源之一。先進國家奪取殖民地的角逐和歐洲各國殖民地領土的擴充，都是跟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可分離的。

帝國主義時代，使殖民地的作用和意義根本改變了。在自由競爭統治之下，殖民地的意義是什麼呢？第一，當牠們是銷貨的市場；不過那時商品也可以多少自由地售賣於其他各國。第二，可以向殖民地移出一部分「過剩」的人口；不過英人和愛爾蘭人，不僅曾移殖到英國的殖民地裏去，而且還大量地曾移殖到美國去。第三，殖民地可給統治者以直接的收入，這些統治者搜刮盡了殖民地的一切財富。

在獨佔和輸出資本時代，殖民地的意義，更無限地增加了。牠們成了各獨佔團體相互鬥爭中的一個重要武器。當各國市場都高築關稅壁壘的時候，殖民地乃是獨佔團體銷貨的最安全的市場；第二，殖民地乃是投資的可靠場所；第三，殖民地又是獨佔所需要的原料來源地。

獨佔主義者力謀把一切原料來源地攫在自己的手中。這樣一來，牠們便可成爲十足的主宰者。不過把原料來源地能置於殖民地依存的地位，那牠更要鞏固得多了。伊理奇在帝國主

義論一書中說得好：

「單是殖民地的佔有，便可充分担保獨佔組織能戰勝與競爭者鬥爭的一切意外事件。」

到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作用的根本改變，曾反映在英國殖民地政策史上。英國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殖民國家，在上世紀中葉，英國資產階級的一個非常著名的政治家，狄斯雷里說道：「殖民地乃是套在我們頸項上的一個磨石。」這一句話，表現出了當時資產階級各界的意見。在十九世紀末葉，英國資產階級的一個英雄，侵佔南菲的先鋒，薛西爾·羅滋，說道：「帝國乃是一個胃的問題。假使你不願意有內戰的話，那麼你應當作一個帝國主義者。」他認爲奪取殖民地，乃是防止資本主義因受勞工大衆的打擊而滅亡的惟一手段。由狄薛兩氏前後所說的這幾句話，便可以顯明地看出殖民地作用的改變來。

## 世界分割的告竣

英帝國主義者，常常愛自誇的說道：「在英王的領土上面，太陽永不會沒落。」事實上，英帝國主義的領土，的確散佈於全地球，時時都有太陽照着。什麼時候英帝國主義奪取了這麼多的殖民地呢？尚在一八六〇年，英國殖民地面積還只有二百五十萬平方英里，人口一萬萬四千五百萬。到一八八〇年，英國殖民地

面積曾增到七百七十萬平方英里，人口曾增到兩萬萬六千八百萬。到一八九九年，英國殖民地面積，更達九百三十萬平方英里，而人口更達三萬萬零九百萬。伊理奇在帝國主義論一書中說道：

「英國竭力佔領殖民地的時期，是在一八六〇至一八八〇年，而在十九世紀末二十年間，佔領的尤其多」。

十九世紀的末葉，乃是侵佔殖民地最厲害的一個時期。除英國以外，在這個時期，法、德、葡、比也佔領了好多殖民地。

自一八七六到一九一四年，所謂「大列強」共約佔領了兩千五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因此，牠們所劫奪的他人的土地面積總額，比整個歐洲還要大兩陪。其中英法兩個老強盜所佔領的土地更多。比較年青的強盜——德意等國加入的時候，世界的分割已經完竣了。凡世界上適於開發的土地，都被他人佔領了；要分得一杯殘羹，只有向其他強盜的口中去奪取了。

在二十世紀初，世界的分割業已完畢了。「自由」的土地已經沒有了。帝國主義者要取得某塊新土地，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從敵人手中奪取勝利品的一部分。因此，帝國主義之間

必然要發生重新分割世界的鬥爭。這種鬥爭，不可免地要走上武裝的衝突，要走上大戰。

到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全世界上十七萬萬五千萬人口當中，約有六萬萬是住在殖民地裏面，有四萬萬是住在半殖民地裏面（中國波斯等）。由此可知，人類的一半多，即約十萬萬人，是處在最大的强盜國家權力的下面。

世界大戰，把殖民地領土的版圖，重新繪劃了一下。德國喪失了牠的殖民地。英法美等國的殖民地更行增加。日本也有了殖民地。

在一九三二年，全地球的人口，共有二十萬萬，內中一萬萬六千三百萬是住在蘇聯；三萬萬四千三百萬是大列强的人口；兩萬萬兩千四百萬是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口；三千萬是在已經完全解脫了殖民地倚存的國家（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等）裏面。

殖民地的人口，要佔六萬萬六千二百萬，半殖民地和附屬國家的人口要佔五萬萬二千萬。總結起來，在帝國主義壓迫下的人民，共有十一萬萬八千二百萬。斯達林在列寧主義問題一書中說道：

「帝國主義，乃是區區少數先進國家，對地球上絕對大多數人口施行金融奴役和殖民地壓迫的一

個全世界的體系。」

# 第十三章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

## 一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滅亡的時代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上的一個獨特的階段。這個新階段的基礎，便是資本主義經濟上的根本變遷。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它走上了獨佔的變態。獨佔階段是跟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矛盾的巨大的增長聯繫在一起的。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上的一個獨特的歷史階段。伊理奇的帝國主義學說的柱石，就在這裏。伊理奇的普羅革命說，跟對帝國主義歷史地位的正確理解有着密切的聯繫。

第二國際陣營裏面資產階級的走狗們，爲了辯護他們的背叛政策起見，竭力隱蔽和塗抹帝國主義的眞實本質。在世界大戰期間，考茨基曾說，帝國主義本身只是各國的一種侵略政策。托洛次基也是贊成這一觀點的。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特殊階段

這種研究方法，把帝國主義的政策跟牠的經濟分開了。伊理奇在帝國主義論一書中說道：

「因此他們得出結論說，經濟中的獨佔，是跟政治上的非獨佔式、非暴力式、非侵略的行動，可以並存的。結果，資本主義新階段上的最根本的矛盾的底蘊，不但沒有揭穿，反而被隱蔽，被混淆不清了。換一句話說，以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來代替馬克思主義了。」

叛徒們根據對帝國主義的這一釋義，便得出一個結論說：只要把侵略的政府，改換爲愛好和平的政府，帝國主義戰爭的危險就可以消滅了。這種對帝國主義的釋義，就是叛徒們拿改良派的怯懦政策來代替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的任務的基礎。這種對帝國主義的釋義，給社會主義的叛徒們，開闢了一個廣大場所，使他們在帝國主義大戰期間乘機來擁護「本國的」政府。

帝國主義乃是資本主義發展上的一個特殊階段。不過，這個獨特階段，是在一般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面發展起來的。帝國主義，並沒有廢止，更沒有消滅資本主義的矛盾。相反的，他使這些矛盾極端尖銳化。因爲帝國主義的長成，乃是一般資本主義基本特性的發展和直接

的持續。

「不過，資本主義只是在他發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階段上，才變成了資本帝國主義，那時資本主義的幾個基本特性都變爲牠們的反面了。」（伊理奇語）

有人以爲帝國主義跟舊資本主義沒有絲毫共同的地方，那是非常錯誤的。這個「純粹帝國主義論」，是布哈林和他的幾個同道者在世界大戰期間提出的。驟然看起來，這個理論好像很「左」的：牠特別側重地表示出了帝國主義的獨特性。不過在這個很「左」的外幕，却包藏着機會主義的內容，因爲牠抹殺了並隱蔽了那些正因帝國主義和舊資本主義結合在一起而發生的尖銳矛盾。

獨佔是帝國主義的根深蒂固的基礎

帝國主義的最深遠的經濟基礎，乃是獨佔。獨佔在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各方面都打下了牠的影跡。獨佔乃是帝國主義所有五個特徵的基礎。伊理奇在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分裂一文中說道：

「獨佔的代替自由競爭，乃是帝國主義的根本的經濟特徵；換言之，乃是帝國主義的本質。獨佔主義有五個主要的方式：第一是加特爾、辛狄加和托辣斯的生產的聚集，達到了最高程度，而產生了

資本家的這些獨佔聯合。第二是大銀行的獨佔地位；三五家規模宏大的銀行，席捲了美法德諸國的全部經濟生活。第三是托辣斯和金融巨頭對原料來源地的侵佔（所謂金融資本者，就是與銀行資本融合在一起的獨佔的工業資本）。第四是國際加特爾開始在經濟上分割了世界。這種國際加特爾握有了一切世界市場，把世界『親睦地』相互分割，後來來一次戰爭，又把世界重新分割一次。這種國際加特爾爲數已在一百以上！資本的輸出，跟經濟的和政治領土的分割世界，有着密切的聯繫，這是一個獨特的現象，跟非獨佔資本主義時代的商品輸出不同。第五是世界領土（殖民地）的分割已經完畢。」

所以，伊理奇把帝國主義往往叫做獨佔的資本主義。

伊理奇在別個地方又說道：

「在經濟上，帝國主義（或者金融資本『時代』——問題不是在名詞上），乃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的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生產規模已經非常宏大，自由競爭已被獨佔取而代之了。帝國主義的經濟本質就在這裏。獨佔的表現方式，一爲托辣斯、辛狄加等；二爲巨大銀行的稱霸；三爲原料產地的收買等；四爲銀行資本的聚集等。經濟的獨佔，高於一切。」

在這裏順便把伊理奇和社會民主黨的帝國主義理論家希爾菲丁研究帝國主義的方法上的

基本區別講一講。希爾菲丁，並不是着眼於近代資本主義生產結構方面所發生的變動，而是着眼於流通方面，尤其是信託事業方面，銀行範圍以內所發生的變化。希氏曲解馬克思主義所特有的交換概念，就在這裏暴露無餘。他不是以生產爲主，而是以流通爲主。交換觀念，這是社會民主黨理論家們的一大特徵。現在蘇聯少數派魯賓根據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唯心的曲解，也宣傳交換觀念。魯氏曾參加反革命的少數派組織，充作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代理人。

交換觀念和跟這一觀念有關係的而在價值論、貨幣論、經濟危機論等方面所犯的種種錯誤，在世界大戰以前，就使希爾菲丁得出了機會主義的結論。在世界大戰以前，希爾菲丁認爲只要握有柏林六家規模宏大的銀行，就可以完全支配德國全國。這樣的提出問題，便抹殺了勞苦大衆爲了奪取政權、建立和鞏固自己的獨裁、並爲了組織工業和農業中的生產等等而有長期進行革命鬥爭的必要。這樣的提出問題，便模糊了有征服資產階級對勝利的勞苦大衆作猛烈反抗的必要。

在世界大戰以後，希爾菲丁曾作了反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一個最無恥的頭目，他曾極力提倡無恥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這個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乃是現代第二國際的正式

學說。這個理論是他們交換觀念所包含的那思想的進一步的發展。關於這個理論，我們在後邊還要詳細講述的。

獨佔的四種方式

伊理奇在帝國主義研究中曾指出說：「有四種主要的獨占方式，或者說有四種主要的獨佔資本主義的表現方式，這四個方式爲剛所考察的一時代所特有。」這四個獨佔表現的方式如下：

第一是生產的聚集，達到牠發展的一定高度，而轉變爲獨佔。自由競爭產生了生產的聚集，而生產的聚集又產生了獨佔。

第二是獨佔奪佔了基本工業部門用的重要原料產地。伊理奇說道：「對重要原料產地的獨佔，使大資本的權力大大增加，並使加入加特爾和未加入加特爾的工業間的矛盾也極度尖銳化。」

第三是銀行轉變爲金融資本的獨佔主義者，也產生了獨佔。在每一個國家內，三五家銀行，操縱着數十萬萬資本。伊理奇說道：「金融巨頭，設置了濃密的網羅，毫無例外地包攬了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切經濟與政治的機關。——這便是這一獨佔的最特出的表現。」

第四是殖民地政策中也產生了獨佔。金融資本組織奪取原料產地、銷貨市場及投資市場的鬥爭，在世界的分割已經完畢的時候，「必然不可避免地又要來一個獨佔殖民地的時代，因之，又要來一個分割世界和重分世界的鬥爭更加尖銳化的時代。」（伊理奇語）

獨佔對技術進步的阻礙

獨佔團體不可免地要產生停滯和腐化的趨勢。牠們力謀確立獨佔價格，設法把牠們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面。在自由競爭時代，每個資本家，都力謀減縮生產費，以提高自己的利潤。而爲了減縮生產費，就須要採用一切技術上的改進。獨佔團體，因爲牠們能夠保持很高的獨佔價格，所以牠們對新式技術的應用，不大感到興趣。反之，牠們在世上往往是最害怕技術上有什麼新發明，把牠們的獨佔地位打破，或者使牠們投入生產的巨量資本，失却價值。所以，獨佔團體往往用人爲的方法阻止技術的進步。在帝國主義時代，這種事件繁多，實在不勝舉述。

伊理奇在帝國主義論一書中，曾引有歐文斯製瓶機器的一個事件。該機器尙在世界大戰以前，就在美國已經發明，當時德國瓶業加特爾曾向歐文斯買得專賣權，阻止它的應用。在近二十年來，歐文斯的機器，更大大地改良了。可是迄今牠應用的範圍還是十分的微小。獨

佔團體處處阻止着它的應用。

幾年以前，曾發明了一種耐燒的電燈泡（「永久電燈泡」）。這個發明，直到現在還沒有應用，因爲牠有使電汽機械工業獨佔托辣斯銷路減少的危險。維也納有一個化學家，曾發明了一種「永久火柴」，瑞典克魯格火柴托辣斯聽到這個消息，大起恐慌。德國柏吉斯博士曾發明了一種由煤炭提煉石油的方法，被美國煤油托辣斯買去，迄今未曾應用。美國的鐵道，到現在沒有實行電汽化，因爲這對獨佔主義者是不利的。

停滯與腐化的趨勢，乃是獨佔所固有的。在某種條件之下，這種趨勢在相當時期內還要佔着優勢。但是「從此便以爲這種腐化的趨勢，能夠排斥資本主義的突飛發展，那就錯了。」（伊理奇）

相反的，帝國主義的特徵，正是這兩個趨勢的猛烈鬥爭。這一鬥爭，產生了極深刻的矛盾。伊理奇說道：

「大體上說來，資本主義的生長，比從前要無比的快。」

不過這一增長是在種種日益加深的矛盾中間進行的。大托辣斯都附設有設備優良的試驗

室和科學試驗機關，在裏面做研究工作的有成百成千的工程師、化學家、物理學家。不過由於獨佔的緣故，科學技術思想的成就中，僅有一小部分才得到應用罷了。在一定條件之下，有時是停滯的趨勢佔着優勢，有時是改良技術的趨勢佔着優勢。

完全曲解帝國主義矛盾的眞正本質，那是托洛次斯基主義的一大特徵。托洛次基主義抹殺了帝國主義時代這兩個趨勢——技術停滯的趨勢和生產力發展的趨勢——的鬥爭。托洛次基主義想顚倒是非，以爲在帝國主義時代技術的發展是完全停頓了，生產的發展是完全「塞住」了。這種虛構，對托洛次基主義爲了建立他無恥的「資本主義自動滅亡論」是很必要的。

資本主義成了人類發展的障礙物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的制度，是已經變成爲「人類發展的最反動的阻礙了。」（伊理奇）

資本主義發展了龐大的生產力。但是這種生產力早已感覺資產階級統治的框子太狹小而容納不下了。資本主義已經衰落了。牠變成了社會向前發展的障礙物。

在這次世界經濟恐慌以前，甚至在最富强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新式技術的應用，就遇到了很大的障礙。在一九二九年，美國共有製磚廠兩千七百三十家，工人三萬九

千名，每年可製磚八十萬萬塊，現在只要有六七家新式製磚廠，每家有工人一百名，就可充份供應美國市場的需要了。

美國皮鞋工業，甚至在一九二九年，即最繁榮的時期，還有二十萬零五千六百四十名工人，每年出品爲三萬萬六千五百萬雙皮鞋。平均每個工人，每週本來可製八十三雙，現在僅製三十五雙。

這種例子，實在很多，不勝舉述不盡。

現代新式强大技術，提出了巨大的任務，這種任務的完成，衰老的制度已經担負不起了。倘在世界大戰以前，英國有一位化學家拉姆塞，曾發明了一種方法，可從煤層中直接提出瓦斯氣。這一發明，可使現代最重要的一門工業發生根本的技術革命。但是牠對煤礦業家却是一個巨大的損失。所以，牠到現在仍束之高閣，沒有被拿出來應用。

伊理奇在一九一三年關於拉姆塞的發明說道：

「資本主義的技術，一天天要衝破那使勞苦大衆遭受僱傭奴隸制痛苦的現存條件了。」

在世界大戰以後，生產力的發展，感受資本主義制度束縛的顯明例子，更要多得多了。

現代的電汽事業，可使電力傳達到很遠的地方。在成本最便宜的地方，可以建築電廠，生產電力，然後用電線可把電傳至工業中心。電汽事業最適宜的方式，便是用一個網，把各電廠相互聯絡起來。幾年以前，德國有一個工程師奧利文，曾提出一個計劃，擬用一個統一的電網，把全部歐洲的電廠聯絡起來。這個計劃在技術上是完全可以辦得到的，假若使牠能夠實行，那所得的利益是不小的。可是十二分明顯的，在歐洲分爲好多敵對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時候，在全部社會生活操在以追求自己利益爲目的的少數獨佔主義者手中的時候，是談不到該計劃的實現的。

現代技術思想關於地中海也提出了一個巨大的技術計劃。根據該計劃，在直布羅陀和達旦尼爾兩個海峽，各築一水閘，因太陽蒸發的原故，可把那海的水量減低二百公尺。這樣一來，約可灘出新地六十六萬平方公里。同時在直布羅陀水閘上面，建一電廠，可發一萬萬六千萬馬力，這把菲洲六百萬平方公里的撒哈拉沙漠可變爲一個美麗的花園而有餘。這項工程費，約需八十萬萬元，計比世界大戰的費用要少十五倍。可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這個可給人類以巨大利益的計劃，却是不能實現的。

伊理奇在一九一三年時說道：

「不論你每一步碰到什麼任務，人類都能够馬上把它加以解決的。可是資本主義阻礙着你。牠雖然積蓄了山一樣的財富，可是牠使人們作了這一財富的奴隸。牠雖然解決了最複雜的技術問題，可是因爲千千萬萬民衆的窮困與愚昧，因爲區區少數財閥的卑鄙吝嗇，牠却停止了新式技術的採用。」

**資本主義的寄生性與腐化性**

帝國主義，這是寄生而腐化的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的寄生性，很露骨地表現出來。資產階級大半都對生產過程沒有絲毫的關係。資本家大抵是靠「剪息票」生活的人。資本家都變成了股票、債券、公債及其他有價證券的持有人。企業的管理機關，是操在僱用的技術人員手中。

在帝國主義時代，完全空閒而專靠有價證券的收入來生活的寄生階級，空前未有的曾加。伊理奇在帝國主義論一書中說道：

「帝國主義最主要的經濟基礎之一——資本的輸出，更加强了寄生階級這種完全脫離生產的情形，更使寄生性的印章蓋滿了那些靠榨取海外國家和殖民地而生活的整個國家。」

英國是個以對外貿易長佔重要地位的國家。可是牠的國外投資的收入，還要超出牠對外

貿易的收入五倍以上。在美國，國外投資的收入，要超出對外貿易的收入十倍乃至十二倍。美國寄生階級的收入，在一九一三年爲十八萬萬美元，到一九三一年已達八十一萬萬美元，在一九三三年亦有六十一萬萬美元。一九三一年美國所付出的紅利與息金總額，比該國農民收入的總額三千萬元要多一倍半。

資產階級和他們衆多的侍從（如資產階級的政客、知識份子、牧師），吃掉了千千萬萬勞苦大衆的辛苦勞動的果實。整個的國家（例如瑞士）或者整個的區域（例如法國南部、意大利及英國的一部分）都變成了國際資產階級縱慾享樂，浪費他們不勞而得的收入的地方。

帝國主義極端地加强了對勞苦大衆的壓迫。同時，對勞動力的摧殘，也大大地增加了。巨量的工人，從生產方面退出而轉入供應資本家縱慾取樂的部門。從事生產勞動的人數，一天比一天減少起來。但是在旅館和避暑地，在酒店和輪船上服務的人數，却一天天增多了。

貪婪與腐敗

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社會腐敗的過程，不可名狀地日益加深。貪婪的事情，一天天增加，而侵入到政治、社會生活、藝術等等各方面。伊理奇的話，句句都證實了。他在帝國主義論一書中說道：

「獨佔團體，一旦形成，操縱着數十萬萬資本，牠絕對不可避免地要深入社會生活的各方面，不論是政治的組織或是社會的其他『部分』。」

規模宏大的獨佔團體，公然津貼國會議員當中的某種集團，或政府高級官吏等等。政府的首領，通常跟大銀行、財團、托辣斯，都有着密切的關係。托辣斯和銀行往往給政府高級官吏，贈送幾百萬的「禮物」，這樣一來，牠們在國內便隨所欲爲了。

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刊物往往也受大資本的津貼。老而有「價值」的資產階級報紙，當老闆一更換，他的政治面貌，就馬上改換了。資產階級的街頭小報，大半都是操在資本巨頭個人的手中。比如在世界大戰以後，德國街頭小報的大多數和大報的大部分，都是握在大資本家斯汀尼斯的手中。斯汀尼斯是在世界大戰期間，尤其在世界大戰以後，因拚命經營投機事業而發財的。他的財團握有煤礦、鐵礦、海洋船舶、影片公司。自他的財團瓦解以後，他的報館「遺產」便落在德國重工業的別一個大巨頭——胡根堡手中了（胡氏是贊助希特勒實行法西斯獨裁的重要人物之一）。

奸滑、欺詐、謀騙、吹噓，一天天成了資產階級政界和經濟界重要人物升官發財的普通

方法。這些罪惡，只有在極少的失敗情形之下，才能揭發出來，——那時便成了一件臭名四溢的案件。例如一九三二年，瑞典火柴托辣斯頭目克魯格詐騙案，曾轟動了全世界。克氏是明目張胆地主張進攻蘇聯的一個人物，在他將要破產的時候，他自殺了。在他自殺以後，發現了他行賄詐騙的種種事實，他曾經想用這些方法去援救他的托辣斯在經濟恐慌期間的破產。同年，法國也發生了一件轟動一時的威斯特里克股份公司詐騙案，這個案件爲少數投機家所做，他們都跟政府和銀行界的重要人物有關係。這個公司，利用種種欺騙的方法，從老實的小資產階級手中騙取了幾十萬法郎。一九三三年，美國也發現了種種黑暗事件，這些事件都是該國最大的一個資本家莫根所幹的。

在美國，綁票匪組織也享有莫大的聲名。綁匪也組織托辣斯，這種托辣斯跟警察和政府保持着良好的關係。芝加哥的綁匪頭子——愛爾佳朋更其鼎鼎有名了。關於他的活動，曾寫有好幾本的專書。街頭小報所載的，都是關於他的事情。

伊理奇在帝國主義論一書中說道：

「獨佔，寡頭政治，統治傾向的代替自由傾向，區區少數富强國家對好多弱小國家的剝削——

諸如此類，產生了帝國主義種種顯著的特徵，使人們不得不把帝國主義叫作寄生的或腐化的資本主義。」

對工人上層份子的收買

在先進的國家裏面，帝國主義收買了工人階級的上層份子。托辣斯巨頭靠從殖民地所得的巨大收入，靠從落後國家所榨取的超額利潤，並靠對本國勞苦大衆施行殘酷的壓迫，來提高少數特權工人的工資，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這種被收賣的一部分上層工人份子，便作了資產階級制度的支柱。第二國際就是倚靠於這種上層份子的。這種上層份子，專供給反革命的幹部，在重要的關頭，把鬥爭的工人從背後打上一拳。

不過，帝國主義只能收買勞工大衆當中的少數敗類份子。因爲這種收買，是依賴於對勞苦大衆實行殘酷的剝削，所以歸跟到底，這種辦法仍使社會階層間的矛盾，更巨大的增加了，仍使社會階層的鴻構，更形加深了。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滅亡的時代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獨特的歷史階段。其特徵如下：帝國主義第一是獨佔的資本主義；第二是寄生的或腐化的資本主義；第三是行將死亡的資本

主義。關於帝國主義時代的這一觀察，乃是區別革命的馬列主義和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曲解的分水嶺。

資本主義矛盾的加深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一切基本矛盾，都達到了最高限度，都極度地尖銳化。這些矛盾當中，據斯太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文中所說，最重要的要推下列三種：

第一是勞資間的矛盾。帝國主義使區區少數資本主義獨佔團體和銀行巨頭的權力，無限的增加。財閥的壓迫，來得非常的厲害，從前勞工大衆的鬥爭方法，例如舊式的工會，國會中的黨派，都無濟於事了。帝國主義，使勞工大衆的窮困程度，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使區區少數獨佔團體和銀行巨頭的剝削，巨大的增加；因此牠在勞工大衆面前很銳利地提出了新的革命的鬥爭方法問題。

「或者是投降資本，依舊苟延殘喘；或者是拿起新武器來，打出一條生路。這便是帝國主義向千千萬萬勞苦大衆所提出的問題。」

換一句話說帝國主義使勞苦大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第二是各種財閥集團和帝國主義列强在其經常奪取他人領土、原料市場、銷貨市場、投資市場等鬥爭中的矛盾。這種各個帝國主義强盜間的瘋狂鬥爭，不可免地要走向戰爭，那時帝國主義强國和好多國家的集團，使本國的民衆在重分世界的鬥爭中，在區區少數財閥奪取新的發財來源地的鬥爭中，血流成河，屍積如山。不過帝國主義國家間的鬥爭，必然要使牠們相互一個削弱一個，必然要削弱一般帝國主義的勢力；同時，也就是使普羅革命的時期更要接近一天。爲了挽救社會的滅亡，使普羅革命更刻不容緩了。

第三是區區少數所謂「文明國」人與殖民地和附屬國家廣大民衆間的矛盾。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裏千百萬廣大民衆，呻吟在帝國主義强盜鐵蹄之下。帝國主義者爲了追求超額利潤，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裏招工開廠，敷設鐵道，毀壞了舊有的經濟組織，用長槍大炮，給資本主義關係開闢了一條新的大道。帝國主義榨取的增加，定要加强殖民地的解放運動和革命運動。而殖民地和附屬國家的革命運動，定要削弱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勢力，摧毀牠的根基，和斯達林所說的一樣，要使這些國家「由帝國主義的後備力量，變爲普羅革命的後備力量。」事實上，現在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對帝國主義已成了一種威脅，對革命的勞苦大衆已成了一

種幫助。

普羅革命時代

資本主義一切矛盾的極度尖銳化，定要使帝國主義成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矛盾，已經尖銳到這種程度，就是資本主義關係再多保存一天，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定要多受一天阻礙。資本主義關係已阻止着生產力進一步的發展，因此，資本主義一天一天腐化和潰爛起來。這種腐化的趨勢，自然，並不排斥個別國家，個別部門，甚至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有發展的可能。在帝國主義之下，巨量的價值，用於非生產的消耗，資本家階級和牠的大批食客，完全變成了有害的寄生的贅疣，這種贅疣一天天苦重地壓在勞苦大衆的肩上。同時，獨佔資本主義創造了實現社會主義所必要的一切前提。

帝國主義，乃是資本主義崩潰和滅亡的時代，換一句話說，乃是普羅勝利的革命時代。伊理奇常常說道：

「帝國主義乃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的一個階段。先進各國的資本，已打破了民族國家的範圍，使獨佔代替了競爭，而創造了實現社會主義的一切客觀前提。」

伊理奇在別處關於這個問題又說道：

「資本帝國主義時代，乃是已經成熟的和已經成熟過度的資本主義時代，牠已經處在崩潰的前夜，牠已經成熟到這個地步，就是要讓位於社會主義了。」

所以，帝國主義時代，乃是資本主義崩潰和滅亡的時代，也就是普羅革命的時代。

## 二 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律和社會主義在一國的勝利

在資本主義之下，各個企業，各個工業部門，各個國家，都是怎樣發展的呢？在追求利潤的角逐中，在你反對我我反對你的鬥爭中，資本家們，有時打入這個工業部門，有時又投向別個部門。在生產無政府狀態之下，每家企業的命運，都要遭受無數的變故。經濟恐慌給一種企業掘造了墳墓，同時又給別的企業廓清了道路。伊理奇在帝國主義論一書中說道：

在資本主義下面發展的不平衡性

「在資本主義之下，各企業、各工業部門，在各國間發展的不平衡性和突變性，乃是不可避免的。」

在帝國主義時代發展不平衡性的變化

發展的不平衡性是跟資本主義不可分離的。不過，自資本主義轉向帝國主義以後，這種發展的不平衡的性質根本改變了。

舊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比較圓滑。那時，各企業、各工業部門，各國可以一個超過一個。不過這是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下面的事情。那時，整個的資本主義還是向上發展的，牠還是一個進步的制度。

在新的時代，「資本主義的順利的演進，已被資本主義跳躍式的災難式的發展取而代之了」（斯達林語）。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矛盾，連發展的不平衡性在內，都露骨地表現出來。資本主義已成了腐化的制度。牠整個兒地是一天天向下發展的。各企業間的鬥爭，各部門間的鬥爭，及各國間的鬥爭，都是在獨佔統治的條件之下進行的，這種獨佔團體擁有巨大的軍備，瘋狂地爭取超額利潤。斯達林在論反對派一書中說道：

「資本的『和平』擴充，及牠普及於『自由』的領土，已經完結了，代之而出現的，則是突變式的發展，這一發展，要經各資本主義集團間的軍事衝突，來重分已經瓜分了的世界。」

新的部門超過了舊的部門

發展的不平衡性與突變性，反映在各企業間、各部門間及各國間的相互比例上面。各企業間的命運，都是各不相同的。其中有的突飛發展，蒸蒸日上；有的則一天一天衰敗而死亡。在帝國主義時代，不僅是中小企業相繼破產了。在大獨佔團體的猛烈鬥爭中，就是個別的工業巨頭，往往也沒落下去，而讓位於更敏捷更強大的敵人。

各門工業的發展是突變式的。而且新工業部門，尤其發展得快，牠們往往跑上舊工業部門的前面。

舊的資本主義工業部門，在紡織事業方面者，爲紡織業；在金屬事業方面者，爲鋼鐵事業；在燃料工業方面者，爲煤炭開採事業。在近代，新的部門突飛地發展起來。與棉花順利競爭的有人造絲；在燃料工業當中，石油的意義一天比一天增大；在金屬當中，鋁一天天躍居顯要地位。汽車製造事業也一天天獲得了重大的意義，——在數十年以前，汽車不過是一種鳳毛麟角而已。從前化學工業不大發展，現在牠的作用也一天天增大起來。茲引一表於下，藉作證明：

## 世界工業新舊部門發展的不平衡情形（以一九一三年資本主義世界產額爲一〇〇）

| 各時期平均每年產額 | 舊工業部門 | | | | | 新工業部門 | | | | |
|---|---|---|---|---|---|---|---|---|---|---|
| | 煤的採額（百萬噸） | 銑鐵產額（百萬噸） | 鋼的產額（百萬噸） | 船舶登記（百萬噸數） | 棉花消費額（百萬公斤） | 石油採額（百萬噸） | 鋁產額（千噸） | 淡氣產額（千噸） | 人造絲產額（千噸） | 汽車產額（千輛） |
| 一八七五——一八八四年 | 一一 | 五 | — | — | — | 六 | — | — | — | — |
| 一八八五——一八九四年 | 一三四 | 三〇 | 一四 | — | 三五〇 | 一八 | — | — | — | — |
| 一八九五——一九〇四年 | 一五五 | 四九 | 二七 | 二五九 | 三六六 | 三九 | 一〇 | — | 四一四 | 六一七 |
| 一九〇五——一九一三年 | 一八五 | 八〇 | 七五 | 七五 | 三八九 | 七八 | 三六 | 五一·五 | 五一〇〇 | 七四六 |
|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 | 九六 | 八三 | 九六 | 八七 | 八五 | 一三三 | 一五一 | 一三二·八 | — | 八二五六 |
| 一九一九——一九二三年 | 九二 | 七一 | 八四 | 一三三 | 八三 | 二〇二 | 一八〇 | 一六三·五 | 一九八 | 八五二三 |
| 一九二四——一九二九年 | 一〇四 | 一〇一 | 一二四 | 六九 | 一〇四 | 三一四 | 三八一 | 三一五·〇 | 七五九 | 九八五八 |
| 一九三〇——一九三二年 | 八九 | 七二 | 八六 | 五一 | 九二 | 三二八 | 三三四 | 11四四九·四 | 一、三四八 | 九五一五 |

（註）（1）一八九四年前，係美、英、法、德的總結。

（2）十五國的總結。

（3）自一八八五到一九〇四年，係十一國的總結；自一九〇五年起，係十二國的總結。

（4）一九〇二年。

（5）一九一三年。

（6）一八九七——一九〇四年係據美國的每年平均數。

（7）一九〇七——一九一三年一時期的每年平均數，係英美法德四國的總結。

（8）美國和加拿大的產額。

（9）全世界的產額。

（10）淡氣化合物，未將智利的硝石折爲純硝。

（11）從八月一日起到次年七月底止的農業年度。

這個表很顯明地表現出了各門工業發展中的突變性和不平衡性，尤其是帝國主義時代新舊工業部門間的顯著差別。

這個表很明顯地表現出了各門工業發展的不平衡情形。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年這一時期，舊的工業部門，大半僅恢復至戰前的生產水平，惟有鋼的熔煉額，跟一九一三年比較增加了四分之一。造船業差不多減低了三分之一。

各種新工業部門的發展，却大不相同了。尙在二十世紀初，這些新工業部門的作用，還

是很小的。但是現在牠們却像雨後春筍般的發展起來。在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九年這一時期，石油的採額，跟戰前的水平比較，竟增加了三倍；汽車的產額竟增加了八倍半；人造絲的產額，竟增加了七倍半；淡氣的產額增加了三倍。

一國前進別國落後

帝國主義乃是獨佔的資本主義。獨佔的統治，更加强了各國發展的不平衡性和突變性。獨佔團體，一方面使比較年輕的國家，得以趕上並且超過衰老的資本主義國家。別一方面，獨佔却有着一種寄生、腐化、阻止技術進步的趨勢。獨佔阻止了一國的發展，同時却給了別國以向前發展的機會。

資本的輸出，也極度地加速了一國的發展，而阻止了別國的進一步增長。現代的新式技術，對比較年輕的國家，開闢了廣大發展的機會。牠們可以超過比較衰老的國家，而在最短期間可以越過技術發展的好多階段，這些階段，在古老的國家要費好幾十年的工夫。

在帝國主義時代，世界的分割已經完畢了。現在正在進行着重分世界的鬥爭。這推使每個帝國主義强國要走向瘋狂的擴張牠的勢力的道路。每個國家都想超過牠的競爭者。伊理奇在帝國主義論一書中說道：

「在資本主義之下，各企業、各托辣斯、各工業部門，各國間平衡的發展，是不可能的。在半世紀以前，將德國資本主義的力量和當時英國的力量相比較，那末德國是很渺小的，同樣，把日本和俄國比較，日本也小得可憐。過了數十年之後，說帝國主義列強間的力量關係沒有變更，這是『可能』的嗎？這絕對是沒有可能的。」

關於帝國主義時代各國發展的不平衡和突變情形，茲引一表於下：（就百分率言）

各國工業生產增減表

| 國名 | 一八六〇至一八八〇年 | 一八九〇至一九一三年 | 一九一三至一九二九年 |
|---|---|---|---|
| 日本 | —— | —— | 增一九七 |
| 加拿大 | —— | 增二四五 | 增一二〇 |
| 英屬印度 | —— | —— | 增八一 |
| 俄國 | 增一一三 | 增二七〇 | —— |
| 美國 | 增一一三 | 增一五六 | 增七〇 |
| 意大利 | —— | 增一五〇 | 增七六 |
| 德國 | 增七八 | 增一四八 | 增三 |

| | | | | |
|---|---|---|---|---|
| 法　國 | 增六五 | 增七九 | 增三八 | |
| 英　國 | 增五六 | 增六一 | 減一 | |
| 波　蘭 | —— | —— | 減十 | |
| 資本主義全世界 | 增八六 | 增一三三 | 增四七 | |

這個表是很明白的。在世界大戰以前，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都是向前發展的。不過這一發展的速度是各各不同罷了。在一八六〇至一八八〇年這一時期，美俄兩國的發展，比任何國都快：牠們的增長速度爲百分之一一三。當時發展最慢的要推世界上最老的工業國——英國，牠的增長速度爲百分之五六，卽比發展最快的國家大約要少兩倍。

在一八九〇到一九一三年這一時期，卽帝國主義時代，工業發展速度間的差別，約增加了兩倍多。發展最快的增加了百分之二七〇，發展最慢的僅增加了百分之六一。發展最快的國家的速度，要超出發展最慢的國家的速度四倍半。

在最近一個時期，卽一九一三到一九二九年，發展的不平衡性更其加强了。英國和波蘭兩國的工業，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低了：計英國減低了百分之一，波蘭減低了百分之十。

同時，日本的工業，差不多增加了兩倍。發展速度間的剪刀形，更其展開了。

這種情形，很明顯地證實了下面所引的伊理奇的兩句話：

「金融資本和托辣斯，不但沒有削弱，反而加强了各部分增長速度間的差異。」

**奪取世界工業霸權的鬥爭**

在帝國主義時代，各國相互競爭，一個力謀超過一個。各國在世界工業生產中所佔的地位，時時發生變換。這裏可引一表於下，藉作證明：

各國在世界工業中的次序位置

| 年份 | 美國 | 德國 | 英國 | 法國 |
|---|---|---|---|---|
| 一八六〇年 | 第三位 | 第四位 | 第一位 | 第二位 |
| 一八七〇年 | 第二位 | 第四位 | 第一位 | 第三位 |
| 一八八〇年 | 第一位 | 第三位 | 第二位 | 第四位 |
| 一九〇〇——一九一三年 | 第一位 | 第二位 | 第三位 | 第四位 |
| 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 | 第一位 | 第三位 | 第二位 | 第四位 |
| 一九二五——一九二九年 | 第一位 | 第二位 | 第三位 | 第四位 |
| 一九三二年 | 第一位 | 第四位 | 第三位 | 第五位 |

細心的讀者可以看出，在一九三二年表中沒有第二位。他是落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原來一個新的國家——蘇聯，僅次於美國而佔了第二位。在一九二九年，就工業生產額講，蘇聯還是佔居世界第五位，而次於美德英法四個資本主義國家。自第一次五年計劃順利完成後，蘇聯遂躍居第二位了。

這個表很明顯地證明了在最近數十年間，幾個資本主義強國間的力量對比，曾有如何的變化。尚在一八六〇年，英法這兩個古老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是佔着第一第二兩把交椅，美德兩個年輕的資本主義國家，則佔着第三第四位。但是十年之後，美國已超過法國而佔居第二位。再過十年之後，美國又超過英國而佔居第一位。自從那時起直到現在，美國還牢牢地保持着這個地位。同時，德國超過法國而佔居第三位。在二十世紀初十年間，德國更向前進了一步，而超過英國。在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美德兩國業已佔據着第一第二兩個位置；英法兩個古老的資本主義國家，被排擠到第三第四位。在世界大戰以後，各國在世界工業生產中的地位，又發生了新的變化。

在帝國主義下的發展的不平衡律

在帝國主義時代，發展的不平衡性更加一天天尖銳而劇烈。牠成了帝國主義時代的不可變更的法則。

帝國主義時代的發展不平衡法則，是由伊理奇所發見的。斯達林在列甯主義問題一書中說道：

「伊理奇把帝國主義，尤其是世界大戰期間的帝國主義加以研究後，便得出了資本主義各國經濟與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法則，突變法則。」

各國的發展是突變式的。一國往往超過別國，而跑到前面。

各國發展的不平衡性，使牠們相互間的力量對比，常常發生變化。這在各國不斷力謀分割和再分割世界的條件下面，尤有很大的意義。伊理奇說得好：「資本家們按照『資本』，按照『力量』來分割世界，——在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制度裏面，別的分割方法也是不會有的。力量是依着經濟與政治的發展而變更的。」力量關係的變更，必然要使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更形尖銳化。世界變成了一個火藥庫，星星之火，卽可引起爆炸。

約瑟夫在他的各項著作中，對於帝國主義下的發展不平衡法則，更加以發揚。托羅次基

主義是否認發展不平衡律的。在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中，約瑟夫關於伊理奇的學說，更作了進一步的發揮。他在論反對派一書中說道：

「在帝國主義時代，發展不平衡法則乃表示一國對別國的突變式的發展；一國被別國從世界市場上很快地排擠出去；已經分割的世界，用軍事衝突和戰禍的方式定期地舉行再分割；帝國主義陣營裏面的糾紛，一天天加深而尖銳化；世界資本主義的陣線一天天削弱；因此，各國勞苦大衆有突破這陣線的可能，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在一國有勝利的可能。

「在帝國主義時代，發展不平衡律的基本要素是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是在，世界已經被各種帝國主義集團分割淨盡，『自由』的、尚未被人佔領的領土，在世界上已經沒有了。要獲得新的市場和原料產地，要擴張自己的勢力，就非用武力向他人奪取這種領土不可了。

「第二是在，技術的空前未有的發展和資本主義各國發展水平不平衡性的加强，造成了一種機會，使一國得以突變式的超越別國，使不大强盛但是發展很快的國家，得以排斥比較强盛的國家。

「第三是在，各資本主義集團間舊有的勢力範圍的分配，常常與世界市場上新的力量關係發生衝

突，要在舊有的勢力範圍分配之間和新的力量關係之間，確立一種均衡，就須要用帝國主義戰爭的手段來定期的重分世界。」

世界大戰與經濟危機更加強了發展的不平衡性

在帝國主義時代不可避免的侵略戰爭，常常使各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巨大的變化。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結果，曾使德帝國主義瓦解了，並使奧匈帝國崩潰而在其廢墟上成立了好多小國。美國在戰爭期間做了暴發戶。在魚蚌相爭中牠所得的利益最大。從前牠對各國——尤其英國負債很大；現在差不多全世界連英國在內，都反而欠牠的債了。在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好多工業部門的生產額，要比戰前多一倍半乃至兩倍。

美國的人口，還不到全球人口百分之七，牠所佔的領土，約爲全地球面積的百分之六。但是在這次世界經濟危機以前，牠所開採的煤炭，要佔全世界煤炭開採總額的百分之四十，水電力要佔百分之三十五，石油要佔百分之七十，小麥和棉花要佔百分之六十，建築木材要佔百分之五十五，鐵銅約佔百分之五十，鉛和磷酸鹽要佔百分之四十。同時，在這次世界經濟危機以前，美國所消費的鐵，要佔世界銑鐵產額百分之四十二，銅要佔百分的四十七，石

油要佔百分之六十九，橡皮要佔百分之五十六，錫要佔百分之五十三，咖啡要佔百分之四十八，糖要佔百分之二十一，絲要佔百分之七十二，汽車要佔百分之八十。

但是英國却一落千丈了。在世界大戰以前，牠在世界經濟中佔着第一位。在大戰以後，牠漸漸變成了一個高利貸國。牠的許多重要工業部門，尤其是煤礦工業，仍滯留在原來地位上，沒有增加。同時，其他各國——英國的競爭者，都突飛猛進向前發展了。

這次世界經濟危機，使各國間的力量比例，發生了更大的變化。這次經濟危機，對各國的打擊，輕重不同。美國遭受的打擊最重。牠現在所佔的地位，已與幾年前大不相同。那時牠是歐洲資產階級和其「社會主義」的走狗們的「智力支配者」。現在經濟危機無情地暴露了美國資本主義的一切深刻矛盾。當年有名的美國的「經濟繁榮」沒有留下一點兒痕跡了。

現在美國雖然還是一個最强大的資本主義强盜。不過那毀損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也一天一天在削弱着牠。

不平衡發展律與勞苦大衆的革命

在帝國主義之下，不平衡發展律顛覆了各國獨佔組織間可以成立牢固的和平協調的理論。帝國主義强盜間矛盾的增長與軍事衝突的必然性，定要使帝國

主義者相互一個削弱一個，定要使世界帝國主義陣線，容易被勞苦大衆方面所攻破。因此，凡帝國主義陣線最薄弱的地方，凡有勞苦大衆勝利的最適宜的條件的地方，一定要發生破裂。不平衡發展律在帝國主義時代達到了最尖銳的程度，所以，伊理奇的社會主義革命和一國可以建設社會主義的學說，跟不平衡發展律有着密切的關係。伊理奇的這一學說，曾引起了反革命的托羅茨基主義方面的猛烈攻擊。伊理奇關於這個問題說道：

「經濟與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的絕對法則。因此可以說社會主義，起初在數個或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裏而有勝利的可能。那一國獲勝的勞苦大衆在沒收資本家的財產和自行舉辦社會主義生產以後，便可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把其他各國的被壓迫大衆吸引在自己方面，發動他們起來反對資本家，在必要時甚至可用武力去反對榨取階級和他們的國家。」

這裏可以知道，伊理奇的不平衡發展律，對革命的實踐有着莫大的意義。約瑟夫曾說伊理奇還在世界大戰期間，就依靠帝國主義各國的不平衡發展律，拿他的社會主義革命學說，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國（即使那一國是資本主義不大發展的國家）勝利的學說來反對機會主義者。

社會主義在一國的勝利

但是各國機會主義者，往往都想援引社會主義革命須在全世界上同時開始的理由來隱蔽他們對革命的背叛。不平衡發展律，曾遭受了勞苦大衆的死敵——孟塞維克派，尤其是反革命的托羅茨基主義方面的猛烈攻擊。托羅次基主義是孟塞維克主義的忠實隊伍之一，是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先鋒隊。托羅茨基和他的信徒們說道，在帝國主義之下，各國間的發展不平衡性，並不是加强，而是一天天減弱了。那些規定帝國主義時代發展不平衡性增長的重要矛盾，托羅茨基主義並沒有看見。托羅茨基主義在反對不平衡律的時候，曾得出了一個孟塞維克式的結論說：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是沒有可能的。托派否認社會主義在蘇聯一國有勝利的可能，他們的這一意見跟托羅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跟他們不相信工農能夠牢固聯合，不相信勞苦大衆有力量和創造力的謬論，有着密切的關係。

蘇聯的領袖約瑟夫，對反革命的托羅茨基主義曾給以無情的抨擊。托派往往用很「左」的言詞來掩護他們的眞面目；在蘇聯反對托羅茨基主義的數年間，約瑟夫曾經很光輝地揭穿了托派立場的這種反革命的孟塞維克本質。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全世界歷史的勝利，已經證明了托派立場的全部破產。約瑟夫在總結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成績時說道：

「第一次五年計劃的總結，粉碎了社會民主黨所說的單獨一國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謬論。五年計劃的總結告訴我們，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是完全可能的，因爲這一社會的經濟基礎在蘇聯已經建立起來了。」

## 三　評反伊理奇的帝國主義論

伊理奇的帝國主義論，是勞苦大衆在他們爭取社會主義的革命鬥爭中的一把銳利的武器。伊理奇告訴我們，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本身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

伊理奇的帝國主義學說，是在不斷的不可調和的反對資產階級和孟塞維克派對這個問題見解的鬥爭過程中，是在無情的反對一切機會主義者在帝國主義問題上對馬克思主義曲解的鬥爭過程中建立起來的。伊理奇的帝國主義學說，跟他的社會主義革命學說，有着密切的聯繫。別一方面，凡對帝國主義問題的反伊理奇的觀點，都跟反革命的政治立場有着密切的聯

繫。任何對伊理奇學說的歪曲和誤解，必然要得出機會主義的政治結論。

超帝國主義論

孟塞維克主義在世界帝國主義大戰期間，提出澈頭澈尾叛徒的和虛僞的超帝國主義論，來反對伊理奇的帝國主義學說。主張超帝國主義論的是考茨基，他是歪曲和僞造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老手，同時，他也是赤裸裸主張進攻蘇聯的一位角色。

考茨基的觀點，可總括如下。

考茨基否認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上的一個獨特階段——一個新階段而有着種種深刻的經濟特徵。據考茨基的意見，帝國主義不是一種經濟體系，而只是若干國家的資本家的特定政策。考氏給帝國主義所下的主要定義（伊理奇曾堅決反對這個定義）如下：

「帝國主義，是高度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的產物。牠是一切工業資本主義國力謀征服和漸漸兼併農業區域的一種傾向，不論那裏住的是什麼民族。」

伊理奇對這句話批評道：「考茨基的這個定義，在理論上澈頭澈尾是歪曲的。」這個定義的錯誤是在什麼地方呢？這裏引伊理奇抨擊考茨基的話在下面：

「帝國主義的特徵，恰巧不是工業資本的統治，而是金融資本的統治。恰巧不僅是力謀兼併農業國家的傾向，而且是兼併任何國家的傾向。考茨基把帝國主義的政策和牠的經濟分離開來，把政治上的獨佔主義跟經濟上的獨佔主義分離開來，爲的是給他的卑鄙的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如『裁軍』、『超帝國主義』等等謬說廓清一條道路。這一理論歪曲的意義和目的，歸納起來，可說是在隱蔽帝國主義的最深刻的矛盾，在擁護帝國主義與替帝國主義作辯護，是公開的社會愛國主義者及機會主義者『合而爲一』的理論。」

伊理奇側重地指出說，考茨基的定義，不但是不正確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而且是種種觀點的一個完整體系的基礎，這些觀點不論在理論上或在實踐上，都脫離馬克思主義了。

考茨基——他把政治與經濟分開，認爲帝國主義只是資本主義國家所採取的一種政策，這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的立場，這種改良主義者，認爲不侵犯神聖的帝國主義的經濟體系，便可達到很「和平」的政策。

考茨基的所謂超帝國主義論，露骨地表現出了他澈頭澈尾的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的立場。這一理論在根本上就是直接用他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定義做根據的。

所謂超帝國主義理論，大意是說，因各國獨佔團體增長的結果，各國間的矛盾與鬥爭，一天天消滅，各國資本家都一天天相互團結起來；帝國主義大戰已成過去，而造成了統一的有組織的世界經濟。這個「和平」的超帝國主義理論，澈頭澈尾是跟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相對立的。牠完全曲解了帝國主義現實的情景。伊理奇在駁斥考次基的這一虛構時說道：

「你試把考茨基的愚蠢的『和平』的超帝國主義謬論，跟這種現實——經濟與政治條件的異常複雜，各國發展速度的極端不平衡，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瘋狂鬥爭等——作一比較吧。難道這不是胆怯的市儈想掩蔽可怕的現實的反動企圖嗎？難道考茨基所認爲是超帝國主義胚胎的國際卡特爾，不是瓜分世界和再分世界的例子嗎？不是由和平分割而走向非和平分割，及再由非和平分割而轉向和平分割的例子嗎？美國金融資本，在德國參加之下（例如牠參加國際鋼軌辛狄加或國際托辣斯），曾經和平的瓜分了全世界，現在不是根據新的力量關係（這種新的力量關係，完全是用非和平的方法來改變的）來重分世界嗎？」

考茨基關於資本主義矛盾的掩蔽

各國間不平衡的發展，在帝國主義時代更其一天天加强，這種情形完完全全推翻了超帝國主義論。伊理奇關於這一點說道：

「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謬論，像火上添油一樣，給帝國主義的辯護士灌注了一種

非常錯誤的思想，彷彿金融資本的統治，削弱了全世界經濟內部的不平衡性和矛盾，但是事實恰恰相反，金融資本的統治正加强了這種不平衡和矛盾。」

考茨基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的辯護士，所以，他竭力想隱蔽帝國主義的最尖銳的矛盾。他否認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上的獨特階段這一事實。爲了隱蔽這個新階段的一切基本特徵（由於這些特徵的原故，帝國主義乃是社會革命的前夜），這種否認，對他是很需要的。

超帝國主義論，和其他類似的學說一樣，牠的目的是在反對帝國主義時代已經極度尖銳化的發展不平衡律。超帝國主義論否認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性在帝國主義時代的加强，他抹殺了關於這種不平衡性的種種鐵般事實。考茨基否認獨佔統治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個新時代的基本徵候的意義。他否認由獨佔而來的腐化趨勢。他細密地塗抹了帝國主義的寄生性。他否認了那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一件事實。

相反的，他的超帝國主義論，認爲帝國主義並不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時代，並沒有失盡牠的可能性。在這裏考茨基完全採取了資產階級的御用學者們的立

場，那些御用的學者們，早晚宣傳說資本主義將來還要存在好久，現在牠不過是剛到年屆成熟的時期罷了。

**盧森堡主義**

考茨基對帝國主義問題的立場，爲國際孟塞維克主義的思想家所特有。偉大的德國女革命家盧森堡女士（她於一九一九年被社會民主黨的土匪槍斃），對於帝國主義的了解，也犯了考茨基式的錯誤。盧森堡認爲帝國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發展上的一個獨特階段，而只是新時代的一個特定政策。

她在她的一部主要的理論著作資本的積蓄一書中得了個結論說：資本主義的必然趨於滅亡，並不是由於牠的在帝國主義時代極端尖銳化的內在矛盾，而是由於資本主義跟外部環境的衝突，是由於剩餘價值在所謂「純粹」資本主義制度裏面（即只有資本家和工人階級，而沒有非資本主義份子如小商品生產者大衆的資本主義社會）沒有實現的可能。

盧森堡滯留在半少數派的立場上，不能夠高升到伊理奇對帝國主義的理解，換一句話說，她不能升到對帝國主義的一切基本特徵正確理解的地步。盧森堡對帝國主義理解上的理論錯誤，跟她關於許多重要的基本政治問題（如社會民主黨的分裂問題、土地問題、民族問

題、政黨和自發因素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問題等），有着極密切的關係。資本主義自動滅亡論，就是由盧森堡的錯誤的再生產論來的，這一理論常常被社會民主黨「左派」所利用，他們利用革命的言詞，竭力教勞工大衆放棄革命的行動。資本主義自動滅亡論，在勞工大衆中間散佈一種消極和宿命主義的情緒，消滅了他們進行猛烈鬥爭的意志，所以，這一理論在事實上無異解除了勞工大衆的武裝。

盧森堡關於帝國主義問題所犯的考茨基式的錯誤，阻礙了她和考茨基及考茨基主義斷絕關係。這些錯誤，甚至在帝國主義大戰期間作了聯絡她和中央派的橋梁，那時考茨基的完全叛節行動和他澈底轉入反革命的帝國主義的陣營已經十二分明顯了。

**托洛茨基主義**

托洛茨基主義在帝國主義論方面的立場，只是考茨基主義的一個變種。在世界大戰期間，伊理奇屢屢指出說，托洛茨基是考茨基主義者，他採取了考茨基的立場，竭力掩飾和辯護考茨基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他擁護考茨基的立場，十二分顯明地表示反對伊理奇的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律。這一點都不奇怪，我們已經曉得，伊理奇的不平衡發展律，曾經澈底粉碎了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的謬論。托洛次基主義一

國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反革命的結論，就是以否認伊理奇的發展不平衡律做根據的。

### 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

在世界大戰以後，所謂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曾成了第二國際的信仰象徵。這個理論頗像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

主張這個理論的有名人物是希爾菲丁。他的大意是說，由於獨佔發達，市場的盲目力量將要壽終正寢，資本主義彷彿一天一天有組織起來，競爭日漸消滅，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日漸剷除，經濟恐慌已成了過去的名詞，自覺而有計劃的組織已經開始佔着優勢。因此，第二國際的先生們，便得了個結論說，托辣斯和卡特爾，將要和平地轉變爲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據他們說，所留下的任務，只是怎樣來幫助托辣斯和銀行家去調整經濟；到這個時候，今日的資本主義，不要經過任何鬥爭和革命，便可無聲無息地進入社會主義了。

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者，竭力抹殺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已成了腐化的和寄生的制度的事實。伊理奇曾指出說，希爾菲丁還在世界大戰以前，便否認帝國主義所特有的寄生性和腐化，在這一點上，他甚至不如有些資產階級的學者，這些學者們在研究帝國主義的時候，看見那些寄生的和腐化的現象，也不能不加以指出。

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主張和平而輕巧地轉入社會主義，在事實上牠祇是作了勞工大衆的叛徒手中一個欺騙落後工人的工具，教他們放棄革命的鬥爭。

這一反革命的理論，步步都被現代資本主義的現實所推翻了。把這一理論，跟伊理奇對帝國主義的分析，做一個比較，馬上便暴露了牠的欺騙性。

我們在前邊已經看到，帝國主義不但沒有消除資本主義的一切基本矛盾，反而使得更加尖銳更加劇烈了。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在帝國主義時代，不僅沒有消滅，反而採取了更巨大的規模，引起了更壞的結果。獨佔團體間的競爭，比各個資本家間的競爭，還要激烈好多倍。在帝國主義之下，經濟危機更加尖銳，更有破壞性，其結果對勞苦大衆的打擊尤其來得沉重。一九〇七年的經濟危機，就是明證。那次經濟危機，就已經完完全全地揭穿了資產階級走狗們所宣傳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謬論。

右傾機會主義

蘇聯及各國共產黨隊伍中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也謳歌着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蘇聯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者——布哈林說道：

「市場、物價、競爭、經濟危機等等問題，漸漸成了世界經濟的問題，在一國之

內，被組織的問題取而代之了。」

因此，右傾機會主義者得了個結論說，彷彿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在矛盾，日漸削弱，資本主義日漸鞏固起來，將來只有在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爆發後，才能談到革命的高漲。

布哈林關於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問題，犯了這個糊塗可笑的錯誤，並不是偶然的。他的這個反伊理奇的立場，跟他在世界大戰開始時關於帝國主義理論問題所犯的一套錯誤，有着密切的關係。伊理奇曾竭力反對布哈林關於帝國主義問題的錯誤。在好多年間，即從一九一五到一九二〇年，布哈林提出所謂「純粹」帝國主義論，來對抗伊理奇。擁護這一理論的人們，在「左」的言詞掩護之下，事實上跟社會民主黨關於帝國主義問題的機會主義的觀點勾結在一起。

布哈林「純粹」帝國主義論的基本錯誤，就在他把帝國主義的現實看得太簡單，而加以歪曲。贊成這一理論的人們，掩蔽了帝國主義所特有的深刻矛盾。他們沒有看見，帝國主義是在舊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面生長發達起來的，因此，帝國主義不但沒有消滅資本主義的舊有基本矛盾，反而使牠們更形加深了。

伊理奇在一九一九年聯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關於黨綱問題的報告中，說到他和布哈林意見的分岐時指出說：

「沒有資本主義作基礎的純粹帝國主義，從來是沒有的；在任何地方也是沒有的，將來也是不會有的。」

在同一報告中伊理奇又說道：

「布哈林同志的意見，具體說來，這是對金融資本主義的書生解釋。獨佔資本主義，在好多工業部門內，沒有自由競爭，在世界任何地方沒有過，而且將來也是不會有的。」

伊理奇又繼續說道：

「假使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完整的帝國主義，牠曾澈頭澈尾把資本主義加以改造，那麼，我們的任務就要容易幾十萬倍了。這也許是這樣一種體系，就是那時一切都隸屬於一個金融資本了。那時只要把頂揭去，將其餘的交給勞苦大衆就行了。這再好沒有了，可是這在事實上是辦不到的。在事實上，發展的過程，正使我們不得不進行相反的行動。帝國主義乃是資本主義的上層築物。……舊的資本主義，在好多方面曾轉化爲帝國主義，這是事實。」

布哈林主張「純粹」帝國主義論的幾年，正是他做所謂「左派共產主義」領袖的時候。這一錯誤的理論，曾作了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的直接基礎。

最近一次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很顯明地暴露了這一理論的荒謬。十二分明顯的，布哈林的這個機會主義的理論，是抄襲自希爾菲丁的，牠跟馬列主義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伊理奇好幾次說道，獨佔是由競爭發展而來的，牠沒有剷除競爭，而是凌駕於牠以上，並且是與它並存的，因之，這使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和糾紛更加劇烈了。伊理奇說道：

「帝國主義使資本主義的矛盾，更加複雜，更加尖銳，牠跟獨佔團體的自由競爭，『攪亂在』一起，可是帝國主義却不能够剷除交換、市場和經濟危機等等。

帝國主義是正在死亡的資本主義，但是並非是已經死亡的資本主義，是將要死亡的資本主義，但是並非已經死亡的資本主義。並不是純粹的獨佔，而是獨佔和交換、市場、競爭、經濟危機，同時並存着——這就是一般帝國主義最主要的一個特徵。」

因此，伊理奇又側重地說道：

「正是種種對立『因素』——競爭和獨佔——的這種結合，才是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徵，正是這種

結合在準備着資本主義的滅亡，即社會主義的革命。」

# 第十四章　資本主義的總危機

## 一　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開始

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腐滅

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在帝國主義時代，達到了最高的發展。一方面是區區少數大資本家；別一方面則是絕大多數的一無所有的窮光蛋。這就是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幅圖景。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制度一天天腐化而沒落。現存的秩序，變成了往前發展的障碍物。人類的思想，科學和技術，正在慶賀戰勝自然的一切新勝利。人類把最可怕的自然力都一個一個征服了。但是這些勝利的果實，却被少數份子佔有了。而且資本主義關係一天天縮小了好多發明和發見的應用的場所。

本來整個的人類，已經十分富裕，人人都能過很舒服的生活。但是資本主義關係又作了

障碍物。巨量的財富，其應用對於羣衆並無益處，反而有害於他們。帝國主義時代的不可避免的殘殺，犧牲了千千萬萬的人類的生命，毀滅了好幾代的辛苦勞動的果實。

實行社會主義呢？還是滅亡？這便是帝國主義時代的問題。全世界勞苦大衆，必須完成一個最重要的任務——把人類從帝國主義的壓榨中解放出來。在推翻帝國主義統治的鬥爭中，勞苦大衆有着全世界的窮光蛋可作人數衆多的同盟者。飽受帝國主義蹂躪的殖民地勞工大衆，破產的農民羣衆和中間勞動份子，這就是勞苦大衆在其推翻資本主義的鬥爭中獲得幫助的地方。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與俄國的「十月革命」，乃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開端。從此開闢了一個全世界歷史的新階段——「戰爭與革命的時代」（約瑟夫語），從此人類的發展上開始了一個新時期。約瑟夫說得好：

「這是日益展開的××革命的一個時期，這時××革命在一個國家裏面已經獲得勝利，已經粉碎了資產階級的德莫克拉西，而開始了勞苦大衆德莫克拉西的時代，×××時代。」

世界分成了二大陣營：腐化的資本主義世界，和勝利的社會主義世界。這兩個世界的鬥

爭，乃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的一個根本而有決定意義的特徵。

世界大戰是由什麼引起的

在世界大戰期間，帝國主義者欺騙人民，說大戰的目的是爲了擁護民主，是爲了擁護自由，是爲了擁護民族利益，是爲了擁護人類的理想。所有這些都是騙人的鬼話。帝國主義宣傳的惡毒，傳染很廣。國會裏的「人民代表」，受財閥津貼的報紙，牧師，都像鸚鵡一樣，用各種各樣的方法，重說那些荒謬的虛構。第二國際陣營裏面的社會主義叛徒，都乘機幹那卑鄙齷齪的勾當，把勞苦大衆的國際主義的旗幟，作爲替他們「自己的」帝國主義者擦皮鞋的破布。

在實際上，世界大戰是由於英法和德國的「兩個强有力的財閥集團，重分世界的衝突所引起的。」（伊理奇語）。

世界大戰，這是兩個帝國主義集團的戰爭。

第一個集團，叫做協約國；加入者有英、法、意、俄、比利時、塞爾維亞等國。一九一五年，羅馬尼亞也加入協約國；一九一七年春季即在俄國專制政體顛覆以後，美國也宣佈加入。這一集團的主腦者爲英法兩帝國主義。帝俄對於牠的「同盟者」的責任，是供給抵當砲

火的人肉。弱小國家並沒有獨立的作用。

第二個集團，由年輕的德帝國主義所領導，除德國外，加入的有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土耳其等國。土耳其帝國，與其說是同盟者，不如說是德國資本的殖民地。

帝國主義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戰爭。帝國主義跟奪取原料市場，奪取銷貨市場及奪取投資市場的鬥爭，有着密切的聯繫。同時，帝國主義跟重分業已分割的世界的鬥爭，也有着密切的聯繫。這種鬥爭，「在新的金融集團和列强方面進行得特別兇猛，牠們尋求『太陽下的地盤』，反對緊握着已佔據的地盤而不放手的老集團和列强。」（約瑟夫語）

欲奪取「太陽下的地盤」的新興强國，便是德國。緊握着已佔據的地盤而不放手的老强國，就是英法。德國資本主義，發展得很遲。但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由於各國間發展的不平衡性和突變性，德國曾經飛躍的發展起來。它一躍而排入第一等工業强國之列。可是這時世界已經分割盡淨了，殖民地已經被佔據完了。德國所得的份兒只有殖民地侵佔者飽食下的一點殘羹。於是德帝國主義決心要用武力來重分已經被侵佔的勝利品。它瘋狂地在準備戰爭。然而老帝國主義强國——英法，却不願讓出牠們已經佔據的地盤。牠們也都盡量地擴充軍

備。他們又想打斷德國和其同盟者的珍饈。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於是它在一九一四年夏季，便爆發了。伊理奇說道：

「這次戰爭是純粹帝國主義的戰爭，它是德國和英法資產階級爲了掠奪別國，爲了撲滅弱小民族，爲了統治世界的金融霸權，爲了分割和重分殖民地，爲了用欺騙和分離各國工人階級的方法來拯救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而進行的。」

**人類生命的毀滅**

世界大戰使民衆遭受了無限的痛苦。一切參戰國家徵調入伍的人數，共有六千二百餘萬。在戰爭中死亡的約有一千萬人以上，受傷而終身殘廢的人數，達二千四百餘萬之多。工農大衆，穿上兵制服，在前線上充當大炮的肉泥，他們在那裏等候死亡或非人的痛苦。留在後方的，則在工廠裏作工，作得精疲力盡，僅得少許的工資。在軍事獨裁的條件下面，凡勞苦大衆方面任何不滿意的表現，都被最殘酷的方法壓服下去了。在工廠工作的工人，時時有調赴前線在那裏靜待死亡或受傷之虞。在戰爭期間，勞工大衆都注定挨餓受凍。

世界大戰對於人類的勞動力，曾加以空前未有的摧殘。

一九一三年，全歐人口共有四萬萬零一百萬人；到一九一九年中期，假定不發生戰爭，按照普通天然的增長率，應達四萬萬二千四百五十萬人，但在事實上，僅有三萬萬八千九百萬人。所以，由於大戰的原故，歐洲竟喪失了三千五百五十萬的人口，或全體人口的百分之九。世界大戰對歐洲人口減少的影響，其表現：第一，是人民在前線作戰或在後方遭受時疫的直接死亡；第二，是因男子幾乎全體動員入伍而生育數目的減少；第三，是因生活條件惡化（飢餓，貧困）而致死亡率的增加。

同時要知道，這種在歷史上空前未有的被犧牲的，主要的是參戰各國的優秀勞動力，若把這一點注意到，則人類生命的毀滅情形更要來得明顯了。

加以，在戰爭期間，大批熟練工人被不大熟練者所代替。這樣一來，勞動力便要「不熟練」，這使國民經濟更要遭受莫大的損失。

### 經濟的破壞

帝國主義大戰，更使各國國民經濟遭受了惡毒的創傷。它破壞了國與國間所有的聯繫。有些參戰國家（德國），且與全世界完全隔絕。原料和食物的輸入停止了。巨量的生產人口，工人與農民，因徵調入伍，而放棄了原有的工

作。在有些國家裏，工農業中的工作者幾乎有三分之一被徵入伍。而且要知道，上前線作戰的，都是最有生產能力的人口——年壯力强的男子。留在家裏的，只是老人、小孩、婦女，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自然是很小的。

在軍事行動過程中，廣大的區域被破壞得乾乾淨淨。戰線不但是位在農業區域，而且也位在一部份最主要的工業區域。大砲的猛烈火力，掃平了地面上的工廠，作坊。鐵礦與煤井，被水淹沒了，整個的城市和工業區域，被毀滅了。例如法國的北部吧，便是世界大戰的重要陣線——西線。

自大戰開始後，各國生產都大減而特減。生產性質的根本變更，尤有重大的意義。製造軍用品的生產，佔據首要地位。軍需工廠，都加工製造。舊有的曾經大加擴充，並建造了許多新的軍需工廠。原料、設備用品、熟練勞動力，都首先供給軍需工業。因此，和平的生產，大減而特減。消費品的生產縮減了，機器和設備用具的生產也縮減了，惟有軍需工業是例外。民衆的消費水準，降到最低的程度。

帝國主義大戰的費用，約達一萬二千萬萬馬克，那時參戰各國所有的財富，也不過二萬

四千萬萬馬克而已。所以，大戰吞沒了歐洲好幾代人民辛苦勞動所積蓄下來的財富的一半。

大戰的代價有多少

當時參戰各國每年的人民收入，爲三千四百萬萬馬克。在戰爭期間，每個國家的人民收入，因大批工人徵調入伍的原故，都減少了三分之一，因此，僅爲二千二百五十萬萬馬克；同時，非軍事的費用，爲百分之五十五。假定把所有這些算在以內，那末，我們便可做個結論：各國國民收入中，每年約有一千萬萬金馬克，用作戰費。由此推算，在四年戰爭期間，共要化費四千萬萬馬克。因之，不敷的數目要達八千萬萬馬克，這筆數目只有取之於參戰各國的固定資本。由此可知，在世界大戰以後，參戰各國的全部財產，已不是二萬四千萬萬馬克，而只有一萬六千萬萬金馬克了，也就是說減少了三分之一。

勞工大衆受罪而資本家發財

世界大戰，延長了四年有餘。在這幾年間，帝國主義者和其第二國際陣營裏面的一切走狗，都勸人民大衆必須「忍耐」。資本家與地主的兒子們，避居在後方，大聲喊叫「戰爭到取得最後勝利」爲止。

戰爭，是資本家的金山。國家以空前未聞的高價，定購軍用品。付定貨的款項，不是大

量印行的紙幣，便是借債，讓人民的後輩子孫去償還。利潤級級上升。軍火商，以及爲「國防而工作」的重工業都交了紅運。差不多所有工廠，都應付了戰爭的需要。糖菓廠，則改製軍用的餅乾；縫級機製造廠，則改製機關槍；染色廠則改成火藥廠。餘此類推。

在大戰期間，奸商、投機者都大發橫財。各國此種在戰爭時期發財的人們，叫做「軍事暴發戶」，他們在戰後都大出鋒頭。這是寄生階級當中最可鄙的渣滓。

在大戰期間，獨佔的意義曾經巨大的增長，獨占團體跟政權的聯繫，也更加密切起來。參戰各國的政府，都實行「戰時的經濟統制」。德國四面八方，幾乎都被包圍起來；國外商品的輸入，減到極微少的數量。就是協約國方面商品的入口，因德國潛水艇在英法沿岸活動的關係，也跌得很利害。

在這些條件之下，資本主義國家的頭一個目標，便是保證軍事需要的充足。除高度利潤外，政府爲了達到這個目的，處處對獨佔團體予以莫大的支持。首先是供給他們原料，向他們定貨，設法維持他們的勞動力。

糧食和消費品，都被切斷，尤其是在德國。爲了防止民衆的暴動和拯救資本主義，各國

都實行糧食專賣權。麵包和其他用品，都按購物券發給。不過這只是爲了工人而設的。有錢的人，儘可以購得無限數量的任何東西。

所以，伊理奇說，世界大戰是「對工人的軍事苦役」。

大戰加深了勞工與資本家間的鴻溝。大戰使廣大的農民羣衆遭受破產。大戰促進了機關僱員和小資產階級的分化，使此種份子更加赤貧化。

大戰使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矛盾，尖銳到極端。大戰把「所有這些矛盾集合而爲一個結子，打破了牠們的均勢，加速了勞苦大衆的革命鬥爭」（約瑟夫語）。

勞苦大衆的革命鬥爭

第二國際自世界大戰爆發之日起，就出賣了社會主義的鬥爭旗幟。「社會主義」的領袖，都轉到「自己」的資產階級的陣營裏面去了。只有俄國伊理奇所鍛鍊出來的多數派，仍在領導着勞苦大衆的革命鬥爭。各國與伊理奇同道的分子，都團結起來，作了大戰以後各國革命政黨的核心。

當時伊理奇所提出的口號曾是：使「自己」的資產階級在世界大戰中失敗，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爲國內的革命戰爭。雖然有着領袖的空前未有的叛變，雖然有着軍事法庭的殘酷的

制裁，但是先進的勞工大衆，在戰爭期間，並沒有停止他們的鬥爭。

尤其在戰後數年間，各國罷工風潮，蓬勃而起。這些工潮，往往捲入幾十萬工人。一九一六年，俄京彼得堡蒲吉洛夫廠的工人罷工，一九一八年正月，德國工人罷工，更使資產階級感覺不安。那次罷工，很明顯地帶有政治的性質：工人們反抗德帝國主義方面撲滅俄國革命的企圖。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

俄國的「十月革命」首先衝破了帝國主義的陣線。帝俄並不是屬於先進而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之列，相反的，牠是一個落後而貧窮的國家。少數派的書獃子和空論家都說，革命必定起初是在比較發展的國家裏獲得勝利；他們曾規定了一種「次序」，說各國都是在依次「成熟」着社會主義。歷史却殘酷地譏笑他們。

帝國主義把各國聯結起來，而成爲一個統一的世界經濟體系。整個資本主義的體系，早已成熟了社會主義的革命。在這種條件之下，凡帝國主義陣線的整個鎖鍵中最薄弱的地方，凡力量的對比於勞苦大衆最順利的地方，勞苦大衆的革命定要把牠衝破。

爲什麼勞苦大衆的革命，最先在俄國找到出路呢？

因爲，「在俄國會展開了最偉大的人民革命，領導這一革命的是革命的勞工大衆，勞工大衆有着飽受地主剝削和壓迫的巨量農民大衆，可做他們有力的同盟者。因爲在俄國反對革命的乃是最醜惡的帝國主義的代表——沙皇主義，牠喪失了任何道德，是民衆的共同仇敵。」（約瑟夫語）

俄國的勞苦大衆，受了幾十年革命鬥爭的鍛鍊，同時又有以伊理奇和約瑟夫做領袖的鐵般的多數派的領導，因此他們在歷史上首先擊潰了帝國主義的力量，而創造了工人的國家。

人類歷史上的新時代

俄國「十月革命」在人類歷史上開闢了一個新階段。從前歷次革命，只是使一種剝削形式代替了別一種剝削形式。惟有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十月革命」，才是以消滅人對人的任何剝削爲目的的。約瑟夫說道：

「惟其如此，所以，十月革命的勝利，是表示人類歷史的一個根本轉變，世界資本主義歷史命運的一個根本轉變，全世界勞苦大衆解放運動的一個根本轉變，全世界被剝削民衆的鬥爭方法與組織形式、生活習慣和傳統觀念、文化和思想上的一個根本轉變。」

「十月革命」在人類史上，第一次使另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在社會上最受壓迫和一無所有的窮光蛋階層掌握了政權。這一社會階層的解放，乃是剝削的完全消滅的條件。幾千年

以來，剝削階層總以爲只有他們才配治人、指揮、管理，而被剝削者惟有恭恭敬敬地來服從與聽命。俄國「十月革命」，首次在實踐上推翻了這個荒謬的論調。現在證明勞苦大衆也會管理，也會建設；證明勞苦大衆沒有寄生資本家，很可以順利地行事；反之，那資產階級沒有勞工大衆，却不能存在一天。所以，蘇聯乃是指示全世界勞苦大衆一條解放大道的明燈。

「十月革命」並高舉了國際主義的旗幟，被壓迫民族解放的旗幟。十月革命摧毀了曾經是「人民監獄」的沙皇制度，解放了關在這個牢獄裏面受盡民族壓迫的所有民族。蘇聯向全世界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根本剷除民族仇恨和壓迫的毒害種子。蘇聯給被壓迫的殖民地人民指示出了一條解放的道路。約瑟夫說道：

「十月革命，不僅在其統治中心或所謂『宗主國』，動搖了帝國主義。而且它在帝國主義的後方，牠的邊區，給了一個打擊，毀壞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和附屬國家的統治。」

「十月革命」結束了資產階級在一個廣大地域上的統治。它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以及在帝國主義遼遠的殖民地後方，都撒了革命的種子。因而它提出了整個資本主義體系本身存在的問題。資本主義已經不是一個唯一的經濟體系了（與它並存的往往還可以發見資本

主義以前的落後關係）。跟資本主義國家並存的，有已經成長了的一個强固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給全體人類指示出了一個光明的前途。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作了世界革命運動的根據地，各國革命運動的力量都環繞在它的週圍。約瑟夫說：

「十月革命給了世界資本主義一個致命傷，使它永遠不能恢復了。」

一國建設社會主義與××革命

「十月革命」肇始了全世界××××××的開端。它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大廈上打破了一個巨大的罅隙。它以××××國家的姿態創立了一個××××運動的中心。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乃是××××的偉大勝利。

反革命的托羅茨基主義，企圖以國際主義的漂亮言辭，來掩蔽它的取消主義的實質。在事實上，托派對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可能性的否認，乃是對××××××的十足的叛變。投降資產階級，放棄社會主義，這就是托羅茨基主義的路線。

## 二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特徵

在帝國主義時代各國間發展的不平衡性和突變性，是一個不變的法則。因此之故，

世界分爲兩個體系

首先在一國推翻了資本主義的統治。世界分爲兩個體系及這兩個體系的鬥爭，這就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一個最重要而最基本的特徵。

俄國「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體系存在的開端。自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後，「資本主義已不是唯一而包羅一切的世界經濟體系了。」（約瑟夫語）

世界資本對政權的壟斷，對社會領導權、管理權的壟斷地位，已經被打破了。除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以外，同時還存在着一個「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約瑟夫語）

衰老腐化的資本主義與年壯力强的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乃是當今的基本特徵。兩個體系的鬥爭，是世界歷史現階段的主要內容。

蘇聯經濟建設的欣欣向榮，更顯出了陷在經濟危機深淵中的資本主義的腐化性。社會主義體系存在的這個事實本身，便在摧毀着全世界資本統治的基礎。

社會主義的優於資本主義

蘇聯經濟建設的突飛猛進，向全世界勞苦大衆顯明地表示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無窮無盡的可能性和偉大的優點。

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優點是什麼呢？

第一，×××制度表示說，政權是握在勞苦大衆的手中。在資本主義之下，政權則歸資產階級所有。

第二，在蘇聯，生產工具已從資本家手中奪回，而交給工農大衆所有。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面，生產工具則爲少數剝削者所私有。

第三，在蘇聯，「生產的發展，不是隸屬於競爭和保證資本主義利潤的原則，而是隸屬於有計劃的領導和勞動大衆物質文化水準有系統提高的原則。」（約瑟夫語）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面，生產是爲了資本家的利潤而進行的。

第四，蘇聯人民收入的分配，「是設法有系統地提高工農大衆的生活狀況，並擴充城市和鄉村中的社會主義生產。」（約瑟夫語）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國民收入的大部份，是歸寄生的資產階級所有的。

第五，蘇聯沒有發生經濟危機和失業的餘地。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經濟危機是不可避免的，失業是千千萬萬勞工大衆的鞭笞。

第六，在蘇聯，「勞工大衆是國家的主人翁，他們不是替資本家作工的，而是替自己作

工的。」（約瑟夫語）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勞工大衆是被壓迫被剝削的階層，他們的勞動，給敵人——剝削者發了財。

所有這些蘇聯經濟與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巨大優點，正是蘇聯經濟欣欣向榮的基礎。蘇聯經濟的繁榮，跟資本主義的衰落和深刻的危機比較，正是一個最顯著的對照。

蘇聯和資本主義矛盾的加深

蘇聯給了資本主義的命運一個很大的影響。蘇聯的存在，使資本主義體系的內部矛盾，一天天加深。尤其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完全勝利，更使蘇聯的這個意義加强了幾倍。

同時，蘇聯的存在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更加深了勞資間的矛盾。全世界的勞苦大衆都看清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間的鴻溝。勞苦大衆一天天相信，除社會主義而外，再沒有別的挽救飢餓、窮困和災害的方法了。他們把衰老的以千千萬萬人民的血肉爲基礎的制度，跟新的使勞苦大衆獲得解放與幸福的社會主義制度一比較，便可看出誰好誰壞來。蘇聯給勞苦大衆指示出了一條唯一可能的走向社會主義的出路——經過勞苦大衆的革命鬥爭，推翻資產

階級的政權，建立××××獨裁。

蘇聯的存在，給了資本主義國家的貧農中農大衆以革命化的影響。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是束縛、破產、農業危機的壓迫，以及苛捐雜稅的重荷。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則是廣泛地走上富裕高尚的生活，農業因應用科學和技術而日益繁榮。這種比較，一天天深入於資本主義國家裏農民勞動大衆的意識中。

蘇聯是吸引一切仇視帝國主義力量的中心。它獲得了殖民地人民的深刻地同情。因受蘇聯存在的影響，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運動範圍，一天比一天擴大。千千萬萬的民衆，一天天捲入於這一鬥爭中。同時，這一鬥爭的性質也隨之而變更了。它一天比一天堅決而尖銳。勞苦大衆一天天躍居先鋒的地位。

蘇聯的存在，已使六分之一地球面積，解除了資本的統治。資本主義榨取的一個最大的對象——帝俄，是滅亡了。帝俄是獨占資本主義的金山。蘇聯的脫離帝國主義陣營，是表示世界原料、投資、銷貨市場的縮小。因此帝國主義間重分世界的鬥爭，也更加殘酷了。

蘇聯的革命，乃是勞苦大衆革命的第一次勝利。它的巨大的歷史意義，也就在這裏。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鬥爭，乃是現歷史階段——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的一個最基本最主要的特徵。自從有蘇聯以來，帝國主義者屢有武力進攻牠的計劃。

反蘇聯集團的成份雖然時有變更，這一集團的領導國家，雖然時有更換，但是帝國主義組織十字軍以進攻蘇聯的計劃，却從來沒有停止過。蘇聯的國力及其紅軍乃是阻止戰爭挑撥者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時，帝國主義陣營裏面也有着深刻的內在矛盾。

凡爾塞和約與重分世界的鬥爭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大戰，把世界版圖重繪了一翻。它根本改變了六分之五的地球面積上所保存的列強間的力量比例。

德國的集團，被粉碎了。德帝國主義雖然强迫年青的蘇聯，於一九一八年初簽訂了强盜式的布勒斯特條約，但是這個條約也沒有能夠挽救這位强盜的失敗。德帝國主義在一九一八年幾個月間，曾佔據了烏克蘭，奸淫擄掠，無所不爲。可是那年十月間德軍與協約國作戰，一敗塗地。十一月間，德皇威廉第二和皇親公爵便失掉了王位。一九一九年夏季簽訂了凡爾塞和約。

在簽訂凡爾塞和約時，戰勝國曾力謀撲滅德帝國主義的力量，使它永無翻身的可能。德

國曾彼剝奪了許多邊區地方。它喪失了八分之一的土地，九分之一的人口。德國的殖民地，都被英、法、日等國瓜分了。

凡爾塞和約禁止德國設置普遍徵兵制的軍隊。並規定德國的所有砲台，都要拆毀，軍需工廠，都要改作別種工業。所貯藏的武器，一部份是被毀滅了，一部份則被戰勝國所掠奪去了。海軍也被大加限制。

凡爾塞和約，承認德國爲「禍首」，規定它應賠償戰費和一切損失，總共一千三百二十萬萬馬克。分作好多年償付。

奧匈帝國是被分割了。在其原來的領土上面成立了幾個新興國家：奧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拉夫，一部份則劃歸意大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

凡爾塞和約跟其他任何和約一樣，在保存帝國主義制度的條件下面，並不能解決帝國主義的任何矛盾。德帝國主義是屈服了。但是德國還是一個高度發展的工業國，他有着强大的托辣斯、卡特爾和銀行。德帝國主義利用戰勝國陣營裏面的矛盾，尤其是英法間的矛盾，漸漸地恢復了牠的力量，積蓄了進行第二次大戰的力量。自從法西斯蒂上台以後，德國更加瘋

狂地準備戰爭。法西斯蒂政府以武力重繪世界版圖爲牠的基本目標。一九三五年春季，他撕毀了凡爾塞和約的限制軍備條款，宣佈實行普遍兵役制，並且瘋狂地建造空軍、飛機廠、軍艦、砲隊和化學軍用品。

**美國的新作用**

世界大戰，根本改變了戰勝國陣營裏面的力量對比。美國在大戰中，獲利最大，因爲牠沒有大規模地參加軍事行動，但是牠在供給軍用品上，却獲利不小。於是結果，在鷸蚌（尤其是德英）相爭中，美國獲得了很大的利益。

參戰各國的自己的力量，都不能滿足戰時煤炭、生鐵、鋼、糧食、石油、布匹等等日益增加的巨量需要。這些巨量的東西，只有求之於美國。同時，南美、亞洲各處農業國家，銷售工業品的市場，都開空起來。從前英、德及其他歐洲各國，把工業品輸入到這些地方去；現在這些國家已經談不到任何的出口。所有這些，便引起了美國工農業的突飛發展。結果，美國成了世界上最富的一個國家。世界資本主義的中心，因世界大戰之故，遂由歐洲移至美國。

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美國農產品和原料的出口，共爲十萬萬元；工業品的出口僅有四

萬萬六千萬元。在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工業，曾突飛地發展起來。一九一四年，牠的工業產額，共只二百四十二萬萬四千六百萬元，到一九一八年已達六百二十五萬萬八千萬元。

在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紡織品的產額增加了百分之四十，鋼的產額增加了百分之四十，煤銅的產額各增加了百分之二十，鋅的產額增加了百分之八十，石油的開採額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從一九一三到一九一八年，海洋船舶建造艘數，增加了十倍多；汽車的產額，增加了兩倍多。在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變成了一個輸出工業品的工業國。一九一九年，牠製造品的出口，達二十萬萬零七千二百萬元，消費品和原料的出口僅有十四萬萬零八百萬元。

在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的農業也有很大的發展。從一九一三到一九一八年，牠的糧食收成，約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牲畜的數目增加得更多。

世界大戰，使美國成了世界上最富的一個國家。從前世界上最富的國家是英國，當時牠掌握着資本主義世界的領導權。牠在一切的國家，連美國在內，都有投資，各國都負有牠的債務。英國的貨幣——金鎊，算是世界上最安定的貨幣，誰也不會發生英鎊貶價的念頭。但是世界大戰却使情勢爲之一變：在戰爭中，英國喪失了牠財富的大部分，而退居次要地位，

美國則作了暴發戶。

世界大戰的結果，英國資本主義的一顆明星殞落了。牠喪失了在世界市場上的領導權。牠不得不把自己的領導權讓於年青的競爭者——美國。於是英美間的矛盾，便成了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帝國主義矛盾的中心。

協約國間的戰債和德國賠款

從一九一五到一九二〇年，美國輸出的東西，要比輸入的多一百八十萬萬元，換一句話說，牠借給歐洲各參戰國的，比牠從這些國家裏所輸入的要多一百八十萬萬元。這一筆巨大的數目，是用什麼來償付的呢？美國換得的是什麼呢？

第一，凡歐洲資產階級在美國所有的企業，統統都歸美國人所有。此種事業，爲數約在三十萬萬至五十萬萬元之間。第二，全世界黃金的一半多，均集中在美國：參戰各國都拿牠們的存金，去向美國購買軍隊和人民的大量消費品。除用現金支付者外，在世界大戰以後，協約國欠美國的債款，還約有二十萬萬金鎊。英國欠美國的債款，約有九萬萬金鎊；又別國欠牠的款項，約有十六萬萬金鎊。因在一九二三——一九二七年數年間訂立種種整理戰債協

定的結果，從前協約國和別國所欠美國的債款，連利息算上，共達二十四萬萬金鎊。從前協約國所欠英國的債款，大大的縮減，結果，牠們還給英國的數目，剛夠英國償還美國的債。

至於德國的賠款，本來規定總額爲一千三百二十萬萬馬克。到一九二四年，實行道威斯計劃，將賠款數目的問題公開，並規定德國於最近數年每年須付二十五萬萬馬克。一九二九年，將道威斯計劃放棄。美人楊格又製定了一種計劃，規定德國於五十九年以內，每年平均須付賠款十九萬萬馬克。楊格計劃，僅僅實行了一年零十月。自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起，又實行美國總統胡佛所提出的延期付債辦法，規定將戰債和賠款統統緩付一年。

前前後後，德國所付出的賠款總額，共爲六萬萬四千五百萬金鎊。

世界大戰所留下來的德國賠款和協約國間的戰債，乃是戰後資本主義體系中最感困難的一個所在，乃是資本主義各國陣營裏面最猛烈鬥爭的中心之一，同時，也是最尖銳的複雜矛盾之一。美國的態度，是不干涉賠款問題；據美國當局表示，這是歐洲內部的問題，與美國毫無關係；但是同時美國却嚴峻地要求協約國償還戰債。經濟危機的發展，事實上使賠款和戰債都停止償付了。不消說，這一停付，更加劇了帝國主義間的關係。

帝國主義與殖民地

世界大戰和蘇聯革命的勝利，加深了帝國主義列強和殖民地國家之間的矛盾。在大戰期間以及在大戰以後，對殖民地的榨取，曾經大大的加强。參戰各國，都想用犧牲殖民地的方法來彌補他們經濟的罅隙。從殖民地和附屬國家輸入了巨量的食品和工業原料。有些國家，且在殖民地裏募集軍隊，把他們送到前線上去當作大砲的肉泥。

同時，世界大戰，却給了殖民地工業的發展一個刺激。在世界大戰諸年間，宗主國的工業，都忙於製造軍用品，以致他們不能對殖民地供給工業品。於是殖民地裏面的工業企業，一天天擴大，而發生了新的工廠，產業工人也一天天增加。但同時，宗主國對殖民地的壓迫，不但沒有緩和，反而加强。殖民地裏面新興的幼稚的資本主義，與老大的工業國相競爭。因此之故，奪取銷貨市場的鬥爭，更加尖銳化了。

在大戰以後，殖民地和附庸國家的革命運動，也一天天增長而擴大。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跟勞苦大衆反對剝削羈絆的鬥爭，錯綜在一起。蘇聯的榜樣，更激勵了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尤其是中國的革命，曾成了摧毀帝國主義陣線的一個最大因素。……

再則，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是表示說，帝國主義大戰和蘇聯革命的勝利，已經動搖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和附屬國家的基礎，並表示說帝國主義在此等國家的威權，已經破壞無餘，更表示說帝國主義已經再無力用舊的方法來統制此等國家了。」（約瑟夫語）

工廠開工率的慢性不足和經常的失業

在世界大戰期間，好多工業部門出品的需求，曾經巨大的增加。不僅軍火的需求增加了，而且製造軍火用的機器和設備用品的需求，也增加了。再則，軍用品如軍裝、皮鞋等等的需求，也大形增加。所有這些製造事業，以及相關的企業，都大加擴充。其生產機關和生產能力，都大大的增加。

在世界大戰以後，戰時的專門需求減少了，於是製造軍火和軍用品的企業，便都相繼減工。戰時曾經巨大增長的生產機關，大半不需要了。牠們既不能利用，只好停頓起來了。據估計，在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危機未來以前，各國重要工業部門生產機關的負荷率，並沒有超出牠們所有能力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例如，美國在一九二九年經濟危機未來以前，煤業生產能力的利用率，僅有百分之六十八；石油開採事業僅有百分之六十七；煤油提煉事業僅有百分之七十六；鋼鐵工業僅有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汽車工業不到百分之五十，機器

製造業僅有百分之五十五；紡織業僅有百分之七十二；而有些工業部門還要低些，例如複寫器僅有百分之五十，麵粉業僅有百分之四十，毛織業僅有百分之三十六。

工廠開工率的慢性不足，跟經常失業有着密切的關係。在總危機時代，主要各國失業成了千千萬萬工人的經常苦痛。甚至在生產擴大的時候，工業中所僱用的工人數目，也是減少的。但是由於工人勞動强度的提高，生產品却增加了。

例如美國從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五年，在這一關係上曾發生了如下的變化。工業、農業、鐵道事業中所僱用的工人數目，曾減了百分之七，而生產額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九。在這幾年間，這幾門事業當中所僱用的工人數目，約減了二百萬人。其中一部分改入商業，或充當汽車夫；不過，大部分是失業了。

在世界大戰以後，德國經常的失業人數，不下一百五十萬人。在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九年，英國的經常失業人數，要佔全體保險工人十分之一乃至八分之一，而且要注意的，就是大部分失業工人是沒有算在這個數目裏面的。自一九二〇年起，英國的失業人數，不下六百萬人。約瑟夫說得好：

「世界大戰，給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遺留下了一種嚴重的財產，如企業開工率的慢性不足，千百萬失業軍的存在，這些失業軍由後備的失業軍竟變成了經常的失業軍。」

## 三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三個時期

資本主義的滅亡，要佔一個整個的歷史時代。這也就是國際勞苦大衆爭取自己獨裁的革命鬥爭時代。

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以後諸年，可分爲三個時期：第一時期乃是緊接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發生尖銳危機的一個時期。第二時期，爲資本主義局部安定諸年。第三時期，爲發生空前未有的深刻而尖銳的戰後資本主義局部安定崩潰的時期。

**第一時期**

世界大戰以後數年，即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乃是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劇烈瓦解和勞資殘酷鬥爭的一個時期。在好多國家裏面，勞資鬥爭，曾經轉變成了公開的內戰。世界大戰的結果，喪失了無數的生命和財產，各國的經濟，都完全瓦解。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曾經尖銳化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民衆不滿意的情緒，曾經

巨大的加强。中歐各國，都燃起了內戰的火燄。在一九一九年，蘇維埃共和國，曾在匈牙利存在了數天，在德國巴瓦里亞存在了幾個星期。在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一年，資本主義各國都發生了深刻的經濟危機，更使一切矛盾尖銳化。

在這幾年裏面，蘇聯擊退了帝俄白黨和國際資產階級聯合軍的襲擊。內戰的結果，蘇聯革命政權獲得了勝利和鞏固，一切帝國主義干涉的企圖，都在民衆革命的鐵般的堅不可破的力量面前一敗塗地了。這時曾成立了世界革命的鬥爭參謀部——××××。在好多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裏面，都產生了××黨，舉起了革命的社會主義旗幟。

不過好多國家的資產階級，靠社會民主黨的幫助，却壓迫了民衆的革命運動，擊潰了他們的反抗。一九二三年，德國的資產階級，又戰敗了革命的民衆。所以在第一個時期終了的時候，一面是蘇聯革命的勝利，別一方面，則是西歐勞苦大衆的暫時失敗。

## 第二時期

西歐資產階級，自戰敗勞工大衆以後，便採取了總的攻勢。於是來了個第二時期，卽資本主義各國逐漸形成局部安定的時期。資本主義陣營裏面，有着若干的「恢復」。別一方面，在這一時期，蘇聯的國民經濟，是突飛的發展；

牠的社會主義建設，獲得了巨大的勝利。

各國資產階級，自擊敗勞工大衆的革命以後，便設法來醫治在世界大戰期間所遭受的惡毒創傷。這種醫治的辦法，就是把帝國主義大戰的全部重担，轉嫁在勞苦大衆的肩上。資產階級應用削減勞工大衆生活水平的辦法，獲得了資本主義暫時和局部的安定。在好多國家裏面，在世界大戰期間紊亂不堪的金融已告恢復。同時，各國資產階級都紛紛實行資本主義的合理化。合理化在資本主義下是表示對工人剝削的極度加緊。爲了這個目的，資產階級都採用新式技術。因此，合理化的結果，工人的勞動生產率雖大大增加，但企業中的工人數目，却是激減了。一部分工人，被丟在街頭，永沒有復工的絲毫希望；幸而留下的，勞動强度增加了兩倍乃至三倍，把他們的全部生命力都交給了資本家。

資本主義的局部安定，是暫時的，飄搖不定的，腐敗的。牠只能夠在短短的一個時期內，緩和現代資本主義的若干矛盾，但是他却不能夠解決這些矛盾。相反的，這些矛盾，却年復一年的增大和深刻起來。

資本主義的局部安定，更加强了各國間發展的不平衡性。有的國家很快地恢復了戰爭的

各種創傷，有的國家却沒有辦到。各國的金融相對安定的時期，也各個不同。經濟的暫時起色，在各國開始的時期，也各個不同。在資本主義局部安定諸年，發展的不平衡性，便是那不久以後就露骨表現的種種矛盾的來源之一。

在資本主義各國暫時安定的時期，蘇聯的經濟也恢復起來，牠獨立地不靠外國的幫助，在很短的期間，就醫好了帝國主義大戰和內戰加於經濟生活的嚴重創傷。蘇聯勢力的鞏固和增長，更加深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被帝國主義所剝削的殖民地國家，都紛紛起來反對牠們的剝削者。中國的革命，雖然暫時失敗，但是却沒有讓帝國主義者安心下來。印度和英法其他殖民地的革命運動，也一天天增長。同時，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也一天天增大而且尖銳化。世界經濟中心的移至美國，和美國的變爲世界的剝削者，使歐美的關係，尤其英美的關係，更加尖銳化。美英的矛盾，成了世界帝國主義鬥爭的中軸。自好多國家的工業產額，恢復到戰前的水平以後，奪取市場的鬥爭，也一天比一天尖銳了。

## 第三時期

於是又來了一個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三時期。這一時期的特徵，就是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更加尖銳化。在一九二七年，世界煤油的產額，和一

九一三年比較，增加了百分之三〇〇；生鐵的煉熔額，增加了百分之一〇二；鋼的產額增加了百分之一二七；棉花的收穫額增加了百分之一二五；小麥的收穫額增加了百分之一一〇；裸麥的產額增加了百分之九五。次年（一九二八年）好多商品的產額，更有進一步的增加。資本主義，在世界大戰以後，約有十年的工夫，便超出了大戰以前的範圍。同時，各國間以及各國內部的資本主義矛盾，也都空前未有的增長。戰後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第三時期，這就是資本主義局部和暫時安定的動搖時期。自一九二九年起，便發生了世界經濟危機，牠很深刻地震撼了資本主義各國的全部經濟。在這種環境之下，資本主義的暫時安定便壽終正寢了。

資本主義的合理化，使資產階級對勞工的榨取，空前未有的加强。經濟合理化，使社會階層間的矛盾，尖銳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合理化的結果，使好多陳舊的企業關門，使各廠中的工人數目暴減。慢性的失業，一天天增加。甚至在最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裏面，勞工大衆的生活狀況，都日益惡化。在這幾年間，在幾個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裏面，因實行合理化而失業的人數，共達一千餘萬。這個數目，恰恰等於世界大戰中死亡的人數。正像大戰的那巨大犧牲一樣，這一千萬人也就是被資本主義注定死亡的人數，所不同

者，就是在「和平」時期，資本主義的犧牲者，比較死得緩慢些罷了。

勞工大衆的赤貧化，是跟技術的進步同時並進的。新式的技術，從工廠中趕出了大批工人，同時並使出品的數量巨大的增加。

商品的數量雖然龐大增加了，但是同時，國內市場却一天天縮小了。國內市場，是依廣大民衆的購買力而轉移的。生產量的增加，却碰到了民衆消費量的減少。銷路一天比一天感覺困難，這迫使各國的資本家，不得不去進行殘酷的奪取國外市場的鬥爭。

在第三時期，生產力的發展，與市場的縮小間的矛盾，更加顯著地尖銳化。國內的以及國外的矛盾，都一天天增長，而使資本主義各國家感受莫大的苦悶。總之，第三時期，帶來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的危險。

在這個時期，蘇聯則由恢復時期轉入建設時期。牠開始實行了偉大的五年建設計劃。在五年計劃期間，國民經濟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工業龐大增加，農業的基本改造——集體化，所有這些都表示社會主義在六分之一的地球面積上的凱旋進行曲。第三時期，加深了兩個體系——垂死的資本主義與突飛猛進的社會主義——的鬥爭。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部滅亡趨勢，

社會主義的一切優點，在這個時期都很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 資本主義安定的崩潰

在資本主義局部安定諸年，資產階級的學者和其社會法西斯蒂的走狗們，都竭力設法證明，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完全治好了在世界大戰期間所受的創傷。資本主義的辯護士們說，資本主義還在年壯力强的時期，牠的前途有着無限的光明。社會法西斯蒂們則奴顏婢膝地安慰資產階級道：資本主義繁榮和幸福的時代現在已經來了，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將要萬世永存，那時既沒有任何變動，也不會有戰爭和經濟危機。

機會主義者，也以隱密的方式，重述資產階級辯護士的這種謬論。右傾機會主義者，重述社會法西斯蒂關於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議論。當第二時期轉入第三時期的時候，右傾機會主義者，認爲第三時期並不是資本主義安定終了的時期，而是牠更加鞏固的時期。右傾機會主義者，曾經贊成美國永久「繁榮」的神話，而創造了一種理論，彷彿美國是一種「例外」，未受資本主義的總危機的波及。在右傾機會主義的眼光中，資本主義的暫時安定，乃是牢固不可破滅的。托羅茨基主義者，起初喊着很「左」的言詞，企圖否認資本主義安定的任何意義；但是後來却隨聲附和，謳歌資本主義安定的牢固。當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大部分都不得

不承認經濟危機存在的時候，右傾機會主義者和托派，還都不願承認世界經濟危機的到來。

凡立場正確的人，在資本主義局部安定的時期，就預言說，必然要發生新的經濟危機。這些人們，是以分析那在現代資本主義中必然發展的內在矛盾爲出發點的。約瑟夫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間就側重地說，「資本主義的局部安定中，正在生長着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那時他說道：

「尙在兩年以前，我就在報告中說過，資本主義可以恢復到戰前的標準，也可以跳過這種戰前的標準，更可以使牠的生產合理化，但是這還不是說，資本主義的安定，因此可以牢固不破，資本主義可以恢復到戰前的安定性。反之，從那安定本身中，從那工業的日益發展中，從那商業的日益發展中，從那技術進步和生產可能性日益增加，同時世界市場限度和各個帝國主義集團勢力範圍也多少安定的事實中，正在生長着最深刻最尖銳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這次經濟危機，充滿着第二次大戰的危險，並威脅着任何安定的存在。

「從局部的安定中，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正在一天天加劇，日益增長的經濟危機正在摧毀着資本主義的局部安定，——這就是資本主義在歷史現階段上發展的辯證法。」

後來事實的發展，證明了約瑟夫這一估計的正確。到一九二九年年底，就來了「最深刻

最尖銳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這次經濟危機，推翻了資產階級的和社會法西斯蒂的資本主義辯護士們的一切謬論，推翻了一切機會主義的虛構。這次經濟危機，證明了約瑟夫關於第三時期估計的正確。這次的經濟危機，在其發展中，曾使資本主義的相對安定壽終正寢了。

# 第十五章　世界經濟危機與特種蕭條

基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世界經濟危機

在最近幾年來，震撼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礎上面展開起來的。資本主義總危機，是隨着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大戰而來的。這次經濟危機，爆發於資本主義沒落和滅亡的時代，換句話說，是爆發在戰爭和普羅革命的時代。

這次經濟危機跟過去資本主義的歷次經濟危機完全不同。除資本主義體系以外，在今日還有着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蘇聯。現在世界上有兩個體系——垂死的資本主義與蒸蒸日上的社會主義——在相互鬥爭和競爭着。當空前未有的經濟危機，震撼着資本主義各國的時候，蘇聯却在突飛猛進的從事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却欣欣向榮。蘇聯勝利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給資本主義各國被壓迫和被奴役的勞苦大衆，指出了一條打破奴隸制度和壓迫、貧困及破壞的唯一出路。

一九二九年秋季，在兩個適爲相反的地方，在落後的歐洲東南各國（波蘭、羅馬尼亞）和在現代資本主義最先進最强大的國家——美國，差不多同時開始了經濟危機。隨後經濟危機便由這兩個地方，普及於資本主義全世界。

這次經濟危機，在現代資本主義最强盛的領導國家——美國，最爲猛烈。多年以來，資產階級的一切走狗，一切御用學者和社會法西斯蒂當中的賤種，都謳歌美國的繁榮，他們都相信這一繁榮是永無止境的。可是經濟危機，却無情地顚覆了這種無恥的謬論。

這次經濟危機，是大戰以後第一次瀰漫世界的經濟危機。這次經濟危機，在各國的發展是極不平衡的。有的國家捲入經濟危機很早，有的却很遲。經濟危機在各國的程度，也各個不同。可是牠包攬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被經濟危機所赦免的。所以，各國捲入的程度儘管極不平衡，然而經濟危機總是包攬了一切資本主義國家。

在從前資本主義還沒有走上衰落的時代，經濟危機之前，通常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民經濟，都有一個爲時頗長的起色、繁榮和生長諸時期。此次經濟危機，在這一關係上，跟從前歷次「普通的」經濟危機，有着根本的不同。這次經濟危機之前，各國經濟僅有一刹那的起

色。

這一剎那的起色，在各國的時間也各不相同，而且爲時都很短促。在德國，經濟的起色爲一九二七年，次年經濟狀況就開始衰落。在波蘭，於一九二七——二八年有若干的起色。在日本，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初，也有一時的起色。反之，在英、澳、巴西這些國家，經濟危機之前，就根本沒有過起色。經濟危機以前的一個時期，經濟生活大半呈現着停滯狀態。

斯達林在聯共第十七次大會上的報告中，述及近幾年來資本主義世界的狀況時說道：

「在經濟方面，這幾年是世界經濟危機繼續不斷的幾年。經濟危機不僅籠罩了工業，並且籠罩了整個農業。經濟危機不僅咆哮於生產和商業範圍以內，並且轉移於信用和金融範圍以內，將國與國之間所固有的信用和貨幣關係弄得亂七八糟。假使以前人們還都爭辯某處是否有世界經濟危機的問題，那麼現在已經沒有人爭辯這個問題了，因爲經濟危機的存在和其破壞影響，已經是非常明瞭的了。現在人們爭論的，是別一個問題，就是能不能找到打破經濟危機的出路，假使能够找到，那末如何才能把它實現。」

## 生產過剩的危機

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歷次經濟危機一樣，這次的經濟危機也是生產過剩的危機。就是說商品生產得太多，市場容納不下了。斯達林在同一報告中又說道：

「這就是說，布匹、燃料、工廠製品、食物等等生產得太多，而超過了民衆用現款所能購買的限量。民衆的收入是滯留在很低的水平上面。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民衆的購買力，既非常之低下，那麼資本家只有把『過剩』的商品、布匹、糧食等等，堆積在貨棧裏，或者甚至加以燬滅，以便保持很高的物價。於是生產縮減了，工人解僱了，民衆不得不因商品生產得太多而貧困起來。」

所謂生產過剩的危機，就是銷路的缺乏，市場的縮小，工廠的紛紛倒閉，生產的縮減。巨量的商品，找不到銷路。這定要使各種商品，堆積起來。原料、工業品、農產品都像山一樣的存放着。這些存貨壓迫着市場。資本家爲了阻止物價的跌落，把這些存貨的大部分，加以燬滅。他們爲了這個目的，並縮減生產。所有這些辦法，可幫助資本家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維持若干商品的比較昂貴的價錢。但是經濟危機的影響，比資本家的一切辦法，要猛烈得多。其次，銷路的減少，市場的縮小，貨物的堆積，必然要使物價暴跌。在現代獨佔資本

主義之下，最强大的獨佔團體，往往都利用牠們所有的全部力量，來維持自己商品的高度價錢。因此，物價的跌落程度，非常不平衡，大托辣斯和加特爾，把牠們的貨物價格提得很高，但是其他各門出品的價格，却一落千丈。

同時，市場的縮小，商品的堆積，物價的暴跌，定要使生產縮減。而生產的縮減，又要發生種種結果。失業工人，一天天增加。工廠的開工率，一天天減低。這樣一來，生產品的成本，就要增大；但是同時，物價却一天天跌落。結果，資本主義經濟最衰弱的環節，就要毀壞。破產之事，接踵而來。信託事業和金融，接着也要發生恐慌了。

資本家把千千萬萬的工人丟在街頭。失業者喪失了一切的謀生方法，或者僅領取一點可憐的救濟金。倖而未失業的，則工資被大減而特減。勞工大衆的薪資，一天天減少。所有這些，又要使勞工大衆的購買力爲之減低。同時，農業中的危機，也使農民的收入減少。農民大衆，都紛紛破產。

國內市場的縮小，迫使資本家不得不去進行奪取國外市場的殘酷的鬥爭。所謂國外市場者，不是其他資本主義的工業國，便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農業國。每一個工業國的資產階

層，都想保衛本國的市場，以防國外競爭者的侵入。爲了這個目的，他們採取了種種的辦法，例如設立高度的關稅率，禁止貨物的入口等等。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農業國的市場，因受農業危機的破壞影響，因殖民地被壓迫和被榨取的增加，大半也都破產和縮小了。所有這些，定要使對外貿易暴跌，使奪取市場的鬥爭更行尖銳，因而使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更加增長。

## 經濟危機的情景

一九三一年，有一家英國資產階級的雜誌，關於美國經濟恐慌的情形，描寫如下：

「近數月來，大多數美國人恐慌狼狽的情形，歐洲人甚至想也想不到。在多年之間，美國居民都淘養於萬世繁榮的主義裏面。人人都想信股票價格，會永久上漲，將來人人都可以發財致富。現在交易所裏，有價證券都紛紛跌價，好多美國人的甜夢都被打破，其狼狽情形，不問可知。在美國，沒有失業保險制，所以經濟危機，更來得嚴重。失業者，僅靠慈善機關的一點恩賜來糊口。紐約和芝加哥兩地，靠慈善機關放賑生活的約有一百四十萬人。在其他各大都市，也有同樣巨量的失業工人。

「農業區域，也都捲入在深刻的經濟危機裏面。棉花、小麥及其他農產品，其出賣的價格，都在

成本以下。單在蜜西西比一州內，破產的農民，爲了納稅還債，曾出賣了耕地總面積的四分之一。成千成萬的機關僱員和知識份子，也都遭受失業的痛苦，飢寒交迫。成千成萬的大學生，因無力交納學費，不得不中途輟學。廣大的民衆既失掉工作，而商人也紛紛破產，無力還債付息，結果，破產的浪潮，更加來得兇猛。美國一般人民的狼狽不安，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人民都毫無理由地不相信銀行。自經濟危機發生之日起，破產的銀行，約有四千餘家。在多數情形之下，存戶都變成了窮光蛋。在銀行裏有存款的人們，都不相信他們可以提取項款。銀行往往被存戶包圍起來，擁擠得水洩不通。因此之故，銀行不得不存着巨量現款，以便應付存戶的隨時提款。

「一切建築事業，可以說完全停止了。新的摩天樓，已屬罕見。在一九二九年所建造的摩天樓，有人租住的房間，僅有百分之一二十。汽車駛行的數目，也大大的減少。若干的鐵道，也完全停止營業。從前顧客擁擠的商店，現在都慌涼得可怕。」

這次是最深刻最尖銳的一次經濟危機

在資本主義歷史上，已發生過好多次經濟危機。但是從來還沒有過像此次這樣尖銳這樣深刻的經濟危機。就擺度、力量、長久以及對資本主義經濟各方面的影響的深刻來講，這次經濟危機，比過去歷次經濟危機都來得利害。斯達林說道：

「現今資本主義國家裏邊的經濟危機，和以前歷次經濟危機不同的地方，就在此次爲時長久而拖延。以前歷次經濟危機，至多只是一兩年而已，但這次經濟危機已至第五年，仍在繼續着年復一年地摧毀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從中榨取以前所積蓄下來的肥油。毫不足奇的，這次經濟危機是歷次經濟危機中最嚴重的一次。」

凡關於經濟危機深刻和尖銳程度的一切基本指數，都證明了這一點。根據各項基本指數，如關於生產的跌落，失業工人的數目，工資的削減，物價的跌落，對外貿易的跌落，交易所股票價格的暴跌等材料，這次經濟危機，都超出了過去資本主義歷史上的歷次危機。茲引一表於下，藉以比較這次經濟危機與過去歷次經濟危機的衰落情形。（表中數字爲跌落的百分率）

| 經濟危機發生年份 | 世界銑鐵產額 | 美國建築事業 | 世界對外貿易 | 股票價格 美國 | 股票價格 法國 | 世界物價的跌落 |
|---|---|---|---|---|---|---|
| 一八七三—一八七四 | 八·九 | — | 五 | 三〇 | — | 二〇·二 |
| 八八三—一八八五 | 一〇·五 | — | 四 | 二九 | — | 二〇·四 |
| 一八九〇—一八九二 | 六·五 | — | 一 | — | 二一 | — |

| | | | | | | |
|---|---|---|---|---|---|---|
| 一九〇七—一九〇八 | 二三·〇 | 二〇·〇 | 七 | 三七 | 五 | 〇·八 |
| 一九二〇—一九二一 | 四三·五 | 一一·〇 | — | 四一 | 二五 | 二一·〇 |
| 一九二九—一九三三 | 六六·八 | 八五·二 | 六〇 | 七五 | 五〇 | 四七·〇 |

在這次經濟危機期間，生產的跌落，自有資本主義以來，未曾有過。在過去歷次經濟危機期間，生產的衰落，達到百分之十至十五，就算非常的深刻了。但是在這次經濟危機期間，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生產的縮減，竟達至三分之一乃至五分之二，在有些重要的國家裏面，且達一半。

生產這種空前未有的縮減，把資本主義各國向後倒拉了幾十年。

關於資本主義各國各門工業的生產材料，極值得加以注意。下面一個表，就是表示一九三二年（即達至衰落最低點的一年）美英德三國生產等於過去那一年的水平的。

| 國別 | 煤 | 銑鐵 | 鋼 | 棉花消費額 |
|---|---|---|---|---|
| 美國 | 一九〇六年 | 一八九八年 | 一九〇五年 | 一八九三年 |
| 英國 | 一九〇〇年 | 一八六〇年 | 一八九七年 | 一八七二年 |
| 德國 | 一八九九年 | 一八九一年 | 一八九五年 | 一八八九年 |

由此可知，在這次經濟危機期間，幾門頂重要的資本主義工業，曾後退了二十五年乃至四十年。

全世界上空前未有的生產的跌落，必然要造成空前未有的失業。就失業的份量講，這次經濟危機，比從前歷次危機要利害得多。在一九二一年的那次經濟危機期間，失業的數目算是達到了當時最巨大的數量，當時失業工人數目約爲千萬人；但是在這次經濟危機期間，幾個强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失業人數，竟達四五千萬人。

這次經濟危機特別深刻的幾個原因

這次經濟危機，如此拖延長久，如此深刻和尖銳的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斯達林在聯共第十七次大會上的報告中關於這些原因敍述如下：

「第一是由於工業恐慌毫無例外地包攬了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使一國一旦失去了他國的手臂，竟至無用武之地。

「第二是由於工業恐慌跟農業恐慌錯綜在一起，農業恐慌毫無例外地包攬了一切農業國和半農業國，以致不能不使工業恐慌更加複雜，更加深刻。

「第三由於農業恐慌在這個時間內一天天加强，包攬了各門農村經濟，連牧畜業也在內，致使農

村經濟衰落，捨棄機器，而改用徒手勞働，用馬來代替耕種機，並使人造肥料的應用暴減，甚至完全放棄不用，因之，這使工業恐慌更加拖延下去。

「第四是由於在工業中居統治地位的獨佔加特爾，竭力維持高度物價，此種情形遂使經濟恐慌更加辣手，而阻礙着存貨的消散。

「第五是由於——這是頂主要的一項——工業恐慌爆發於資本主義總危機條件之下，這時，不論在主要的國家或在殖民地和附屬國家，資本主義已經沒有而且也不能够有像牠在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前所有的那種力量和堅固性；這時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繼承帝國主義大戰的遺產，都是企業開工率慢性不足，都有着成千成萬的失業者，無法解脫。

「這就是使現今工業恐慌帶着深刻拖延性的諸原因。」

## 信用恐慌與破產

信用恐慌展開中的若干特徵，乃是現代資本主義獨佔性的結果之一。在從前歷次經濟危機期間，信託事業，乃是首先彰明較著地和暴風雨般地出現經濟危機的經濟部門之一。銷路的停滯，很快地使無法售脫商品的企業，週轉不靈：牠們無力還債付息，往往宣告破產。在獨佔資本主義以前，企業的破產，馬上就要引起

與該企業有關係的銀行的破產。同時，企業的破產，定要使生產縮減，最弱小的企業退出市場，設備優良而穩固的企業大交紅運。所以，經濟危機消滅了規模狹小的企業以及一部分中等企業，更加强了若干大資本集團的勢力。

現代資本主義的獨佔性，使信託事業的恐慌，到一九三一年才彰明較著爆發出來，這時經濟危機已經很深刻地捲入了資本主義各國的全部經濟生活。

現代資本主義的大獨佔團體，自經濟恐慌開始之日起，就把經濟恐慌的損失，轉嫁於中等企業佔優勢的未獨佔化的經濟部門。同時，這些獨佔團體，爲了在銷路暴減的環境下面維持高度的物價，把生產大減而特減。而生產的縮減，必然也要使利潤減少，必然要遭受損失，必然要使各資本家集團間利潤的分配發生巨大的變動。

在經濟恐慌期間，各國破產的數目，空前未有的增加。茲引舉一表於下，藉作證明。

各國企業破產數目

| 國名 | 一九二九年 | 一九三〇年 | 一九三一年 | 九三二年 | 一九三三年 |
|---|---|---|---|---|---|
| 美國 | 二二、九〇九 | 二六、三五五 | 二九、二八八 | 三一、八二二 | 一七、七三二 |

| | | | | | |
|---|---|---|---|---|---|
| 英國 | 五、九〇〇 | 六・二八七 | 六・八一八 | 七・三二一 | 四・九二七 |
| 德國 | 九、八四六 | 一五・四八六 | 一九・二五四 | 一三・九六六 | 三・七一八 |
| 法國 | 六・〇九二 | 六・二四九 | 七・二〇〇 | 九・〇一四 | 八・三六二 |
| 波蘭 | 五一六 | 八一五 | 七三八 | 五四五 | 二五九 |

信用恐慌本來早就與日俱增着。與銀行有關係的企業的破產，資本主義各國國家預算的困難，利潤的減少和虧損的增加，以及股票價格的暴跌，在在都準備了信用恐慌在一九三一年中的猛烈爆發。因生產縮減和物價暴跌的結果而發生的工業破產，生產品的無法脫售，存貨的失却價值等，定要使信託機關紛紛破產。信託機關的破產，對工業界又要造成種種困難，而引起工業破產的新浪潮。

信託恐慌，最先是暴發在德奧兩國。尙在一九三一年春季，奧國有一家最大的銀行（該行握有該國全部工業之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就破產了。此後德國有好幾家規模宏大的工業企業，也相繼破產。一九三一年六月間，德國位列第三的一家大銀行（達姆斯特銀行）及另一家規模宏大的銀行（德列斯登銀行）也都宣告破產。至此，信用恐慌的浪潮，遂由中歐移

至英國，隨卽又捲入了法美及其他資本主義各國。

在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和一九三二年，因遭受恐慌的打擊，有好多規模宏大的企業，都相繼破產。瑞典克魯格火柴托辣斯就是其中的一個。克魯格利用美國的金錢，力謀攫取各國的火柴專賣權。他曾經瘋狂的反對蘇聯，因爲蘇聯火柴的出口，是他的一個勁敵。在該托辣斯破產的前夜，克魯格用手槍自殺。在他死後發現，他在最後數月只是靠種種詐騙的方法來維持殘局的。並發現有好多國家的政界要人曾跟這位火柴大王有勾結，社會法西斯蒂的頭目當中有好多曾受着他的津貼的。

美國大財閥之一，殷蘇爾，也是這樣的一個騙子。他的財團，握有電廠、瓦斯廠及美國六十處大城市的自來水事業，資本共達十萬萬美元。一九三二年的春季，這個大財閥也已曾經破產了。

「經濟危機不僅限於生產和商業範圍，牠並且包攬了信用體系、貨幣及債務範圍等等，打破了習慣上國與國間，一國內各個社會集團間的固有關係。

這裏物價的跌落，曾演有很大的作用。儘管有獨佔加特爾的制止，但物價依然自形跌落，而且沒

有組織的商品所有者——如農民、手工業者、小資本家等——的商品價格，跌落得最爲利害，惟有有組織的商品所有者——加入加特爾的資本家的商品，其價格是逐漸跌落的，並且跌的程度比較微小。物價的跌落，使債務人（實業家、手工業者、農民等）的地位，異常艱難；反之，使債權者的地位，却空前未有的優越。這種情形，定要使商業家和各別企業家紛紛破產，而且事實上確已如此。因此之故，在近三年來，美德英法等國有幾萬家股份公司，相繼倒閉。在股份公司破產之後，接着貨幣又貶價（它使債務者的地位，略略爲之減輕）。在貨幣貶價之後，國家便認爲停付外債是合法的了。」（斯達林語）

通貨膨脹與奪取市場的鬥爭

經濟危機的發展，走向了極廣泛的通貨膨脹（卽貨幣貶值）。物價的暴跌，使債務人感受莫大的困難：現在因物價的跌落，償還同樣一筆的債務，比從前要化費更多的商品。同時，物價的跌落，給負債的個別企業家添加了一種額外的負担。三則，物價的跌落，也使負有巨量債務的各國狀況，極端惡化。怎樣辦呢？於是資本家們及其政府，找到了兩條出路：一條是停付債務，一條便是實行通貨膨脹。隨着經濟危機的擴大，資本主義國家都一個一個停還債務。這還是小焉者。牠們並且紛紛實行通貨

膨脹。起初採取這個辦法的，僅是弱小國家。後來到一九三一年秋季，英國也採取了貶低幣值的辦法，當時英國政府曾下令停止貨幣兌現，並將鎊值減低。貨幣一貶值，遂使債務人的地位得以減輕：現在他們可用貶值的貨幣，卽價值低廉的貨幣來償還他們所借的債款了。同時，貨幣貶值，在奪取國外市場上，也有着莫大的意義。

實行貨幣貶值的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市場上，比較其他各國可佔據一種優越的地位。原因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牠的商品，以黃金計算下來，要低廉得多。物價用紙幣算起來，甚至是增加了，但是把這些錢換成黃金，則實行貨幣貶值的國家的商品，跟黃金比較，還要低廉些。因此，凡商品依照原價（卽跟金幣比較貨幣未曾減值者）出賣的國家，就要遭受損失。所以，我們看到，後來世界上另一個最强大最富足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也都實行貨幣貶值了。

這是一九三三年三月間的事情。美元英鎊，算是資本主義世界上最牢固的貨幣。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們，都喜歡應用英鎊美元，都相信牠們的牢固，把牠們視作與黃金相等的東西。其他凡不大富足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把自己的現款，賣成英鎊或美元，存放起來。可

是現在這兩個堡壘也動搖了，並引起了其他附庸的資本主義國家，也都紛紛實行貨幣貶值。第三個強大的在大戰期間發了橫財的國家——日本，把牠的貨幣，跟原來的金價比較，差不多貶低了三分之二。在資本主義強國這種貶低幣值的浪潮中，又產生了資本家之間的新的鬥爭。原來凡實行貶低幣值的國家，在世界市場上，把牠的商品賣得很便宜，以打擊競爭者。所以，貨幣貶值，是奪取市場鬥爭中的一個新武器。各國間的貨幣戰就是用那武器來進行的。

到一九三三年年終的時候，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上，僅有四個國家，保持着金本位。這四個國家，就是法、比、瑞士和荷蘭。其餘各國，統統都實行通貨膨脹了。

「顯然，此種現象搖動了信用體系的基礎，隨着這些現象而來的便是債務和外債的停止償還，戰債的停付，資本出口的停止，出口貿易的重新減縮，奪取國外市場鬥爭的加强，各國間的商戰——傾銷主義，事實也確是如此。是的，同志們，是傾銷主義。我所說的不是蘇聯的幻想的傾銷主義，關於蘇聯的傾銷主義，不久以前，歐美各國國會一些溫雅的議員們，還在嘎聲的喊叫。我所說的，是眞正的傾銷主義，是現今差不多一切『文明』國家都實際奉行的傾銷主義，關於此種傾銷主義，這些勇敢而溫雅的議員們，却都默然不語了。」（斯達林語）

## 生產的衰落

生產過剩的危機，曾使各門經濟的生產大跌而特跌。從一九二九年秋季起到一九三二年止，資本主義各國的生產，都空前未有的縮減和跌落。

我們知道，蘇聯的生產，年年都有新而又新的巨大增加；同時，資本主義世界却受經濟危機的鐵鉗所緊壓，各國的生產都大跌而特跌。斯達林在其聯共第十七次大會的報告中，根據官方的材料，關於蘇聯和資本主義各國的生產額，曾製有一表，茲引於下，藉作證明。

各國生產指數表（以一九二九年爲一〇〇〇）

| 國名 | 一九二九年 | 一九三〇年 | 一九三一年 | 一九三二年 | 一九三三年 |
|---|---|---|---|---|---|
| 蘇聯 | 一〇〇·〇 | 一二九·七 | 一六一·九 | 一八四·七 | 二〇一·六 |
| 美國 | 一〇〇·〇 | 八〇·七 | 六八·一 | 五三·八 | 六四·九 |
| 英國 | 一〇〇·〇 | 九二·四 | 八三·八 | 八三·八 | 八六·一 |
| 德國 | 一〇〇·〇 | 八八·三 | 七一·七 | 五九·八 | 六六·八 |
| 法國 | 一〇〇·〇 | 一〇〇·七 | 八九·二 | 六九·一 | 七七·四 |

這個表是極值得加以注意的。

第一，牠證明幾個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產額，都空前未有的跌落；同時，蘇聯的工業產額，却增加了兩倍。

第二，牠證明資本主義世界裏工業生產的衰落最低點爲一九三二年，那時生產總額和一九二九年比較，竟減低了三分之一。僅到一九三三年，資本主義各國的工業，才略有起色，但是該年的產額，比經濟危機以前的一九二九年，仍低四分之一。

第三，牠證明經濟危機對資本主義各國的打擊，輕重各個不同，其在各國的影響，也非常的不平衡。

同時不要忘記的，就是在經濟危機開始的當兒，各國的狀況就各個不同。根據上面一個表，就可以看出，英國的狀況，似乎最爲順利。其實則不然。把這幾個國家的今日生產水平和戰前水平作一比較，就可以看出實在的情形。

各國工業產額對戰前水平的比率

| 國名 | 一九一三年 | 一九二九年 | 一九三〇年 | 一九三一年 | 一九三二年 | 一九三三年 |
|---|---|---|---|---|---|---|
| 蘇聯 | 一〇〇 | 一九四·三 | 二五二·一 | 三一四·七 | 三五九·〇 | 三九一·九 |

| | | | | | | |
|---|---|---|---|---|---|---|
| 美國 | 一〇〇 | 一七〇·二 | 一三七·三 | 一五·九 | 九一·四 | 一一〇·二 |
| 英國 | 一〇〇 | 九九·一 | 九一·五 | 八三·〇 | 八二·五 | 八五·二 |
| 德國 | 一〇〇 | 一三·〇 | 九九·八 | 八一·〇 | 六七·六 | 七五·四 |
| 法國 | 一〇〇 | 一三九·〇 | 一四〇·〇 | 一二四·〇 | 九六·一 | 一〇七·六 |

從這個表中，可以看出，現在英德兩國的工業，還低於戰前的水平。美國的工業，雖然在一九二九年曾經達到戰前產額的百分之一七〇。但是現在牠僅超出戰前水平百分之十。同時，蘇聯的社會主義工業，跟戰前帝俄的工業比較，差不多增加了四培。

### 生產力的破壞

資本主義各國生產的暴減，是表示生產力空前未有的荒廢。勞苦大衆血汗所造成的生產機關，利用的程度很小。熔礦爐和煉鋼爐，煤井與鐵礦，機器製造廠和紡織廠，大半都停頓着。用最新技術設備的企業，也都關門大吉。投入這些企業中的巨額資本，都白白地丟掉了；企業本身則因停頓而日益毀壞。開工的各廠，大半都開工不足。

工廠開工不足的程度和工業生產可能性未利用的程度，比生產的衰落還要大得多。原來

在經濟危機以前，重要各國的工業，大半就開工不足。生產機關的大半停頓不用，乃是資本主義制度總危機的一個顯明的表現。

各國基本工業部門，在經濟危機以前，就不能夠十足地利用牠們巨大的生產可能性。在經濟危機和生產跌落的結果，生產機關的開工率不足，更其巨大的增加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間，美國開工製造汽車的機器，僅有百分之十一，鋼鐵廠機件使用的僅有百分之十三。同年同月，德國全部工業的開工率，曾跌至百分之三十六；重工業的開工率還要小哩。

美國於四年內拆毀的熔礦爐，曾有六十座。在一九三一年，完完全全拆毀的，每年可產七十一萬噸鋼的煉鋼爐，有十二座；拆毀的展鋼機也有十三架。德國拆毀的熔礦爐，有二十三座，煉鋼爐有三十八座。

資本主義各國拆毀機件的堆置場數目，一天比一天增加起來。關於這類的消息，在資產階級報紙上，可以找出好多來。在最富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區裏面，你去看一下，工廠作坊的大門都關閉着；強大的起重機都閑放着；工廠的輕便鐵道上都生滿着草；華美的鐵路客

車和貨車，都一列一列的停着；廠屋拆毀的木頭，像山一樣地堆着，長幾里路。

人民收入的跌落和國民財富的減少

工業中生產的跌落和出品數量的減少，商品轉運額的激減，都是表示那資本主義各國每年所製造的價值總額的減少。這表示說，資本主義各國的人民收入，換一句話說，某一國每年的出品總額，是跌落了。

不過，受經濟恐慌的影響而跌落的，不僅是資本主義各國每年的人民收入。工廠停頓，也一天天在毀壞着。房屋不加修理，也一天天在傾圮着。田地不耕種，也一天天在荒蕪着，機器閒放不用，也一天天在生着銹。巨量的製成品，找不到銷路，而用種種方法加以毀滅。總之，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由數十年來辛苦勞動所積蓄的財富，在種種方式之下，受到空前未有的摧殘和毀滅。數代的勞動所積蓄下來的生產力，遭受了空前未有的荒廢。一國所有的價值總額，如工廠、作坊、房屋、機器、製成品、原料，所有這些價值的總額，普通叫做某國的國民財富。不用說，資本主義國家的這些財富，並不是握在人民的手中。相反的，在資本主義之下，牠們是集中在區區少數榨取和寄生者的手中。同樣，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收入，也不是歸民衆所有的，而大部分是落在區區少數懶漢的手中了。

茲引一表於下，藉以表明經濟恐慌起初兩年之間，重要各國國民財富和人民收入低落的情形。（表中數字單位爲十萬萬美元）

| 國別 | 國民財富 一九二九年 | 國民財富 一九三一年 | 人民收入 一九二九年 | 人民收入 一九三一年 |
|---|---|---|---|---|
| 美國 | 四〇〇 | 二四〇 | 九〇 | 五四 |
| 英國 | 一一五 | 六九 | 一九 | 一一·四 |
| 德國 | 八〇 | 四八 | 一五·五 | 九·三 |
| 法國 | 六八 | 五一 | 九 | 六·七 |
| 意國 | 三〇 | 一八 | 五 | 三 |

這些數字告訴說，在經濟恐慌兩年內，五個重要資本主義國家，差不多喪失了牠們國民財富的百分之四十（在經濟恐慌開始時，爲六千九百三十萬萬美元，曾減至兩千六百七十萬萬美元）。同期，五國的人民收入，曾從每年的一千三百三十五萬萬美元，減至八百四十四萬萬美元，即差不多減低了百分之四十。

這些數字很扼要地表出了經濟危機在資本主義世界所造成的大破壞。這些數字很明顯地

表示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部罪惡，牠（資本主義制度）盲目地毀滅了巨量的財富，使千千萬萬的民衆，受盡種種的痛苦。

就人民收入跌落和國民財富毀滅的程度說來，此次經濟的危機，也要超出過去歷次的經濟危機以上。茲引一個例子於下，藉作比較。在一九〇一年的那次經濟危機期間，德國的人民收入僅減了百分之六；在一九〇七年的那次經濟危機期間，德國的人民收入僅減了百分之四，英國的人民收入僅減了百分之五。

失業與勞工大衆的生活狀況

各國經濟危機的重担，都落在勞苦大衆的身上。經濟危機使勞苦大衆的生活，空前未有的惡化，使失業和對勞苦大衆的剝削，空前未有的增加。

本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就引起了千千萬萬民衆的經常的失業。在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數年間，隨着資本主義各國實行生產合理化的浪潮，失業便一天天增加起來。資本家極力設法提高勞働的强度，以「節省」對勞働力的支出。結果成千成萬的工人，就成了「多餘」的了。

英國的失業工人，在一九二七年六月間，爲百分之八·八，到一九二九年二月間已增至

百分之一二·二，同期德國的失業工人，由百分之六·三增至百分之二二·三。美國的失業工人，在一九二七年爲二百一十萬人，到一九二八年年底和一九二九年初，已增至三百四十萬人。

到了一九二九年經濟危機爆發以後，各國的失業人數，更其龐大的增加了。生產的縮減，把千千萬萬的工人丟在街頭上。僥倖未失業的工人，在經濟危機打擊之下，其工作更加緊張，被剝削的程度，更加提高。

在這次經濟危機期間，各國失業人數的衆多，爲資本主義歷史上所未曾有。根據一個愼重的統計，幾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失業人數，竟達四千五百萬人。局部失業即每週作工一兩天的巨量工人，還沒有算在裏面。其次，殖民地國家的千百萬失業者，也沒有算在裏面。在經濟危機期間，全世界的失業人數，已增加了四五倍，在有些國家裏，爲數還要多哩。

要知道，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沒有完善而可靠的失業人數統計。通常都把統計數字，故意大大的縮小。例如在美國這種國家裏面，一般都不作正式的失業統計。在經濟危機達到最低點的時候，美國失業人數約有一千七百萬，甚至連資產階級的報紙，都不能夠隱蔽

這種事實。這個數目，幾乎要佔該國勞苦大衆的一半。英國的失業人數，是根據社會保險的名單來作統計的。就是根據這些名單，失業者也約有三百萬人。何況在近年以來，約有幾十萬失業者，都被取消社會保險，同時，還有幾十萬人，都不在保險之列。德國官方的失業統計，曾把人數故意縮小，尤其在希特勒的法西斯蒂政府成立以後。在波蘭，失業的人數，要佔全體勞苦大衆的一半。

家長或兒子沒有失業的工人家庭，你現在在任何的資本主義國家裏找不出一家來。這就是說，在業工人一點微薄的收入，要養活一大家的人口。這就是說，在業的工人，從不能夠相信自己來日的命運，從不能安心過日子，他們時時也都有被丟在街頭的危險。

資本家對失業者一點可憐的救濟金，還在作猛烈的尅扣，各國政府都藉口「節省」國家的支出，把失業救濟金，不是大大削減，便是完全取消了。像在法美這些國家裏面，根本就沒有失業保險的規定，失業者只有眼睜睜地餓死，或者得點私人的恩賜。在有失業保險的國家裏邊，則統治階級猛烈的反對失業救濟金辦法。在英德兩國，都把救濟金的數目大大地削減。此外，並完全取消了大部分失業工人的救濟金。

在經濟危機的環境下面，資產階級竭力向勞苦大衆的生活條件進攻。各國對於在業工人的榨取程度，都巨大的提高。在多數情形之下，都把工作日延長。勞動的强度，也一天天增加。局部失業的工人，其報酬非常之微薄。總之，勞動的條件在各方面都一天天惡化了。

## 工資的削減

資產階級利用經濟危機的環境，有組織的向工人的工資進攻。在經濟恐慌諸年間，各國及國民經濟的部門，都把工人的工資削減了。

在經濟恐慌諸年間，整個勞工階級所得的工資總額，都大減而特減。美國資本家於一九三二年付給工人的工資，僅當從前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三三。德國工人階級的工資，在經濟危機三年間，曾縮減了二百六十萬萬馬克。同時，在社會主義的國家——蘇聯，恰恰相反，於五年計劃期間，工資的總額，曾由八十萬萬盧布增長到三百萬萬盧布。

德國有一位經濟學家，專研究最近十年來重要各國工人的實在工資水平，曾有如何的變遷。他根據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得了這樣一個結論：「假使把現今實在工資的水平，跟前十年的實在工資，作一比較，便可看出，德美兩國的實在工資水平，比最近半世紀來任何時期都要低；英國的實在工資，約近於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期的水平。」

這個結論，被各國的材料完完全全地證實了。

在最近十年來，德國平均每個工人的工資，有如下的變化：（以一九〇〇年爲一〇〇）

| | |
|---|---|
| 一八八七——一八九四年 | 九六 |
| 一九〇〇年 | 一〇〇 |
| 一八九四——一九〇二年 | 九八 |
| 一九〇三——一九〇八年 | 一〇二 |
| 一九〇九——一九一四年 | 一〇一 |
| 一九二四——一九三二年 | 八六 |

在最近一時期，德國工人的實在工資，更遭受了不斷的削減。假定以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爲一〇〇，那麼便有如下的一幅圖景：一九二八年的工資水平，因經濟起色的結果，曾經達到一〇〇，此後諸年，便不斷的降低，卽：一九二九年爲百分之九八；一九三〇年爲百分之八九；一九三一年爲百分之七九；一九三二年爲百分之六四。在一九三三年，德國勞工大衆的物質生活水平，更加降低，失業工人的生活，惡化得越加利害，那就不用提了。法西斯蒂上台後，把各種工人的津貼，統統減低；凡因政治問題而失業的大批工人，更完全被

剝奪了救濟金。

在最近十年來，英國平均每個工人的工資數目，也不斷的減低。若以一八九五至一九〇三年爲一〇〇，便得如下情形，卽：自一九〇四至一九〇八年爲百分之九七；自一九〇九至一九一四年爲百分之九六。在英國資本主義相對安定諸年，工人的工資雖有增加，但自一九二七年起，又日益下降，卽一九二七年爲百分之九八，一九二九年爲百分之九七，一九三二年爲百分之九四。

美國整個工人階級的工資，自一九二二年起不斷的提高，到一九二九年，曾經達到最高水平。例如以一八九八至一九〇八年爲一〇〇，那麼一九二九年便達百分之一二五。但是自這個時候起，却不斷的下降，勞工大衆的物質生活水平，一天天倒退。一九三〇年的指數爲百分之一〇五，一九三一年已降至百分之九一，到一九三二年更降至百分之七一。

但是資產階級方面向勞工大衆生活利益的進攻，却引起了勞工階級方面的有力抵抗。資本主義各國，都相繼發生了罷工的浪潮。在這次經濟危機期間，勞工大衆罷工的鬥爭，來得特別頑强。這一鬥爭幫助勞工大衆認識了問題的眞像。牠很明白地顯示出了誰是敵人誰是朋

友。在這次經濟危機的條件下面，勞工大衆的罷工鬥爭，很快地採取了向萬惡的資產階級制度挑戰的性質。

工業恐慌與農業恐慌的交互錯綜

這次經濟危機的所以特別尖銳和深刻，乃是由於經濟危機，不僅包括了工業國和農業國，而且也包括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和農業。此次經濟危機極度地加深了並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基本矛盾，連工業和農業間的矛盾亦在內。斯達林說得好：

「在經濟危機展開的行程中，幾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危機，不僅跟農業國家的農業危機碰在一起，而且交互錯綜在一起。牠加深了困難，並且預先注定了經濟活動一般衰落的必然性。」

工業恐慌，使失業龐大增加，使勞工大衆的生活空前未有的赤貧化。而民衆的貧困，乃表示農產品銷路的減少。此外，工業生產的縮減，乃表示農業原料，如棉花、毛類等等需求的減少。農業恐慌，使農民大衆破產，又剝奪了他們購買工業品的機會，這樣，使工業品的銷貨市場，更加縮小了。

農業恐慌，乃是資本主義無力應付現代生產力發展的一個明顯的標誌。現代新式技術，

本來可以應用最新的勞動方法，可使勞動機械化，而勞動的機械化，便表示生產力的龐大增長。但是資本主義的框子却過於狹小，不容許採用新式技術的成就。所以，資本主義加深了城市與鄉村間的對立，牠注定了農業的停滯和落後。於是資本主義關係成了農業長足發展的一種障礙物。

**農業的衰落**

把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跟蘇聯一比較，則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的停滯和衰落情形，更暴露得明顯。在一九三一年一年內，蘇聯的播種面積，約增加了一千萬公頃；同時，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穀物種植面積，在最近二十年內，共總增加了三千萬公頃。在一九三三和一九三四兩年內，蘇聯農業平均每年產額的增加率爲百分之六·二；而美國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九年這一時期，農業產額的增加率，僅百分一·七；蘇聯在小規模的個人經營盛行的時期（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亦達百分之二·七。在一九三四年，蘇聯集體農場交給國家的粮食，比較農業集體化以前個人農民所交出的數目，要多十萬萬「普得」，在一九三五年交給國家的粮食數目更多，由此保證了麵包劵制的廢止。世界大戰，曾經引起了資本主義各國農業的嚴重危機。各國農民大衆的破產，生產的減少，都是這

一危機的結果。在這次經濟危機期間，工業危機與農業危機的相互錯綜在一起，更給了千千萬萬農民的生存一個重大的打擊。

經濟危機引起了工農大衆空前未有的窮困，激減了農產品的需求，縮小了這種生產品的銷路。而銷貨市場極度縮小的結果，便使農產品的存貨，像山一樣的堆積起來，以致物價暴跌。農產品的堆積，銷路的減少，物價的暴跌，又在在引起了農業產額的減少。

資本主義各國的穀倉，都堆滿着巨量的農產品存貨。資產階級的領導者，僅僅看到了一種挽救這種過多的方法，就是把存貨燒毀，腐爛，喂猪，倒在海裏，尤其是減少耕地面積，强迫農民少生產商品。他們把山一樣的小麥和玉蜀黍，都腐爛和燒毀了，把巨量的牛奶倒在河裏了。在美國用棉花來舖墊柏油路，在德國專門用特殊的顏料使粮食腐爛，爲的使粮食不適於人吃食，只好拿去喂養牲畜。

在經濟恐慌諸年間，農產品價格大跌而特跌。例如，在經濟的恐慌期間，世界市場上小麥批發價格，就跌了百分之七十；棉花、咖啡、毛類，跌了兩倍多。似乎城市的消費者，因此獲益不淺，但是事實上並非如此。我們知道，商品落在消費者手中，要經過數十家的販

賣商和批發商的手，他們聯合起來，成立規模宏大的獨佔團體，不許零售物價跌落。在經濟恐慌期間，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的零售物價，都跌落得很小，而在有些國家裏面，甚至是增漲（例如在德國）。但是和農民來往的是批發商，因此他不得不以非常低廉的批發價格出賣自己的產物，這種價格往往連補貼種子和農具的費用都不夠，至於所費的勞動是更不用說了。

農業危機，使農產品的產額，大大減少。好多國家資產階級的政府，都公然命令農民減少生產。據他們的意見，這是緩和農業危機的唯一辦法。農業生產的減少，和工業生產的減少一樣，是表示生產力的巨大荒廢。小麥和玉蜀黍的耕地，都閒空起來，沒有耕種；棉花、咖啡、橡皮等種植園，都沒有栽種，或者是把已經栽種的完全剷除。在別一方面，成千成萬的人，却找不到充飢的一塊麵包，沒有棲身的房子，更沒有必要的衣服。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面，耕種機和肥料的應用，都一天天減少，這類東西的銷路，都一天天跌落。總之，經濟危機，使資本主義世界的農業，空前未有的衰落了。

遭受農業危機的打擊最重的，要算貧農和中農。經濟危機，使廣大的農民羣衆赤貧化。牠加速了農民的分化，使成千成萬的農民轉入窮光蛋的隊伍。現在農民從其生產品所得的收

入，僅當從前所得的一小部分而已。

但是農民交給國家的稅捐，交給地主的地租，還給銀行的債款，仍要照舊交納，甚至數目是大大增加了。貧農中農，交納稅捐和付債還息的費用，要佔他們收入的大部分。農民爲了納稅還債，傾家蕩產者屢見不鮮。不僅在歐洲各國，就是在號稱資本主義下農業幸福繁榮模範的美國，成千成萬的農民都宣告破產了。由於破產的衆多，農民大衆對資本家、地主、銀行等壓迫的反抗，也一天天增加了。各國農民都企圖團結起來罷耕，拒絕購買所拍賣的東西，以抵抗拍賣他們的家產。在美國曾有過這種事件，就是某一地方的農民，都集合起來，到拍賣破產農家的地方去，一致對全部財產出價一元。於是銀行的代表，不得不改期拍賣，允許延期還債。破產的農民，丟掉他們的家，投入窮人的隊伍，飄流各處。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僱農的生活，尤其悲慘。在歐洲和美洲地主和　農拒絕用現款付給工錢的現象，一天比一天多起來。原來他們拿一掬粮食，一塊半腐爛的馬鈴薯，便可找到城市的失業者來作工。資產階級的著作家，都喊叫「回鄉耕田」。各國都成立了專門組織，來辦理所謂失業者「墾殖區」。不過這表示小農經營的隊伍，更行增加，他們沒有農具，辛辛苦苦來耕種可憐的一塊

土地以糊口。資本主義農業的危機，很明顯地表明了小生產在資本主義下的地位有多麼的困難啊。

經濟危機與獨佔

這次經濟危機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牠是在獨佔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面發展起來的。斯達林說得好：

「今日的資本主義，跟舊的資本主義不同，牠是獨佔的資本主義。因此，資本主義團體，不管生產過剩如何，必然要力謀保持商品的獨佔價格。顯然的，這種情形，使經濟危機對於基本銷費者的民衆所遭受的痛苦，特別的利害。因之，這不能不使經濟危機拖延下去，不能不使經濟危機的消滅受到阻礙。」

資產階級的走狗，在好多年以來，就相信獨佔的增長是表示轉向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辯護士們，都異口同聲地說在獨佔資本主義之下，經濟危機已成過去。這次經濟危機，十二分顯明地暴露了這種虛構的謬論。在事實上，現代資本主義的獨佔性，不過使經濟危機更加尖銳，更加深刻，更加持久罷了。

獨佔的頭目，竭力想把經濟危機的全部重担，轉嫁於消費大衆的身上；甚至在生產過剩

的環境下面，他們都想保持高度的物價。在事實上，儘管生產過剩，但是獨佔化的工業部門的好多生產品，其價格確比其他部門所製造的商品價格的跌落，來得緩慢，這由下面的一個表中就可以看出來。

加特爾所規定的物價與自由規定的物價

| 年份 | 德國（以一九二六年爲一〇〇） | | 奧國（以一九二三—一九三一年爲一〇〇） | | 波蘭（以一九二八年爲一〇〇） | |
|---|---|---|---|---|---|---|
| | 加特爾價格 | 自由價格 | 加特爾價格 | 自由價格 | 加特爾價格 | 自由價格 |
| 一九二八年 | 一〇二·一 | 一〇六·八 | — | — | — | — |
| 一九二九年 | 一〇五·〇 | 九七·四 | 九九 | 一〇〇 | 一〇七·七 | 九三·六 |
| 一九三〇年 | 一〇三·一 | 七九·七 | 九六 | 八七 | 一〇八·九 | 八〇·九 |
| 一九三一年 | 九三·六 | 六〇·八 | 九一 | 七六 | 一〇七·八 | 六三·八 |
| 一九三二年 | 八三·九 | 四七·五 | 九三 | 七三 | 一〇六·一 | 五二·五 |
| 一九三三年 | 八三·九 | 四八·三 | 九四 | 七三 | 九四·八 | 四八·八 |

不過在好多情形之下，經濟危機的壓力，比獨佔的聯繫來得利害。當物價紛紛暴跌的時候，獨佔團體本身也就瓦解了。這在生產原料的工業部門裏面，尤其屢見不鮮。原料需求的

暴減，巨量存貨的發生，歸根結柢，仍要迫使生產者不得不去大大的減低物價。在這些工業部門裏面，獨佔團體也無力維持高度的物價。

在經濟危機的環境下面，獨佔資本主義所固有的一切矛盾，都空前未有的增大。獨佔團體力謀保持高度物價的企圖，必定要使少數獨佔團體和其生產品消費大衆間的矛盾，一天天尖銳化。其次，獨佔化的工業部門和獨佔未起有重大作用的工業部門間的矛盾，也一天天加深。三則，各個獨佔團體內部的鬥爭，也一天天加强；好多獨佔團體，都不堪經濟危機的打擊而瓦解了。

比方在經濟危機期間瓦解的，有下列幾個規模宏大的獨佔團體：國際鋅業加特爾，歐洲生鐵加特爾，國際錫業加特爾。歐洲鋼鐵加特爾是長期處在猛烈打擊之下。在德國瓦解的，有人造絲業聯合會，鋅業加特爾。在法國瓦解的，有生鐵辛狄加。

資本主義各國的政府，都對獨佔團體予以很大的幫助。陷入困難局面的獨佔團體，都得有政府方面的津貼和幫助。在德法美諸國，千千萬萬的馬克、金元和法郎，都用這種方法由納稅人的荷包取出，而到給托辣斯資本巨頭的金庫裏面去了。

## 對外貿易的衰落

生產過剩的危機和銷貨市場的縮小，定要使對外貿易衰落。就對外貿易的衰落講來，這次經濟危機也超出了過去資本主義歷史上的歷次危機。

關於這一點，有下列一表可作證明。

歷次經濟危機期間世界對外貿易縮減表（百分率）

| | |
|---|---|
| 一八七三——一八七四年 | 五 |
| 一八八三——一八八四年 | 四 |
| 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年 | 一 |
| 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 | 七 |
| 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 | 六五 |

世界對外貿易的跌落，削弱了資本主義各國間的經濟關係。工業國減少了原料的入口。同樣，農業國也減少了工業品的入口。這樣一來，定要使生產和勞苦大衆的消費，都大大的縮減。

世更貿易的衰落，使在世界市場上佔着支配地位的强大的資本主義國家，遭受最嚴重的打擊。關於主要各國出入口貿易縮減的情形，這裏可表於下。

帝國主義國家對外貿易的衰落（以一九二九年爲一〇〇）

| | 一九三〇年 | | 一九三一年 | | 一九三二年 | |
|---|---|---|---|---|---|---|
| | 入口 | 出口 | 入口 | 出口 | 入口 | 出口 |
| 美國 | 八〇 | 七三 | 四八 | 五〇 | 三〇·一 | 三〇·八 |
| 德國 | 七七 | 九〇 | 五〇 | 七三 | 三四·七 | 四二·六 |
| 英國 | 八六 | 七八 | 七二 | 五三 | 五七·六 | 五〇·一 |
| 法國 | 九〇 | 八五 | 七二 | 六一 | 五一·二 | 三九·三 |
| 意國 | 八〇 | 七九 | 五一 | 六六 | 三八·七 | 四五·六 |

對外貿易的如此縮減，定要使奪取市場的鬥爭空前未有的尖銳化。事實上，在這次經濟危機期間，各國間奪取銷貨市場的競爭，的確極度地加深了。競爭的方法，採取了特別尖銳的方式。每一個國家的資本家們，都首先力謀保障國內的市場，不許國外的競爭者侵入。各國的關稅率，都空前未有的提高。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都實行保護稅制。結果，傾銷主義，便極端盛行了。

資本主義各國的工業生產，在一九三二年曾經達到了衰落的最低點。此後諸年，各國工

由衰落最低點到特種蕭條

業生產，都略有上升之勢。在一九三三和一九三四兩年間，工業產額雖有不斷的變動，但是這種變動，並未達至一九三二年夏季所有的衰落最低點。關於這一點，前面五九六和五九七——五九八頁所引的兩表，可作證明。那兩個表所引的料，是到一九三三年爲止。茲再引一九三四年的一表於下。

各國工業產額表（以一九二八年爲一〇〇）

| | 一九二九年 | 一九三二年 | 一九三三年 | 一九三四年 |
|---|---|---|---|---|
| 資本主義全世界 | 一〇六·〇 | 六六·一 | 七五·五 | 七八·二 |
| 美國 | 一〇七·二 | 五七·七 | 六八·五 | 七一·二 |
| 英國 | 一〇七·九 | 八二·八 | 八八·三 | 九九·二 |
| 德國 | 一〇〇·四 | 六一·二 | 六九·〇 | 八五·八 |
| 法國 | 一〇九·〇 | 七六·〇 | 八四·〇 | 七八·〇 |

這個表和前面所不同的，只是所載的表不同，本表是以一九二八年的水平爲一〇〇，而不是一九二九年。由此我們看到，一九三二年各國的生產水平，比以後諸年都低。各國工業自克服衰落最低點以後，都有若干的進展，但是距經濟危機以前的水平還相差很遠？（關於

一九三四年以後的世界經濟狀況，請看本書附錄瓦爾加一文——譯者。）

轉向特種蕭條的原因

單是拿資本主義各國實行通貨膨脹和瘋狂備戰的政策，來解釋衰落最低點的克服，那是不對的。在有些國家裏，例如在日本，軍火工業的龐大定貨，的確起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一切國家連幣制安定的國家在內，其工業狀況都有若干的起色。因此，「很明顯的，除軍事和通貨膨脹景氣以外，在這裏，資本主義內在的經濟力量，也起有作用。」（斯達林語）

由於對勞苦大衆的加緊榨取，由於農民大衆的破產，由於對殖民地勞苦人民的掠奪，各國工業狀況，都居然獲得了若干的起色。剝削的加緊，勞動强度的提高，工資的削減，所有這些方法，都使好多資本家在需求薄弱物價跌落之下，也得以進行生產。同時，獨佔團體把原料和食物的價格强行減低，以犧牲殖民地農民和勞工大衆；這對資本家也是表示生產成本的減低。第三，經濟危機，摧毀了巨量的生產力。巨量製成品的毀滅，結果，使存貨大大減低，這樣一來，使求供間的比例，在多數情形之下，遂得以吻合。第四，弱小企業的破產，也給大企業廓清了市場。

這樣，幾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便都克服了衰落的最低點。於是，由衰落的最低點便轉向經濟蕭條了。但是「這種蕭條，不是普通的蕭條，而是一種特殊的蕭條，牠不會使工業重新抬頭和繁榮，但是也不會使工業返回到衰落的最低點。」（斯達林語）

經濟蕭條的特殊性

在普通時期，即在資本主義還沒有進入衰落和死亡時代的時期，當經濟危機去後，則來一個經濟蕭條時期，經濟蕭條又是經濟重新抬頭的開端。但是現代資本主義，乃是垂死的資本主義。牠已經處在總危機時期，而充滿着深刻的矛盾，這些矛盾定要使牠走向滅亡。這次經危機就是爆發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礎上面，所以牠來得這樣的深刻，這樣的長久，這樣的尖銳和破壞力的這樣巨大。目前的經濟蕭條，也是在這種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礎上面，所以牠跟普通的經濟蕭條也根本不同，牠並不是經濟重新繁榮的開端和先驅。

「原因是不讓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上升的種種惡劣條件，還在繼續作着祟，如正在繼續着的資本主義總危機啦（這次經濟危機就是在這種環境之下發生的），工廠開工率的慢性不足啦，慢性的大量失業啦，工業危機與農業危機的交互錯綜啦，固定資本嚴重革新趨勢的缺乏（此種現象普通在繁榮到

來前必定是有的）啦等等。」（斯達林語）

自經濟危機轉向蕭條以後，各國間發展的不平衡性更其加强了。有的國家工業狀況，略有起色，同時有的國家經濟狀況，却差不多還沒有改善的症候。秋米特洛夫氏說道：

「儘管好些國家的工業生產，略有增加；儘管金融巨頭的利潤，大大增加；但是全世界的整個資產階級，還不能够跳出經濟危機和蕭條，更不能够阻止資本主義矛盾的長足尖銳化。在有些國家裏面（如法比等國），經濟危機還在繼續着；在別的一些國家裏面，已轉入蕭條狀態；而在生產超出經濟危機以前的水平的國家裏面（英日等國），却又在成熟着新的經濟危機。」

狂風暴雨的觀念正在民衆的意識中成熟着

經濟危機震撼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使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內部和外部矛盾，都極度的尖銳化。經濟危機的長期拖延，使勞工大衆的生活，空前未有的惡化。龐大的失業，工資的暴減，剝削的加緊，這就是勞苦大衆在此次經濟危機條件下的命運。同時，在經濟危機期間，各國廣大的農民羣衆，也都紛紛破產。因此，隨着勞苦大衆的赤貧化，他們反對資本主義的情緒也一天比一天增長起來了。

各國資產階級，看到勞苦大衆反抗情緒的增長，都一天天放棄了從前壓制勞苦大衆服從

的方法，而改行公然恐怖的法西斯蒂獨裁制。德國資產階級在社會法西斯蒂幫助之下，於一九三三年二月間，建立了血腥的希特勒獨裁。各國資產階級，都漸漸丟棄了民主主義的假面具，而實行血腥的恐怖政策，以對付勞苦大衆。可是這樣一來，更引起了社會階層關係的尖銳化，而有搖動整個資本主義基礎的危險。

同時，長期拖延的經濟危機，又加深了資本主義各國間的一切矛盾。在經濟危機條件下面，每個國家都想把經濟危機的重担，轉嫁於別的國家。奪取市場的鬥爭，空前未有的尖銳化。每個國家，在國外市場上都實行傾銷主義；同時，牠們却都高築關稅壁壘，把本國的國內市場保衞起來，以阻止國外競爭者的侵入。債款的停止償還，也使債務國與債權國間的關係，一天一天尖銳。三則，此次經濟危機，更加强了帝國主義時代的發展不平衡律。牠對各國的打擊，輕重不同；因而牠使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力量對比，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所有這些都在在使國與國間的關係，一天比一天緊張起來。各國都公然進行準備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各國資產階級都拚命擴充軍備，準備重分世界的大撕殺。在經濟危機條件之下，所有工業部門，都減少生產，惟獨有一門工業，不但沒有減縮生產，反而年復一年的更加擴充起

來，這門工業就是軍需工業。在數年以前，日本帝國主義，就用武力侵佔了中國東北四省，並進而深入華北各省。我們知道，在太平洋上錯綜着日美英三帝國主義的利益。因此，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使帝國主義奪取太平洋的鬥爭，極度的尖銳化。

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戰爭，又掀起了歐洲各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複雜矛盾。這一戰爭，當時對和平事業曾有莫大的危害。

現在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參謀部，都密祕地在製定未來大戰的計劃。其中最主要的一個計劃、就要算武裝進攻蘇聯的計劃了。

但是，各國民衆不滿意的情緒，却一天天在醞釀着。德國民衆組織，正在進行着英勇的反抗法西斯蒂的鬥爭，他們在極端祕密的條件下面，鍛練自己的力量，力謀推翻法西斯的獨裁。在法國，法西斯蒂的挑戰，引起了勞苦大衆的猛烈反抗，他們建立了人民陣線，把資產階級嚇得屁滾尿流。奧大利的勞苦大衆，於一九三四年二月間，曾發動武裝鬥爭，在極困難的條件下面，來反對數量優越的敵人。……「雖然各國民衆還沒有走到襲擊資本主義的地步，但是狂風暴雨的觀念，在民衆意識中正在成熟着，這是不用懷疑的。」（約瑟夫語）

我們已經曉得，資本主義本身是不會自動滅亡的。我們曉得，凡資本主義自動滅亡的理論，對勞苦大衆的解放事業都有着莫大的危害。這一理論，定要消滅勞苦大衆頑强而長期的鬥爭的意志，沒有這種鬥爭，要戰勝剝削者那是不可能的。資本主義矛盾的任何尖銳化，並不能使資產階級絕對沒有出路。唯有頑强的鬥爭，才能解決資本主義制度的命運。約瑟夫說得好：

「××的勝利，從不會自己來的。要準備牠，爭取牠才行。要準備牠，爭取牠，非有强大的勞苦大衆的革命××不可。」

# 附錄

## 一九三六年世界經濟狀況的鳥瞰

瓦爾加

儘管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曾予以破壞的影響；儘管各國幣制的紊亂和外交政策的尖銳，曾引起了嚴重的破壞；但是資本主義再生產行程的週期運動，仍在照常運行着。在一九三六年裏面，各國和各門經濟的增長速度，雖各有不同，但一般工業生產的增長速度，仍有增無減。這由下表可以看出來：

世界工業生產指數表（以一九二五——一九二九年爲一〇〇）

| | 蘇聯不算在內 | 蘇聯算在內 |
|---|---|---|
| 一九三二年 | 六九·〇 | 七七·九 |
| 一九三三年 | 七八·一 | 八四·九 |
| 一九三四年 | 八四·三 | 九三·九 |

一九三五年……九二·八　一〇〇·三

一九三六年(三月)……九五·九　一〇四·〇

(註)見一九三六年八月份國聯月報。

在最近六個月來，生產增加得更厲害，尤其是在美國。茲引本年十月十六日美國 Anna-list 雜誌所載一表於左：

世界工業生產指數表（以一九二八年爲一〇〇）

| | 三月份 | 四月份 | 五月份 | 六月份 | 七月份 | 八月份 |
|---|---|---|---|---|---|---|
| 九六 | 一〇〇 | 一〇一 | 一〇二 | 一〇四 | 一〇五 | |

這些數字證明：

第一，現在世界工業產額已達至一九二五——一九二九年一時期（這一時包含上一週期的起色與繁榮兩個階段在內）每年平均的水平。

第二，連蘇聯業在內，世界工業生產指數已提高了百分之八乃至百分之十，這很明白地表示出了蘇聯的卓越和它在世界生產中比例的迅速增加。要是我們僅僅把國聯所公佈的關於蘇聯工業生產額的指數作一考察，則蘇聯的這種卓越地位，還要顯明。

蘇聯工業生產指數表（以一九二九年爲一〇〇）

| 一九三〇 | 一九三一 | 一九三二 | 一九三三 | 一九三四 | 一九三五 | 一九三六（二月） |
|---|---|---|---|---|---|---|
| 一三〇·五 | 一六〇·九 | 一八二·九 | 一九八· | 二三八·二 | 二八八·二 | 三五一·九 |

（註）見本年九月份國聯統計月報四一一頁。

又據國聯的統計，本年二月間，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產額，跟一九二九年比較，還少百分之十。同期，蘇聯的工業產額，竟增長了百分之二五二。此後數月，大家都曉得，蘇聯的工業生產，又有新的巨大增加。

不過這些材料，雖然業已很明白地表示出了蘇聯的卓越，但是還沒有表明眞理的全部。在最近四年來，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的增加、生產的接近於一九二九年的水平以及個別國家的轉向若干繁榮，凡此都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範圍以內進行的。

各國經濟雖然已有週期的起色，但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主要特徵，譬如慢性的大量失業啦；對勞工大衆榨取率的暴增啦；因資本主義銷貨市場缺乏之故而不變資本的慢性過剩啦；各國市場間所築的高度關稅壁壘啦；農民大衆的窮困啦等；都還保存着，而且還在繼續起

着很尖銳的作用。各國經濟的起色，並沒有走上普遍的繁榮和開展。新的經濟恐慌又在成熟着，但是有些國家還沒有跳出經濟恐慌和蕭條狀態。

雖然尚在一九三二年中期，各國就已經克服經濟恐慌的最深點，此後曾來了一個特種蕭條階段，但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產額，迄今還沒有提高至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以前的最高水平。在個別的國家裏面，長久而拖延的經濟蕭條，雖已完結，而轉向短期的非常不平衡的起色；可是資本主義的總危機，給這種週期的起色添加了一種特徵，只要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强行阻斷資本主義再生產的行程，那末，已在成熟的未來的經濟恐慌將要具一種更富於破壞性的力量。

在蘇聯，工業生產年年都有計畫地在飛躍的發展着，不像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那樣，有什麼週期的變動，有什麼與人們的意志無關的因素，來阻止這一繁榮。從一九三二年起，就工業生產總額講，蘇聯在歐洲就已經占着第一位。可以肯定地說，在不遠的將來，就生產力的水平說，蘇聯將要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

現今資本主義各國經濟起色的最重要的一個特徵，便是各國經濟發展不平衡性的顯著加

深。有些資本主義國家，已經超出了一九二九年的工業生產水平好多；可是有些國家的工業生產還是滯留在經濟恐慌的最低點上面。

根據目前工業生產的狀態，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可分爲四大類：

第一類國家，其生產額業已超出一九二九年的水平。

第二類國家，其生產額雖已超出一九二九年的水平，但備戰在經濟生活上却起着決定的作用。

第三類國家，其生產額雖然還沒有達至一九二九年的水平，但是一天天正在增長着。

第四類國家，其生產額還是滯留在經濟恐慌的最低點上，經濟狀況的改善，非常之慢。

茲引一表於下，藉作證明：

各國工業生產指數表（以一九二九年爲一〇〇）（註一）

| 國名 | 一九三五年六月或七月 | 一九三六年六月或七月 |
|---|---|---|
| 第一類國家 | | |
| 英國 | 一〇三·九 | 一一五·一 |
| 丹麥 | 一二二·〇 | 一三三·〇（一三四·〇）（註三） |

愛沙尼亞……一一六・七　一三三・八（一二四・九）（註三）
芬　蘭……一一二・五　一二一・七
希　臘……一一九・九　一四一・五
冈牙利……一〇三・二　一二七・一
加　威……一一〇・九　一一七・七（一一五・八）（註三）
瑞　典……一一六・九　一三五・八（一三七・一）（註三）
智　利……一一三・八　一二一・三

第二類國家
德　國……九二・四　一〇七・一（一〇九・六）（註三）
意大利……九三・五　——（註二）

第三類國家
美　國……七二・三　九〇・八
加拿大……八一・六　八七・二（九〇・四）（註三）

第四類國家
奧　國……七三　七七・九（七九・六）（註三）

| | | |
|---|---|---|
| 捷克 | 六八 | 七五・七 |
| 比利時 | 六九・六 | 七三・五(七二・九)(註三) |
| 波蘭 | 六五・九 | 七二・〇(七三・五)(註三) |
| 法國 | 六六・七 | 七〇・三(六六・七)(註三) |
| 荷蘭 | 六七・三 | 六七・九(六三・六)(註三) |

(註一)見一九三六年九月份國聯統計月報。

(註二)自一九三五年八月起並未公佈任何統計資料。

(註三)括弧以內的數字，是譯者根據十月份國聯統計月報加入的。

要是我們把這個表整個兒地來觀察一下，便可看出，除不關重要的智利以外，從一九三五年中期起到本年中期止，沒有一個國家的工業產額，不是上升的，不過上升的程度各不相同罷了。這告訴我們，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的週期運動，雖然大爲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影響所損害，但它們是照常進行的。

我們把上邊所舉四類國家作一考察，便可發見各國的經濟狀況，有着很大的差別。第一類國家裏面，又可分出兩種不同的國家來。一種爲英國，它的經濟狀況最接近於『正常』的

週期繁榮，不過它有好多主要工業部門，還沒有恢復到戰前的水平。它的放款資本很多，可以很低的利息借得。因此，它的建築事業，頗爲活躍。它的固定資本，也在革新和擴充着。軍費雖然一天天增大，但是還沒有占着決定的地位。有些工業部門，比方鋼業吧，數月前即有人定貨；因之它的鋼鐵的入口，日益增加，因爲各廠都不能滿足一切的需要。不過英國失業工人還在一百六十萬以上。第二種是工業不大發展的國家，此種國家經濟狀況，除週期的改善外，新工業部門的出現，在經濟中起有很大的作用。

第二類的標本國家爲德國。其工業產額的暴增，主要是由於軍備的龐大增長，而週期性僅有很小的作用。除全部工業產額激增外，在近兩年來其消費品的產額却是停滯的。因此可知，德國工業產額的激增，並沒有使勞苦大衆工業品的供給有所改善。目前德國的經濟已是標本的戰時經濟：所有原料的分配，都舉行登記；物價由國家規定；農產品實行强制的供給；對外貿易則施行更嚴格的統制。諸如此類，不勝舉述。

意大利的經濟，因侵阿戰爭和軍備增加的結果，日益惡化。

日本工業生產的增長，差不多已經完全停止。從一九三五年五月起到一九三六年五月

止，它僅增加了百分之四。日本大概是下次世界經濟恐慌首先開始的一個國家。這不但是因爲在一切大工業國當中，日本於上次經濟恐慌期間是首先達到最低點的一國，而且因爲有着很多具體的原因。一方面，日本的經濟資源，非常的不足夠，它不能長久担負龐大軍備的重担；別方面，日本對外貿易所遇的阻碍，一天比一天增多。因此，經濟恐慌在日本大有首先開始的可能。在最近四個月來，其工業產額已有下降的趨勢。茲引一表於下：

日本工業產額指數表（據國聯的統計，以一九二九年爲一〇〇）

| 三月 | 四月 | 五月 | 六月 |
|---|---|---|---|
| 一五〇·五 | 一四八·〇 | 一四九·〇 | 一四六·九 |

假使這些數字，不把龐大而且日益增加的軍火產額包括在內，那末下降的情形一定還要著目哩。日本財政狀況的緊張，也指出了經濟恐慌爆發前提的積累。在本年首數月內，日本最重要的一門工業——紡織工業的產額，和去年比較已經大大地跌落了。

美國是算在第三類的國家以內，該國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動態有着決定的意義。在最近一年以來——卽自一九三五年七月起到本年七月止——美國的工業產額竟增加了百分之二

十五。這種類似的速度，在資本主義史上是很少看見的。不過其鋼鐵工業的開工率僅爲百分之七五。預料本年度汽車工業的產額，約爲四百五十萬至五百萬輛。除汽車外，美國經濟狀況起色的基礎之一，要算家用電氣冷藏器等業的擴充。僅有農業（本年歉收）和建築工業（尙未達至一九二九年水平的一半）兩門的產額，未見改善。美國建築事業的落後，主要是由於生產能力的慢性過剩，而阻止着新廠的開辦。同時，巨量的失業軍也在起着作用。目前美國失業工人尙有一千二百萬，其中大多數還無力交納房租。

本年美國生產雖有巨大的增加；可是迄今這個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比一九二九年的水平低百分之十。

第四類國家當中，除法國外，還有許多歐洲小國。這些國家的工業產額，不但跟一九二九年的水平比較，還處在非常低下的水平上面；而且經濟改善的速度，也是非常緩慢的。

主張貨幣貶值的人們，常常說法國經濟狀況的惡劣，乃是沒有放棄金本位的結果。但是克服經濟恐慌很慢的國家當中，除了法荷（兩國到一九三六年九月底始放棄金本位）而外，還有奧捷比利時等國，此等國家，在兩年前就已經實行貨幣貶值，但是工業產額並未有很顯著

的增加。這告訴我們，貨幣政策並不能左右週期的發展，這在理論上每個頭腦清晰的人都是很明白的，恕不多說。

在各國發展這樣不平衡的條件之下，又在成熟着新的週期的世界經濟恐慌。大概它不是首先爆發於日本，便是首先爆發於英國，因爲這兩個國家的經濟狀況最接近於普通的經濟恐慌以前的狀況，如生產水平的頗高，固定資本的擴充等。經濟恐慌，究竟將於何時開始，目下還不能確定，但是大概說來，它將爆發於一九三七—三八年。

英國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已經在公然地說，在一九三八年有重新發生經濟恐慌的可能。例如英國最有名的一家雜誌——經濟週刊，於九月二十六日的一期上說道：

「假定說，建築事業和一般經濟現有水平的保存，乃是英國經濟安定的條件，並假定這一水平萬一削弱可作爲經濟恐慌的起點，而往後一般活動的加速可引起『經濟繁榮』，那末顯然的，這裏藏着一種祕密的危險，這危險在兩年後定要爆發的。」

不消說，假使世界大戰一旦開始，那末它馬上定要摧毀週期的發展。在這種情形之下，連在上次世界大戰期間一樣，代替週期的經濟恐慌而出現的，則是一種臨時的戰時經濟狀

況，——這戰時經濟狀況也許是資本主義史上的最後一次吧。（譯自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蘇聯眞理報）

# 附錄二　第一版刪去兩節補譯

本書第一版刪去各節（請參看第一版譯者序言），除第一章各節及第十章描寫日本農村生活的一段，都補在原來地位外，還有兩處，因補入更動太大，時間來不及，特補在這裏。

一處是第三章第一節第十四小節俄國農民的失掉土地內所引的聶克拉索夫的一首詩——即拙譯一六八頁第四行「……才有若干例外」一句的下面：

「詩人聶克拉索夫，在其誰在俄國生活的很好一首詩中，關於這種例外描寫如下：

『……祝福的角隅所在的地方，
總是位置適中優良。
僅有某種的偶然，比如：
住在遠方的地主的不明眞相，
中間人的錯誤，

與夫常常有的農民指導者的狡猾勾當，

有時才給農民，

分點樹林牧場。』

一處是第十章第二節第十五小節農村的人口過剩內敍述帝俄時代農村人口過剩的一段——即拙譯三七四頁十四行「……遭受慢性死亡的痛苦」一句的下面：

「中央黑土地帶，感受農村人口過剩的痛苦，更其厲害。這裏人口稠密的地方，凡是良田好地都是屬於地主所有。農民都感受地少和無地的痛苦。凡是富於黑土壤的區域，恰都貧困凋敝。因之，當時的文學作品，給這些區域起了個名字，叫做『窮困的中心』。有一部描寫這個農村人口過剩巢穴的書取了個意味深長的名字，叫做凋敝的農村，裏面曾說到好多鄉村中，把有臭虫和蟑螂認爲是一定富有的標誌，因爲貧窮的農民甚至連蟑螂吃的東西都是沒有的。」

# 附錄三　關於幾個名詞的譯法及其他

## ——答魏子良先生——

最近新創刊的社會公論（一期），載有魏子良先生的介紹兩本政治經濟學的書一文，內容是「介紹」拙譯政治經濟學講話和胡明先生譯的政治經濟學基礎教程的。一本書出版，能被人「介紹」，總算是榮幸的，還有什麼話可說？不過關於魏先生在「介紹」中指責拙譯的幾個地方，和「介紹」的態度不能不聲明幾句。

魏君關於拙譯的指責，主要有四點；一是對於原文幾小節不應刪掉；二是用×的地方太多；三是爲了「要貫澈通俗化」，「以辭害義」；四是關於幾個名詞譯的不當。關於拙譯所刪掉的各節，我在第一版譯者序言裏面，已有簡單的證明；同時，在第二版中，已經補譯出來，附在書的末尾，恕不再贅。關於第二點，拙譯中僅有一句話和幾個犯禁的名詞用×代替，其餘並未用過，所言「太多」，不是事實。關於第三點，也不是事實，凡對照看過拙譯

的人，都可出來作證明的。至於他所舉的一個例子「Pre-capitalism」一個名詞的譯法，後邊再說。這裏單來談談第四點吧。

（一）魏先生認爲 Pre-capitalism 是個「專門的定型的術語」，應譯爲「前資本主義」，而指責拙譯不應改譯爲「資本主義以前」(Before capitalism)，並認爲這是「兩個意義不同的東西」。我認爲這是他的誤解。據我的淺見，在社會科學書籍中沒有 Pre-captalism 這個術語，你不論揭開蘇聯的大百科辭典或小百科辭典，更不論揭開蘇聯國家辭典編纂所所出版的俄語釋義辭典(Explanatory Dctionary of Russian，是最完善的一部現代俄語辭典)或英俄辭典（以字多著名），都找不出這個字來。僅有 Pre-capitalist（俄語是 Do-Kapitalisticheskii）這個形容詞，應譯爲「前資本主義的」，其意係指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諸社會形態而言，不論封建社會，或奴隸社會，乃至氏族社會都包括在內，並不是一個獨特的發展階段。所以，「前資本主義的」與「本資主義以前的」，其意義是一樣的。俄語譯義辭典關於這個詞的解釋是：「關於資本主義社會成立以前的時代的。例如前資本主義的社會。」所以，拙譯的確爲了通俗一點，譯成「資本主義以前的」，但是由上可知，並沒有「以辭害

義」。

（二）魏先生指責拙譯不應把「借貸資本」譯爲「放款資本」。這一指責，我覺得也不見得對。因爲「借貸」二字，嚴格說來，不能成爲一個術語。「借」一般含有向人借入的意思；「貸」則含有對人借出的意思。所以，簿記上有借方與貸方的區別。在經濟學上所謂的Lending Capital（俄語是Ssudnyi Kapital）是指專以信託方式把款項借與他人收取利息的資本。一般譯爲「借貸資本」，意義稍覺含混。白話把借錢與人收取息金叫做放債：銀行界則稱做放款。所以拙譯譯爲「放款資本」。李達先生也是這樣譯的，有例可援。請你揭開李譯政治經濟學教程下冊四三五頁有這樣一段：「所有着某種貨幣額的人，暫時把牠貸給（以信用貸款）別人的行爲，就叫做放款。」李先生在同書中把所有 Lending Capital 是統統譯爲「放款資本」的。

（三）魏先生指責拙譯不應把「集中」一詞譯爲「聚積」。這我覺得也是魏先生把這兩個名詞沒有弄清楚。稍有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有資本的 Concentration 和 Centralization 這兩個名詞。凡「由積蓄剩餘價值而來的資本的增殖，叫做資本的 Concentration，

「凡由聯合數家資本而成爲一家以增加資本的情形，叫做資本的 Centralizatien（請看拙譯二七五——二七六頁）。「顯而易見」，這是「兩個意義不同的東西」，不能混爲一談。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也有這兩個過程。一般把 Concentration 譯爲「集積」，把 Centralization 譯爲「集中」。拙譯全書自始至終，依照通例，統統把 Centralizaton 譯爲「集中」，覺得「集積」二字合混，把 Concentration 改譯爲「聚積」。胡明先生的譯本（拙譯與胡譯是從同一個原文本譯出的）有一處把 Concentralion 譯爲「積壘」（二八三頁）在別處（一八四頁及第十二章）又統統譯爲「集中」；有一處（二八四頁），把 centralization 譯爲「集中」，隨後（四五三頁）又譯爲「集合」。似此亂譯，不但失了原意，而且使讀者弄不清楚。

（四）魏先生指責拙譯不應把「封建采邑或領地」譯爲「封建莊園」。這又是魏先生沒有弄明白這兩個名詞。「采邑」或「領地」（Beneficium 或 Feud，俄語是 Len）是法律上的用語，凡國王賜給他的功臣的土地，一般叫做「封地」或「采邑」或「領地」。「莊園」（俄語是 Pomestie）是經濟上的用語。諸侯或封建主把他的「領地」，一部份分給農民（

農奴）去耕種；一部份則留給自己使用，徵調農民來替他義務耕種，卽所謂「力役」或「賦役」。諸侯的這一部份便叫做「莊園」。「莊園」裏面除有農奴義務耕地外，尙有各種手藝工匠，製造各項用品和生產工具，它是自給自足的。所以，「莊園」是封建社會的經濟核心。拙譯第三章第二節內「封建莊園」一小節的原文是 Pomestie；而不是 Len 或 Feud；萬不可譯爲「領地」。從這一節的文字也可以看出，這裏所講的是「莊園」，不是一般的「領地」。胡譯本將 Pomestie, Feud, Latifundium 等詞統統譯爲「領地」，那是不對的。

（五）魏先生指責拙譯把法蘭克國王「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譯爲加爾大帝，是「沒有理由」的。這也不見得對。按 Charlemagne 是法語，卽Charle大帝，俄人根據拉丁音，向來把 Charle 譯爲 Karl（德語亦是如此），大帝則用俄文，故成 KarlVelikü，拙譯遂根據俄文譯爲加爾大帝（英語亦是 Charles the Great）。這裏只是譯音的不同，並非是把張三譯成李四。胡譯本既全部譯音爲查理曼，又加上大帝，本來就已經可笑，而我們的魏先生沒有弄清楚，反來責人，未免是「盲人騎瞎馬」。

魏先生指責拙譯把魯濱遜飄流記中的禮拜五譯爲「張三」，是「沒有理由」的。這我承

認是譯錯了，原文僅說魯濱遜遇見了荒島上的一個人，後來把他作爲自己爲助手和僕人，當時我按照原文語氣，以爲此人不過張三李四而已，同時自己把魯濱遜飄流記的內容詳情，早已忘得一乾二淨，遂譯爲張三，這是我深引爲遺憾的（再版已改正）。

關於幾個名詞的翻譯問題，已經談過了。此外，還有一個問題，也值得提出來談談。這就是關於批評的態度問題。

魏先生的那篇大作，名爲「介紹」兩本政治經濟學的書，其實重心是在攻擊拙譯的。原因是拙譯與胡譯是從同一個原文本譯出的。魏先生在「介紹」中，六分之五的篇幅是指責拙譯的。關於胡譯本他一則曰「完全保存着原著的眞面目」；再則曰，「有時雖帶歐化，但也沒有枯澀的毛病」。這用意無非是告訴讀者：張譯本譯的一塌糊塗，請你買胡明先生譯的吧。不過問題是，胡譯本未必像魏君所說的那樣的好。現在舉幾件事實於下：

（一）原文第一章頭一小節內所引聶克拉索夫的誰在俄國生活的很好一首詩，意在用很幽默的筆調和七個農夫商議尋求樂土的故事方式，來描寫俄國農村生活的困苦。直譯出來應是（見拙譯再版三頁）：

「緊迫省，
受罪縣
荒蕪鎮
相鄰各村中有七個人員：
襤褸，破衣，
赤脚，號寒，
無屋，無食，
以及荒歉。」

胡譯本則譯爲（三頁）：

「災難的省：
受罪的縣，
荒落的鄉區，附近的村落：
是襤褸村，破衣村，
光脚村，受寒村，

火燒村，無食村，
以及歉收村。」

這跟原意差的很遠了，而且令人看不懂。又如魏先生所舉的一首詩，原文直譯出來應是這樣：

「……祝福的角隅所在的地方，
總是位置適中優良。
僅有某種偶然，比如
住在遠方的地主的不明眞相，
中間人的錯誤，
以及常常有的農民指導者的狡猾勾當，
有時給農民
分點樹林牧場。」

而胡譯本竟譯的莫明其妙了（請參看本文所附魏文，卽本書六五三頁）

全書共引有聶克拉索夫、海涅等人的詩十九首，內中胡譯本譯錯的竟有十二首，譯的不明白的有三首。比如，第二章第二節所引一首內把第二行譯錯（見胡譯四一頁）；第三章第二節所引一首內有四行完全跟原意相反（見胡譯七七頁）；第二章海上的刼掠一小節所引一首內把「船」譯成「人」，以致不明白（見胡譯一七四頁）；同章倖運的奸商一小節所引一首內，竟把「馬鞍」譯成「死畜」，把「農民剩下的財產」一行譯成「農民生瘤」（胡譯一八二頁）；第八章馬爾薩斯一小節所引一首內竟把「遵守自己的法則」譯成「飯菜」（胡譯二九五頁）……。

（二）原文第一章第一節內引有倫敦某報一段消息說：「倫敦新開了一家狗飯館，老板爲斯科特夫人，她在德西街(Derset Street)老早就有一所『美麗莎籠』——也專是爲狗開的。……」胡譯本竟把最後兩句譯爲「係結爾則特司爾特早已馳名之『交際花』，對犬亦視同仁。……」在胡譯本中，此類笑話很多。例如把「資本家的大騙子」譯爲「大的資本『鮫魚』（三四二頁），把「毫無市政可言的城市」譯爲「特別市」（四頁）；把『「伊理奇牌燈泡」深入於窮鄉僻壤』譯爲「伊理奇的明燈普遍於……」（七頁）；把「安南米」譯爲「印度或

中國輸入的米」（三九二頁）等等。

（三）原文第二章第一節氏族公社一小節內有一段說：「在這個階段（指人類已經會製石斧，木舟的時期而言）上，部落已取原始人羣的地位而代之，每一部落則分爲各個氏族。……」（見拙譯三四頁），胡譯本譯爲「原始人羣已經佔有種族的地位。牠分爲各個氏族」。這跟原意完全相反了！並且把「部落」譯爲「種族」，未免含混。

（四）原文第二章現代波蘭紡織工人的生活一小節所引一段引證末了兩句是說：

「……根據法律每年我們有兩週的假期，可是廠方把過假期的工人姓名記下，後來把他們一個個都設法開除了。」

而胡譯本則譯爲：

「根據法律推定，一年有兩星期的休假，但管理者編的却是那種工人的名單，他們是類似休假，按照這種名單把他們解僱。」

這成什麼話了！

（五）原文第十一章第三節頭一小節有一段說：「美國總統卡爾溫·柯立芝在讓位給新

當選的希伯特·胡佛，致國會……」，胡譯本竟譯爲「美國國會的議長卡爾溫·柯立芝，把自己當選的地位讓給了格爾特·古或爾。……」這不但把原意弄反，而且把總統譯爲「國會的議長」，不能不說是一個大笑話。

（六）原文第四章第三節引有兩個公式，以表示交換的發展。胡譯本竟隨隨便便在兩個公式上加了兩個括弧，與原意完全相反。

（七）胡譯本關於「定型」的名詞和人名都是隨便譯的，不但全書前後不一致，並且往往跟原意相反。譬如把美國億萬富翁「格羅莉·莫根·溫德比夫人」（六頁）和十九世紀初英國女大地主薩特蘭公爵夫人，都譯成了男性；把「公曆紀元」譯成「我們世代的初年……」（三三一頁）；把封建社會裏農奴送給地主的「年貢」（雞，鴨及其他食物或用品）譯爲「賦稅」（八三頁）。此外，關於「集中」，「聚積」，「領地」，「莊園」，「部落」等詞亂譯，前邊已經說過了，恕不再贅。

（八）此外胡譯本關於許多引證（請看胡譯本一九，三〇，一〇三，一〇八，一一四，一八九，一九三，一九七，二九六，二九八，三一三，三一四，三一五，三六四，四三三，

四三九，四四四，五四〇，五四一，五四二諸頁）都是譯錯的，以篇幅關係，恕不舉出。

總之，不客氣地說一句，你跟原文對照看去，胡譯本幾乎每節每段，都有錯誤。不是把語氣沒有表達出來，便是把原意弄錯。就是不對照原文，單就譯文看，也是上下文不接或者不明白的。上邊所舉的，不過是隨便翻翻所看到的幾處吧了。

上述胡譯本的那些嚴重缺點，魏先生爲什麼未不指出呢？

聽說魏先生是懂俄語的，並且據說胡譯本還經過魏先生對照原文校閱過一遍。假如是一個不懂俄語的人，這樣來隨便說話，還可原諒。以一個懂俄語而且以「校閱」自命的魏先生，把原文弄不清楚（或者他把胡先生譯的改錯也說不定），反來責人，那未免太「卑劣」了！

最後，我還要聲明的，就是我指出胡譯本的那些缺點，並不是有意攻擊胡先生和他的大譯。我不認識他，自然對他也沒有什末惡感可言。我從胡譯本序言中，得知胡先生是北平法商學院的畢業生。以一個國內大學的畢業生，能譯這樣的書，其努力實在值得我們欽佩。我寫這篇文章的意思是覺得，魏先生這種「市儈」的批評態度是不應有的。所以，這兒我要請胡先生特別原諒的！

# 附魏先生原文

## 介紹兩本政治經濟學的書

魏子良

（一）政治經濟學基礎教程　胡明譯　上海光明書局經售　特價一元

（二）政治經濟學講話　張仲實譯　上海生活書店經售　特價一元

這兩本書，都是從蘇聯列昂捷也夫著的政治經濟學基礎教程(First Step of Political Economy)俄文版本（第二版）直接譯出來的。本書是被國內認爲最有價值的大衆政治經濟學讀物，他究竟有些什麼好處，在李達先生序和胡張兩先生的譯者序言中，已介紹得非常明白，不需要我再來多贅賞了。這裏，我所要說的，是他們所沒有指出，或者已經指出而還不充分的地方：

第一，本書對廣義政治經濟學上的一切問題，都有簡明正確的解答，凡是讀者平日所猶疑不定和不了解的問題，他都給了我們正確的答覆，不啻是讀者進一步研究各種專門科學的橋梁。

第二，本書不單是純理論的讀物，而是理論與實踐的總滙，他除了在理論上武裝我們的知識外，並且在實踐上還指導我們把握革命巨人們對普羅列塔利亞戰略上，任務上的種種問題。是探索理論和

從事實踐的南針。

第三，本書對現階段國際間的政治，經濟都有詳細的敍述，實爲了解目前世界大勢的鎖鑰。

現在，我們來談胡張兩譯本本身的問題：

（一）內容問題：胡明先生的譯本政治經濟學基礎教程，是俄文原版的全譯本，他把每一小節都譯了出來，是完全保存着原著的眞面目的。張仲實先生的譯本政治經濟學講話，因刪去了好幾節，減去了原書的精采不少，未免是件憾事。

張譯本在譯者序言中說：『第一章開頭一小節「回憶一下被推翻了的搾取制度！」係就蘇聯讀者而講的。所謂「被推翻了的搾取制度」，不用說是指被蘇聯「十月革命」所推翻了的資本主義制度而言……所以，這一節就中國讀者說來，有點牛頭不對馬嘴，因此把他刪掉了。』

刪去了的這一節，張先生說是對中國讀者「牛頭不對馬嘴」，我覺得這樣說是不妥當的，因爲中國的讀者也有知道「十月」推翻搾取制度的必要，同時單就這一節對三個時代——俄羅斯農奴制時代，資本主義時代，蘇聯社會主義時代——人民生活之生動的描寫，無論對於任何人，都可使他有無限的感想與熱情。牠是這一部書的「開場白」，與下文各章各節都有密切的聯系，怎好把他刪去呢？所以我認爲這是張譯本的一大遺憾（刪去了的這一節，請參看胡明譯政治經濟學基礎教程第一頁——第

五頁）。

其次，張先生說第一章第四節最後的三小節，因『措辭太「那個」，不得不省略』，這個，我覺得純然是譯文上的「技術」問題，固然有加以考慮的必要，但終是以譯出爲妥當（刪去的三小節，也請參看胡譯本第三十一頁——三十五頁）。

再次，張譯本還刪去了一首很好的詩，這是非常可惜的。張先生說：第一章第一節因『引證煩瑣，也刪去了』，我們知道列昂捷也夫這本書的好處，因爲整個的就像散文詩似的非常有味，讀了是不會感到絲毫「煩瑣」的。現在我把捏克拉索夫描寫俄羅斯農民生活的誰在俄國生活很好從胡譯本中抄了出來，請讀者參考：

『……被陷落，
祝福的角隅，
在這裏諧和的漫遊，
無論何種偶然——
也不知有生活於
遠方的地主。

中介人十分謊謬，
農民的導者
更施以繁多的詭謀，
劃給農民的，
牧場和叢林是這般稀少。』

（見胡譯本一七七至一七八頁）

再其次，張譯本在第十章第二節中所刪去的一段，是描寫俄羅斯農村人口過剩的，另外一段是記述日本社會生活的，兩段的意思都非常深刻，文字優美，譯出來在我們讀者看來，並不見得「煩瑣」，「省略」了倒覺得有些可惜。現在把張譯刪去了的兩段，從胡譯本中擇要抄了出來：

（1）描寫俄羅斯農業人口過剩的：

『特別被農業過剩人口所苦惱的是中央黑土地帶。在這種稠密的人口區域中，地主把一切最好的土地都隸屬於自己。農民是在耕地不足及缺少土地的條件下面窒息着。恰恰是在這種最富足的黑土區域，把他們的命運交給了貧窮及死亡。這些區域，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稱爲「貧窮的中心」。有一本目的在於描述農業過剩人口事件的書籍中，起了意味深長的名稱叫做「死亡的鄉村」，說到許多鄉村

裏面，把蟑螂和臭蟲認做是一定富裕的標記，對於最窮的農民，甚至連蟑螂都不光顧。」（見胡譯本三八一至三八二頁）

（2）記述日本社會生活的：

『這裏是一個意大利報館的通信員，一九三四年夏天，在日本鄉村旅行，關於他自己印象的記述：

『坐在汽車裏面，走了一點鐘，就把我由工業化的橫濱，運到日本最僻靜的村落來了。在最先的村落裏面，我們在這裏停留了許多，我注意到農民的小屋，這些小屋，都是由帶有一個門，一個窗戶，和非常低的頂棚的一間房間構成。用做小屋基礎的，是兩根橫樑。牆是用土築成，牆脚下圍着蘆葦。我們所經過的鄉村，大多數都是很小的村落，只有二十至三十所的小屋，和賣蒸食的小店，佛寺，幾十個小孩，一切都不過如此。』

通信員得到的特別印象，是瞥見農村中肉體的營養不良，和兒童的退化。

『我們所經過的任何一個村落，——通信員寫道——我們沒有看到一個有康健顏色面孔的兒童。一切的兒童都是蒼白的面孔，深陷的眼睛，纖細的和火柴似的脚，沒有一點敏捷性。我所看到的兒童，他不僅是……自己每天睡着在挨餓，而且產生他的父母，也是在挨餓的活證人……』（原文很有

趣味，下面的請參閱胡譯本）

最後，張譯本有不少用××的地方，似乎不如技術的填了起來好些，同時對於原著者引證的話，大都刪去了書目和章頁，只用人名等來註脚，我覺得對於一般讀者，在參攷或引證巨人們言論時，都有許多不便。這似乎也是一個小小的缺點。

總之，這樣有價值的一本政治經濟學名著，爲了保存原書面目起見，有把它每章每節都逐譯出來的必要？胡譯本對於這一點，是相當地做到的。

（二）文字方面：兩種譯本都忠實暢達，所不同的，胡譯本因保存原文語氣的關係，有時雖稍帶歐化，但也沒有枯澀的毛病；張譯本雖文字通俗，但有時却又在無意中犯了「以辭害義」的毛病。譬如：第三章前資本主義的搾取形態，按理（Pre-Capitalism）是一個專門的定型的術語，應當譯爲「前資本主義」，但張先生爲了要貫澈通俗化，却把這個術語改譯爲「資本主義以前……」（Before Capitalism）了，這顯而易見是兩個意義不同的東西（見張譯本四七頁）。再譬如把「借貸資本」譯爲「放欵資本」（張譯本三二三頁）「集」中譯爲「聚積」（仝上四四二，四四三等頁），封建采邑或領地 Beneficium 譯爲「封建莊園」，意思上雖然無甚出入，但我覺得還是用學術上用的名詞好些。此外，我認爲沒有理由的，是把魯濱孫漂流記中的禮拜五 Friday 譯爲「張三」（仝上一九

頁），法蘭克查理曼大帝 Charlemagne 譯爲加爾不說（仝上七〇頁），還把卡爾馬克思的卡爾也譯爲加爾（仝上九頁）等等，都是容易使讀者發生許多誤解的。

總之，這兩本書，都有他的優點，是值得我們在這裏介紹給讀者的。但至今未見有什麼專家的批評，我以一個讀者的資格先來一個這樣的簡評，實在愧汗之至。希望能因此引起許多更有精彩的評文。